

长篇小说

山雨

—

冰冷清朗的月光下，从土墙围成的小巷里闪出了一个人影。臃肿的衣服长到膝部，一双白鞋下的毛窝在月光中分外清显。他沿着巷外的石子街道穿过一带残破的篱笆向村子的东头走去。

修长的怪影映在薄有雪痕的地上，大耳的皮鞋，不整齐的衣服，还有斜插在腰带间的长旱烟袋。他身上的一切反映成一幅古趣的画图。

路走下去，愈走愈低，他在一个地窖的天门前立定，——说是天门却是土窟的穴口。在地上不过三尺高，人是要弯着身子向里走的。一扇破了缝的单门透出地下面微弱的灯光。

照例的用手掌拍门之后，下面有人从破缝中向外张望了一会，即时将木门移动，这突来的人影随即在月光下消失了。

室内的沉郁的空气与浓密的烟使这新到的客人打了一个喷嚏。原来这不满一丈长八尺宽的地下室中却有十几个农人在内工作，闲谈。

“呸！陈大爷，快过来暖和暖和，看你的下胡都冻了。”一个五十岁的编席的人半哈着腰儿说。

“呸哈！今儿个的天够一份！夜来的一场雪使了劲，天晴了却也冷起来。我，——不用说了！这样的天气大早上还跑到镇上去，弄到天快黑才得回来。是啊，人老了什么都不中用。回家喝过几杯烧酒还觉得发冷……。”下来的老人一边说一边向腰里掏出烟管在油腻的荷包中装烟。

“什么？你老人家的事就多。快近年了，又有什么事还得你跑来跑去？怕不是去催讨利钱？”另一个穿着粗蓝布短袄的中年编席的农人笑着说。

“罢呀！老二，你净说得好听。不差，这两年放钱真有利，四五分钱都有人使。你倒是个伶俐鬼，可惜我没钱放了！年还不晓得如何过的去，你听着！”他将执烟管的一只粗手的五指全放开，“赊的猪肉，找人家垫的粮钱，娶媳妇的债务，下半年摊纳的买枪费，我再算一遍：六十吊，一百二十吊，又二十吊，三十多吊，合起来怕不得八十块洋钱。好！放给人家自然又得一笔外财！咳！可是如今反了个了！”

他的有皱纹的瘦削的长脸骤然添了一层红晕，接着在咳嗽声中他已将旱烟装好，向北墙上的没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焰上吸着。

一向躺在草荐上没有起来的赌鬼宋大傻这时却坐起来，搔搔乱长的头发道：“对！陈庄长，你家的事我全知道。从前你家老大曾同我说过不是一回，这种年代正是一家不知道一家！上去五年，不，得说十年吧，左近村庄谁不知道本村的陈家好体面的庄稼日子，自己又当着差事。现在说句不大中听的话，陈大爷，你就是剩得下一个官差！……”宋大傻虽然是这里著名的赌鬼，他并不真是傻头傻脑，有一份公平热烈的心肠，所以他都是想起什么便说什么的。

“大傻，你倒是公平人。不过老大还常常同你一堆儿玩，你就是这一份脾气改不了，老大更不成东西，近来也学会玩牌。……”老人虽这么直说，口气并不严厉。

“算了罢，陈大爷，冬天闲下来玩几次牌算得什么，又是一个铜子一和，

我这穷光蛋能玩的起，你家老大还怕输光了家地？他的心里不好过，你老人家不大知道，可是我也犯不上替他告诉，儿子大了还是不管的好。……”

即时一屋子里腾起了快活的笑声，先前说话的编席的人咧着嘴道：“你真不害臊，快三十了还是光棍子，却打起老太爷的口气来。我看你赶快先管个媳妇来是正经，——有好的也许改了你这份坏脾气。”

“咦！奚二叔，你别净跟我不对头。我是替古人担忧啊！有了大孩子的人应该知道怎么对付孩子。像我找个媳妇也许不难，不过谁能喂她；再一说什么好脾气坏脾气，我看透了，这样的世界！你脾气好，一年好容易集留了一百八十，啊呀！等着吧！难道敢保定就是你自己的？”

一根纸烟的青烟在这位怪头脑的少年的口边浮起，这是在这地窖中最特别的事。

新来的老人坐在木凳上伸了个懒腰，叹口气道：“大傻的话不大中听，是啊，他何尝说的不对！你大家不大到镇上去，终年又不进一次城，不比我，跑腿，知道得多。好容易集得下几个钱；话说回来了，今天我到镇上去，没有别的，为的是要预征啊！”

这是一个惊奇的新闻，满屋子中的农人都大张着眼睛没有话说。因为陈大爷的术语在他们单纯的思想中还听不懂，还是宋大傻有点明白。

“预征就是先收钱粮吧？”

“对呀。现在要预收下年的钱粮！你们听说过这种事？从前有过没有？”

“这算什么事！”五十岁的编席子的奚二叔放下手中的秫秸箴片道：“真新鲜，我活了五十岁还没听见说过呢！”

“然而我比你还大十二岁！”陈大爷冷冷的答复。

“到底是预——征多少啊？”角落的黑影中发出了一个质问的口音。

陈大爷撂抹着不多的苍白相间的胡子慢慢地道：“一份整年的钱粮！不是么？秋天里大家才凑付过去，我不是说过借的债还没还，现在又来了！没有别的，上头派委员到县；县里先向各练上借；练上的头目便要各庄的庄长去开会。……”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呢？……”朱大傻的不完全的比喻。

“什么开会？”陈大爷接着说：“简直就是分派那一个庄子出多少，限期不过十天，预征还先垫借，……还一律要银洋。铜元不用提，票子也不要，可也怪，镇上的银洋行市马上涨了一码。”

“那么还是那些做生意的会发财。”奚二叔楞楞地问。

“人家也有人家的苦处。货物税，落地税，过兵的招待费，这一些多要在他们身上往外拔。遇见这时候他们自然得要捞摸几个！”

“可不是。”宋大傻将纸烟尾巴踏在足底下。“头几天我到镇上裕丰酒坊里去赊酒，好，小掌柜的对我说了半天话。酒税是多么重，他家这一年卖了不少的酒，听说还得赔帐。他们不想作了，报歇业却不成，烟酒税局不承认。这不更怪！做买卖不教人找本，还不准歇业，世界上有这样的官！……”他兴奋得立了起来，却忘记这地窖子是太低了，额角恰巧撞在横搁的木梁上，他本能地低下腰来，额角上已是青了一块。

他抚摸着这新的伤痕，皱皱眉头却没什么说，——在平时他这冒失的举动一定要惹得大家放纵的大笑，现在只有几个年轻的人咧着嘴儿向着他。

“有这样的官！”宋大傻虽是忘不了碰伤的痛楚，却还是要申叙他的议论。“不是官是民之父母么？现在的狗官，抽筋剥皮的鬼！……”

奚二叔瞪了他一眼，因为他觉得这年轻的赌鬼说话太没分寸了，在这地窖子中是露不了风，可是像他这些有天无日的话若是到外面去乱讲，也许连累了这个风俗纯正的村子。同时一段不快的情绪在这位安分的老农人身上跳动。

宋大傻也明白了这一眼的寓意，他嗤吓的笑了一声。“奚二叔，不用那么胆小，屋子又透不了风，我大傻无挂无碍，我怕什么！不似人家有地有人口，大不成的往后说一句话，还得犯法！我就是好说痛快话，其实我是一个一无所靠的光棍，这些事与我什么相关？酒税也好，预征也好，反正打不到我身上来！可是我看见不平一样要打，一个人一辈子能喝风不管别人的事，那即是畜类也做不到！……”

奚二叔被这年轻人的气盛的话突得将喉中的字音咽了下去。

陈大爷坐在木凳上提了提高筒的家中自做的白棉袜，点点头道：“话是可以这么说，事可不是能以这么办的！这几年的乡间已经够过的了，好好的休息下都有点来不及，何况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的逼！谁教咱是靠天吃饭，实在是靠地吃饭啊！有地你就得打主意，吃的，穿的，用的，向上头献的，统统都得从土里出！现在什么东西都贵了，说也难信，一年比一年涨得快。譬如说自从银元通用开以后，镇上的东西比前几年价高得多，地里的出产，——收成就是粮粒落价，不收成又得花高价钱向人家买粮粒，怪！怎么也没有好！不知怎的，鬼推磨，谁家不是一样！除非自己一指大小的地都没得，那样捐税少的下？从这四五年来又添上防匪，看门，出夫，出枪，联庄会，弄得年轻人没有多少工夫去做活，还得卖力气，格外掏腰包。年头是这样的刁狡，可是能够不过吗？做不起买卖，改不了行，还得受！只盼望一年收就算大家的运气。——今年就不行，一阵蚂蚱，秋天又多落了两场雨，秋收便减了五成。……”

“减了五成，你们自己有地的无非是肚子里不用口里挪。我们这些全种人家的地的呢？主人家好的还知道年成不佳，比每年要减成收租，利害的家数他不管你地里出的够不够种子，却是按老例子催要，不上，给你一个退佃，（这是善良的，）到明年春天什么都完了！种地的老是种地，乡下人容易揽得来几亩佃地！……”角落里坐着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痨病鬼萧达子轻轻地说出他的感慨。

奚二叔本来早已放下了两手的编插工作，要说话，不想被冒失的宋大傻阻住了，这时他再忍不住，便用右手拍着膝盖道：

“大家说来说去埋怨谁？尽管你说，当不了什么！陈大哥，说点老话，这些年轻人记不得了！上去二十年，六七十吊钱的一亩地，二十文一尺棉花袜布，粮钱说起会叫人不信，一亩地找三百文，这便什么也不管了。轻易连个拦抢的案子也没有，除非是在大年底下。陈大哥，你记得我推着车子送你去考，那时候，我们到趟府城才用两吊大钱！……自然这是做梦了！日后万没有。陈大哥，到底是怎么的？你还识字，难道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二十年来东西的价钱都同飞涨一般，乡间不论是收成不收成总不及以前宽裕，还有上头要钱要得又急又凶，为什么呢？”

这种严重的问题迫压得全地窖中的人都茫然了。连颇为晓得外事的宋大傻也说不出来。陈大爷又装上了一袋烟，向石油灯焰上去吸，一点灵敏的回忆骤然使他的脑力活泼起来。

“哦！想起了，这些事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不错，这是个

新鲜的解答。将这十几个人的思力能以引到更远更大的事情上。在他们的茫昧坦白的心中，这句话仿佛是一支锐利的箭射中了他们的旧伤，免不得同时有一个“对”字表示他们的赞许。虽然这个字有的人还没有说出口来。

尤其是奚二叔，他从经验中对于陈老人的简单的答语更觉得这是几十年来作弄坏他们的美好生活的魔鬼。在一瞬中，他联合着记起了他与那时的青年农人抗拒德国人修铁路的一幕悲壮的影剧。接连而来的八卦教，扶清灭洋的举动，于是铁路，奇怪的机关车，凸肚皮大手指的外国人，田野中的电线杆，枪，小黑丸的威力；再往下接演下去的是八年的大水灾中日本人攻T岛的炮声，土匪，血，无尽的灰色兵的来往。于是什么都有了：纸烟，精巧的洋油炉，反常的宰杀耕牛，玻璃的器具，学生，白衣服，……零乱的一切东西随着当初他们抵抗不成的铁道都来了！于是他觉得他们快乐的地方因此渐渐堕坏下去。渐渐的失去了古旧的安稳与丰富，渐渐的添加不少令人愤懑而一样如修铁道似的不可抵抗的魔鬼的东西。自然，这洋油，洋油灯，便是其中的一件，然而怎么办呢？二十年来不仅是他的村庄找不出一盏烧瓦做成的清油灯，就是更小点的乡村每间茅屋中到晚上都闪摇着这薰人欲呕的黑焰小灯。洋油一筒筒的从远处来到县城，到各大镇市，即时如血流般灌满了许许多多乡村的脉管。……啊！他下意识地从句有力量的话引起了不少的纷乱的回忆与莫名其妙的愤感。在略为静默之后，他用右手又拍了一下大腿道：

“是啊，这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可也怪，咱们的官老是学他，他又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手法会迷惑了大家！”

“这就是国家的运气了！”另一个在编席子的农人慨叹着。

“你小时念过几句书就会发这些又酸又臭的议论。”宋大傻若有新发见似的又弯起腰来。“什么运气！这些年鬼子作弄了人，当官的，当兵官的，却更比从前会搂了。难道这坏运气就只是咱们当老百姓的应分吃亏！”

陈大爷用力吸了两口青烟，又从鼻孔里喷出，他沉着说：“你老是好说摸不着头脑的怪话，真是‘一攥枪’，只图口快。当官的会搂钱，是呀！现在的玩意太多，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告示，大洋钱便从各处都被吞了下去。但为什么前清时候那些官儿便不会这么多出主意，多要钱？难道说现在的人都聪明了，都坏了？……”

宋大傻瞪了瞪他那双带着红丝的大眼，嘴唇方在翕动，陈大爷赶快接着说去：“谁不明白这里头是什么玄虚，谁就得糊涂到底！”

这又是一个关子，全地窖子中的听众又没得插问的力量了。陈大爷向斜对面的赌鬼眯一眯眼睛，爽性直说下去：“人总是一样的，怎么这些年坏人多？不用提土匪了，管干什么的再没有以前的忠厚老实的样儿，耍滑，取巧，求小便宜，打人家的闷棍，年轻的更利害。国家的运气坏了，国家的运气坏了，到底也有个根苗！告诉你们一句吧，这全是由鬼子传过来的洋教堂，学堂教坏了的！”

他不接着去解释，在这群混沌质朴的农民中经过多少事情的陈庄长却是善于言词，他懂得说话时的筋络，应分的快利，与引动人去喝采的迟缓，他是很自然地有把握。因为他与县官，练长，镇董，会长，校长，以及各种的小官吏谈话的时候多，在习惯中学会了言语的诀窍。

于是他又截住了自己的语锋。

首先赞同这话的是奚二叔，他觉得陈老头在平常往往与自己说话不很合

得来，独有对于这些大事他是有高明见解的。“陈大爷，你这算一针见血！鬼子修铁路，办教堂，是一回事。对于咱们从根就没安好心。办学堂也是跟他们一模一样的学，好好的书不念，先生不请，教书的还犯法。可是打鼓，吹号，戴眼镜，念外国书，——譬如镇上，自从光绪二十几年安下根办学堂，现在更多了。识字，谁还不赞成？不过为什么非改学堂不可？本来就不是好规矩；学堂是教员站着，学生却老是坐着，这就是使小孩子学着目无大人的坏法子。所以啦，那些学生到底出来干什么？从前念过书的当当先生也不行了。这些孩子不愿扛锄，抬筐，更不能当铺店的小伙，吃还罢了，穿得总要讲究。不就拿着家里的钱向外跑，又有几个是跑得起？……”

他这一套感慨系之的话一时说不清楚，积存在胸中的不平的话他恨不得一气说完，然而在墙角上的那个黄病的佃农却轻轻地道：

“奚二叔，话不要尽从一面讲，学堂也发福了一些人家呢。北村的李家现在不是在那里，那里是关东呢，做官！他家的大少爷若不是从宣统年间到省去上学堂，虽然是秀才，怕轮不到官位给他。……还有镇上吴家的少爷们，一些能够在外耀武扬威，人家不是得了办学堂与上学堂的光吗？”

宋大傻从鼻孔里哼了哼道：“原来啊，达子哥你净瞧得见人家的好处，却也一样要破工本。即使学生能学会做官，可也不是咱这里小学堂便办得到！”

萧达子从没想到这里，确实使他窘于回答。他呆呆地将黄色的眼球对着土墙上的灯影直瞧，仿佛要更往深处去想，好驳覆对方送来的拦路话。

“还是傻子有点鬼滑头。奚二哥的活不免太过分了。人要随时，你一味家想八辈子以前的事，还好干甚？宣统皇帝都撵下了龙庭，如今是大翻覆的时代。看事不可太死板了。闷在肚子里动气，白费！——我就不这样。小孩子到了年纪愿意上学堂，随他去吧。私学又不准开，只要来得及，也许混点前程。不过随时严加教训，不可尽着他无法无天的闹。说也可怜，一切的事都被外国人搅坏了，到头来还是得跟他们学样！——这怪谁？总不是咱们的本心眼。然而你不从也得受。李家，吴家的少爷们都是什么人家，作官为宦，一辈子一辈子的熬到现在，他们也只好从这里找出身。你待怎么说？所以傻子的话却有他的。没有钱你能入学堂才怪！像咱们更不必想了。能以教小孩子上几年算几年，谁还管得了再一辈的事！……”陈老人迟缓沉重的口音中显露出他内心的感慨是在重重的压伏之下。他对于将来的事是轻易不想的了。过去的郁闷虽然曾给予他不少的激发，但暮年的心力却阻止他没有什么有力的表示了。得过且过，对付下去，在他所能活动的小范围中能够永久保持住出头人的地位，一份自尊心还留下一点企图好好干的希望之外，便什么都消沉下去。所以他对于这乡村中的二十年间的变化虽然都是亲身经历，亲自目睹过，也能约略地说出那些似是而非的种种事变的因果关系来，然而他是那样的老了，每每闻到足底下土香，他便对一切事都感到淡漠。

他们无端绪的谈话到此似乎提起了大家的心事，都有点接续不下去。而且他们原来只能谈到这一步，更深的理解谁也没从想起。洋灯，学堂出身，收成，这些事虽然重要，虽然在几个健谈的口中述说着，其实在他们的心底早被预征的消息占据。然而相同的大家似是有意规避这最近的现实问题不谈，却扯到那些更浮泛的话上去。

在沉默中四五个人的编席工作又重行拾起。白的，朱红的秸片在他们的粗笨的手指中间却很灵活的穿插成古拙的图案花纹。虽然是外国的商品从铁

道上分运到这些乡村中来，打消了不少的他们原来的手工业，可是还有几项东西居然没曾变化过来。席子便是几项手工业的一种。生火炕的北方到处都需用这样的土货，不管上面是铺了花绒，棉绒，或者是羊毛花毯，下面却一定要铺花席。穷点的人家没有那些柔软温暖的东西，土炕上粗席子总有一张。因此这一带的农人到冬天来田野都成一片清旷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便做这样的副业。

每个农村中到这夜长昼短的期间，地窖子便成了公共的俱乐部。不管是一家或是几家合开的窖子，晚上谁都可以进去谈话，睡觉，无限制也无规例，更用不到虚伪的客气。甚至有几个赌友玩玩画印着好汉的纸牌也不会令人讨厌。窖子中有的有谷秸，可以随意取用。地下的暖气能够避却地面上的寒威，又是群聚着说故事编新闻的所在，所以凡是有地窖的地方晚间是不愁寂寞的。

陈老人方想要回去，已将烟管插在腰带上，突然由地平线上传过来一阵轰轰的声音。因为在地下面听去不很真切，从练习出来的听觉中他们都瞪了眼睛，晓得这是什么声音。好在还远，仿佛隔着有七八里路的距离。陈老人更不迟疑，走上门口的土阶道：

“听！又是那里在放土炮？”

奚二叔放下了手中的一片未完工的花席，也弯腰起来。“我也出去看看。你听，这是从东南来的响声。”接着向他的同伙说：“我回家去一趟，说不定今晚上不再回来。大家小心点！”他又向墙上的暗影中挂的几杆火枪指了一指，即在陈老人的身后走出来。

微缺的月轮照得皑皑的地上另有一份光彩。空气冰冷，然而十分清新。好在一点风都没得。隔着结冰的河向东南望去，除却一片落尽了叶子的疏林以外什么都没有。

仍然听得到轰轰的土炮余音，由平旷的地面上传来。一星火光也看不见。时而夹杂着一两响的快枪子弹尖锐的响声，似乎远处方在夜战。

两位老人一前一后的急遽地向庄子中走去。他们现在不交谈了，却也不觉得十分惊异与恐怖。当他们走到一家菜圃的篱笆前面，从村子中跳出几只大狗向天上发狂般的叫。同时也听见巡夜的锣声铿锵的由村子西头传响过来。

二

因为夜里听了好久的枪声，奚二叔比每天晚醒了两小时。虽在冬日他照例是在五点钟时候钻出暖烘烘的被窝来，这早上他一觉醒来已经看见纸糊的木棂窗上满罩着旭耀的太阳的光辉。他即时将破羊皮短袄披在肩上，一边爬下炕来趿蒲鞋。

“爹，洗脸水早弄好了在锅上面盖着。”外间墙角上正在摊饼的儿媳妇向他说。

“你看睡糊涂了，什么时候才起来！吃亏了夜来不知那个村子与土匪打仗，累得我早睡。”

挟了一抱豆秸从门外刚进来的孙子小聂子搀上说：“爷爷耳朵真灵精，我一点都没听见。”说着将枯黄的豆秸与焦叶全推到他母亲的身旁。圆鏊子底下的火光很平静温柔地燃着。这中年的女人用她的久惯的手法，一手用木勺把瓦盆的小米磨浆挑起来；不能多也不能少，向灼热平滑的鏊子上倾下。那一双手迅疾地用一片木板将米浆摊平，恰巧合乎鏊子的大小。不过一分钟，

摊浆，揭饼，马上一个金黄色的煎饼叠置于身左旁秫秸制成的圆盘上面。她更须时时注意添加鏊子下的燃料，使火不急，也不太缓，这样方可不至于干焦与不熟。她自从在娘家时学会这种农妇的第一件手艺，现在快近三十年了，几乎是每天早上刻板的文字。她必须替大家来做好这一日的饭食。她当天色还没黎明时就起来赶着驴子推磨，将几升米磨成白浆，然后她可以释放了驴子使它休息，自己单独去工作。这些事有三小时足能完了。因为是冬天，家中没有雇的短工，田野里用不到人，春与夏她是要工作整个上午的。奚二叔的家中现在只有她是个女人，一个妹子嫁了，婆婆死去了许多年，所以这“中馈”的重任便完全落到她的两条胳膊上面。幸而有一个孩子能以替她分点力气。

奚二叔就锅台旁边的风箱上擦着脸，却记起心事似地向女人问：“大有卖菜还没来？”

媳妇正盛了一勺的米浆向瓦盆中倾倒了些道：“天放亮他去的，每天这时候也快回来了。听说他今儿回来的要晚点，到镇上去还要买点东西呢。”

“啊啊！记起来了，不错，夜来我告诉过他的偏生自己会忘了。”十二岁的孩子坐在门槛上听见说爹到镇上买东西去便跳起来，向他爷爷道：

“买什么？有好吃的没有？”

“你这小人只图口馋，多大了，还跟奶孩子似的。你爹是去买纸，买作料，酒，有什么可吃？高兴也许带点豆腐乳与酱牛肉回来。”“我吃，吃，爷爷一定与我吃！”小孩子在老人身前分外撒娇。“滚出去！多大了，只知吃的容易。……”女人啐了孩子一句，他便不再做声，转身退往门外去。

奚二叔还是记念着昨夜中的事，想到外边探问探问邻家的消息。他刚走到土垣墙的外面，陡然被一个生物将胸窝撞了一下，虽是穿了棉衣胸骨还撞得生痛。他方要发作，一看却是陈庄长的大孙子，正在镇上小学堂念书的钟成。他已经十五岁了，身个儿却不小，穿着青布的学校制服，跑得满头汗，帽子也没戴。虽是误撞着年老的长辈，他并不道歉一句，便喘吁吁地道：

“二叔，……我专为从镇上跑回来送信！因为我今早上去上学，刚刚走到镇上，就听人说你家大有哥出了乱子被镇上的驻兵抓了去！……抓，我是没有看见，他们要我回来向爷爷说。……爷爷又叫来找你到我家去，快！……我也要回学堂上班去，晚了便误班。……”他说完便预备着要转身走。

奚二叔耳朵里哄了一声，如同被尖针刺了一下全身都有些麻木。本来被这孩子一撞心头已经是在突突的跳着，这平空的闷雷更使他没了主意。他将稀疏的眉毛皱了几皱，进出几个字来：“为……什么？……”

“谁知道！……许是与兵大爷动了口角，……我那儿说得清。”伶俐的小学生一把拖了奚二叔的腰带往前跑去，隔他家的门口不多远，他一松手反身向北跑去。

“大有就是任性，牛得紧。到镇上去那样子还有好亏成。……”陈老人在瓦罐中的木炭火上用小锡壶炖着烧酒，对面的旧木椅上却坐了那个头上微见汗珠的奚二叔。原来他到陈老人这边来求他想法子。自己对于镇上太生疏了，除掉认得几家小杂货店的伙计之外，一个穿长衫的朋友也没有。儿子出了乱子只好来找庄长了。

“真是时运不济！你看夜来从镇上刚跑回来，预征的事还没来及办，又紧接上这一出！……一夜没好生睡觉，天又这么冷。……”似抱怨似感叹的说着。同时他从窗台的小木匣中取出了两个粗磁酒杯，还有一盘子白煮肉。

他首先喝了一杯，再倒一杯让奚二叔喝。

“说不了，你的事同我的事一样。人已经抓去了，横竖一把抓不回来。你先喝杯酒挡挡寒气，吃点东西，咱好一同去。……”

奚二叔本是害饿了，这时却被惊怖塞满，酒还喝的下，也是老瘾，便端起杯子呷了一口。颤颤地道：“求求人能以今天出来才好！……”

“奚二……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自然你家老大左不过是为了卖菜与老总们动了口角，可是现在那一连队伍却不比先前驻扎的。多半是新兵，营规又不讲究，常常出来闹事，头目听说也是招安过来的。他们恨不得整天找事，拣有肉的去吃。……这一来你等着吧。弹也打了，鸟也飞了，即算赶快出来也得掏掏腰。……”接着他又掀着胡子满饮了一杯。

“怎么……还得化钱？”奚二叔大睁着无神的惨淡的老眼问：“赔赔不是不行？……”

“你还装糊涂么？那些老总们要的是这一手。给他磕十个响头满瞧不见，只要弄得到钱，什么都好办！……哼！老二，你今冬的席子大约得白编了。……”

奚二叔一句话也不置辩，只将微颤的手指去端酒杯。

及至他们冒着冷风向村子外走的时候，街道上菜圃的风帐下已经满了晒太阳的邻人。他们正在瞎说这早上的新闻。同声的结论是埋怨奚大有的口头不老实，更有许多人怀着过分的忧虑，惟恐那些蛮横的灰衣人借此到村子中找事，那便谁家也要遭殃。所以一看见陈庄长领了这被难者的爹向镇上去，他们的心安稳下了。究竟陈老头是出头露面的老头目，只要他到镇上去终有法子可想。镇上的老爷们他能找得到，说得上话，有此一来，这惊人的事大约不久就容易平息下去。许多呆呆的目光送这两位老人转出村外，却都不肯急着追问。

他们沿着干硬的田地，崖头，走到镇上，进了有岗位的圩门，先到大街上的裕庆酒坊兼着南货店中。店经理是陈老头的老朋友，又是镇上商会的评议员。在这镇上的商界中颇能说话。这时正当八点半钟，这条土石杂铺的大街上有不少的行人，各商店的小伙都站在柜台后面等买卖，沿街叫买的扁担负贩也都上市了，兵士们的灰影有时穿过各样的行人当中显出威武的身份。有些一早上出去遛鸟儿的闲人在温和的太阳光下提着笼子回家里吃早饭。

当他们与王老板开始谈判，——就是求着打主意的时候，王老板用手抚了抚棉绸羊皮袍没做声。一会却叫了一个小伙过来嘱咐他快去请吴练长。小伙方要走出，他却添上一句道：“练长还没起来，务必同他的管家说：起来就快禀报，说我在店里等候，有事商量哩。……”

裕庆店的确是一个内地镇市商店的模型。油光可鉴的大柜台，朱红色的格子货架，三合土的地，扫除得十分光洁，四五个大酒瓮都盖了木盖横列在柜台的左边。木格上的货物很复杂：江西的磁器，天津北京的新式呢缎鞋子，各样的洋油灯，线袜，时式的卫生衣，日本制的小孩玩具，太古糖，外国酒，茶叶，应用品与奢侈品，搀杂着陈列得很美观。帐案上兼做银钱的兑换买卖，常常有两个年青的学徒，一位先生不住的拨动算盘与在大青石板上敲试银洋的响声。向里去，穿过一个月洞门，——上面有隶字写的“聚珍”两个大字的纸扁额，——向右去，一间光线并不充足的小屋是店中经理的办事处与起居室。有熟的朋友便在这里会谈。至于招应军界的长官与本地绅董，是在后院的大屋子中。这边宜于办点秘密事，正如同屋子中的表象一样。因为靠街

的东墙上有个很高的小窗子，有两扇玻璃门可以推动，外面却用粗铁丝网罩住。一个木炕，一只小巧的长抽屉桌，两个铁制的钱柜，可以当坐椅用。以外便是几叠帐簿，印色盒，烧泥的大砚台，全是很规则的摆在长桌子上。墙上的二三幅名人字画，色彩并不鲜明，不是十分靠近却分不出款识上的字迹。总之，从阳光的外面走进这小屋子中自然使人有一种阴森幽沉的感想，同时使你说话也得十分小心与加意提防，万不会有高谈阔论的兴趣。

王经理一见陈庄长领了这位乡下老头来，他早已明白是为了什么，所以赶快将他们让到这黑暗的屋里。经陈庄长几句说明之后，他便派人去请练长，这等手续他是十分熟习并用不到踌躇与考虑。

“事情是这样！”王经理啾啾的吸了两口水烟，捻着纸煤道：“我知道的最早。大有每天来卖菜，我很认得过来，真是庄稼牛！他太不会随机应变了，这是什么时候，咱这常卖在街头的人对待这些老总还得小心伺候，一不高兴，他管你是什么，轻则耳把子，重则皮带。……你不得认晦气？偏偏他，——大有，挑来的白菜卖得快，只剩了三棵了，钱都收起。他在议事局的巷口上尽着叫卖，其实回去也就罢了。偏有人来买，少给他十文一棵，不卖，好，一个从议事局来的老总，——不是他们都驻在局子里，——看出窍来，叫他挑到局子门口，情愿添上十文全留下这三棵。一切都好了，及至给钱时少了八个铜板，他争执着要，……不用再说了，那个老总居心吃乡下人，像是个营混子。骂大有，还骂祖宗，说他诈人。本来谁吃得下，其结果连门岗也说他闯闹营口，一顿皮带，押了进去。……那时街上的水火炉子已经卖水了，见的人很多，陈庄长，你是明白人，这要埋怨谁？……”一口稠痰从他的喉咙中呛出来，话没说完，便大大的咳吐起来。

“就为这个，王老板，你得救救奚老二。往后我做主，得担保不许大有早上再来卖菜，现在咱们应当躲避当弟兄们的，少给大家惹点是非，便是地方上的福气！”

“对！若不如此想，你还想同穿老虎皮的打架，那不是瞪着眼找亏吃！”

他两个人义正辞严的问答的中间，满脸忧恐的奚二叔坐在冰冷的铁柜上什么话都不敢说，因为他明白自己不会说话，又在这些穿长袍的人中间他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且他仿佛看见藤条与杠子的刑具都摆在自己的面前，儿子坚实的皮肉一样也会渗漏出打压的血痕。他忐忑着这最快的将来，不知道破了皮肉的儿子能否赶快把他关到媳妇房间中去。同时蓬松了头髻的儿媳，与傻头傻脑的聂子，现在他们知道这不幸的消息是怎样的忧急……

一阵脚步声从外间中向里跑，骤然打断了这老实人的幻想，原来那个出去请练长的小伙跑回来向经理回复：

“练长的门上出来说，练长刚刚在吃点心，说有什么事请过去讲，听说还吩咐厨上给老板预备午饭。”他报告完了，整整衣襟很规矩地退出去。

即刻王经理脱下毡鞋，换上宽头的厚棉鞋，同陈庄长走出去。剩下恐惶的奚二叔兀坐在柜台前面的木凳上听回信。

三

过午以后，狂烈的北风吹遍了郊野，枯蓬与未收拾的高粱根子在坚硬的土地上翻滚。阴沉的厚云在空中飞逐，合散，是又要落雪的预兆。比早上分外冷了。大有拖着吃力的两条腿跟着他父亲在回家的道上慢慢地走。他像一个打了败仗的鸟儿由鹰鹞的铁爪下逃生回来，虽然不过用绳缚了整个上午，然而皮鞭的威力在他那两条腿上留下了难忘的伤痕。蓝布棉裤有一边是脱露

出不洁净的棉絮，冷风从漏孔中尖利地刮透他的肌肉。宽广的上额青肿了一片。他的青毡帽斜盖在上面。他不知是怎么出来的，只记得被几个高个兵官在桌子后面向他喊呵了一阵，除却几句难忘的恶骂之外那些话他不甚明白，也随时忘了，于是几个兄弟做好做歹的把他松了绑，从局子门口推出来。不是防备得早，险些撞到局门口的下马石上，以后便是奚二叔与陈老头领他到吴练长的堂皇的客厅中磕过头，回头又到裕庆店里给他敷上了些刀伤药，然后由陈老头与王经理在小屋子中商量了半天什么事，把自己的痴痴的爸叫进去，又过了多时，他才得离开那里。

始终没对自己说一句话的父亲，从似融含着泪珠的老眼中已可看出他的难过！原来是黄瘦与深叠皱纹的面目，仿佛更见苍老，这一天的异常的生活与万难料到的打击，使得这老农人忘记了饥渴。自己的儿子受屈，——也的确是自己的耻辱，自己的生活上难关一齐拣这个邪恶的日子来临！还有打点费四十元，送吴宅上的管家十元，王经理的人情还没说到如何的报答。这些数目幸得有陈老头给办着，先从裕庆店里借上，“有钱使得鬼推磨，”怎么啦，带兵官拿了白花花银元去，连练长与王老板都得白看。只好埋怨自己的儿子，不好去老虎头上动土，闯上这场乱子，受了屈打，还得还债！……

奚二叔虽然痛儿子，什么都不关心，只望他逃出那些老总们的手掌！到底儿子出来了，虽不是十分活跳，却也不至于残废，三两天便可复元，伤在皮肉上，伤不到心。……一转念，他看见五十元的银洋在自己的眼前跳舞了，在王经理手中自然是看不起眼，算一元钱一斗的粮粒，一斗一元，十斗一石，五十元五石，算法不错，五石，差不多是他地里一年的出产！然而现在连同预备过年的存粮算在内，天井的囤角里还有一石黄谷，五斗红麦，不足一石的高粱米。

在这久已是被生活压榨得十分老成的农人的心中，这突来的忧愁将他整个的精神弄乱了。裕庆店的垫款，是不过年底，人家凭着陈老头的情面已经是格外通融了，但自己拿什么还人？原来的计划，到这天全盘推翻，一冬的编席与秋间的积蓄，本来预备着再过一年便好给聂子买一个媳妇来，在现在的时价，说是彩礼，大约不过一百元，三年之后也许快抱重孙了。他为儿子想尽法子种地，为孙子娶媳妇，这都是他时刻不忘的大事，也是他努力在土壤中一辈子的志愿。他永远记得创业艰难，守成更属不易的古训。自小时听见老人常常的说起，使他记在脑子中不会忘却，经过几次的大动乱——在他看来那已是不常见的真重大的乱事了，——他还得保持住他的田地，而且从十年前又买进一片小小的树林地带，在祖传的旧房子上添筑上三间茅屋。他常是对着邻人与亲戚夸说，不是过分的满足，却使他感到俯仰无愧的趣味。……但这个坏的日子太坏了，只为了八个铜板的小事，——他现在想是小事了，望着失去了把握的未来的暗影，仿佛有条沉重的铁练拴缚住他的灵魂。

父与子仍然在一条大道上走，然而各人另怀着一份心事与异样的感动。大有现在三十岁了，虽然蠢笨，却从来没吃过乡下人的暗亏。他从十六七岁时学过乡下教师传授的拳脚，身体壮，来得及，轻易不肯被人欺侮。在田地中工作，他每每讥笑许多与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说“他们只是饭桶”。不错，他的筋肉坚实的两条臂膊，与宽广的肩背，无论是扛起锄头，推动车子，总比别人要多干多少活计。因此有人替他起个译名，不叫大有，却叫大力。他凭着这份身体与种植的田地相拼，只要不是天爷不睁眼，还怕收成得比别

家少？他甚至连一袋旱烟还不会吸，有时喝点酒还有数儿，其他恶习他连看也不看。……他从前也出过兵差，这太平常了，几年来来往往不知去向，更不明白为了什么，老是有军队调动，抓夫出差。有壮丁的乡间谁家都不易免掉，还是力大的便宜。他推得动，走得了，人又老实，所以他虽然眼见有不少的邻人受老总们的脚踢，打皮鞭的刑罚，自己幸而没有尝过这等滋味。他单纯的心中感到异常的庆幸，又往往对别人谈起多少带点骄傲的话头。然而这一天他无意中更耻辱似的尝着灰色人的鞭子的滋味了！皮开肉肿的痛楚自然不好过，比起他向来自负的高傲那是更难堪的打击。那些凶横的面目，大声叱呼的话，轻蔑的眼光，与磕头的心情，当时糊涂得只有蓄在心中的愤愤。现在是彳亍于冷风的旷野中，他感到凄然欲哭的难过，精神上的羞辱比身体上的痛苦重得多，他虽是受惯了迫压生活的乡间人，不过他还年青，他又富有冲决的力量，偶然遇到这等委屈，像一个火球投掷在他的沸热的心中，要烧尽了一切。

他有他爹的遗传性，向来是拙于说话，尤其是与人争执是非的时候更讷讷地说不出。况且他也知道被人拴缚起来，还要置辩那等于白费力气，经验告诉他：老总们的皮鞭之下顶好是不做声，争理不对，讨饶也是不行，他赏给你的任何礼物，最好是逆来顺受。何况大有原来也是个硬汉，咬住口不肯哀求乞怜，所以这突来的打击他只是将愤怒深藏在火热的胸中，不曾有一丝毫悲哀的念头使他感到绝望。及至被那些枪手推出门外，又去给那位本地的老爷磕头谢赏的那一时，一股莫名的悲感从心头上涌到鼻端。在铺了方砖的地上，轻细的微尘粘合了他的可宝的两滴热泪。他现在纷乱地记起这些事，他开始对于他从没计算过的将来觉得栗然！

离开那五千多家的大镇约近二里地了。因为北风吹得太起劲，空阔的大道上没遇见一个行人。奚二叔老是垂着头走在前面，大有拖着腿上的破棉絮跟在后头。他们彼此的心事或者都能明白，究竟没说一个字。沉默在狂吼的晚风中，走到一个路口。向东去一条小径是去陶村的，他们应分往南去，恰好奚二叔的脚步刚刚挪过横道，正与一辆自行车碰个对面。

一个短青衣裤戴着绒打鸟帽的少年轻俏地从车上跳下。

“啊啊！二叔，那里去？……唉！大有，你怎么弄的像是同谁打过架？”少年很有礼貌的扶住半旧的车把。

“可不是，同人打架！……原是你，杜老大，你回来多少天了？”奚二叔一眼看明他是陶村的杜烈，他是终年跑外的，他认为是不正干的孩子，然而既然遇到不能不打招呼。

“快过年了，我放了工，前天才从外边跑回来，那里都没去。一年回来一次，……怪巧，想不到大风天碰得见！……”他没说出下面的话，然而看到大有的狼狈神气，又是从镇上来，他明白其中一定有岔子。听听奚二叔的口吻便不再追问。

原来没打算说什么话的奚二叔，他对于这终年在外浪荡不好好务农的壮烈更不高兴谈闲话，然而屈抑的情感却不受他的理性的指挥，一遇到这个机会，沉默了差不多终日的老人的口舌再也忍不住。于是在向晚的冷风中，站在刚刚露出麦苗的土垅上，便将大有与自己经过的大事变告诉出来。

时间本来晚了，这一场谈话野中已经朦胧了，太阳还藏在厚云里，连一点残光也没有。只听见呼呼的风声震动道旁的树上的干枝槭槭作响。杜烈很注意地听这段新闻，到末后，他无意识地将绒帽取下来在左手里扇动，一头

短发被风吹开来，像是表示他的同情的愤怒。

“好！二叔，动气干吗！……我来看，大有哥真是太受委屈了！你老人家跑了半天，你回去吧。把大有交给我，你看风多有劲，他的裤子都撕破了。我家里有从T岛带来的药品，——外国药，止痛，养血，……本想到镇上去一趟，没要紧，不去了。……到我家去上药，我同他谈谈开开郁，还有好酒，二叔，你回去同家里人说，明天早上送回大有哥去。……走！”

这年轻的工人说话简捷爽利，又是十分诚恳，奚二叔本怕自己的孩子回去难过，况且自己也不好说不忍得说什么。

这时奚二叔心中微微觉到从前自己对待杜家这孩子太冷淡了，没想到他却是个热肠的小伙子。

大有恰好不愿即时回家去，他觉得十分丢人，这一来他也不推辞。

于是他们分路而去。

旷野中黑暗渐渐展开阔来了。

四

“现在应分好些了，全是鬼子药，也就是东洋药。还痛吗？到明天你带回这一小瓶去。”杜烈在满是烟呛的里间炕上对躺着的奚大有问。

“好得多。原不怎么痛，咱的皮肉不值钱，揍几下觉不出大不得了。……我说，杜大哥，我到现在就是肚子里压住一股闷气！”

大有药敷过了，也吃过一顿精美的大饼，葱根炒肉丝的晚饭，酒是喝得不少，盛二斤的粗扁瓶中的酒去了一半。也幸得了这强烈的酒力的兴奋，他高兴说话了。肉体上的苦痛渐渐忘却。实在也不觉怎样，只是一股愤气借着酒力又涌上来，对于那胆小忧苦的参与勤劳的妻，小孩子，现在他都记不起来，他只念念着那几个巨大狞黑的面孔，与吴练长的瘪瘦的腮颊，还有拿着皮鞭的粗手。似是终没有方法能将突塞进胸腔中去的闷气发泄出来，他还没想到怎样发泄，不过却是开始感到抑迫得不安。

杜烈这时脱了鞋子，蹲在一段狗皮褥上，慢腾腾地吸着爱国牌的香烟。屋子里还没点灯，借着窗上的油纸还约略的看得见一些东西的轮廓。他的广额上乱发如狮子的鬣毛似的披散着，大嘴，嘴边的斜纹，因为他像深思，所以更向腮帮插去，显得更深宽些。大而有点威力的眼睛，在暗中他努力地向对方看去，像是要从这黑暗中寻求到他所要的东西。他不急着答复大有的话，将香烟上的余烬向炕前弹了一下。

“噯！看爹的意思是十分不高兴，我却说不出来。自然这乱子是我闯的，论理一人干一人当，……现在连他也牵累到那个样儿，谁没有良心，咱这做小的不难过？……”大有从闷气的抑压感到忏悔般的凄凉，很无力量的说出这几句话。

“别扯天拉地地想了，大有哥，你真是老实人，人愈老实愈容易吃亏，……还不是家常饭。我终年在外替人家弄机器，打吗，冤吗，何曾没受过，话要这般说，外人的气好吃，自家的气更令人受不住，……不过你东想西想，……干什么，我先问你——”

“什么？”大有也抚着屁股强坐起来。

“头一件你还得种地不？……”

“唉！靠天吃饭，咱们不种地去喝风？”

“对！还有第二件，能去当兵？”杜烈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烟。

“当兵？还能种地？那不是咱干的事！”

“一要种地，二不当兵，我的哥，你尽想着出闷气，难道你也能去入伙，去拿自来得？”

“你说是当土匪，别吓人了！怎么啦，越说越不对题了。”大有起初还郑重地听，末后这一问他简直觉得老杜有点跟自己开玩笑。

“不忙，还没找到题目呢。头两样不能不干，不能去干第三样，不敢下水，你再想想，还是小心躲避人家的耳刮子，皮鞋尖，鞭子是正经！咳声叹气当得玩艺吗？早哩，兵大爷几下打，日后还不是小事，你还用大惊小怪。仿佛被人强奸了的新媳妇，见不得人，做不得事，憋坏了肚子，连孩子也生不成一个，那才怪！……”

大有在暗影中也笑了，“老杜在外面净混出嘴头子来，玩贫嘴却是好手。话倒是真个，……咱什么没的干，还得攥犁耙，扛锄头，生气情知是白打！”

“不是那么说，反过来说，谁吃得住人家的欺侮！你还不知道，老杜小的时候终年同人家开仗，全是为了不肯吃亏，这些年来，——你道是在外边就容易一帆风顺？——咳！什么亏什么寒伧没受过！连鬼子的火腿，枪托子都尝过滋味！大有哥，人是好混的，吃碗饭好容易！别说咱不得罪人，一个不顺眼，一个同你开开玩笑吃不了兜着走！人心不一定全是肉做的！……说不了，不到时候你还是忍耐着性子算占便宜！如今在乡里更不好过。我偶然回来看看，回去之后足有几十天的不痛快！那一样儿叫人称心？钱化多了，地荒多了，苦头吃得更大。终天终夜地与土匪作对，一个来不及便是烧，杀，整个村子的洗劫，大家出钱养兵，白打，真是白打！更添上吃人的老虎了！……我仍然还是回来，老娘眼也花了，上牙差不多全落了，一个劲的催我娶房媳妇，我说非等着妹妹出嫁后，不行，尽着老人去嘟囔，我不应口！好在我底手头拿的钱还够用，新近请了一位大娘在家里做活，下年我打算将妹妹带出去。”

“唉！你还把大妹妹带出去干么用？”大有颇引为惊异了。

“你不懂。现今女人在外边一样挣钱，工厂里女工一天多似一天，不过咱这边去的人少些。……不止做工，我还想叫她学着识字，入补习夜校。”

后面这四个字在大有的理解中不很清晰。

“就是晚上开的学堂。那些姑娘媳妇白天做工晚上还可以去认字，日后不认得字简直不好办，不比以前怎么都可以混日子。……”

“那末，你不怕她学坏？外面的坏人更多。”大有直率的追问。

“那可不敢说。从那一面看，也许格外学好。你说女孩子在乡下有什么干的，一切都变了，用不到纺棉花，养蚕养不起，绣花，现在镇上也没多少人家定做，还不像你家可以帮着种地，看边。我家里一共一亩二分下泊地，我不在家早将粮粒典给人家，每年分几斗。她干什么？还不如跟着出去开开眼。”

对于大有，这个提议是过于新奇了。他几乎不能判别其中的是非。外边，外边，他永远不明白大家所谓外边的是什么景象。不错，这些年来向外边跑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下关东，上欧洲做工，闯T岛，有的一去便没了消息，有的过个十年八年忽地怪模怪样的回来了，回来又重行出去。往近处的外边也有一两年回家一次的，却是他向来觉得与那些不安本分的人谈不到一处。陈庄长不是也看不起那些小伙子？所以自己不常听见有人说外边是什么世界，也不知他们去干什么活。有人说也是种地，辟菜园子，有的却说是耍手艺，他根本上与手艺的世界隔得太远。春天撒种，秋天收获，大热天光了膀

背在高粱地里锄土块，杂草，这是庄稼的本分，与手艺不同。他意识中总觉得凡是手艺人就不大规矩，穿得要整齐，说话也漂亮，用不到老大的力气却会拿到钱，这与他家传的事业不是一行。例如编席子，编蒲鞋，这类手工他从没想到也是手艺，何况并不是他家的正业。以自己范围中的经验证明，所以他这时对于老杜说的外边仍然没有一个概念。他总想即使任管如何拿钱，那不是本分，因此他并不欣羨，反而觉得老杜要连他的梳着髻子的妹妹带去，不免有些荒唐。

他沉在茫昧的寻思中时，杜烈早已到外间去将有玻璃罩的洋油灯点着，拿到里间的土窗台上，异常的明丽的光映着两扇木门上的两张五色纸，印的文武财神的印象十分威武。外面灶上的余火这时通到炕洞里，屋子中充满了暖气。

大有觉得坐处的下面席子上的热力渐渐增加，通过被打的创伤，颇有些痒。再倒头躺下，靠近纸窗，窗外的风声小得多，有时吹得窗外的槐树枝微微响动。

“天有不测风云，……唉！取笑取笑。你也可谓是旦夕的祸福了。多快，一会儿地皮上满盖了一层雪，风也熬住，说不定要落一夜。……”杜烈将青布小袄脱下来放在空悬的竹竿上，露出里面的一身棉绒卫生衣，紧贴住他的上身。

“啊呀！明天还落雪，走路太费事，再不回去爹又许来找，……”大有皱着粗黑的眉毛说。

“你又不是十岁八岁的孩子，怕什么。老是离不开家。我还打算一半年中领你到T岛去玩玩，这一说可不好闹玩，你八成是不敢无缘无故的出门。”杜烈半带着讥笑的口吻。

“怎么没离开家过？秋天上站推煤炭，春天有时往南海推鲜鱼，不是三五天的在外边过？”

“你自己呢？”

这是句有力的质问，推煤炭，推鲜鱼，是与邻舍的人往往十几辆二把手车子一同来回的。一个人出门，在自己以前的生活史上的确找不出一个例子来，……大有傻笑着没做声。

杜烈又吸着他的纸烟笑了起来。“你简直是大姑娘，不出三门四户，一个人连门不敢出，你太有福气了！有奚二叔，你再大还像小孩子，说来可叹！像我，即使在外头坐了监，谁还去瞧一瞧！我今年二十四了，从十七那年在济南纱厂里学苦工，整整的七个年头，管你愿意不愿意，有胆力没有胆力，尽着乱闯。为了吃饭什么也讲不得！从前说：‘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杜二哥，如今晚咱们还想那个！苦头尽管吃，能够在人前头像个人这已经是求之不得的，人上人，还得那些有钱有势的干！咱根本都不想。……”

“照你这个说法，我那村子里的陈老头也可算得是人上人了。”一个模糊的观念在这头脑简单的青年农人的思想里如闪电似的闪过来一点微光，他觉得庄长也有点像官，一样的话他说得出比别人有力量，办得到，于是有人上人的断定。

“哈哈！老哥哥，他仍然是在人家的足底下哩！陈老头，我听见说还不错，现在乡间没人出头不更糟。譬如今天你这桩倒霉事，也亏得他出力。他一样得向绅士，官长面前拍屁，多跑些腿，费些唾沫，还得吃得起。什么事吩咐下来，不管死活就得马上去办。也够瞧的！你问问，他心里乐意？不过

他可辞不了。在咱这近处，有老经验还识得字说出话来大家信得过，像陈老头也没有几个了。不过他究竟比咱们好，家道不用说，自种着二十亩地，又有在城里干事的儿子，——我记得去年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在城里不是管着查学吗？镇上的人说他从中捞摸钱用？陈老头该不是那等人，为挡堵门面他可不敢辞。谁没有苦处，我想他也有难过的时候。”

果然这样的拟议不对，似乎是后悔不应说陈老头的坏话，……然而经过杜烈的无意的解释之后，大有对于这一切事与名词明白得不少。到如今，他方明白所谓人上人不是这等讲说，因此他又联想到老杜究竟比自己聪明得多。

“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大号是葵园，自然还在城。一年差不多下乡两次，到家里住几天，我们都称他师爷。他老是穿着长袍，也好吃纸烟，戴眼镜，还看报，唉！他是咱这边的怪人！……”

“噢！小葵真有一手。”

“怎么？你同他很熟？”大有的反问。

“你倒忘了，我十多岁的时候不是在你那村子里上过私塾，小葵和我同学，我们老是坐在一张破方桌上念《论语》哩。……你比我们大，你没念书，那时你大约是放牛下野。”杜烈若有所忆的神气，一面说话，一面仰头看着空中的白烟。

“该打！记性太坏，也埋怨你太小了，谁还想得过来。老黄的学屋中有你这一群淘气孩子。小陈在那边上过两年，以后便不知怎么混的入学堂，……你为什么走的，我可说不上。”大有也提起幼小时的趣味，因此对于杜的提示更愿意追问。

“我在老黄的黑屋子里整整待过一年，念了一部《论语》，到现在我还得感谢他，大字认得一百八十，还是书房的旧底子，算来已经十四年了。那时已经是弯了腰的老黄早已带着竹板子入了土，咱总算没出息，干了工人这一行。……为什么离开？你不明白没有闲身子会念书？家里等着下锅，只好向外面鬼混去。……”

“小葵阔起来，有时还穿着绸子大衫下乡，自从上年连媳妇都搬到城里。别瞧陈老头有这好儿子，却不对头，说话老不合味。小葵到家一趟都是到镇上去玩，总说是回家好听，三天连半天都待不住。陈老头听见别人说起他来就摇头。”

“哼！一定不会合得来。”杜烈轻蔑地回答。

“你常年不在家，怎么知道？”

“有道理呢，你不懂。……这个我许比你明白，也像你会种地一样，我不如你熟。”

大有瞪了瞪他的大眼睛，猜不透老杜话里有什么机关，他也不耐心再往下问。“对，你不会种地，究竟我比你还有一手呢。”他的虚浮质朴的夸示，微笑在嘴唇的两边。

五

自从奚大有扮演过这一出在乡村中人人以为是愚傻的喜剧之后，一连落了三天的雪，因为道路的难于通行，一切事都沉寂了。陈家村西面的高岭阜上一片银光，高出地干线上，几百棵古松以及白杨树林子全被雪块点缀着，那洁白的闪耀在大树枝与丛丛的松针中间十分眩丽。岭上的一所破庙，几家看林子的人家，被雪阻塞下岭的小径，简直没看见人影。与这带岭阜遥隔

着村子斜面相对的是一条河流，冬天河水虽没全枯，河面却窄得多了。一条不很完整的石桥，如弯背的老人横卧在上面。河水却变成一片明镜。河滩两面的小柞树与柽柳的枝条被沙雪掩埋，只看见任风吹动的枝头，凄惨地在河边摇曳。平常的日子沙滩中总有深深的车轮压痕，历乱地交互着，现在除却一片晶莹的雪陆之外什么痕迹都没有。有的地方将土崖与低沟的分界填平，路看不出了，即有熟练的目光也难分辨。四围全被雪色包围住了，愈显得这所二百人家的乡村更缩瑟得可怜。冬天，悲苦荒凉的冬天，一切可作乡村遮翳的东西全脱光了。树叶，岭阜上的绿色，田野中的高粱，豆子，与玉蜀黍，以及各个菜园旁边的不值钱的高大植物，早都变做火炕中的灰烬了。远看去，一叠叠如玩具般的茅屋，被厚的白絮高下的铺盖着，时而有几缕青烟从那些灶突中往外冒出，散漫没有力量，并不是直往上冒。可见他们的燃料也是湿的，炊饭的时候不容易燃烧。原在河岸的上崖的地窖子不常见有人。从村子里向那边去，自然到夜间巡更的锣声也停止了，无论白天或是晚上轻易连一只狗的吠声都没有。不恒有的今年的大雪将本来冷落的陈家村变成一片荒墟。然而在这不动的荒墟之中却有一两个青年人激动起沸腾的热血。

奚大有从被打的第二天冒着风雪由杜烈的家中跑回来。除掉见过陈老头与一二个近邻之外别的人都没见。雪自然是一个原因，人们都躲在有烟与热气的屋子中不愿意无故出来，而乡间人对于奚大有的屈辱都深深体谅他的心情，不肯急看来看他，反而使他不安。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倒是他将养的好时机。静静的卧在温暖的布褥上看被炊烟薰黑了的屋梁，幸得杜烈的洋药，红肿的腿伤过了两夜已经消了大半。

经过这场风波之后，又听了伶俐的小杜不少的新奇的谈话，大有的心意也似乎被什么力量摇动了。以前他是个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他向来没有重大的忧虑，也没有强烈的欢喜。从小时起最亲密的伴侣是牛犊，小猪，与手自种植耕耘以及专待收成的田间的产物。他没有一切的嗜好，有饭时填满了肠胃。白开水与漂着米粒的饭汤，甚至还加上嫩槐叶泡点红茶，这是他的饮料。他有力气，会使拳脚，却能十分有耐性，不敢同人计较，也没想到打什么不平的事。一年年的光阴绝不用预先铺排，预备，便很快的过去了。不记得有多少闲暇的时间，可是并不觉得忙，吃累。习惯成的用力气去磨日子的生活，他从没感到厌倦或不满足。他不知道世界上有宗教这两字，更不知为了什么去做一辈子的人，有什么信心去容受诸种的苦难。这一切不存在他的意识之中。他的惟一单纯的希望是天爷的保佑。乡间人传统的浅薄观念，有时是用得到。在平常的日子中谁也不把这天爷的力量看得怎样重，用不到每饭不忘的虔敬与念兹在兹的祈求。大有也是这样临时迷信中的一个。至于他爹对于他也没有更大的教训的影响，当然他向来不会反抗他的意见，或不遵行他的命令，然而这单纯的少年人没读过旧书，也不深知孝悌恭让的许多道理，他只是处处随着乡村中的集团生活走，一步也不差。他的知识与遗传下来的平庸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最安然而且勤劳的农人。奚二叔的青年时代本来具有的反抗性与努力的保守性，都传到他的身上。不过安稳惯了的乡村生活，使他偏于保守性的发展。或者是一代与一代不同，二十年后靠近被外国人驱使着中国苦力造成的铁道的近处地带，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那庞大奇异的生物征服了！如奚二叔现在也一样得穿洋布，点洋灯，用从远处贩来的洋火，洋油。只余下光荣的回顾，表示他当年的愤慨。至于大有与他的同年纪的青年人是早已想不到这些事了。仍然是在旧土

地中挣扎着，爬上，爬下，可是由尊重自己与保守自己而生的反抗性日渐减少。经验是个教训的印板，没经过的哀乐难以打动自己的灵魂。大有不会从文字与教育上受过知识的打动，所以对于另一时代中的父亲的举动是茫然的无所可否。他不很明白这忠厚的老人为什么总是与儿子不对头，其实自己在镇上见过传教的洋人一样是青长袍马褂，说的再慢没有的中国话，劝人做好事，不偷不盗，爱邻舍，孝父母，看他在大太阳里摸着汗珠子不住声的讲，也未见得总是坏。难道这个样儿便会吃人？大有虽曾有过这样的模糊的评判，却不敢向老人家提起，自己既不认字，更没曾去向那毛茸茸的大手里领一本教书。他觉得老人家也许另有不高兴传教人的理由，但这许多与自己无关的事值得操心。他有他的挥发身上精力的趣味，只要能教额角与脊背上出汗，就算他没白过这一天。此外的大小事件他看得如同秋天天空中的浮云一般，来往无定，也不是一律的颜色，那全是在空中的变化，与自己的吃饭，睡觉，干活，怎么想也生不出关系来。于是他自幼小时便是个无忧无虑也无变化的农人，——是多少中国农村中的一例模型中的一个。

被莫名其妙的鞭打之后，他似乎多少有点心理的变化了。他开始明白像自己这样的人永远是在别人的皮鞭与脚底下求生活的。一不小心，说不定要出什么岔子。综合起过去的经验，他暗暗的承认那些灰衣的兵官们是在他与乡村中人的生活之上。加上老杜的慰安而又像是讥讽自己的话，他在矮屋的暖炕上感到自己的毫无力量。陈老头，摇摇摆摆的小葵，与气派很大的吴练长，比起自己来都有身分，有无形中的分别。他在从前没有机会想过，现在却开始在疑虑了。

父亲两天不去打席子了，吃过早饭，拖起猪窝便跑出去。小孩子说爷爷是往陈家去了，有时过来问一句，或看看伤痕，便翘着稀疏的黄胡子走去。老婆虽不忙着做饭，洗衣服，她还是不肯闲着，坐在外间的门槛上做鞋子。他料理着药品给自己敷抹，每每埋怨人家下手太狠，却也批评自己的冒失。是啊，在父亲的不多说话的神色也猜得出对于自己闯下乱子的悲恨，因此他也不能同他们说什么。

正当午后，空中的彤云渐渐分散，薄明的太阳光从窗棂中间透过来，似乎要开晴了。大有躺了一天半，周身不舒，比起尚有微痛的鞭伤还要难过，下炕赤脚在微湿的地上来回走着。

“噢！好得快啊。……好大雪，挨了一天才能出地窖，我应该早来看望你。”一个爽利的尖声从大门口直喊到正屋子中来。原是宋大傻穿了双巨大的油袜践着积雪从外头来。

“唉！……唉！你真有耳报神。”

“好啊，多大的地方，难道谁听不见你的倒霉事。闷得我了不得，牌也玩不成。……”他跳进屋子中先到炉台边脱下油袜，赤足坐在长木凳上。

大有在平日虽看不起像宋大傻这类的轻浮少年，但从过去的两天他的一切观念都似在无形中潜化了，他又感着窒息般的苦闷，好容易得到这个发泄的机会，于是立在木凳旁边他毫不掩饰的将自己在镇上的事，与到壮烈家过宿的经过很拙笨的告诉出来。

大傻的高眼角与浓黑的眉毛时时耸动，直待大有的话说完之后，他方有插话的机会。

“不错，我听见人家说的，差不多。该死！……老杜的话有理。你什么不能干，只好受！……不过受也有个受法。像这样事一年有一回吧，你就不

愁不把这间房子都得出卖。说句话不中听，连大嫂子也许得另找主儿。……哈！……”

女人停一停针恨恨地看了一眼道：“真是狗嘴的话，怎么难听怎么说！”

“哈……哈！笑话，你别怪！二哥，你细想一想可不是？能吃亏便是好人？可是生在这个年头情愿吃亏也吃不起！现在像咱们简直不能多走一步，多说一句话，也不知从那里来的不是，老是不清不混的向你身上压，管得你驮动驮不动。……能够像老杜就好，譬如我，能干什么，也想出去，卖力气，总是可以的。强于在乡间受气……”

“穷人到处都受气，不是？憋在乡间，这个气就受大了！还讲情理？……许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前几天夜里一件事，……你也该听见枪响了，半黑夜正在河东南方的杨岭去了十几个土匪，抢了三家，打死两口，连小孩子，伤了四五个，……这不奇啊，每年不记得几回，偏巧又是兵大爷的故事。——不能单说是外来的老总，连城里的警备队也下场，第二天下午好像出阵似的去了二百多人，干什么？捉土匪？左不过是威吓，吃一顿完了。……那晓得事情闹大了，他们说是这样的大案一定在本村里有窝主，翻查，杨岭比咱这边有两个大，收拾了半天，一夜拴了几十个人去，烧光了五六十间房子，东西更不用提了。……遭抢的事主也不能免。还有土匪没拿去的東西，这一回才干净哩！……”

“……”

大有张着口没说什么，大傻擦擦还是发红的眼角接着道：

“就是你被人家打押的那一天，这一大群的兵绑着人犯由村子东头到城里去，什么嫌疑？我亲眼看见好几个老实人，只是擦眼泪，还有两个女的，据说是窝主的家小，一个小媳妇还穿着淡红扎腿裤，披散着头发，拖得像个泥鬼。这便是一出全家欢的现世报！……看来你受几皮鞭倒是小事。”

“相比起来，几下屈打本算不得大事。我不信这么闹那些庄长与出头人也不敢说句话。”

“人家说我傻，应该送给你这个诨号才对，别瞧陈老头为你能以去向练长，兵官面前求情，若出了土匪案子，他们如要讲人情，皮鞭还是轻刑罚，押进去，不准过年难道是希奇！……”

“可怜！这些好好的人家不完了？”

“也许真有土匪的窝家，却是谁情愿干这一道？……何况兵大爷不分彼此，只要有案子办便有劲发疯，什么事干不出。这一回又有了题目了，报销子弹，要求加犒劳，打游击，倒霉的还是乡下人！那些冤枉的事主还能说得出一个字？”

大傻将高高的油袜踢了一下，“以后还有咱的安稳日子过？能以跳得出的算好汉！”

大有沉默着没说什么，然而这惨栗的新闻更给他添上一番激动。

送走这位好意的慰问者从雪地里走后，大有又紧接着听老婆告诉自从自己闯下事后父亲到各处里去凑钱。隔年底还只有三五天，借得镇上的款非还不可，还有缴纳钱粮的一份，虽然是雪落得这样厚，父亲也无心在炕头上睡觉。……这些事，大有听了，半个字也答覆不出。悔恨与羞愧像两条束紧的皮带向自己的头颊两边勒住。而因此激动的愤愤在心中如裹住一个火热的弹丸似的跳动。他立起来重复坐下，觉得一切的物件都碍眼。捶着头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忽地抓过一把豆秸来撕成满地的碎叶，他用湿蒲鞋踏了又踏，仿

佛是出气，也像是踏碎了自己的心。

大傻走了不过一个钟头，他紧了紧腰间的布扎腰，一句话不说，也跑出矮矮的麦秸盖搭的门帘到巷子外面去。

又是点上灯的晚间，他与奚二叔都拖着疲倦的泥腿转回来。融化了几分的厚雪晚上又被冷风冻住，踏在上面微微听见鞋响。奚二叔两夜没曾合眼的心事幸得解决，自从那天到镇上去时的恐慌与疲乏，到这时才完全出现。五十多岁的人，不知怎的，这不敢想的疲乏像是从心底一直达到脚心，雪后的咽风吹得他不住的咳吐，一口口的稠痰落于雪地上绝无声息的消沉下去。他虽然是头一次欢喜儿子的能干，居然借到四十元花白的大洋，交与作难的陈老头还裕庆店的债务。但是怎样再还一次呢？本来是说好的须待来春，看样年还能过得去，可是这是一个张着大口的空穴，不早填盖好以后怎能行路？……杜家那孩子固然不错，在外边跑的钱不好常用。……这些寻思的片段是随着他的沉重的脚步往下深深的踏去，前前后后的泥鞋印仿佛是一个个的陷阱。说不定这片皎洁明亮的雪幕下是有什么危险的穴窟。

儿子呢，虽然也是疲倦得走回来，他什么也不再想了。本来没有老人的缜密的思虑，而几天之内不平常的种种变化，他已没有往后怎样计算的勇气了。他只是记清父亲那一句话，当他把借来的钱递到老人的手中时。

“想不到你还是惹得起办得到！……看来真是不打不成呀！”“不打不成！”大有只记得这四个字，在暗光下，他仿佛到处可以看得到向自己追来的鞭影。

六

一连忙过六七天，居然又是一个新春的第一日。陈庄长自从夜半以后是这样的安慰着自己。照例，天还不明便穿上新衣，发纸马，敬天地，祖宗，吃素水饺等等每年老是不变的花样。他从学着放爆竹时记起，六十年来什么也没变更，惟有民国元年的元旦挂国旗，有许多人家在镇上度新岁。但以后又是一切恢复了旧样子。每到年底买回来的印神像的白纸，与做大爆竹的外皮纸这十多年来是改用洋粉连，这变化多小，谁也觉不到。至于过惯了的不安靖，与家家资用的缺乏，那不免使得年光比起多少年前冷落了许多，然而还不敢怨天，照例的烧香纸，拜，跪，与大家见面的第一句“发财发财”的吉利话；谁还好意思不说。不过陈庄长在这个新年的清早，他于敬神之后感到不愉快的凄清。第一是墓园居然连个信没捎来，也不回家过年，眼见得合家的团圆饭是吃不到。其次是去年在镇上答应下预征的垫借项才交上一半，说不上不过五马日便会有警备队带着差役下乡催缴。这两件事在刚在欢迎元旦的东方淑气的老人心中交扰着，使他没有每个新年时专找快乐的兴趣。

还不过早上七点，全乡村的每个人都吃过年饭，有的到镇上与别的村庄去传布贺年的喜音，有的穿着质朴的新衣在小屋子睡觉。年轻的人多半是聚在一起赌牌，掷骰子。这一年只有一度的休息日子，在许多农人的心中是充满着真纯的欢乐与紧张后的松弛的愉快。然而年岁稍大一点的人除掉叹息着年光过的太快之外，对于这扰动愁苦中过的新年，没有更好的兴致。虽然各个木门上仍然贴上“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忠厚传家远”等等的“桃符”，想着借重这可怜的好字眼以慰安他们可怜的心灵。然而多少事实都一年比一年严重地摆在这些乡间人的面前，而且一年比一年沉重的使他们受到无法解脱的痛苦。所以虽是崭新的“桃符”，——红纸上的光亮的黑字，在大家的朦胧的眼光中也渐渐失去了光彩。

一大早的过年的工作过后，除去几个穿着不称体的花布衣的小孩在街上捡寻爆竹之外，一切都很清静。陈庄长在本村几家老亲戚与有老朋友的地方走走，回家后，将家传的一件旧紫羔大马褂脱下来，自己在小客屋子里中烤炭火。平常是冷清清的客屋，今日为了敬祖宗牌子的缘故，除去一桌子的菜与香烟浮绕着，便是新用瓦盆生上二斤炭火。陈庄长坐在光板的木圈椅，因为屋里骤添了火力，他的额角上微微觉得出汗。一夜不得安眠，人老了，也不想睡觉，小孩子与家中女人的笑声在后院中哄动。自己没有同他们找生趣的活泼心情，尽是一袋袋的劲头很大的旱烟向喉咙里咽下。这辛苦的气味偏与不是娇嫩的肠胃相合。他向风门外看看半阴的天与无光的太阳，不自觉地轻轻地叹两口气。一会低下头又沉寂着想些什

么。

虽是冬日，隔宿做成的鱼肉被烟气与火力的薰化，不免多少有点味道，又加上屋子里的空气过于重浊。本来想过午到镇上去拜年连带着探听事的计划变了。他一面支开风门，一面郑重地穿上马褂，知道路上泥泞，捡出家里新做的青布棉鞋包在毛巾里。仍然穿着难看的猪窝上路。恐怕非晚上回不来，他又恭敬的对神牌磕过头，稍为喘息着到后院中交代一句，重行外出。

到镇上吴练长的门口已经是九点了，一样是静悄悄的。不过街头巷口上多了一些叠钱的孩子，与卖泥人，风车，糖葫芦的挑担。门口的守卫见来的是熟人，提着枪迅速的通报进去。接着陈庄长便换上鞋子走进吴练长的客厅。

像是才走了一批的客人，纸烟尾巴与瓜子皮铺满了当地。三间堆满了木器的屋子中间，满浮着各种的烟气。靠东壁的有靠背的大木床上，吴练长正陪着一位客人吸鸦片。

只留着一撮上胡，穿着青丝绉的狐腿皮袍的吴练长，一手拿着竹枪欠欠身子，招呼了一下，接着是相互的贺年话。直到吴练长将陈庄长介绍与那位不认识的客人时，他方由床上坐了起来。

陈庄长很惊讶地看着这位客人的面目，原来他是连部的军需官。

他的烟量很可以，尽着听主人的招应话，那一个个的黑枣往烟斗上装，口里是吱吱的风声，尽在响个不停。烟气腾腾中显出他的铁青的面色，两只粗黑的手不住的纷忙。烟枪从口中取下来，便是香茶，纸烟，还要偷闲说上几句话。……旧缎子裱的新羊皮袍盖住他的外强中干的身体，显然是也为了新年，一件十成新的发亮的马褂，一顶小缎帽，帽前面有一颗珍珠，都在表示出他也是个拜年的客人。

直待到他一气吸过七八筒鸦片以后，吴练长没与陈庄长说几句话，而这先来的客人更没工夫说。沉寂了十几分钟，只有墙上挂的日本钟的摆声响动。陈庄长有话也不能说，还是从腰带上取下烟包来吸旱烟。同时看看屋子中的新陈设，除却北墙上挂的四乡公送的“一乡保障”的老金色木匾之外，添了一付金笺的篆字对联，两三个西洋风景玻璃画框，别的还是一些薰黑的纸壁上的旧字画，与长花梨木大几上的几样假古董。

“清翁，你那里弄来的这上等货？”军需官注意的音调即时将陈庄长的眼光从金笺的古字上唤回来。“上一回你请客没吃到这样烟。”他的口音不难懂，却有些异样。陈庄长听口音的经验太少，也断不定他是那里人。

吴练长将肥胖的腮颊动了动，“哈哈”的不像从真正喜悦中笑着，“军需长你到底行家。可不是，这是年前人家送我的上好本地土；虽是本地土，你明白这可不是我这练上的，我不许种！——给官家留面子，也是我平日的

主张。话说回来，咱吸吸倒可以，可不愿人人都有这嗜好。这是南乡的一个朋友因为我给他办过一点事送了我十多两，一点料子没得。我也不常吸，今天特地请你尝新！……”吴练长的话是又漂亮又占地位。

“清翁，到底是出过事的人，话说出来谁都得佩服。头年前县长同咱的上司谈起来，都十分恭维清翁，说是干才，干才！……”

“言重，言重！本来在地方办这些小事，不是夸口，兄弟看得不值几个钱。比起前清末年我在四川任上同那些大坐办弹压保路会，以及诸多困难事，这算得什么！一句话，现在的事不好办，好办；好办也难办，无论到什么时候，手腕要熟，话也得应机。……能够如此，自然名利双收。我有句话不好说，也是实情，明白人不用多讲。现在的官长们是热心有余，办事的能力欠缺些，——年轻的时候谁也是这样，历练久了自然可以毕业……”

“所以啦，像我们这些年轻的得处处领教。”军需官的确年纪不大，从他的光光的嘴巴看来，还不见得过三十岁。

“岂敢，岂敢！无非比别人多吃几十年饭。”吴练长这句谦恭话却把坐在镂花的太师椅上的陈庄长的心激动了一下，“不错，我比你还要多吃十多年的饭，可是一样也得处处来领教，这倒算是怎么回事？”在心上踌躇着的话还没有来的及自己判断，紧接着又听吴在继续他的长谈。

“自然，饭一样有白吃的，兄弟幸而自三十岁便在外拿印把儿，当委员，干河工，作州县，给抚台衙门里充文案，一些事都干过。政绩说不上，可是也没曾白吃辛苦，不怕你不学习会。本来这些只凭聪明是作不来的，没有别的，一个经验，再来一个经验，末后，——我说还是经验。……哈哈！”吴清翁得意地说过之后，他便继续军需官的烧烟工作。

“我们在学堂中只会抱书本子，干么用？除掉听那些妈的骗饭吃的话之外，什么不中用！一本本的讲义现在看来只能烧火，——也不然，（他巧妙的将话收转过来。）譬如当法官，干律师的同学们，还有时用得着。——敲门砖——像咱入了军界那里用得到书本子上的事！法律，诉讼，还有愈说愈糊涂的经济，不适用的商业法，你该知道还有‘商行为’，这些怪事，好在我还记得几个名字。干么用？清翁，不止是我那行法政学堂是不中用，别的还不是一样。例如咱的连长，十几岁还入过测绘学堂，现在不过认得几个外国字：一，二，三，四，清翁，这不碍人家作官呀。”

“本来作官要的是手法，与会办事，未见有多少学问的便会做官。……”吴清翁一面吸着烟一边回答。

“这才对！官是得做！”

“岂但官是得会做，什么事会做就有便宜。”他这会偏过脸来对呆坐在椅子上的陈庄长看了一眼，意思是谈这种话你也应该有加入的资格，“就是在乡下办事也不好处处按着定规呆板着干，那是自己找倒霉，费力不讨好……”

“可不？所以在清翁属下的练里真是弊绝风清，令出必行！”军需官的神气很足，像是鸦片的力量恰到好处，现成的文章居然连珠似的由他口中跳出来。

“这不是一位证明，——陈庄长，我们的老同事，不敢夸口，阁下问他：就像吴某人从民国元二年在地方上办共和党下手，谁不是共见共闻，即是换过的多少县长与军官，也还……”嗞嗞嗞又是一筒鸦片。

“自然喽！咱们在这里不到半年，都会看的到，陈庄长更能说的出。”

这狡猾的军需他的语锋一点不客气的向陈老头投射过来，这老实人口被烧磁的旱烟嘴堵住，静听多时，本没有说话的机会，这时却被这两位的气氛逼得非说不可。他嗫嚅着道：

“没有不对，练长是一乡之望，在咱这里什么事都得仰仗仰仗！办起事来叫人佩服。……”除此具体的恭维话外，他一时想不起有何巧妙说法。

吴清翁心里虽然不满意口笨的陈老头，但到底是向自己贴金，削长的胖脸上微微笑着，黄板牙在黑唇中间露了一露，同时他霍地坐了起来，将右腿向床下伸一伸，故意地忧郁着叹道：“没有办法啊！为乡里服务，任劳还得任怨。”他将“怨”字的尾声说得分外重，“陈庄长虽是过奖，……实在我这几年为大家使心也不少。就拿着年前预征的事打个比例，本练里好歹在年除日前一天弄到了三千元。——这个数目不大也不小，在大年下办得到真费过周折！……”

自表功式的叹息话引起了陈庄长的谈机，“我可以证明，乡间凑这几个钱比索债还难，什么时候，不是练长平日为人好，……即便原差与警队下来也不好办。”他虽然这末说，然而到“平日为人好”的五个字上也觉得自己是把话说得过于贴实了，有点碍口，但积习之下，陈庄长以为不如此说不能够替练长打圆场。

“但是，宜斋，你那里还差二百元，——过了年可不能再模糊下去！”

想不到吴练长的语锋是这样的巧妙与利害，陈庄长本来想敷衍上司的接语，却反而打到自己身上来。他无聊地摸摸苍白的下胡答应着，“是，是，这大事谁能忘得了！我来也是同练长想想法……。”

“又来了！我何尝不也为大家想法，可是军需官知道，不是早到县上去想法，宜斋，年都不能过！你晓得省城里问县上要款子的公事多利害？县长不着急？他只好到乡下打主意。……现在的学生都骂官，官又怎么样？一层管一层，谁也不能自己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又要问到上边了，想想现在用钱本来就没了数，打土匪，讨赤，养军队，你能够说那样不重要！”

“这就是了，咱们干这一行的到处总碰钉子，有几个开通人？如果都像你老先生说什么不好办？”军需官也坐了起来。

陈庄长没有插话的机会，可是他愈听这二位的对谈愈觉得没法说，二百元银洋的印象在他虚空的面前浮晃着，却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聚拢过来交到鸦片盘子前头！耳朵中一阵哄哄的出火，忽然又听到吴练长提高了声音说：

“钱是不容易办，但看怎么拿法。乡间人一个钱看的比命还重，情愿埋在土里舍命也不舍它，轮到事头上也不怕不献出来！就如你那里，奚大有年前的乱子到底怎么来？不是说他家里只有几斗粮粒，……一样拿出钱来，情愿认罚。托人情，没有，……借的有人借，就是还的起。我向来不说刻薄话，这等情形也不敢说没有。”

这刺耳的一段话又明明的向陈庄长脸上投掷过来，陈庄长原来有话替那可恨的奚家分诉；抬头看看吴练长心有成见的神气，与军需官眈眈着向自己注视的眼光，他的话早已咽下去，口角动了动却没吐出一个字来。

幸而军需官忽然提起一段旧事打破了这两位间的僵局。

“人是苦虫，一点不差。前年我同兄弟们在某处驻防，一件事说起来笑死人。也是在乡下，春天旱的利害，麦子不能收割，一家小财主被许多乡下老男的女的把他囤里存的粮粒硬抢了去，他真是脓包，不敢报却又不甘心，暗地里托人找我们给他想法子。这已经够笑人了，兄弟们闲得没事干，找不

着的好买卖，那里管得了许多。派了几十个人去抓进人来押着，一面问这位财主要犒劳，他舍不得一点点费用，不干，真妈的气人！兄弟们白给他效劳，结果是抓进来的放出去，替他们充着胆子，再来一手这可有效力了。又一回把这守财奴的家具一概抢光，还烧了几十间房子，也算出出气。清翁，这东西真是苦虫，也是傻虫，吃了苦还不知道辣滋味，乡间人不开眼，不打着不记得痛。……”

“乡间人”，“乡间人”，在吴练长与军需官的口中说得不但响亮而且爽利，但在无论如何是地道的乡间人的陈庄长的耳中十分刺动。似乎奚二叔与所谓不开眼的乡间人都有自己的分子在内，虽然是好听的故事，不过在吴练长点头大笑的赞美之中陈庄长的两手抖索索的连旱烟都装不上，更说不到对于他的上司要如何恳求交钱的展缓了。

好在说故事者的结论还没完全下定，紧接着那个青年伶俐的门上，揭开软帘递进一张红名片给方在装烟的练长，不知是什么人又来拜访，在踌躇着的陈庄长心里正想借此跑出去，但是练长微笑之下，青年的门上已经替来客打起绵帘。一个带金丝眼镜的漂亮少年从容地走到床侧。出其不意地在他的一手拿着宽呢帽，仿佛是向床上鞠躬的神气之下，惊得陈庄长如机械似的站起来。

从中间双分的黑发，圆胖的脸儿，宽厚的嘴唇，一身浅灰色的棉绸衣，一点不错，正是在城中做委员的他的小儿子葵园。

原来没曾十分留意于座间人的他，这时也从脸皮上微现红色，但即时变做严肃。

“爹爹，安！我本想先回家去，可巧县上有份公事须面交这里练长，……不能耽误下去。……”

接着吴练长又是一套的招呼，好在并没问这新来的少年与陈庄长有什么关系，不知所以的把县政府的事问了十几句，然后又照例介绍了躺在床上的军需官。

“陈葵园，县教育局的委员，——曾在师范讲习所毕业。……”

陈庄长还半躬着身子立在茶几旁边，话自然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同时他觉得这所大屋子正在转动，他像从走马灯上摔下来的纸人的轻巧，飘飘地坐在柔软的泥土上面。

这一个为难的小时间中，从陈庄长的假貂皮的边缘上沿着粗老的面皮滴下了几滴汗珠，要走，恐怕被那位高贵的人物看出自己的土气，与没办法的家长的无聊下场；再坐下去听这位崭新的学务委员的漂亮话，自己实在没有那份勇气。经过迅速的踌躇之后，他争斗不过历久养成的自尊的心情，向吴练长告辞出来。那自始至终是持着冷观的面目的军需官，脸上丝毫没有异样，吴练长却是一团和气地下床跟着厚纸底缎鞋，送到门口，儿子呢，态度仍然是大方而且严肃的说：“爹先走，……今晚上我总可赶到家。……”

向主人家唯诺着一直的擦额角上的汗滴，陈庄长心头上仿佛有块重石压塞着，略略歪斜的脚步从那茶色布的软帘外将他微佝的身体运到街头。

一口气跑出镇外，这向来是现行矩步的老人没感到疲倦，而且将尚在悬空的二百元的预征的垫费也忘记了。

七

在陈家村这是不常有的一个大会。

幸而还是刚过旧历的第三天，全村子的人在苦难中仍然偷着心底上的清

闲互相寻找一年开始的娱乐。相传下来的习俗的玩艺，如踏高跷，跑旱船，种种民间的朴直的游戏，现在不多见了，闲暇与资力没有以前的优裕，确也减少了那些天真的无念无虑的好乐心情。然而这究竟是个适当的时机，所以在陈葵园号召之下的劝告办学的露天大会在村子中间的水湾南岸大农场上很容易的开了成立会。

这天大会的主席自然是刚由城中——也可以说由镇上来了两天的陈葵园，他是这穷苦农村中在县城里有地位的一个新绅士，又是村长的小儿子，入过学堂，会说话办事，比起陈老头来得爽利敏捷。这次回来，他首先宣扬不止是到家拜年，奉了县长的命令藉此劝学。村子中的男女多分对于什么教育，学堂，这一连串的名词在意识中原不起一点作用，可是有这位新绅士的传布，又加上瞧瞧热闹的心理，连女人孩子差不多全体出席。太阳温照的土场上争嚷着复杂的语声，远远听去，仿佛是到了社戏的席棚前面。

没有铜铃，也没有木台，锣声敲了三遍，土场正中的木方桌，陈葵园站在上面，先向下招手。第一句话还没听见，一片喧笑的声音浮动起来。

主席虽然不高兴这些乡愚无秩序的习惯，却又禁止不了，静了一会，他方才提高喉咙喊道：“今天……兄弟，……”他即时改过口来。

“今天我奉了县长的命令，请大家，——请各位乡邻来开这个大会，没有别的意思，一句话，要办学。教育局，晓得吗？——就是管理咱这一县的学堂，学堂款项，教员学生的衙门。县长告诉我们说：要取消私塾，劝大家不必再请师傅，按照镇上的样子办一所小学。因为这不是一人一家的事，譬如咱这村子里有二百多人家，满街的孩子都应该念书。私塾不算数，教的东西现今用不到，可是识字有多少好处，连说也用不到。……拿我来说吧，不入学堂，不在城里见世界，不能办事，也没有薪水，以后不识字，一句话，不行！县上叫办学是为的大家，一片好意，谁不能说不对！可是办学要有老师，有地方化钱，县上叫咱们自己筹划，有了钱什么都好办。咱们要举人当校董——校董便是管理学堂的人。不过另外有校长，这得听教育局派。大家到镇上去的没有不知道镇东头的学堂的，不信可以探听人家的办法，若说办不成，我交代不了！而且县上还要派人来查，没面子，还出事。……”

这一片很不自然又有些费解的演说散到各个农民的耳朵里，他们起初是分不出赞成与反对的分别，因为到底是民国十几年了，他们见过的小学生与镇上的学堂中的情形也不少。一讲到识字，谁能说不对！……但许多人看见小葵在那里涨红了面孔高喊着像一件正经事，却不由的都含着善意的微笑。主席说到上面少停了一会，看见几百个黑褐色的呆呆的脸都向他抬望着。

“事情的头一项是款项。——钱，我是想不出方法的。先同……我爹谈过，他说他太累了，学务又不在行，叫我一气同大家商量，咱是穷，用项多，我顶知道，这为自己小孩子的事谁也有一份，辞不掉，须有公平办法。好在咱这里有的是出头的人，只要立定章程，集少成多，再过一天，我就回城去报，……”

他这时说的话渐渐拍到事实方面去，原来呆站着瞧热闹的人不免摇动起来。虽然走去的不多，可是有点动摇。交头接耳的议论也渐渐有了，他们现在不止是觉得好玩了。及至这有精神的学务委员又重复申诉一遍之后，想着等待下面推出代表来同他商量，没有开会习惯的乡民却办不到，他用柔白的手指擦擦眉头道：

“大会不能不开，叫大家明白这个意思，这里有个章程，得请出几位来

帮着我办。不用提，奚二叔是一位，……”

下面仿佛是喝采，又像赞同似的大声乱了一会，就听见找奚二叔的一片喊声。主席按耐不住接着说出三四个邻居老人与家道稍好的几位的名字，末后他用几句话结束了：“我一会约着几位商量，有什么办法，大家可得听！既然没有别的话，这一段事一定告成。……”

身子向前一俯，他跳下木桌来，也挤在那些短衣的农民丛中。

土场中即时开了多少组的随意谈话会，他们各自告诉一个人的简单的意见。女人们大半领了穿着红衣的孩子回家去，她们对于这件事是没有什么议论的。

奇怪的是陈庄长没有到场，找奚二叔又找不到。在群人的哄嚷之中，宋大傻斜披了青市布棉袍，沿着凝冰的水湾直向西走。虽然与小葵挨肩走过去，他们并没打招呼。大傻装着擦眼睛，而小葵是忙着找人去商立章程。他们正在各走各人的路，大傻低着头愈向西走，已出了村子。孤独的影子照在太阳地上，懒散的向青松的陵阜上去。他在这村子中是个完全的光棍，家里什么人没有，除掉有两间祖传下来的破屋与他相伴之外，并没得土地。两年前的霍乱症把他的会铁匠活的爹与耳聋的娘一同带到义地里去，他是独子，穷得买不起一个女人。他又没曾好好受过烧铁钳，打铁锤的教育，只能给人家做短工，编席子，干些零活。穷困与孤苦昼夜里锻炼着他的身体与灵魂。渐渐地使他性格有点异常。村子中的邻人不可怜他，却也不恚恨他，但到处总被人瞧不起！……新年来了，除却他能够多赌几场论制钱的纸牌之外，任何兴趣他觉不出来。什么工作都停止了，他于睡觉，赌牌的闲时，只好到处流荡。镇上已经去过两次，看较为复杂的街头上的热闹，买几支冰糖葫芦回来，送给几个邻家的孩子，得到他们的欢叫。在他却感到天真的快慰！这天的集会与他毫无关系，可是他从十点钟以前便蹲在土场边的大槐树下面晒太阳，所以这场演独龟戏的滑稽大会他自始至终看的十分明了。

陵阜上的土块冻得坚硬，一层层全是枯白的莽草披在上面，踏上去还很滑脚。他一直往上去，自己不知为了什么却是急急地想离开那些争嚷的邻人。一片孤寂的心情将他从热闹的人丛中抛出来。走的有点热了，脱下破了袖口的棉袍，搭在肩上，虽然贴身只是一件毛蓝布夹袄，幸得阳光给予他无限的恩惠，并不觉冷。上升到松林外面，他立住了。夭矫斜伸的松枝下面是些土坟，差不多每个坟头都压着纸钱，这是过年前人家的家族给他们的死去的祖宗献的敬礼。他也曾办过，所以一见这些飘动在土块下的薄白纸禁不住自己的真感在心头上咽塞着。

拣了块青石条坐下，静听着松叶的刷刷响声，与麻雀儿在头上争鸣。往下看就是在脚下的小乡村，一片烟气笼罩着，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渐渐消失了村子中间土场上的人语，不知那里的公鸡刮打刮打的高叫。他倚着树根，在这静境里楞着眼望着许多茅屋的顶子出神。

那是些平板的斜脊的茅草掩盖的屋子，永久是不变化什么形式的，一律的古老的乡村的模型。虽然在一行行的茅檐之下由年代的催逼递演着难以计数的凄凉的悲剧，然而没有碰到大火与洪水的焚烧，淹没，它们还在那里强支着它们的衰老的骨架。时间已近正午，茅屋丛中的烟囱还散放出不成缕的炊烟上升，上升，消灭于太阳光中。大傻独自蹲在清寂的松林之下，在他的心意里也许有点诗人般的感动。他没有更好的机会能够学会一些华丽的字眼，可以表达他的复杂的理想，然而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平常不会有的感

动这时却教他呆在那里出神！想什么好？他也回答不出；想谁？他是任何人都想不到。可怜，孤寂，这类名词他都解释不来，只是在心头有一段说不出的心事在忐忑着，并且不久他的微红的眼角中渐渐湿润了。

扑楞楞在头上响了一阵，即时散落下一一些细小的东西。他仰头向劲绿的松针中看，原来是一群小鸟儿正在上面争食。

他深深地从鼻孔中吐了一口气，仿佛这点事给他一种完全寂寞中的安慰，——不，是在他窒息似的郁闷中给了一个解答。

他因此也计虑到自己的吃饭问题了！他虽然不能小鸟儿一样与人家互相争夺，不过他是要求自己的身体上的力量同他的命运相争的。一过正月，冬天便完全去了，他再要那么游荡，自己从去年挣来的工钱却不能供给去吃他的香烟，他一定要在各乡村中替人家出力，向土块中找饭吃。这几乎是年年的例证了，从开春滴着汗忙到秋后，待到所有的人家将场中的粮粒都装到家里去后，到处都是黄树叶飞舞的时候，他也荷着两个瘦瘦的肩膀，数着腰带里的铜元找地方休息去。三个月的放荡期间，他住不惯自己的清冷的破屋，只能带着干饼买着咸菜到人家的地窖子中去鬼混。这样生活的循环已经十几年了，他什么也没得存蓄，只是赚到了一个大傻的译名，赌牌的一套方法，与渐渐觉得好吃懒做的与年俱来的习惯。农地里的掘土推车等等的生活他觉着一点兴趣都没有，合算起来，一年年只是不十分空着肚皮便是赚了便宜。田地的利益他是什么也享受不到，加上这几年来穷窘的农人都在十分节食的作穷打算，人工贵人，地里收成得并不长进，向外的支出一年比一年多，人手渐渐的少，谁家也不肯多雇工夫。只要忙得过来，女人小孩子一齐卖在那一点点土地里硬撑，与他们的生活相最后的苦战。所以他也不像以前每到春日从不天明到镇上的人市里去，只是拿着一个锄头，一把镰刀，便能够不费事的被人拖去作活了。奇怪得很！上市的人愈少，而叫工夫的人家也随之减少，因此，找工夫的农家与出雇的短工同样在过着劳苦而不安定的日子。这样的教训使他渐渐地感到谋生的困难。他眼看见乡村中的人家是天天的衰落下去，他也感到深深的忧虑！

在阳光下他的思念渐渐地引长了。本来是一个不会有深长计虑的颇为滑头的农村青年，惯于生活的逼迫，早已使他对于自己与他的许多邻人的生活起了疑虑，他原有他的父亲的刚烈的遗传，所以对一切事轻易不肯低头，更轻易受不了人家的侮辱。在村子中因此受到多少人说他是不安分的批评，然而除了好说些打不平的话之外，他是没曾做过不安分的事。

他向来看不起像小葵一样的人，他从直觉中知道他们的周身是被不诚实所包围，并且还到处向人散布。像小葵的绅士派对于他，时时惹起苍蝇般的烦厌。他自然怨恨自己不曾认得几个字，然而他宁可对陈老头表示他的恭敬，而对于他的儿子的态度，言语，他认为那真是一个青皮！正如小葵瞧着他是个乡间的道地流氓是一样的不对劲。所以这天他特地去听了这位回家的委员的独演之后，不知是何意念，竟把他引到这荒凉的陵阜上来。

试探的口气，狡猾巧笑的面貌，轻飘飘的棉绸袍的影子，自己劝说而是自己在发命令的办法，宋大傻都看得清楚。然而他也会想：办学堂，认捐，拿钱，商议章程，与他完全隔离得很远很远，同时他也感到这办法与全村子的人恐怕也隔离得不近。他虽没有分析一件事的因果的能力，而从直觉中他敢于断定如小葵这等坏心眼的少年能够办出好事给大家，他无论如何是不能相信的。

往前想去，一点都把捉不到的自己的问题已经够他解答的了，何况方才在农场上亲眼看到而使他感到恨恶的种种景象，他觉得这并不是令人可爱的乡村，渐渐与自己远隔了！他又想到大有口中的杜烈，在外面怎样的硬闯，怎样的知道多少事情，生活着又多痛快，越发觉得自己的无聊，这一点的寻思在大傻的心头开始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一切感触的凑泊使他不愿意老照以前的法子鬼混下去。他渐渐决定今年春日他不再向人市中求人领他往田地里弄那套老把戏去，他也不愿意到冬天往地窖子中去过日子了。他应该把自己的一份精力也向外面去冲一下，去！到更远更阔大的人间求求命运。他有什么眷恋哩！一切都一样，他又何必像人家似的瞪着眼对土地白操心，……争一口饭吃。

他计划到这里，仿佛得了主意。看看枝头上的小鸟有的还在唧唧吱吱的争跳，有的却向别处飞走了。晴温的阳光，阔大的土地，……他自己所有的健壮的臂膊，“那里不能去？那里也能吃饭！……”爽快的心中骤然冲入了不自觉的欢欣，像是他的生命不久便可到处放着美丽的火光，无论往那边去，只要是离开这贫苦衰落的乡村，一切便可以得到自由与快乐！……他于是突然地立了起来，如同一个正在振着翅膀的小鸟，他向四面望去。

“咦！你在这里么！……我爹来过了没有？”

隔着几十步的土崖下面有人喊着向上走。

“想不到，大有，……你来替小葵找奚二叔？”大傻挨着脚步往下走，“他老人家会高兴到这里来？……大约你家这一回又得摊上几十块大洋吧！……”

两个青年已经对立在草坡上面。

“他那里去？累我找了半天。……错不了又到镇上去，是小葵教我找的，说是正在他家里开会，就缺少他了。……”大有跑得额角上都有汗珠。

“哼！不错，就缺少他一个捐钱的人！”

“据说这是办学堂，能叫小孩认字，有出息，你老是看人不起。……如果念洋书念得好，先可以不受人家的欺负，……就像上年，我，……”

“不受人欺负？等着吧！我看这又是一套把戏。那件事不说是好事，不过像小葵这种孩子一辈子不会干好事！……念洋书，念得好！小葵是一个，……他可学会欺负别人！”大傻仰头看着天空说。“怎么啦！你愈来愈好生气。小葵怎么得罪了你？”大有摘下黑毡帽搔着光头疑惑地问。

“他什么事与我相干！得罪不了我，我却好说他；真正得罪的人，人家还得供奉他，这才是小葵哩！……”

大有显然不很明白他的话，只把粗黑的眉毛蹙了一蹙，往回路走去，后面大傻也跟了下来。

八

春天果然来了。

河冰早已溶解，流动的明镜下面露出平铺的沙粒。河岸上的怪柳都发舒出柔嫩的红条，小尖的叶儿受着和风的吹拂已经长得有半寸长短。田地旁边的大道上几行垂柳轻柔地摇曳着，当中有穿飞的雏燕，田地中的麦子已经快半尺高，因为刚刚落过一场好雨，土块都松软得很，它们冻在地下面的根很快的将蓄藏的生力往上送来。没种麦苗的春田也有许多人正在初耕，一堆堆的粪肥料像些坟堆，牛，驴，与赤足的人都在土壤上工作。大地上充满了农忙的活气。

正是轻寒微暖的北方的快近清明的气候，多数在田间用力的人已经是穿着粗布单衫。妇女们挑着担子送午饭去的，有的还不住的抹擦脸上的汗滴。人家的屋角与陌头上的杏花已开残了，粉红的小花瓣飘散在润湿的地上。

从郊原中的外面看来，一切都很繁盛，平安，并且农人们的忙劳情形，以及他们的古拙农具的使用，从容不变，同古老的书本中所告诉的样子没有多大分别。他们工作的努力自然还是表示他们对于农业的良好希望，在这里似乎不但有对于种植物的收获的期待，也应分还有心灵上工作的快慰，虽然自诗人的多感气分中不免生出“汗滴禾中土”与“稼穡艰难”的轻微观念，不过经过时代急转的轮子在巨流中播动以来的农人，他们对于这向来视为寄托兴趣与专心期待的收成的农事的观念早已不同于往前了。

一样是在挥发他们的精力，对于视为终身倚靠的土地，还是得抛弃了一切，含咽着苦辛去种植，发掘他们的宝藏。然而他们对于这样工作的希望在无数的人们的质朴心中充满了疑问，他们即使得到劳力的结果，有多少人早已打定计划与不费力气的去分割，或者抢夺，或者谎骗。一次，两次，更有好多的次数。自然的经验渐渐将疑惑与疲劳的白费警醒了一颗一颗的心。

然而他们现在除去仍然与他们的或是种了别人的土地作白费的挣扎之外，他们能够干什么呢？

春天的土地的景象自然还是春天的景象，不过用在发掘土地上的努力的心理多少有些变动。

奚二叔的东泊下的二亩良田中现在只有那赋有膂力的大有与他的儿子，两个短工，也一样的在那里工作。松软的土地上却看不见奚二叔的踪影。这位思深的老人支撑着他的饱历过苦难的身体，直到去年的风雪中为了儿子的事，一连几夜中没曾安眠。刚刚开春以来，又筹划着偿还罚款的钱债，更得按着俗例在清明节前方可办理土地交易。忙劳与忧患，在他的身体与精神上加上了双重的枷锁。家中的余粮还不够一春的食用，他不能不忍着苦痛去出卖他的祖传下来的土地。不止是罚款的重数压在他的垂老的肩头，如预征的垫款，小葵办学的一大笔捐项，镇上的地方捐纳，因为他在这小小的村庄中差不多有近七亩地的身分，一切事他闪避不了。在平日是可以年年有点小储蓄的自耕自种的农家，近两年已非从前可比，何况是更有想不到的支出。他勤苦了几十年，曾经买过人家几亩地，在他觉得这在死后也可以对得起他的祖先，更能够做后来儿孙的模范。不料今春卖土地的事竟然轮到自己身上，这真是从洋鬼子占了山东地方，硬开铁路以后的第二次的重大打击！因此在地的交易还未成交以前，他突然患了吐血与晕厥的老病。除掉一个月前曾出村子一次外，他终日蹲在家中，张着口看着屋梁，什么气力都没有了。

大有自从遭过那番打押之后，虽然是过了新年，已经快三个月，他终于没敢到镇上去一次。除却送杜烈出门时曾到陶村一次，连自己的村子也没离开。不过他在沉静中过着日子，把从前鲁莽与好同人家抗谈的脾气改了不少。事实给他以严重的教训，空空的不平的言语是任何力量没有的。自从奚二叔病在家中，他更觉到前途的阴暗。

这一天他照例的耕地，然而几亩地单靠自己的力量知道几天方能完结，眼看人家都在急急的播种了，而他家的土地还不曾全掘发起来。他便托了邻人由镇上叫了两个短工来，想着在两天之内赶快做完。天刚亮，他们便踏着草上的露水到田地中来，一直到正午，当中曾休息过一次。他允许两个短工

过午可以在树下睡一晌午觉，他自己在踏着犁，一个短工从后面撒肥料，另一个赤着足在前面叱呵着那头花白毛的牝牛，尽力向前拉动套绳。

虽是比较轻的工作，而一连六个小时的作活，晒在太阳光中也令人感到疲倦。两个短工：一个矮黑的少年，正是杜烈村子中的人，那个五十岁的有短髭的老人却是镇上的魏二，与大有是向来认识的。他们都肯卖力气，在大有的田地中耕作正如同为自己的田地干活一样。大有说怎么办他们便随着去。他们对于这等田间的雇活很有经验，在左近村庄中谁家顶实在，以及谁家作得好饭食，他们都很知道。又加上大有自己是毫不脱懒的干到底，于是他们便合起力气来去对付这块春田。

在前面叱领着牝牛的魏二，专好谈笑话，而且他年轻时曾在好远的地方作过工，见的事比别人多，因此他的话匣子永远没有穷尽。不正是正在咬牙喘气用力的时候，他能够说得大家都会十分笑乐，忘记了疲惫。这是他的特别本领。他又有很大的旱烟瘾，无论怎么忙，那支短短的乌木烟管老是叼在口里。这天他仍然不能离开他的老习惯，半热的铜烟斗时时撞动着牛的弯角。他更不管后面那两个人劳忙，却是杂乱的谈些没要紧的话头，纵然大有与那个小伙子不答理他，这闭不住口舌的老人还是晓晓的不住声。其实在一小时以前的话他自己并记不清楚是怎样说的。

大有家的这段地是东西阡长的一块，与南北阡长的一块，连接成一个丁字形。刚刚从那块东西地的中间抬起犁子向南北地的中间去的时候，魏二一手先横过烟管来道：

“今日一定完不了，大有，说不了明日还得来喝你一顿。哈哈！”

“胡子一大堆了，就是吃喝老挂在嘴上。唉！”在后面帮着大有抬着木把子的小伙子粗声的回答。

“说你不在行，你便不在行！风吹雨打，为的吃喝。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干么？可也不是为的这个！”他说着却用乌木管碰了碰他的突出的厚下唇。

“魏大爷，谁不在行？你看越老话越说得不对劲，咱见说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真会编派，偏说是‘忙’。”

“小小人家不如我记得清楚，这些俗话是后来传错了呀。”他即时叱领着那头听命的牝牛转过身来往向前拉动绳子。

“好，魏大爷，我看你不必替人家做短工了。……”

“干么去？”他又忙着吸了一口烟。

“耍贫嘴，说大鼓书去，准保你到处编得出词来。”

“小伙子，说你不懂还不服气，魏大爷干的玩艺儿就是多。在关东没说大鼓书。可曾打过鱼鼓。”

“打鱼鼓，哄乡下孩子？你会唱甚么？”“还用得按句学，十杯酒，四季相思，张生跳墙，武松大闹十字坡，你不信，完了工在月明地里，我来上一套，——可得说明，大有没有二两酒我还是不唱。”他一边随着牛蹄往前挪动脚步，一边回过头来向后说。

“好！大有哥，你就说句现成话，咱晚上听听魏大爷这一套老玩艺。”

仿佛正在心事中沉迷着的地主人虽然在犁把后面尽力的向掘起的土壤上看那些松动的土块，然而他的寻思却另有所在，关于这两个短工的问答他并没着意去听。及至小伙子喊他“大有哥”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

“喂！魏大爷说晚上喝酒唱一套鱼鼓，酒一定有吧，大有哥！”

“啊啊！咱家那回请人来帮工没有酒？”大有直率地答覆。

“有酒，一定要卖卖老！唉！说起来你们谁都不懂，在关东下乡打鱼鼓讨饭，哼！说吧，比起在这里卖力气好得多！到一乡吃一乡，到一家吃一家，虽不一定每天喝关东高粱酒，又甜又香的高粱米饭总可以管你个饱，睡的暖和，谈得起劲，又不怕胡子不怕官。我过了一年多的那样营生，真太写意了！谁的气也不受，不强于回到家乡来还得卖力气。”

“说呀，为什么还回来？”

“又是孩子话。那个时候跑出去谁不想着去挖包人参，卖点银子好回来买地发家，谁还打算死葬在外头。那能像现在的小伙子跑出去便忘了家乡，恨不得说他并不是本乡人，……我就是想到关东去发财还乡的。……”魏二重重的用短皮鞭敲了那努力工作的牝牛的脊骨一下，自己深深地叹了口气。

“挖人参的换了银子，真的还要剖开小腿肚填在里头带回家来？”小伙子问他小时候曾听到的传说是否真实。

“哈哈！那得有几条小腿才够剖的。关东的银子容易挣，却是难得带回家来。那是什么时候，火车没那末便利，一到深山里去，几十天走不出的树林子，碰不到住家的人家，红胡子真凶，专门同挖参的行家作对。——可也另有说法，有的须要上税给他们，也同拿给衙门一样，包你无事。……我到过韩边外，远哩远哩，那一带有个大王是中国人，他手下却是管得住老毛子，高丽，蒙古，他占的好大片，好大片的的地方，中国官管不到，俄国人更管不到。他手下有几千伙计，咱们这边的人并不少，枪打得真精。……刚才不是说路难走，做几年活剩回点钱来费事咧，却实在用不到剖开腿肚子。……哈哈！”

“你老人家既然去挖参，还用得到打鱼鼓讨饭？”

“那是我到关外头两年的事了。讨过半年饭，——其实并不像讨饭，叫老爷太太那边是应不着的，只要是有人家种地的地方，饭食可以尽你吃，汤尽你喝。没有地方住宿，火热的大炕上也可以有安身之处。人家不是到处都白楞眼瞧不起人，装做小财主的架子，——总说一句：关外是地多人少，几十里的树林子，几百里的荒田，不像咱这边一亩地值一百八十块。几棵树还得值钱。……”

“可是现在大约也不能与从前比了。你瞧这四五年从这里去的人顶多少，每年开春大道上小车接小车的整天不断，往关外逃荒。却也怪，怎么走还不见少，不过关外当然见多了。”

“这么说，现在的关东的鱼鼓打不得了。”

“自然不比从前容易。小伙子，你可知道那是多大地方？谁也计算不出有多少地亩。只要到荒凉所在，哼！准保你有饭吃。雇工夫比镇上的市价还要大，——我回来差不多三十年了，眼看着一年不如一年。咱这里简直是终天受罪，管的人愈多，钱愈紧，地愈贱，粮粒收成得愈少，又是兵，土匪，还要办联庄会，干什么？天知道！没有别的，得终天终夜里预备着‘打’，不是你死是我活。我在关外多少年，其实并没用得拿一回枪杆。哈！现在什么年纪，明明家里没有东西也得在数，每年一样得跟着年轻的出夫，抗火枪，过的什么日子！前几年是有钱的人怕土匪，现在轮到庄农人家也得想法与土匪作对，不，你就得瞪着眼看他们的！上年你不记得人家耕地都不敢到泊下去，牛要硬牵，人要硬拉，不管值得起三十块，五十块，也要干一回。是啊！土匪愈来愈没出息，可是地方上日见其穷！……早知道过这样鬼日子，还不

及我在关外打鱼鼓好得多！”

魏二这时连烟管也从厚黑的嘴唇中间取下来，插在腰带上。他想起过去的自由生活与对于现在的乡间的苦难的印证，他的稀疏的小黑胡子都有点抖动。同时老是在后面跟着犁子走的地主人，突然接着魏二的话道：

“魏大爷，你那句话都对！日子真不能过，说不上半空里会落下石块来打破头。我家的事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已经不是从前了，然而卖地还债今春是头一回！我爹说：别家卖地总是自己不会过日子，譬如他老人家谁不说是灰里想捏出火来的能手，现今却把北泊下的二亩半卖了！前天才由中人言明，说是明儿成交写契，你猜多少价钱？”

“多少？……”魏二忘其所以地立住了脚步。

“多少？好算，歹算，合了六十五块钱一亩。”大有眼往前直看，仿佛要从虚空的前面把那片地亩收回来。

“哈！再便宜没有了。年光虽不好，也得合九十块才是正数。”魏二这时方记起应该追着他呵叱的牲畜往前去，然而已经是几乎与大有并肩而行了。

“有什么法子！”这个壮健的农人叹了口气不常有的郁气，“左近村庄简直没人要得起，指地取钱，更没有这回事。找人四处卖，已有两个月了，不是照规矩过了清明节便不能置地？我爹又十二分小心，怕以后更办不了。只能让人卖到镇上去，——人家还说原不乐意要，再三的自己落价，后来人家便说看面子才要！……”

“到底是镇上那一家？”

“中人不说，到写契时给个名字填上就行。如今什么事值得这么鬼祟，魏大爷，人家的心眼真多！……”

“所以啦，庄稼人只是‘老实虫孽’，他教你自己上钩，跳圈，死也死不明白，你不能说看不的！我魏二可比你灵便，我准知道这份地是谁要的，别人不够疑，也不会玩这套把戏！……”

“是谁？你说出来。”小伙子走的也慢了。

“不用明提，提出来干什么！总之你要不了，我没有钱，他，——大有干干脆脆得出卖，这就没得说了。……”他没说完又重新装烟。前面那个衰老的牝牛也同他的主人一样更迟缓了。四个分蹄左右摆着，任意往前踏着土地。细松的尾巴时时向身上挥舞。

暂时三个人都不做声，却也不像清晨时那样努力于工作，任着瘦骨的牛在犁子前面拖动缰绳慢慢地拔掘地上的土块。他们几乎是跟着牛在后面走。太阳的光辉在这春天的郊原中觉得分外温暖，它到处里散布着光与热，长养着无量的自然物。压服在酷冷积雪下的植物的根芽现在是争着挥发他们的潜在的力量。茫茫的野中，弥望全是柔绿的浮光。春地上面三三五五充满着创造的活力。这真是个自由的发展的令人欣爱的春日，然而在一阵乱谈之后的这三个年龄不等的农人却共同沉默在一种难于言说的情感的窒闷之中。

多年畜养的牲畜它对于主人的土地的熟悉并不少于主人家庭中的一员。它的分蹄在滞重中走到那段地的边界时，没曾受到叱呵自然的住下了。它抬起长圆的大眼向前看，摆动左右两只尖弯的黑角，大嘴中似在微微喘动。

“咦！不觉的到了地边子了。”大有首先开口。

“真是畜类也有灵，咱们还说不清，它倒不走了。”是小伙子的惊异话。

“别瞧不起这些东西，比人好交得多，它就是一个心眼。”

小伙子听着魏二的议论便提出了一个疑问，“依你说，人到底有多少心眼？”

“可说不定，——是多就对！比干大贤不是心有七窍，——就算七个心眼吧。越能干的人心眼越多，心眼多更坏。咱这老百姓大约连原来那一个心眼，——直心眼，现在都靠不住了！弄来弄去都像傻子一样，还不是一个心眼也没有！”

“魏大爷，你说傻子，你知道这村子里的宋大傻？”大有放下了犁把。

“那小子左近谁不认识他，可是有人说他跑走了，真么？”没等得魏二开口，那急性的小伙子先问了。

“真啊！现在约摸个多月了。谁也不知道他是向那里逛去。有人说是去干了土匪，魏大爷你说可像？”

“照大傻的脾气说，谁不敢保他不去干‘黑活’，本来他是一身以外无所有，——也像我一样，那里不能去。年轻轻的乱干也好，——不过我断定这回还不能去‘落草’，他也不能下关东。……”

“怪了，他还能以出去挨饿？”

“饿的着他！你别看轻那小子比你能得多，穷能受，可是钱也能化。我猜他准保是往城里去了。这是有点苗芒的，不是我瞎猜。前些日子我影影绰绰地老是看见他在镇上逛，他似乎同那些老总们很说得来。常听见人说他同他们称兄道弟的喝大碗茶，耍钱。镇上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光棍，谁也不会打理他。然而过了些日子便不见了。你想他是干什么去？”

“不成他敢去当兵？”大有似乎不相信。

“没准，我看倒有八成不差。”

这时虽然隔正午还不过几分钟，然而他们都会看看高悬在天空中火亮的大时计的影子，便不约而同的住了手。大有坐在地边子上用手爬去毛腿上的湿泥，一边却细想魏二的话。记起正月初上在松树下大傻的不平，他渐渐承认这老人的猜测是近于事实。本来近几年由乡村中跑出去找地方补名字的人并不少见，不用说像大傻是光光的一条身子，就是有爹娘妻子的许多人也偷逃出去，丢了锄头去扛枪杆。向来都说当兵的是混账行子，谁也看不起，这可不是近几年的事了。土地的荒凉，吃食的不足，乡间一切活没法干，何况眼看见多少当兵的头目到一处吃一处，伸手拿钱，就像自己的容易。只要有一套灰色衣服，乡下人谁敢正眼去看一下，年轻的贫民一样也有被他人引诱的欲望，一批批地往外跑，至于生与死，危险与平安，这些问题在他们质朴的心中是没有计较的。

大有从前没敢断定那个浪荡与好说大话的大傻究竟干什么去了，这时却明白了许多。不知怎的他对于这位朋友的行动不像以前对付别人似的瞧不起，而且在他的意识中觉得如果大傻真的去当兵，他认为于他也颇有荣耀。而一种说不出的希望在他的未来的生活中引动着。这时他无次序的寻思，却把定时的饥饿也忘了。

“多早咱也干去！比作短工好得多。”那年轻的黑脸小伙子抚着牛项欢乐地说。

“没受过蝎子螫，不懂螫的利害。当兵好，我还干去！你知道他们容易？现在这时候我看什么都一样。”

“魏大爷，你会说现成话，你是老了，就想去人家会把你撵出来。干这个么，一辈子没点出息头。”

好大的口气！不瞧瞧你自己的脸面，讲出息；正经说能够积点钱，说上份老婆，小伙子，这出息大了！……你想当兵几年就可以做兵官，真是作梦！官鬼也轮不到你身上来，你得预备着身子挨揍，吃枪子！”魏二的议论与大有的理想，小伙子的希望完全分在两边。

小伙子听见这滑稽的老人的丧气话，马上便给了他一个白眼，两片腮帮子鼓起来不再置辩。然而忘了饥饿的大有却将粗重的左手一挥道：

“这个年代不见得坐在家里就是平安！”他意识地记起了去年自己的事，“也不见得个个当兵的一定吃枪子！枪子是有眼的，该死的谁也脱不过。魏大爷，咱们庄稼人谁不想攒点钱弄几亩地，说个媳妇，安分本等的过日子。现在怪谁！咳！别提了，越少微吃的起饭日子越没得过，就连咱们这等身分也成了土匪的票子。自然喽，咱可以干，但是夜夜防贼，怎么防的了，贼去了还有，……”

“是啊，说来说去你能说补名字的都是好东西！”魏二将铜烟斗向土地上重重地扣了一下。

大有并没再反驳，然而总觉得魏大爷的话说的过分。对于兵的诅咒，他有亲身的经验应当比魏利害得多，可是不知怎的，自己总也不会完全赞同这样的议论。什么理由呢？说不出。他楞着眼向这片宽阔的土地上尽力看去，是一片虚空，辽远，广大，也如同自己的心意一样，虽是觉得比起这老人的心宽广，却是虚荡荡的没有个着落。

再向前看，从东北的斜方有个浅蓝衣服的女人挑着两个筐子向这边来。

食物的欲望在当前，将他们各自寻求的心全压下了。

九

一群破衣的孩子，一群汗臭味的男女，一行柳树，一轮明丽的月亮。在这片农场上人与物都是朋友，他们不太亲密，却也并不疏阔。正同许多农民与许多农民的关系一样。什么友谊，交感，共鸣，谅解，他们原没有这些名词的成见，更不会用种种方法去应用这些名词。他们在广大的土地上东一簇西一堆的住着，在阡陌中，土场中，菜园中，乡间的小道上他们能够天天的互相看见。垦地，收割，锄，打叶子，拿蝗虫，补屋，打土墙，编席子，他们在各家的工作上彼此相助。没有请托也没有拣择。过着自然的而是混同的日子，正是不密结却不松散，对于一切的东西也是如此。譬如这时的春夕的皎月，与轻曳的柔条，郊野中飘散过来的青草的幽香，偶而听见远处有几声狗吠。空中的青辉是那末静，那末淡，笼罩住这满是尘土垢浑不美丽的地方的一切，若是能讲赏鉴，这当然可以有个人情感的挥发。偶而由各种车辆与广告的电光的网的都市中跑出来的人，见到这幽静的自然、不是发狂似的赞叹，也要清寂的惊奇，然而这群孩子，这群男女，对于这些光景就是那样的不惊奇，也不厌恶。一日的苦劳，倒在蓑衣上面粗声喘着气，望望无边际的青空月亮，星星，银河，都是一样。小花在暗中垂泪，流水在石湾中低鸣，柳丝袅娜着似有所等待，他们并不觉得这是诗，是有趣的散文，是难于描画的图画，他们只在这样的空间与时间中感到轻松的快适。在一个个质实的心中不容易为这等自然的变化所扰动，刺激，以至于苦闷，跳跃，或者是流泪深思。

他们这样与一切不太亲密也不太疏远的意识，是从久远的过去一代一代传留下来的，所以他们不轻易沉闷，更不轻易欢喜。在平板不变的生活之中，种地，收粮，养家，生子，十年，百年，几百年的过去，一点形迹没有的练

成了他们的固定而少变化的一个整个的心！这并不是很奇怪的经过。

然而时代的飞轮却早已从远处的大海，海岸，与各大地方中飞碾到这些轻易不变的土地之上了！

因此，他们对于一切的意识状态在无形中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在农场的东南角的柳阴下面围坐的一圈黑影中间有碰碰的调弦声音，即时许多小孩子都跑过去。喧闹的笑声中便听见在当中的魏二道：

“别忙，别忙，我还得想想词儿，这多年不动的玩艺真还有些生手。……罢呀，奚老大你就是有四两酒，难道还真叫我卖一卖？”他说着咳嗽了两声。

“不行，不行！魏大爷，这么年纪说话尽当着玩。今天在东泊里咱怎么讲的？好，大家都知道了，全等着听你这一手，你又来个临阵脱逃。”蹲在旁边的小伙子像报复似的向围听的大众宣言。

“来一下，来一下！……”大众都鼓舞起听鱼鼓的兴致。

“来一下还怕什么，我还怕卖丑？可是你知道陈老头也要来，一会听见，他究竟是识文解字的，我唱上那末几口，……也有点不好意思。”

“又来了，陈老头子他管得了这个。他怎么常常到镇上去听大姑娘说书哩。”小伙子下紧的催逼。

魏二就黑泥大碗里喝了一口浓茶，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仿佛是叹息道：“打鱼鼓不能不唱词，大家，我还是那套老玩艺。当年预备往关东讨饭时的本事。再来几句可是听得来顺耳朵，做起来却不一样了。我说个《庄家段》，这是我当年在镇上由那个教了多年书的老徐秀才学了来的。……他现在可只能躺在床上吸鸦片了！”

《庄家段》这眼前的风光的题目更引起大众要听的兴趣，都一齐催他快说。

鱼鼓虽是旧了，但是魏二的两只老手在那片中空的木头上打起来，简单的响声初听时似乎是毫无意味，及至他把手法一变，在急遽平缓的调谐的拍打中间，骤然把一个农场上的听众引到他的乐声中间来，一个人的语声也没有。在这个银辉的月光之下，只有他身后的柳条儿轻轻摆动，似是在点头赞许。

拍过一阵以后，魏二将头一仰，高声喊起老旧的大鼓调来。

言的是——名利——二字不久长，
俱都是——东奔西波——空自——忙。
见几个——朝臣待漏——五更冷，
见几个——行客夜渡——板桥霜。
皆因为——名利牵绳——不由己，
赶不上——坡下农夫——经营强——。

乍起首时的听众因为骤然听见魏二的哑喉咙迸出来的不很熟悉的说书调，似乎都在忍着，没好意思大声笑出来。然而在他唱过两句之后，这直截而又抑扬的刚劲的调门，合上一拍一击的鱼鼓崩崩的音响，那些农民都把逼在喉中的笑声咽了下去。一种简单的音乐的引动，一种字句间的趣味的寻求，使得他们是庄严而肃静地向下听去。

大约是久已不唱了，魏二又咳了几声，接着唱道：

盖几间——竹篱茅屋——多修补，
住一个——山明水秀——小村庄——。
种几亩——半陵半湖——荒草地，

还有那——耕三耙四——犁一张——。

到春来——殷殷勤勤——下上种，

墙而外——栽下桃李十数行——。

早早的——拥撮儿孙把学上，

预备着——一举成名——天下扬——！

突然他将鱼鼓一拍道：“列位这是从前哩，……”他没接着说下去，又不唱，大众都被这句话楞住了。谁也没说什么，拿着粗泥茶壶的大有却突然答道：

“魏大爷，你说是现在请不了先生，孩子都没法上学吧？”

“对，我唱的从前的事，大家听的可不要比到现在！……”他有意在分别地说。

“现在也有学堂呀，你不知道村子里也办成了，就只差先生还没有来。”旁边一个答语。

“哼！先生！钱都交上了三个月，他还不知在那个地方没喂饱，——不过是在看门房子旁边挂上一块丧气的白牌子，……”又是一个人的声音。

“唱呀，唱呀，怎么啦，又上了魏大爷的大当。”小伙子大声喊着。

一阵笑声之后，魏二没说什么，接着一气唱了十几句。

结就的——怪子蓑衣多方便，

胜似那——纱帐罗帏象牙床。

……………
还有那五谷杂粮——十数仓——。

早早的——付上钱粮——纳上草，

千万的——莫叫衙役来下乡——。

……………
过罢了大雪纷纷隆冬至，

看了看——家家户户把年忙——。

……………
买上些——金簪，木耳，黄花菜，

买上些——菠菜，茼蒿，与生姜。

常言道——闲里治下忙里用，

预备着——过年请客摆桌张——。

……………
不多时——买罢菜品还家转，

大门上——吉庆对联贴两旁——：

头一句，——一统太平真富贵，

次一句，——九重春色大文章——。

他把末后的“章”字的余音扯得很长，虽是粗涩的喉音，然而使人听去也觉出余音袅荡，有不尽的深长的意味。这眼前的过旧年的风光，都是围绕的听众们听熟悉的事。买菜，蒸糕，放爆竹，祭天地，不是刻不能居的时候，总要在破旧的门旁贴上两联善颂善祷的好句子。年年一度的欢喜节，在乡民的记忆中印象很深，自然听魏二排句唱去，感到亲切的兴味。不过他们尽听见这次唱句中叙述的安乐悠闲，对照到现在仿佛少了一些必需添说的东西似的！一会，魏二又接着唱了些奠酒，烧纸，与“真正是一年一度民安乐，都说是随年随月过时光。”直到拜节，上庙，饮春酒，与过罢了正月十五，他

陡然将调门低沉下去曳长了声音唱一句结尾道：

“无奈何，——大家又把——庄农忙！”

接着鱼鼓崩崩几下，他把手一拍做了收场。却深深的叹口气，什么都不说，乡间人没习惯机械似的拍掌叫好的方法，也有几个年轻的空空的喊过两声好。多数听众的感情松缓下来，个个人影在大土场上簇簇的拥动，后面的大有与最初提议的小伙子都没来得及批评。柳条披拂下挨过一个身影来，啧啧地道：

“好！多年没得听见，魏老二怎么高兴的唱一口，嗓音还不坏呀！”

“啊！陈大爷，想不到你也来，这真是哄孩子不哭的玩艺。不是他们逼着谁还好意思唱。”魏二隔着十几步便看清楚穿着肥大的长衣向他走来的陈庄长。

“有意思！你忘了在灯节下扮灯官，你在独木轿上老是好唱这一段。那时我替你打小锣子在镇上瞎闹。……”陈庄长已走到他们这几个人的近前。

“咳！提不的了，这是三十多年的事了。陈大爷，老了，人老不值钱，——怎么唱也唱不出那时节的味道来了！还好，词句还没错。”

“用到的工夫。老了，什么都变得不像样，现在徐秀才也不能再教了！”陈庄长捡了地上的个小马踏坐下去。

“他就再出来一定不能教我这个《庄家段》了。我说是不是？他于今还壮实？陈大爷，现在那些唱光光调与耍西洋景的，唱《红蝴蝶》，《驼龙报仇》，才是时行的唱书，就连《单刀赴会》，《孙二娘卖人肉包子》，还不及那新玩艺唱得动人。……”魏二幸得到陈庄长的知音者，便发起说乡书的大议论来。

“不差，”小伙子拍着胸口插话道：“我在镇上听过几回，他们都是捡新篇子唱。”

“自然喽，旧的调门也不时行，从前乡间唱的《五更调》，《十杯酒》，现在会的人都不多。——本来就难怪，谁有工夫学这个，不是忙着赶活，就学放枪，不用说有些新调门把旧唱法都变了。话说回来，新调门在咱这里会一句半句的也太少，没有工夫是真的。”

“陈大爷，你算看准了，如今年轻力壮的人不是想打土匪，就想当兵，胆子比从前大得多。像咱年轻的时候谁见过套筒与盒子枪是什么东西？好，成了家常便饭，放枪谁不会，打人更敢，你想和咱们唱秧歌唱鄂州鼓的时节简直的成了两个世界！”魏二说这些话的声音颇高。

“坐住是这样，头二十年不要提，明火案子是没有这回事，年中路上有个路倒，左近村庄的人大惊小怪的了不得，还得报官验看，班房四出捉人。现今哩，现今哩！枪毙了人，斫下头来挂在围子门上，树头上，连小孩子都看个饱，一点不奇！每逢杀人就像赛会一样，说谁信！若是在前些年的时候，女人都能拿枪？——罢呀！魏老二，真不知日后是作弄成什么世界！你唱的那一套国泰民安的情景，就譬如做了一场好梦！”

“这光景我小时还记个大概，年纪再小的人恐怕想不到了。”呆坐了多时的大有无力地说上一句。

陈庄长看看柳叶中间的月光慢慢地道：“以前庄农人家总还有个盼头，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到得过年，自然还觉出点味道来。现在大家还得这么过活，但是咬着牙根挨日子无奈何呀！真是无奈何！‘赶不上农夫经营强’这话，成了反个了，什么经营也比农夫好吧！”

“叫我说，陈大爷比别人好得多，自己还在镇上走动，小葵哥也有了出息。”旁边坐的一个中年人说。

“梧仔，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陈庄长一听到小葵哥三字他从心胸中迸发出不可遏抑的怒火，“这不是存心讥讽我，什么小葵，他是他，我是我！他做他的官差，我吃我的米饼子！他与我没有关系！现在只要有狗一般的本事，原来就是一个人，谁都可以不管，况且他干的那些把戏，我不但不看，也值不得我想。魏老二，我人是老了，我可还有一颗人心！我到镇上去城中去办事，我并不像别人求好处，使分子，我为的大众；不然，我这把年纪向那些人脸前去犯丑，值得过吗！时势逼的没有法子想，苦了两条腿，你别提出息，我没有出息的孩子！如果有的时候，我也不至到现在还受人背后唾骂，他在城中干的什么，天知道！居然成了少爷胚子，哼！我陈宜斋没有这么大的福气！……”

说话的人想不到很适合的插话会惹动庄长的怒气，竟然大声说出这一套话来，便都不做声。

大有与魏二对于陈老头的动气都不十分奇怪，因为自从小葵挟了县上的势力回家创办小学校以来，他们父子的关系更隔阻了。陈老头不能阻止，却也无法救济，眼看着在自己的力量之下任凭年轻的小孩子来分派学捐，指定校舍，可是直到现在并没开门的这等行为，他纵然平日对一切忍耐惯了，也抑压不住自己的怒气。然而怎么办呢，他只能瞪大了老眼看着他的儿子的未来的动作。

因此他对于本村的热心也大为减落，虽然大家对于这位公平诚笃的老人仍然是如前的敬服，自己却感到羞愤的难安！他觉得不止是损失了自己的庄严，并且少了对别人说一切话的勇气。更不爱到镇上去见人，除却为去听吴练长为不久就办讨赤捐的一次谈话外，这几个月的春天多半工夫是消磨于住房后的菜园里面。

“如今管不了许多，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陈大爷听凭他去混罢。咱看开点，该唱两口就唱，该喝几壶就喝，——说句实在话，我没有男孩子，有两个女的，好歹都出了门，成了人家的人口，省心多了。葵园好坏他总自己能干，难道你不知道吴练长的少爷？有那个才叫没法，你能生气生得起么？吴练长真好肚囊，他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着，任着那荣少爷闹去。一位年纪轻轻的媳妇，有去年新成的姨太太，还得在外面包住人，结交那般青皮，吃，喝不算数，下局屋，抽，一年中还得两次出去玩，那一次不得化个一千八百块。葵园可是化不着你家的钱哩。”魏二比较着议论。

陈庄长没有答复，大有却触动了话机。

“魏大爷说的真对，我曾在上年送这位荣少爷去过一次车站，他真有能耐，枪法太好了，在路上他放手枪打远远的树梢，东边是东边，西边是西边，说话也还痛快。”

“这样的少爷还不痛快！有钱，有势力，他如何会不快活！在镇上他常常带上两个护勇，半夜五更的出来串门子，小户人家谁敢不教他去。事情是一样，管谁也不发愁！——好在这里没有人向他说，他的作为还了得！简直是个花蝴蝶。……”魏二低声说出后面的几个字，他向四围看看，土场上人已散了大半，还有几个躺在蓑衣上面呼呼地睡着了。

“怪哩，镇上的团丁那一个不是他的护兵，出来一样是打立正，举枪，他比起练长的身分来得还大，”有点瞌睡的小伙子倚着树根说。

“还有他同镇上的兵官打起牌来，一晚上就有几百块的输赢。陈大爷，你也明白这是咱这里从前会有的事？……”

“说怪是怪！”陈庄长的气已经消了不少，“不怪么，咱瞧着吧！从前不会有的事慢慢的什么都会有了！咱是不知道，没有法，老守着田地过日子，据说外头大地方现在改变得利害。”

“他仿佛回想起旧事来，略迟顿了一会接着说道：

“年轻的人都扩大了胆子，不好安静，我想这是大毛病。谁也不安分，恨不得上天去摘下月亮来，他不管捉得住捉不住，就是无法无天的干！——我真不懂，只可归之气数了！——有耍钱的，就有办钱的；有杀人的，就有去找死的，这古董的世界！魏者二，你说咱会看的透？在我说，这份差事辞辞不掉，又没有别人托，活受罪，三天一回，十天，八天一回，不是办差，便得凑钱。弄得头昏眼花，还转不出脸来。咳！——不必提了！……”陈庄长这时一变怒容成为无可奈何的感叹了。

“不是说现在又一次筹捐？……”魏二的捐字还没说出，忽地从睡在地上的人丛中跑过一个小孩子来，老远便喊着：

“爹……爹！……爷爷这回又吐血呢！”

大有一听这是聂子的声音，便从魏二的身后跳出来，什么话没来得及问，领着那个不很高的影子走去。

陈庄长摇摇头道：“大约奚二老没有多久的日子了！这个人毁得可怜！”

“可不就是为的大的那回事？人真不能与命争，奚家在这村子里只差不如你，有吃，有穿，大有又是出力过活的孩子，奚老二挣扎了一辈子，想不到晚年来碰到这样的别扭！——听说今春里地也出脱了几亩。”

“将来这人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奚二老有个好歹，我懂得，大有也许有点变呢。……”陈庄长的话虽不很肯定，却正合了魏二的猜测。

“没法子，这样的混日子难保年轻的人不会变！除非像咱这样走不了爬不动的老头子，——白天我同他还谈到宋大傻子的事。”

“他更不稀奇了，本来不是很安分的孩子，无家无业，这怪谁？……”陈庄长若有所思地点着头缓缓的说。

“如果大有也有变化，陈大爷，你瞧他两个能走一条道？”

“一条道？——那一条道？不好说，噢！是了，不见得准吧！他两个的性格究竟差得多。”

谁都没有结论，不过话说起来，两位久经世故的老人心中都忐忑着悬想乡村中年轻人的未来的变化。尤其是较有知识的陈庄长，他明白这古老的相传下来的种种模型不能够坚实的束缚住少年人的身心，虽然是亲眼看明的实情用不到恐怖，也用不到忧虑，然而安土的惯性，与回念以往的心情，使得他有失望的悲哀！何况他个人的环境更逼得他处处如在荆棘的围层中，没有快适的可能。虽是老年的睡梦时也不能得到灵魂上的安宁。当他在这夜静月明的清静时间中勾引起这样在他视为是凄凉的思路时，心上窒闷得如同压了一个石块。

魏二没有言语，他仰望着空中闪烁的疏星渐渐想睡觉了。

十

这一夏的干旱使得农夫们夜夜里望着天河叹气。

从四月到六月底只有几场小雨，当然不会湿润了烈日下爆干的土地。侥幸将麦子收获之后，一切小苗子类的长成大感困难。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高

梁已经可以藏人了，现在却只是枯黄的有尺多高，满野中半伏着无力的披叶。豆苗出生不久，便遇到酷热如焚的天气，过于干燥的空气抑塞住初生的生机，一对对的小圆荚的边缘，变成焦黄的色彩。农人早已用不到下力的锄，掘，因为在这样干旱之下，田中的莠草也一样是不能争着生存。一片片土地上裂着龟纹，正同冬日的严冷后现象相似。坏一点的河边碱质地，更多上一层白质，由土中渗出。除却田野的农作物之外，村庄旁边的菜园与成行的果子树，也受到这同等的影响。本来这是一带有名的雪梨的产区，今年在树叶中间，却没挂住多少梨果。有的又十分瘠小，没得到充分的水分的养力。瓜地更可怜，大叶子与细瘦的长蔓表露出难于结瓜的憔悴状态。虽然瓜地的主人还可从井里提水浇灌，那有什么用处。艰难的人力，笨的法子怎能救济这样的荒象。何况无边的旱田，田边原没有灌溉的设备，一切全凭每年的运气去碰收成。他们终年纵然手足不闲的勤动，不过是按着久远久远传下的方法分做春地，秋地的换耕，与一锄一镰的努力，一遇到连阴的大雨，几个月的亢旱，虫灾，农作物的病状，只可仰首看天，凭了自然的变化断定他们这一年的生活的投机成功或失败。

陈家村的全村子中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合起来也不过七十亩有余，然而其中就有百分之四十是给人家佃租的，下余有几十亩归他们自有。譬如陈庄长家有将近二十亩，他是这小村子中唯一的富裕人家，其次都是几亩多的，不足十亩的一家便是奚大有了。其余的农家有完全是佃租的，而佃租与自耕的家数为最多。不论如何，由春末的干旱延到现在，那一家都受到这种不情气候的惩罚了！存粮最多的陈庄长家中已经是吃高粱米与玉蜀黍两样的杂和面，轻易不见有白面的食品，至于大多数的人家都搀上米糠研饼子做食料。各家虽然还有点春粮，因为他们对于以自己的力量辛苦获得的粮粒是比什么都贵重的，眼见秋天的收成不知在那一天，他们都不肯浪费那少数的存粮，他们宁肯用些难咽的东西充塞于肠胃之中，坐待好日子的来临。各个乡间都充满了憔悴的颜色，与怨嗟的声音。当着酷热的天气，大家望着空中偶有的片云。没得活作，他们充满了活力的筋骨一闲下来分外感觉到没处安放的不舒适。这多日的干旱不止是使他们为着未来的失望，有精神上的惶惑与恐怖，肉体上也像没了着落。六月中热风由远处的平原中吹来，从一个乡村到一个乡村，由一个人到一个人的将薰蒸与干燥尽量地到处传布。每天由黎明时起，如火的太阳映照着血一般的颜色去焚烧着一切的生物。陈家村东头的河流本是这数县的大水，经过不少的乡村与田野，河的两岸，以年代的久远生发出一簇簇的小树林子给它点缀上美好的景色，但现在却有些地方可以完全看见白沙的河床了。窄窄的用泥土与高粱秸搭成的小桥，在每年一过春日，雨水大，往往不到夏季便会冲坏，直待到十月间的重修。这时却还好好的弯伏在差不多没有水流的干河上，像一个消失了血肉的骨架，躺在一无所有的地上，那些和成泥的黄土多已爆于脱落下来，剩下高粱秸的粗根，如一排死人的乱发。偶然有从上面走过的生物，更恰像是干瘪过的尸体上的虱子蠕蠕行动。离河不远的一片柞树林子，每一个夏季，浓阴下是村子中的公共水浴后的游息地。如今却只有干黄的簇叶在不很润泽的弱枝上煎熬着大灾中的苦难。阴影不大，那些稀叶中间晶明的小石砂热得可以炙手，因为没法灌溉，连接的平原中除却焦土之外，就只有那些垂死的可怜的植物了。

自然生活于没有人力制服自然的变化与靠天吃饭中的农民，他们当这少有的灾难的降临只能从绝望里激发起求助于天的宗教上的灵力。相传的老法

子是乞雨会，诵经，扎纸龙取水，他们不是一无所知的动物，他们却又是对一切并不甚明白的人们。他们不肯在这样情状之下白坐着等待天灾的毁灭，在危急的无从展手的困难之中他们只能诚心团结起来以吁请无意的挽回。

然而时代却不许他们能够安心去从容地乞求了。

并不是十分稀奇的事，乡村中的中年人都能记得，有几回对于天灾的对付方法照例的是那些事，纵然无灵，然而至少可以略减他们精神上的纷扰。记得前六七年，有一回因为积雨的关系，洪流暴发，河身从沙滩下面暴涨起来淹没了一些土地，甚至将村子中的茅屋冲坏了不少。他们却能够在不断的雨声中跪在龙火庙的天井里，崩着响头虔诚祷祝。眼看着自己手造的房舍漂倒，他们还是咬着牙关安分乞求龙王的心回意转！但是相隔不多年之后这样的老文章已经变了笔法了。因为在较为安靖时候的官府，绅士，虽然一样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伪善者，然他们却总以为他们还是对于这些地方上的一切事是应该负责任的。如同乞灾，祷雨，种种的一无所能的会集，正是那般嚼过经书的善人所乐于倡导的。他们觉得自己当然是农民的先觉，一切事便作了领导人。于是往往对于团集办法，仪注，款项，都很有次序地做去。而乡民便容易安然地在他们后面追随着，而且称赞官府与绅士的热心。现在这些官府，绅士，他们的本身已经变了，他们的意识，却已比从前的乡民统治者更见得伶俐与学得多少新的方法。他们在自己的能力中尽着想去收获，——金钱的剥取，责任的意义他们早已巧妙的给它改变了颜色。自然他们批评他们的前身不是迂腐便是拙笨，不是无识而是呆子，因此除却有他们的收获之外，什么能够激动他们呢？也因此乡民在不自觉中仿佛失了领导，也像失了保障，然而这样的变化却扩大了他们求知的意识，与渐渐破坏了他们的虔诚的安分心了。

再一层，便是生活的艰难支持了。本来乡民是极容易在简单的欲望下讨生活的，他们即使没有多少蓄积然还能忍着苦痛去挨受一切，以求未来的安定。何况以前他们在节衣缩食之下每年总有存粮的可能，近来呢，这可怕的近来，为了种种的关系，他们几乎没有很大的蓄积，更不知为了什么他们的心是容易焦灼着，蠢动着，再不能像前时的安然度过任何时候的苦难了。

这一个夏季在陈家村左近的人民都摇动了他们的心，他们的足腿在厚重的土地上似乎不很容易站得稳当。

陈庄长与奚大有家的自种地也一样受着灾难，然而陈庄长的地还有在略远的村子中与人分租的，那里在春天多了两场雨水，所以还可以乐观，而大有在春间辛苦耕种的田地中不高的高粱谷子却已干死了一半。他自从在家用十分拮据中埋葬了他的永远记住了债务，卖地的痛心事，而死去的爹，他对于田地上的尽力已见疲乏了。不知怎的，他渐渐学会了喝酒。在重大的打击之后，完全复现了他的爹的遗传。他宁肯每天多化费十个铜板在烟酒杂货店里去买得一霎的痛快。自从四月以来，他成了这村子中惟一的杂货店的常主顾了。虽然铜板不能预备得那末现成，这有什么呢，善做生意的老板向来是不向他伸手要酒费的。

家里是想不到的寂寞，在从前他并未觉得到，好说闲话的，老是计算着吃粮的妻，与终天被逐出去拾柴草牛粪的孩子，因为大有的性格渐渐变成无谓的爆怒，都不敢跟他多说话。那头不容易吃一顿好饭的大瘦狗，有奚二叔时，常是随着老主人身后摇着尾巴各处去的，现在它也不愿意与少主人为伍了。它怕他的大声喝叫，与重蹠的足力，它只好跑到街中与野外去寻找它自

己的食物。大有觉得寂寞是每天在自己的左右增长，而他的脾气似愈变愈坏。对于死去的父亲说是追念却也不见得，有什么追念的表现？那座在村北头自家地内的土坟，除却栽上三四颗小松树之外，他不是为土地的事并没特意去过一次？对于家庭的不满他根本上没从着想，本来是能做活的妻，与不很顽皮的孩子，他也没有厌恶的念头。然而这匆匆的光阴中间并无他人的引诱，而大有竟然有点变态。虽然对耕种的本分事他还不懒，一样是按着时候同邻人操作，不过他的一颗心却似乎被什么压住了！总不如从前的平静与舒适。

他向来是不大对于过去的事加以回念的，过去的耻辱与痛苦，他十分乐意将它抛出记忆之外。不过他是因此惹起了难于遏抑的苦恼！

旱象已成的期间，他也如他人一般地焦忧！未来的生活恰像一个尖锐的铁钩钩在心头。眼看见手种的小苗子被那不可知的神灵要完全毁坏，他觉得分外愤怒了！在这寂寞与无聊的袭压之中，比较着认为快活的事是想到辛苦的收获。然而这预想显然是变成了水中的月影，于是在各种的不高兴的情绪中又加上一层重大的失望！

于是虽在奇热的夏日，他的每天的酒瘾并不曾减少。

正是六月的末后的一夜，大有盖着布单在院子中的大枣树下睡。昨天晚上从恒利杂货店中回来的时候已经在家中人吃过晚饭大后了。他怕热，便拉了一领席子放在树下。过度的白干的疲醉，一觉醒来已经听见鸡屋内的喔喔的啼声。一个大蚊子正在他的右拇指上得着空儿吸他的血液，他即时光了背膊坐起来，用蒲扇将蚊虫扑去。黑暗中嗡嗡的蚊声还似向他作得意的讥笑。一会听见院子中东南角落的粪坑内的母猪哞哞的叫着。他摸一摸被单上有点潮湿，看看空中只有远近稀密的星，星下耀着暗空中的微光，一定明天又是一个晴热的天气。遍村子中的树上可以听得见知了的夜鸣。他们在高的有荫蔽的地方吸着清露，向着这些在黑暗与失望中的人唱着宛转得意的高调，这在大有听来十分烦厌。的确，比起偷吸人血液的蚊虫来还要令他愤恨！他的小小的蒲扇在高空的四处鸣声中失却了效力，这并不是在一击之下可以中止那些可恶的东西的鸣声的，他向东方看去，仍然是黑沉沉的没见有何亮光。他尽力地看，在那一颗大星之下似是映耀的有点明光，或者距明天不远吧。他不能再睡了，突然记起今天是全村的第二次祈雨会。昨天陈庄长还嘱咐自己明天就要到龙火庙里去同着那个道士布置一切。他因此觉得有点心事不能再继续睡下去，但是他明明记得头半月时举行的那一次祈雨会，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效果。现在据说是联合了相距五里地以内的小村子中的人一同祈雨，人多了，或许有效，这是他这时的疑问。看看明星炯炯的空中，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这疑问的可靠。上一次的印象分明如摆在眼前，那些有胡子的老人含着眼泪的在烈日下跪求，他们忍受着灼热的苦痛，在香纸砖炉旁不顾烟气的薰眯。道士的高声诵经，自然也出自真诚。虽然平日这道士是不甚安守清规，因为他一样也有土地，在作法事的余闲还得耕种，这不是为别人的事，他也有分。大有再推测出去，凡是需要土地吃饭的人谁没有分呢！谁肯骗着自己！——骗着自己与他们家中人的口腹呢！但有一件事，他微微感到奇异了，怎么到会的几乎全是老年人，年轻的才两三个，再就是老人领去的童男，难道这也是必需么？记得十几年前的祈雨，祈晴，却不是这样，年轻的人一样也有跪求的应分，怎么现在变了？他想到这里微微皱着眉头，不能判别这是年轻人的躲懒，或是他们另忙别的事？

由祈雨联想到春天的魏二唱的鱼鼓词，真的，那些丰收与农家的快活光景简直是成了过去的梦似的的东西了！自从自己过了二十岁以后，在这偏僻的农村中眼见得是无论谁家只有年年的向下走去，除掉偶来有几个从关东发财回来的人以外，地土的交易不常见有人提起。更奇怪的是地里的产物不知怎的总觉得也是一年比一年来得少。按照自己在田地里用的力量，与一切应办的事，不是比以前减少，粮米老是在两块大洋左右一斗，还是继续向上升涨，怎么家家却更贫穷了呢？大有怀抱着这个疑问却没得答复，偶然与邻舍家说起来，他们的断语不是：“年头儿刁狡”，便是“谷贵，百物都贵”，或者“化钱多了”这一类的话，大有在前几年也是一个对一切事不求甚解的乡下人，所以任凭这难于思议的自然法则所支配，不能有进一步的质问。但是自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的生活有些变异，他的一颗诚朴的心也不像前此对一切完全信赖，自己永远是不去问难的了。尤其是奚二叔，忍受着难言的痛苦，攥着拳头死去之后，这一幕的生活映片过于刺激大有的精神，他也从此失去了在他的环境中由小时候起积渐养成的忍耐力。

虽然心里踌躇着预备天明后的祈雨会，然而在这将近黎明时的静默中他是有另一种的动念在心中闪耀，——他很有力地断定他的未来的生活，怕不能永久靠着那些土地了！

红的微光刚从东方耀出，地上一切的景物方看见了一个新的轮廓。大有早已用井水洗过脸，并不告诉家里人，便跑到村子西北角的木栅门外。

村子中起身外出的人很少，但是栅门已经开了锁。一个轮班守夜的十七八岁的青年正在门旁扛着枪防守。这一夏中的抢劫绑票事情如同天天听到喜鹊叫的平常，左近的每个村庄虽在白天也加紧了防守。像陈家村是没有土圩的，防守的连络很不容易，只好从各家土墙连接的空处，伐了陵上的松树与其他的树木结成栅栏。从镇上买来大捆的铁蒺藜交缠在木头的中间，在要紧的栅门旁堆上土障，由村中的年轻人轮流防守。这自然不是完全无虑的设防，而且更没有几支新军器，——步枪，可是这一笔化费与人力的空耗已经是他们拮据办成的。幸而抬枪，土炮还是旧的存余，这些笨拙的军器用土造的火药加上碎铁，瓦片，小石块，放一响虽不能有很远的火线，四散出去就像一个小炮弹的炸裂，用在坚守上还较为力。而且不知从那里来的传授，乡村中有些极笨的铁匠现在也会利用洋铁筒与空的罐头造成重量的炸弹，这是较好点的村庄必备的武器。

那个青年斜披了布小衫倚着栅门，看见大有跑来便跳过来道：

“奚大叔起来的早，陈老头刚才到庙里去了。”

“早啊，我觉得我是到会的第一个哩。”大有将一双赤足停留在栅门里的铺石道上。

“陈老头倒是认真，他还穿着粗夏布大衫，到这里我向他说不如脱下来，到烧香时穿上才对，免得出差。现在各村子的联庄会还没到，他穿着长衫怕不教土匪带了去！”青年武士将步枪从肩上卸下来。

“还是你想的周到，怪不得陈老头老是好派你守夜的差事，土匪太多，谁也料不定不出乱子。”

“瞧着吧，我看今天就得小心，到会的人多，各村的首事都来！……”

“怕什么！不是早调好联庄会来保护吗？”

“奚大叔，你猜能够来多少人？一共六七个村子，人家还能不留下人自己看门，这是在外面，不同于村里，要个顶个！哼！土炮怕不及盒子枪中用

呢！”

“这可是善事！……”大有意思还没说完。

“啊！好，奚大叔，这是善事？不差，凡是庄农人家谁还不愿意天爷快落雨，不落，今秋什么都完了！然而土匪还是土匪呀，他们还等得大家好好的祈下雨来再办事，那可太善良了！……”

青年武士从他的紫黑色的脸上露出了判断的胜利的笑容。

大有点点头，颇现出踌躇的态度。

“照你猜，岂不是今天还得预备打仗？”

“这也不是奇事呀，那个村子在这一夏季里不是天天预备打仗！”青年夷然地答复。

“我太大意了，什么家具没预备。”

“一会咱这里还去十多个人，可是没有大用，只有两杆快枪，这不是一杆，——”青年顺手将枪横托过来。

“好吧，现在咱们办一下，你带这杆去，连子弹带，我另找杆土炮在这里站岗。”

就这样，大有紧紧腰带将灰布缝的子弹带斜扎在肩上，把那杆汉阳造的步枪用左手提起。

“小心点！已经有顶门子了，只要拉开保险机就行。里边有四颗子弹，记住！”青年对于这武器的使用很在行。

大有不再说什么，肩起枪走出栅门。

经过他们的谈话与换枪的时间，村外的郊原中已经全被鲜明的阳光照遍了。柔弱的植物幸而得到夜间的些微的露滴，乍呈滋润的生态，被尚不十分毒热的太阳晒着，颇有点向荣复苏的模样。

龙火庙是这村子的久远的古迹，据说《县志》上曾在古迹门里有它的一个位置，也是这些小村落中间的惟一的旧建筑物。除去四周的红色粉墙之外，山门两旁的钟鼓楼，内里的龙王阁子，都是青砖砌成。那些砖比现在普通的烧砖大得多，似乎也还坚固。不过上面全被苔藓封满了，斑驳的旧色足能代表这野庙的历史。庙的南面是一带松林，稀稀落落的连接到村西那片陵阜上去，其他三面虽也有不少枫树，榆树与高个而好作响的白杨，却不如正面松树的密度。庙北头有几亩大的一片义地，不知是什么年代与什么人家的施舍地了，里面却尽是些贫苦人家的荒冢。有的已经坍坏。露出碎砖，断木，有的土冢已经夷为平地在上面又有新冢盖上。这片地方已经有不可计数的死人得到他们的长眠，而左近乡村的看家狗子也是常到的熟客。再远处便是些人家的农田，一片青黄，看不到边界了。

庙的面积不小，其中的建筑物却也毁坏的不少。有几座楼阁已经成了几堆瓦砾，上面满生着蓬蒿与一些蔓生的植物，石碑也有卧在院子中间做了道士的坐凳的。总之，这虽然是一所伟大古旧的庙院，现在也随着年代渐渐凋落，与那些乡村的过去的安荣相比，恰好是相对的比照。

因为它们都只存留着古旧的空壳，任凭风雨的毁灭了！

大有穿过松林走到庙门里面，静的很，一个人没遇到。直到正殿上看见陈庄长正与邻村的一位老首事在供桌前分配香纸。道士还没穿起法衣，光着头顶，一件圆领小衫，乍看去正如一个僧人一样。

“好！到底是年纪轻，好玩，居然先扛起枪来了。”陈庄长说。

“这是小猪仔告诉我的防备，防备不坏，不是联庄会还要来？”大有走

入了正殿门。

道士方抱着一抱香向外走，他的短密的绕腮胡子并没刮剃，虽在清早，额角上的汗滴映着日光，很明显的见出他的职务的忙迫。他听见人语，抬头看着大有左手的枪口正对准他的胸口，便下意识地 toward 侧面一闪。

“这东西可开不得玩笑！走了火咱可干了！”

“怎么没胆气！看着枪口便吓丢了魂，你整天在野庙里住呢！”大有已经将枪倚在门侧。“老大，你说话又要留点神，别不三不四的，今天是大家给龙王爷求情！那里野不野的！……整天在这里有神人的保佑，那些野东西来干么。今天可连我都有点胆虚，到的各村的首事总要小心！……”

“做好事，顾不得这些了，——怕者不来！来者不怕！”

吸水烟的邻村王首事从容的插语。

“即使来也没法，横竖这么下去是没有好日子过。咱们那能眼睁睁的看着什么都干死，不想个法子，——这只好求神力了！”陈庄长究竟还认识得一些字，对于这完全信赖神灵的法力的念头本来就认为是另一回事，然而他既有身家，又有庄长的职责，在无可如何中这样按照古传的方法来一回“神道”，这也是多少读书人办过的事，不是由他开端。经过这番虔诚的仪式之后，他至少尚能减却良心上的谴责，也许“神而明之”就有效力？化育的奇怪力量本来不是人们能够参赞的。多未藐小的人类，只能在自然的伟力之下低首倾服，再不然便是祈求，除此，他与他的邻居们能够干什么呢？所以他用“只好”两个字表示在一无办法之中的唯一的尽力。

王首事将长水烟筒向供桌上一搁道：“管他的！咱弄到现在怎么还不是一个样，果然该死的向这边找事，拼一下，省得年轻的闲得没事干！今天咱预备的不差，什么，合起来怕不到二百人。……”

“不见得吧！”陈庄长对于人数颇有疑问。

“多少一样揍，老陈，不要灭了自己的威风。”王首事的脾气很急暴，虽然上了年纪，还有当年跟着乡团打捻匪的勇敢。

他们各自整理着种种东西，还有王首事带来的几个有武器的农民一齐下手，没到八点，一应的陈设供品以及洒扫屋子等等都已停当，而各村来祈雨的人众到的也不少了。

照例是先行铺坛，念经，这时独有道士的骄傲，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挥一切了。龙王他长髯与细白灰涂成的神面，被神龛上的几乎变成黑色的黄绸帘遮住看不清他的真像，殿内的武士与文官的侍立像，虽然颜色剥落了不少，而姿势的威武与优雅还能在永无言语与行动之中保持住他们的尊严。红色的大木案前方砖地，与廊下石阶下的鹅卵石的地上很整齐地直跪着七八行的虔诚的祈求者。一条彩纸糊成的瘦龙放在东廊下面，有一大盆清水在龙的旁边。院子中间的香炉从四个小砖窗中放散出很深厚的香烟。

不出大有的预料，跪在地上的人就有过半数的老人，有三分之一的中年人，三十岁以下的却没有一个。他们被热太阳直晒着，黧黑与黄瘦的脸上谁都是有不少的折纹，汗滴沿着衣领流下来，湿透了他们的汗臭与灰土脏污的小衫裤。他们在这—时中真有白热以上的信心，对于冥冥中伟大的力量，—能—能以毁灭与重生的颠倒一切的神灵，他们什么也不敢寻思，只将整个的心意与生活的称量全交与“他！”

这一群祈求者中间却没看见奚大有，也没有王首事带来的那几个武装农民。原来大有被陈庄长分派出去带领了本村的人与别村子来的联庄会在庙的

四周布防。因为他有一杆步枪，便没用倒在偶像的前面跪倒，而成了“绿林”中的英雄。

近几年中乡村的联庄会完全是一种无定规的民众的武力组织。虽然有规则，有赏罚，然而所有的会员全是农家的子弟，有了事情丢下锄头，拾起枪杆就拼着性命向抢掠劫夺他们生活的作战，役有事，仍然还得在田地中努力作业。不过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切，为了防守他们的食粮与家庭，以及青年农民好冒险的习性，所以联庄会的势力也一天比一天的膨胀。不过等到他们的有形的敌人渐渐消散下去，他们这种因抵抗而发生的组织也就松懈了。因为原来只是一种简单的集合，并没有更深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兴衰是与那些掠夺者的兴衰相比比例的。

陈家村左近都是少数人家的小乡村，镇上虽然有常川驻的军队，器械，服装都整齐的民团，却不大理会这些农村中的事。有时那些新武装者下乡来，还时时要显露他们的招牌给小村庄的人看，因此无形中便分做两截了。

这一天他们因为保护这些信心的祈求者，事前便由各小村的首事用十分周到的布置调派年轻的农民，在八点左右已经到了了一百五十多个。他们因为没有大集镇的富有，所以武器是不很完备。不到人数十分之一的步枪，还是由各种式样凑合来的，类如日本枪的三八式，汉阳造与俄国旧造的九连灯枪（这是乡间的名字），下余的便是些扣刨的火枪与大刀，红缨长枪，铁的明亮都在各个的武士头上闪耀着。然而骤一看来如同赛会的这一群乡民自动的防护者，散布在红墙青松的左近，是有一种古旧的争战的趣味。各村的首事虽是花白胡子的老人也有自带小小的手枪，挂在衣襟旁边的，这都是他们出卖了土地忍痛买来的武器，虽没曾常常希望用它，然而有这个弯把的黑亮的小怪物在身上，也像在瘟疫流行时贴上朱砂花符似的，自信的勇敢心以为可以战胜一切的邪祟。近几年来这样已成为很平常的现象。乡间的人民对于步枪的机构与兵士一样的熟练。而胆大的企图也使他们对于生命看得轻的多，比起从前的时代显见得是异样了。

形成一个相反的对比，古老的剥落的红墙里面是在土偶的威灵之下祈求他们的梦想，迷漫的香纸烟中有多少人团成的一个信心，虽然在鹅卵石上将膝盖跪肿，他们仍然还是希望龙王的法力能给予一点生活上的灌溉！而古旧建筑物的外面，在松阴之下却活跃着这一百五十多个少年农民的“野”心，健壮的身体，充足的力量，尖利的武器，田野中火热的空气的自由，他们也正自团成一个信心，预备着用争战的方法对待与他们作对的敌人！两个世界却全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便是生活的保障；甚而可说是为生活的竞存，神力与武力两者合成一种强固的力量，他们便在炙热的阳光下面沉默而勇敢地等待着。

大有加入这样的武装集会不是第一次了，然而除却一年中一二次的练习打靶之外，他没有自由放射步枪子弹的机会。乡间对于子弹的珍贵比什么都要紧。他们由各地方或者兵士们以高昂的价值将子弹买到，自然放掉一个便是防守上的一种损失，也便是他们的生活少一份保护。所以火枪可以随意扣放，而新式的武器子弹却要严密的保守着。大有从站岗人身上取过来的子弹带，他曾数过一次，不多，那只有五十颗。在灰布的九龙带中看不出高凸的形样来。然而他统率的一小部分的本村子中的农民惟有他是扛着这一杆仅有的步枪。他自然感到自己的力量的充足，也像是够有统率那些同伴们的资格。他没曾对准敌人放射过一回枪，然而这时也不恐怖，的确没想到真会有敌人

的攻击。他以为这不过是过分的预备着争斗，原不会有事实的发生。

他这一队武士正被指定在西南方面的斜坡上面，密簇簇的青松到这里已是很稀疏了，坡上有片土堆，相传是古时的冢子。除去几丛马兰草之外一点坟墓的样子也没有。再向上去有一个矮小的土地庙，比起乡间极小的茅屋来还小得多，塌落了碎砖的垣墙里面探出两棵如伞的马尾松。从树干上看去，可知这难生的植物的光阴的熬炼。大有这一队的十几个穿了蓝白布小衫的青年，就在这斜坡上形成一个散兵线。大有坐在土地庙前已是侧倒的石碑上面，他的大眼睛老是向着去村子西南方的高陵阜上望着。别的伙伴在坡下的，在庙内的墙缺处的，还有四五个肩着火枪在稀疏的松树间来往走步。他们占的地势较高，可以俯看龙火庙里面跪在院子中的人头，尤其是那个尖圆顶的香炉更看得清楚。风向很准，那一阵阵的浓烟常是向着北正殿那方向吹去。道士的法器声响听得分外响亮，而庙前后的防守的同伴，都隐约的看得到。惟有南门外的松林中的武士遮蔽得很密，只有几支明晃晃的红樱枪尖从那些松针中闪出光亮来。

大有根本上想不到打仗的事，虽然在栅门口听了那个站岗的小伙子的话，到庙中来又看见大家这份郑重的预备，像是警戒着要马上开火的神气，他乐得在绿林中装一回临时的英雄。然而这有什么呢，多平静的青天白日，又有这么多的人，难道他们肯来送死！他过于迷信他同他的伙伴的武力了。他虽不从神力的保佑方面想，也断定没有这样的事。他呆坐在石碑上面初时还努力要作出一个统率者的样子，正直地向前注望，表示他正领着兄弟孩子们在干正事。过了两个钟头以后，看看日光快近东南晌了，夜里睡眠的欠缺与天气的毒热，渐渐地使他感到疲倦了。庙里的祈雨者已经换过一班，道士的法器不响了许久，再过一会大家都要吃午饭。好在都是自带的干粮，等着庙里送出煮好的饭汤来，便可举行一次野餐。时间久了，疲乏的意态似乎从田野的远处向人身上卷袭过来。有的忍不住肠胃的迫促，坐在地上干口嚼着粗饼。大有这时已经半躺在石碑上，那杆步枪横放在他的足下。

“老头子们真胆怯，上一次祈雨也没这些陈张，……”一个黑脸高个儿的农人站在大有身旁焦躁地说。

“到底什么时候完事？——这玩艺更坏，干吗！还不如跪在石头地上哩。”另一个的答复。

“不要急，停一会有事也说不定！”年纪较大的瘦子半开玩笑地道。

“真不如开开火热闹一回，火热的天在这里支架儿更不好过！”

大有本来想说几句，然而他的眼睑半合着不愿意听他的心意的支配，方在朦胧中静听这几个伙伴的闲话，突然在东方破空而起的有连接着两声枪响。很远，像在陈家村的东河岸，这是一个电机的爆发，即时警醒了这野庙周围的防护者。大有下意识地从小石碑上滚下来，摸着枪杆迅疾地跳上土地庙的垣墙顶，向东望去，那十多个农人不自觉地喊一声，全集合在土地庙的前面。

“那里来的子弹？”

“河那面……截劫！”

“废话！我听明白了，这两颗子弹是向咱这面飞过来的。”

“没有回响？”

“怕是真土匪到了！”

他们从经验与猜测中纷纷乱讲，同时可以看见龙火庙里人已站满了院

子。道士的法器早已止了声响，而大门外的松林中有多少人影也在急遽的移动。大有竭尽全力立在高处向东看，什么也没有，还是那一些绕在村子后面的半绿树与微明的河流。他虽然笨，而在匆促的时间中也有他的果断力，即时他喊那个说玩话的瘦子到下坡的大队中间问情形。

经过没有三分钟的快度，很清楚的密排的枪声全在村东面砰拍的响起来。无疑的显见陈家村要有何变故，大有与他的这一群伙伴不用商量都拿着枪要跑回去。他们顾念村子中的妇女，孩子，平板黄黑的面目上都变了神色。然而下坡的人还没跑到红门外面，奇怪，由庙的西北两面连接着飞过十几颗子弹从他们头上穿过去，这犄角式的攻击出乎他们的意外。大有原来立在土墙上面断定这是土匪去攻打他的村子，有这一来，他才明白今天的祈雨会是真遇到劲敌了！随着枪声他跳下墙来向大家发命令道：

“走不的！土匪真要从两面来，回去更办不了。……唔！大家散开点，都在庙门上可危险！”守土圩与栅门的经验曾告诉过他躲避子弹的方法，即时这十几个人在树后，墙边，找到了各人的防御物，都颤颤的将枪托在腋下。大有仍然跑到石碑后头，半伏着身子将步枪的保险机扭开，推动机一送之后，他的右手指在小铁圈中放好，预备作第一枪的放射。脸上的汗滴从眉毛直往下落，已忘记了擦抹。

松林中的联庄会的大队也向西北方放了十几响火枪，接着就是有人吹着单调的冲锋号，凄凉的声音由下面传出，同时步枪也在无目的的向远处回礼。

于是他们的野战便开始了。

大有只叫他们隔几分钟放几响火枪，意思是告诉敌人这斜坡上果有人预备着他们过来。他手里的步枪隔一歇才放射一回，他每次放枪时手头上觉得很轻松，然而遇到这一次的劲敌，他的粗手指把住枪杆自己也觉得惊颤。东面的，西北两方的此住彼起的向村子与野庙中愈打愈近的密集枪声，可以知道土匪的人数不少而且他们的子弹是颇为充足。这时两方都彼此看不见身影，龙火庙的地势洼下，西北方的农田接连着东面河流蜿蜒过来的上岸，向下面射击，是居高临下。而大有这一群占住的斜坡，较好也较为危险。因为由斜坡上去，树木多，农田只是几段豆地，容易望远。

大有在初开火时他只是注意着向前方看，还可以静听枪声从那方射来，悬念着村子中的情形与庙里的那些少有武器的老人。他并不十分害怕。然打过十几分钟以后，战况更紧急了，先在陈家村东面响的枪声倒不很多，只不过似作警戒的很稀疏的放射，而从西北两面逼过来的子弹愈打愈近，拍拍……的响声听去像不过半里地。联庄会的人初下手还能沉住气，吹号，放枪，经过这短短的时间后，显见得军器的优劣与攻守的异势了。他们在庙门外，树林子中，没有什么凭借，明明知道土匪一定是在小苗子的田地里与土岸旁边，然回打起来不知那里有人。而敌人的枪弹却一律向庙门外的松林中很有范围的往下射击。尤其是西面的枪响，围着土地庙前后尽着放。情形的危急，很容易看得出他们不敢向庙里跑，恐怕被人家围住；又不敢向陈家村去，那一段路上怕早已埋伏住人，经过时一定也要横死多少人，而当前的守御，既无土墙，又没有及远的好多步枪，……这自然使他们想不到土匪会来这么些枪支一定要收全功！

没有办法，大有已经放过两排子弹，在石碑后面粗声喘着气竭力支持，他知道他的枪若不努力使敌人不敢近前，这一角的局面一定要被人抢去。他向那里退哩？下面只有几棵小树，大约用不到跑入松林，子弹已可穿透他们

的脊背。他听明了，有十几支盒子枪在对面的土阜下头专来对付他自己，有时从石碑的侧面似乎可以看见土阜下的人头，相隔不过二百步，比初听时由西面来的枪声近得多了。他的左手紧紧握住枪身，仿佛如握着一条火热的铁棍，子弹带着了汗湿紧束在胸前，呼吸分外不利便。然而他把一切都忘了，家庭，老婆，孩子，田地，耻辱，未来，……在这一时中他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使用他的武器，整顿起所有的精神作生命的争斗！虽然事情是完全出于他的预想之外，而他的当事实到了面前却绝不退缩的坚定性，在这个炎热与饥饿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他知道在土阜后面的敌人要从斜坡上冲过来，直夺龙火庙的大门，这是一条要道，若有疏失，自然关系他们全份的失败。自己万不肯放松，且是没有退路，下面的伙伴们急切分不出几杆步枪跑上来打接应。这些没有指挥者的农民，只知把守住庙门向外乱放子弹与火药，没想到这一面的危急。大有一边尽力抵御，又嘱咐身旁那个黑高个滚下坡去赶紧调人。黑高个身子很灵活，抱了火枪即时翻下坡去，到了平地，他起身的太快了，恰好一个流弹由背后穿过来，打中他的左肋，他尖锐的叫了一声，倒在一棵老松树下面，作了这次战争的头一个牺牲者。

这一声惨叫惊坏了斜坡上面与松林中的防守者，不曾料到这好打拳棒的高个儿便应该死在这里，从乱杂的还击的枪声中可以知道他们的愤怒与急遽了！

命令没有传到反而葬送了这一个好人，大有从石碑后面被惨叫的声音叫转过来，看清在血泊中翻滚的受伤者，他不自觉的呆了，双手中的步枪几乎丢在地上。受子弹伤死在战场上，这是第一次的经验，何况这高个儿是去传达自己的话而死呢！他无论如何勇敢却没有看死人一点不觉凉讶的习惯，他正在惶张与急躁之中，手上少放了两枪，对面一阵喊声，从土阜后跳出七八个汉子，手里一色的短枪，射过来，枪弹在空气中连接振动的声响，如同若干鬼怪在他们身边吼叫。大有的那些伙伴也喊着放了数枪，速力既差，又无准头，在旷野中那些旧式的装药火枪哪能与连珠放射的盒子枪抵抗。他们没曾管领，便争着往斜坡下跑。只这一阵乱动，已经被对方打倒三四个。大有尽了所有力量连射去一排子弹，居然使那群不怕死的凶汉伤了两个，略略缓和了一步，他知道站不住，也学着那高个儿的滚身方法翻下去，更顾不得那些伙伴们是怎样逃走的，惟有躺在土地庙前的一个，伤在胸口的年青人，瞪着眼从绝望中看了大有一眼，在这一瞬中，大有已经滚到坡下。

加入松林的大队，与由庙里出来的那些老年人，他们一面竭力顶着打，一面却急促着商定赶紧退回陈家村，因为这野庙中没法守御，怕有被敌人完全缴械的危险。

冲过这条半里路的空地却不是容易的事。这一百六七十个农夫与一群狼狽的老人，以及庙里原来的住人，连合起来作成三队。一共有将近二十支的步枪，施放开仅有的子弹，由松林中向四面射击，同时那些避难的与武器不完备的防守者从他们中间急速地跑。大有偏偏是有步枪的一个，在这危险的时间他不能逃避，也不能将武器交付他人，自装弱虫。他不顾满身的泥土与像浇水似的汗流，他又同那些大胆的青年由松林中冲出来。当然，从西南方攻下来的敌人也拼了性命努力于人的获得，由斜坡上往下打，据着非常便利的形势，北面农田中的匪人早已逼近。这已不是为了财物与保护地方的战争，而是人与人的生命的争搏。两方都有流血的死伤者，在进响的枪声中谁也不

能作一秒钟的踌躇与向后的顾念。大有饿了半日而且原来的瞌睡未退，恰好来作这样的正面的防战，分外吃力。然而他这时咬紧了牙齿，似乎平添上不少的力量，那斜坡上两个受伤的一堆血痕在他的眼前晕成火团，飕飕拍拍的枪声似炸碎了自己的脑壳，他随着那些勇士跳出密荫之外，弯着腰且打且走。果然是他们拼命的效果，相距半里地的敌人终于没敢靠近，及至他们退到陈家村的栅门边时，又与在近处的几个埋伏者打过一次。

其结果，他们的大队究竟跑回村子去，大有在一边只听见自己这一群中不断的喊哭的声音，伤了多少他来不及查问。幸而敌人的子弹经过在松林中一阵激烈的围打之后，似乎已经不多了。四周的喊声中射过来的子弹已稀少得多，然而他到栅门外时斜拖在腰上的子弹袋除却布皮也是一点份量没有了。

这一群勇敢的农民虽然也有受伤的，他们却挣扎着跑进了栅门。大有一看见自己村子中的邻人迅速的拉开木栓开门，将他们纳入，他心头上—松，同时脚步略缓—缓。后面敌人的追击又赶上来。幸亏木栅外只是一条小路，两旁有不少的白杨作了逃避者的天然保障。所以敌人没敢十分近逼。不幸的大有刚从一棵树后弯了身子转过来，右腿还没抬起，在膝盖上面有一个不大的东西穿过，他趁势往前一跳，却已倒下来。脸前一阵昏黑，全身的力量像被风完全吹散了。只是大张开口伏在土地上喘着，跑在他身前的两个人回过身来绝不迟疑地一齐拖着他塞进栅门去。

稀落的来往枪声中，大有只觉得天地完全是倾陷了似的，他卧在他人汗湿的肩头上并不觉痛，右腿像是离开了自己。

十一

镇上的三间屋子的西药房兼医院，为了这次野战已住满了受伤的勇士。大有在腿部被洞穿了一个窟窿，本来不算要急，大家为的分外体恤他，便将他用人抬着送到县城中的医院里去。

近几年的乡间流行着子弹的战争，便有了西药房与医院的供给。虽然这里距铁路线还有几十里地，而城中与大一点的市镇上早已有了简单的西法治疗的设备了。那些在大地方药房中当伙计的与医院中的看护，他们很明白这样买卖在下县的独占与赚利，贩运些止痛剂，麻醉药，与箝取子弹的器具，虽然手术弄不十分清爽，比起旧医的笨法子自然见效得多。他们也与到处流行的灰衣队伍与一些绅士们相似，是这个地方的新式的供给者。因生活而蜂起的土匪，作成了多少人的新事业，他们也是有利的投机者。受伤人确也受到他们的实惠。

经过一夜的昏迷，大有在路上被人用绷床抬走时，当然感到剧烈的痛苦。创口他没看有多大，用破布塞扎住，血痕还是一层层的从里向外殷发。右腿完全如炙在烈火上的灼热。昨天的剧战与饥饿，到这时一起压倒了这个健壮的汉子。他不记得那末危急的战争是怎样结束的，但听见说联庄会上死了四个，伤了六个，幸而没有一个被敌人掳去。他更知道死的中有他领率下的两个邻人，——那黑脸的高个与瘦小的于麟。他回想起在斜坡上的情形，忘记了眼前的痛苦，他开始睁大了火红的眼睛想找抬他的抬夫谈话。

受了陈庄长命令的这四个抬夫，他们幸而没有受伤，而且土匪虽多还没攻进村子来，现在抬着这受伤的勇士，他们便觉得有点骄傲了。

“奚老大，你渴吗？——张着口待说什么？”在后头的一个中年人道。

“我只是记挂着小于与高个儿的尸首！……”大有说话也变了声音。

“哎呀！幸而你没和他俩一个样！死是死了，亏得那些行行子后来打净了子弹退下去，恰巧镇上的军队与保卫团也由后面截追了一气。……他俩的尸首究竟收回来了！”

“什么时候镇上出的兵？”大有对于昨天他受伤以后的事完全不知道。

“咱们跑进村子来不久，其实他们不出来土匪也会退下去。”

“怎么样？”大有意思是质问镇上生力军的战绩。

在前面的矮子从光光的肩上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道：“怎么样？远远的放一阵枪，还是头一回在大路上开了机关枪，——那声音奇怪得像一群鸭子叫，我还是第一回听见，——哈！怎么样？这又是一回！不知得报销多少子弹，将咱们打倒的土匪他们抢了去，问也不问，管他死没死，大铡刀一个个的弄下头来，早到城里报功去！”

“啊！这么样到底杀了几个？”大有脸上一阵发红。

“不是三个是四个，因为都死在龙火庙的松树行子前面，镇上的军队那会还没转过弯来呢。”

大有不愿意再追问，他想他与邻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居然成了杀人如杀小鸡似的战场，大家拼命的争斗，又加上军队的“渔人得利”，这算做一回什么了！何况雨祈不成，天还旱干，家家除掉没得粮粒之外还要白天黑夜里准备着厮杀！将来，……将来，……一片漆黑在他的面前展布！无边无岸，只听见凄惨恐怖的喊叫，死，饿，杀，夺，像是在这里争演着没有定期的悲剧。他觉得浮沉在这片黑流中，到处都塞窒住呼吸，他想争斗，但也失去了争斗的目标；更不知对垒的藏在什么地方！……

苦闷昏迷中他觉得由黑流中向下沉去。

醒后，他看见阳光从小玻璃窗外射过来，自己却卧在一个小小的白布床上。

也许是由血战中得来的报偿，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安卧在这样明净阔大的屋子里。自然这间屋子仍然是砖铺地与白纸裱糊的顶棚，改造的红色刷过的玻璃窗子，在城中像这样的房间很普通，并不值得奇异，而大有却觉得自己是过分的享受。他望着阳光，想着村子中的惨痛，与大家凑起钱来送他到这好地方治伤的厚情，他不觉得有滚热的泪珠滴在白枕头上。这是自从奚二叔死后他新落的泪滴，虽然不多，在大有却是很少有的热情迸发，方能将忍不住的泪从他的真诚的心中送出来。

医生并没穿什么异样的服装，白夏布小衫裤，黄瘦的面孔，颧骨很高，带一付黑框的圆眼镜。他给大有洗涤，敷药，包扎，还给了一个玻璃管夹在大有的腋下，说是试试发烧的大小。

这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大有在以前想象不到受了枪伤会能安居这样舒服的地方。医生的细心像比自己的老婆还周到。然而他也明白这不是没有代价的，所以他对医生头一句的问话没说别的。

“多少钱一天，……住这里？”他觉得对这样有能干，又是上流人问话太笨拙了。

“你真老实！”医生笑了，“打成这样还对钱操心，有人给你交付，管什么，咱都是本地人，还好意思要高价？——本来没定数，你在这里两块钱一天，别的钱一概不要。——我已经与送你来的人讲好了。”

医生潇洒的态度与满不在乎的神气颇使这位受伤的笨人有点忍不住。他要说什么呢？再问下去更小气，寒伧。医生一定可以批评他是个不打折扣的

舍命不舍财的乡下老。两块钱一天，他吃惊的听着，一斗上好的白麦，逢好行市可以卖到这价钱！若是十天以外呢，是合几亩地的一季的收入？他不敢往下算去，不过他却很觉高明的另问一句。

“先生，这须几天全好？”他指着自己的右腿。

医生拿着未用完的白布卷机伶地眯了一眼道：“不多，不多，好在没伤了骨头，不过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他早已知道这个名词，可是没曾用这样规则的日子过生活，骤然记不起这算几天。

“就是七天！你不知道乡下教堂中作礼拜？还是不知道有学堂的地方到七天准放一回假？”显然是这位医生太瞧不起这位新主顾的笨拙，他取过器具，不等大有的答话一直走出去，至门口时却回头来嘱咐了一句。

“这里管饭，晚上是六点，有人送来。”

白布帘向上一扬，屋子中便剩下大有自己了。

虽然简陋，然总是在医院中。在大有是初次的经验，对医生的神气当然不很满意，不过敷药的止痛效力，与屋子中的安静，整洁，他觉出到底是城中人来的聪明能干。“怪不得他们都能挣钱，”这一点点由惊异而佩服的心理渐渐的克服了他的不平，同时自己却也感到缺少见闻，老是守着田园的荒伦，任怎么样也不如这些有心眼的城里人会想办法。漂亮，有能干，想是这样想，但这只是浅薄的激动，冲击起他的想象中的微波；偶一闭眼，那些血水，满天飞舞的子弹，死尸，如疯狂的喊叫，汗，杀，追，拼命的一切景象，片片断断地在身旁晃动。别的受伤的邻居，吃惊的老人，胆怯的小孩子与妇女，日后村庄的生活，死人的家庭，又是一些不能解答的疑问！尽管大有是个不知远虑又没有很大的幻想的朴实人，现实的威逼，他经过这次空前的血战后不能不将他的思路改变。怎么样活下去？这正是他与他的邻人以及左近农村的人共同的难问题！没有解决的方法，却又没有令人不想的方法。他在这柔软的小木床上不能继续安眠，身体上所受的痛苦已感觉不到，而精神上给予他的纷扰使他的脑子中不得暂时的宁静。

第二天天刚刚放亮，他已经坐了起来，伤处经过昨天晚上又换一次药与绷布的手续，好得多，忍耐力较强的他在床上觉不到疼痛，本来不是习惯于躺得住的，有充足的睡眠之后他又想作身体的活动了。试试要走下床来，右腿却还不受自己的指挥，他只好顺手将向南的两扇窗子开放，向外看。这四合式的养病院中什么人都没有。当窗的一棵垂柳，细细的树干上披着不少的柔条，一缸金鱼在清水里泼刺作声，太阳没有出来，天上有片片的白云与灰云。一夏季是很难得有这么微阴的一个清晨，一股清新与富有希望的喜悦涌入他的心头。他想这或者是陈老头与大家祈雨的感动？不，大约是由于前天与土匪作战的效果吧？不然，怎么第一次祈雨后接连着来了十五个晴天？死人的惨状与没有打死的凄凉，或许真能感动吧？……无论如何，只要下两场大雨什么事都好办。他从去年冬天虽然渐渐把他的完全靠天吃饭老实度日的人生观由种种的事变上改变了不少，然而他总是一个十分本等的农家青年，安分与保守，希望得到土地的保障的传统性，不容易急切的消灭。所以一见天阴就又马上恢复他对于乡村复兴的情绪，只要能落雨，充满了田野，沟，河，一堆堆的谷穗不久就可以在农场中堆满。土匪呢，子弹的威力呢，兵大爷的对待呢，他都忘记了！收获的欣喜不止是为得到食物，也是一种趣味的慰安！

他呆呆地坐在床上作他简单的梦想，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门帘一动，闯进来一个扎着皮带穿得齐整军服的男子，……不错，那是宋大傻，高高的眼角，瘦身材，与还是微红的眼光，可是自己不敢叫，是在城中，而且他是曾经得过兵大爷的利害教训的。

近前拍着他的膀子坐下来，善意地微笑，“大有哥，不敢认我么？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你到城治伤的消息。……”

他欢喜得几乎跳下床来，那军人又继续说下去：

“你一定想不到我会在城里穿上灰色衣服干起这样活来？我也不想叫你大家知道。不过这一回你太勇了，真有力；我查听明白你在这里，我不能不来看你！下半夜老是望着天明，我来的时候现打开外门进来的，不是穿着这身衣服准不许过来。”

“我说不出怎么欢喜！亏得这一子弹，要不是准没法同你见面！”大有拍着光光的胸脯高声回答。

“对，我原想混过三五年再瞅空到乡下去看你。记得咱自从年初三在村西头的陵上见过之后，不是就不常见我了？一个正月我老是到镇上鬼混。……”

“老魏二春天曾说过。”

“我去混就是为的这个！老大，你懂得我是会玩的，赌牌，踢毽子，拉胡琴，都有一手。凭这点本事才认识了队伍上的连长。又过了些日子才求他荐到营盘里来。咱不想一进来便升官，发财，可是也得瞅个门路向上走！要晓得当营混子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情愿托他说到警备队上当小头目，不要在团部里当火夫。老大，我到队不过三个月，弄到小排长的把式。……所以村子里前天与土匪开火的详细当晚上我们都知道了，不过伤的，死的，直到昨儿我才从镇上回来的兄弟们打听明白，就是你腿上挂彩进医院，我也是昨儿听说的。”

“打不死就有命！真是子弹有眼！往上挪半尺，咱兄弟就不见得能再见。”大有虽是模仿着大傻的活旺的神气这样说，在他心头却微微觉得发酸。

“对！你从此也可以开开眼儿。在这年头，没法子就得干，你不干人家，人家却把你当绵羊收拾！我情愿当兵是为的什么？老实告诉你，为发财不如当土匪为安稳，不如仍然在地窖子里爬！……老大，你猜？……”

“那自然是为做官！”大有灵机一动觉得这句话来得凑巧。“做官自然是对！不然我为什么想法子当小排长？大小总是官，我还管得住几十个兄弟。可是我也另有想头，我放荡惯了，要从此以后认识认识外面的一切事。要知道拿枪杆是什么滋味，以及城里人的种种事。说做官也许是吧，我可是要看看许多热闹，不愿老在乡间干笨活！……”

“现在我信你的话了！干笨活，笨呀，什么方法，只得挨着受！你是一个光身，爱怎么就怎么，像我，有老婆，孩子，更累人的还得经营田地方能吃饭，管你怎么样，不在乡间受？……”大有蹙着眉头又向这位知己的邻居诉说他的感慨。

大傻笑了笑，用力着看这位老伙伴的平板厚重的脸道：“我一个人的胡混，不干本等，自然不是劝你也脱了蓑衣去给人家站岗。从前我蹲在乡里屡次与你家二叔与陈老头抬过杠，老人家只管说年代不好，大家全来欺负老实人，可是不想法子，白瞪了眼受那些行行子的气！老实说，谁没点血性，我看不惯才向外跑。远处去没得本钱，我又作不了沉重活，究竟弄到这里边来！”

没意思是没意思，咱又不会使昧心钱，好找点出息，我就是爱着看他们这另一行的干些什么事！几个月来，……多哩，说出来要气死你这直性人！可是大家看惯了谁说不应该那便是头等傻子！……”

大有不知这位来客要说什么话，听他先发了一段空空的议论，自己却摸不着头脑。便呆笑道：

“我想你一进城来换换名字才对，应该叫机伶鬼！”

“笑话，傻的傻到底，土头土脑任怎么办都难改过来。……现在我告诉你一个人，小葵，你该记得那孩子吧？”

“是啊，春间在村子里我像是见过他一面，以后也没听过陈老头说起他来。”

“这小人真有他的本领！怪，城里现在办什么事少不了他！这一个委员，那一份差事，他眼活，手活，也挤到绅士的行里给人家跑腿，当经纪，人事不干！……他不说到乡下办学堂？屁话！从城里领一份钱，捐大家的款，除掉挂了牌子不是连个教员也没有请？哼！连他老爹都不敢得罪他，他满城里跑，大衙门，小衙门，都有他一份，你猜他现在有多少钱？……”

他明知这一问是大有说不出答语的，少停一停，接着道：

“少说他现在也有一万八千。春天才用别人的名字买的房子，与城边的上好地二十多亩，这是那里来的钱？这小子也真会来，那位绅士老爷他都说得上话，什么事他也可以参预一份。军队里来往的更熟，就是警备队的大队长，我那上司同他是拜把子的兄弟，打起牌来往是二十块的二四，……啊！这个说法你不明白，就得说每场输赢总有他妈的一二百块，你想想一二百块这是多少？他就干，请一次客要化三十块，听见说过吗？……”

大有被他口述的这些数目字弄糊涂了，打牌他不懂，只知是大输赢，这还罢；三十块大洋请一回客，吃什么？他想象不出，只好伸伸舌头听大傻续说：

“这城里别的事不行，吃喝是顶讲究。据人家说比起外头来局面还大。三天五天有一回，真吃什么？咱还知道！钱呢，是这样化。小葵也是一份好家伙，老大，你想想现在还成个世界！”

大有呆呆地听，同时幻想小葵是从哪里学来的“点铁成金”的故事上的神仙方法。

“话又说回来，老头子在乡下办事怎样作难，他一概不管，还向人说他是不能为了私家，耽误了公事！……不久他又可以发财了！你大约还没听说，县上已经开过会又要钱叫做讨赤捐。”

“讨吃捐，怎么的，吃还要捐？”

“难怪你不明白，就是我现在也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讲。说是省城里督办近来在南边与赤党开火，没有军饷，要大家捐，可不叫做预征。数目大哩，一刃地丁要二十多块现洋，票子都不要，公事来了，急得很，十天之内就得解款！”

“赤党是大杆的土匪？……二十多块？”听得奇异的新闻，使这新受伤的勇士着实激动。

“不，土匪是土匪，这却是干党的干的事，也叫什么×民党？他们可说是赤党，——就是红党。谁懂得这些新奇的玩艺！据说他们是公妻，共产！……”

“更怪！我真是乡下人，公妻？共产？……”

“老婆充公，你的产业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叫做共产。你说这新鲜不新鲜？”

“那有这回事？老婆成了大家的東西，那不大乱了宗！共产也许有这么办的？”大有不很相信这位新军官的怪话，同时他却想起了蓬梳着乱发的妻，她的工作，她的身体的各部分，还有从她身上分出来的孩子，他不知怎的觉得全身微微的颤动。

“这些怪事在城里的也不见得全能懂，然而要钱可是真而又真！大约陈老头又得跑起来。”

“怎么外头又打仗？”

“打了一年多呢！我近来也学着看小报，借着将小时学的字扩充扩充，只能看白话报，咱们队里有一份。我看不了的报还有个书记先生，他也是学堂出身，什么都能看，所以知道了很多的事，不必尽着说，说你也懂，例如广东军打到了湖北，南京孙军现在江北硬撑，革命党等等的事。……”

“真够麻烦，单是记人名，地名就得好好用心！”

大有如听天书似的，他想不出那些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物，更怪的一些事。但是他可明白外头的世界一定有许多许多的想不到而且是自己不能了解的事，天天发生。这些他暂可不管，惟有那讨吃捐又须临到干枯的地亩的主人身上，又是弄钱，他知道自己家里现在连一块大洋也搜不出来。

望望天，还是那样淡淡的阴着，像是隔下雨还早。

他忘记了自己在病中，忘记了在身旁高谈阔论的这位军官，他纷乱地想着苗子地里的焦枯，想到每晚上赤红的落日，这要怎样可以变成一个个的大银圆在自己的手中。

“唉！别要发痴！真是咱们乡下人，一听纳钱就什么事都忘了。你瞧，城里那些整天办官事的谁不是很高兴的办新差。虽然向人提起也会自然地蹙蹙眉毛，人家为什么不开心哩！我说老大，你别的老在木头心里钻，别忘了咱今年开头在西陵上说的话，把精神打起来！你愁死难道还有人给你竖碑不成！混到那一时说那一时。横竖你不过有几亩自耕自种的地，好人家比你多哩！……再一说：咱也要另找点路子走，难道真要坐在家里等屋压？年轻力壮，你能与土匪打仗，这就不用说了，往后还怕什么？”

他说着大声纵笑起来。

大有多少有点明白这位军官邻居的宽心话，没有别的可说，他问明了他的队伍住的地方，预备好了腿伤后去找他痛快的玩玩。

大傻又同他说了许多城中的新闻，末后他吸着香烟很高兴地走去。

十二

六天的静静的惩罚，几乎将一个活力充足的大有在那所小医院中闷坏了。这时他从旧贡院房子中同大傻，还有穿夏布长衫的书记走出来，沿着城墙根往南去。他看着阴沉沉的空中与高大的生长着荆棘，小树的土墙，以及那矗立的城楼。在这过早的时间中，他觉得自由活动的兴趣比什么都要紧，而城墙外的宽广的田野更引动他的怀念。虽然不是极大的县城，有的是石街，瓦房，城门洞里来回的水车，店铺，与叫卖食物的小摊，肩挑的负贩，还有一群群的小学生。穿长衫的到处可以碰得到。他随着腰围皮带的军人与像是文绉绉的书记一路走，不免对自己的短衣的身影多看几眼。乡下人对事畏缩的意识他会不自觉地带出来。但在街道上来往的一切人，就是那些一样是穿着短衣的小贩，推水的车夫，却全是毫不在乎的用力于他们的动作，他们也

是为生活的争存在许多穿华丽大方干净的衣装的人面前流汗，红着脸，或者高声叫着让道，甚至为一个铜子与顾主争吵多时。明知道为公务为私事的绅士们根本上看不起这些群众，然而生活与工作逼迫得他们没有闲暇心思去作体面或耻辱的顾及，在这一点上，大有感到虽然是很光荣似的同着这两位伙伴沿着靠城墙的路走去，他的两只手呢，空空的什么也没的干。全身十分疲懒，提不起在田野中下力，与拼命同敌人开火时的精神。

他跟着别人空手在城中游散，十分不得劲。

转过几条小巷，到了南北的热闹大街，在大有的记忆里这颇像生疏的大街不是以前的景象了。他有快两年没进城，因为纳粮有人代办！而卖柴草，菜粮食，可以就近往镇上去，所以城中的生活他是不熟悉的。变得真快，在他心里充满着惊讶。这不过两个年头，而小小的县城的大街上已经满了新开的门面。玻璃窗与洋式的绿油门里面挂的光亮而奇异的许多东西，他一时说不出名目，与它们的用途。从前很难找到的饭馆子，现在就他所见到的一条街上有三家。一样的窗子中的白桌布，新的漂亮的磁器，炉灶前刀勺的一片有韵律似的响声，出入的顾客，油光满面腆着肥肚子在门口招呼着的大掌柜。还有许多歪戴了军帽，披着怀，喝醉了在街上乱撞的兵士，口里唱着小调与皮簧。而一辆一辆的自行车上很飘逸的坐着些微黄脸色的学生。也有大脚短裙的女子，三三两两在街上闲逛。这一切的惊异的现状，纷乱地投掷到这位陌生的乡下农夫的眼中，他无暇思索，只是忙着四处里去搜寻。

“你瞧这多热闹！又不怕土匪，你也该心馋吧？”大傻挺直了腰板在一旁打趣着说。

大有呆笑了笑，摇摇头，他是说不出什么的。

那位穿夏布长衫的书记，把草帽在手中扇动道：

“奚大哥真是老实好人，你何必打趣他。土匪没有，我看到处都是！……”他年青，像是在学堂里的学生，也像人家的少爷，不大梳理的分发，圆的下颏，稀疏的眉毛，却有一对晶亮圆大的眼睛。虽然也是不很丰腴的面貌，而是壮健的表现，从他的微红的皮肤上可看得出，他不是本地人，据说是跟着大队长由省城来的，然而口音并不难懂。

大有认识他才两天，却似乎被他那付郑重明敏的态度征服了。据他所见的人没一个可以同这位外乡客相比较的。乡村中的人老实，无能；那些由城中下乡去的滑头少年，以及乡绅人家的少爷，他也见过了一些，但找不出一个这么精神庄重的年青人来。虽然与好说好闹的宋大傻作同事，根本上他两个是两种出息，擦枪与弄笔杆。而这位姓祝的年青人，对于原是很浪荡的小排长偏合得来。大有听他为自己说话，正对准了自己的性格，便回过头来。

“老客，你不知道宋排长是咱那边有名的尖嘴子，专会挑人的眼。他现在居然作弄起我来，——这有什么，多早晚我没的吃了还不一样也向城里来？”

“不，不在乡下干也可以出去工作，何必到这里头来活现眼！有力气干什么都成，这里边比乡下土匪还利害。”

“怎么啦？你简直骂苦了城里人。”

“不是骂，骂中什么用？是实情，出处不如聚处；有明抢的也有暗夺的，有血淋淋杀人的，可也有抽着气儿偏叫你不死不活的受，强盗也不一样的手法。……”

“说话仔细些，这可不是在营里扯谈！”大傻机警地四下看看。

书记微微笑了笑，“怕什么！现在发议论还不至于砍头，也许有这样的一天，何况这城里的事还在咱们手里。”

“在咱们手里？”

“不对？那些绅士老爷，走动衙门的人，他们精明得很，对于咱们虽然是狗一般的支使，叫唤，却也当着哈吧儿似的养着呢！”

大有捺不进话去，然而书记的尖利的议论却深深印在他的心底。因而连接着记起去年杜烈的很严重的话，他觉得这位祝书记不单是个聪明的青年。

在县衙门的东首，正当卖柴草的集市中间，一所高大的青砖砌成的房子，门口有带了枪刺站守的兵士。门里面高悬着红字剪贴的大纱灯。门右首有一方黑字木牌。白粉墙上有不少的盖了朱印的告示，告示下面很多的人都在争着看那些方字上的意义。从县衙门的大堂外面起，直拥挤了一条横街的闲人。这一定是有什么新鲜事。大有看不懂告示上的意思，向那书记询问，书记与大傻都相对着苦笑。

“想叫你跟着来看一看砍头的事，不预先告诉你，现在你可以明白了！”大傻忍不住的说。

“砍头？倒没见过！又是杀土匪？”

“不见得是准土匪！这是南乡的联庄会上送进来的，不干你们那里的事。团部，——这就是团部，——与县长商量好，住一会就押到西北门外去开刀。”

“几个？”

“五个，连嫌疑犯听说也当真匪一齐办！”

“不明白，——准都是土匪？”大有有力地反驳。

“你这老实人！谁来管是真是假，这年头杀人不是家常便饭？省城里整天的干，城门上的告示人家都不高兴看，还有那些黑夜里送他们回老家去的呢。就像你们打土匪，也不能说扛的全是坏人。”“土匪就是坏人！”大有直爽的肯定话。

书记向人丛里挤去，回过头来打量了大有一下道：

“坏人未见得不是好人！许多好人，你敢保不坏？就像我吧。”

大有来不及答话，因为从团部的门口冲出来一群武装的兵，看热闹的人都乱声吵嚷，有的退下去，有的趁势向上冲挤，有人喊着“囚犯下来了！”大门口的石阶下立时成了人潮，拥上去又退回来。大有与书记都被挤到衙门外的石狮子一边，而大傻却早已被人冲到团部门口去。

“这自然比祈雨会还热闹！”大有心里想。而书记的难懂的话也时时在他的心中动荡。何况自己刚刚不久与土匪开过交手仗，这一幕的表演他很可自傲地作个看客！

预定在城里多留一天，是为了大傻的友情的招待，其实大有虽是子弹伤刚愈，他又记念着他的没落雨与血战后的村庄，他不能久蹲在城里作闲人，更过不惯土圈子中的生活。然而想不到的今天的活剧却给流连住了。他见过枪弹贯穿人的胸膛，脑盖，是怎样的情形，而用刀砍头虽然住在县城中的妇女也看过了，他还是第一次。群众的拥挤着，看热闹的高兴，以及如赴宴会出发的灰衣兵士，在高傲与嘻笑的谈论中押解着犯人赴杀场，这都是新的印象。他曾用自己的手将枪弹送到别人的身里，然而他没有现时的被激动的心绪。那是迫不得已的自救，你死或者我活的急促的机会，与这样从容摆设着的杀人礼节确乎不同。

他到底没曾看清犯人的样子，——那知道快被人杀又丝毫没有抵抗力的

是怎样的态度，谁也捉摸不着。他老是被人挤在后面，出了那弯黑的门洞之后，前面的大队忽而停止，据说是犯人在饮食店前或别的店铺口要酒喝，肉吃。他们虽然要用铁器给一个尸身与头两下分离，却偏大量地容许他们吃这最后的满足的食物。大有还是挤不上去，及至又出了城关，他终于随着大傻与书记爬上土圩的墙头，占了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而囚犯的行刑处就在他们立的下面。

因为有一付武装，兵士们并不干涉大傻与他的朋友的犯禁的看望。

人众围成了一层层的头圈，作成半圆形的枪刺明耀在日光之下，同时卖花生的，糖食，香烟，与水果的挑担也在外面喊叫他们的生意。这像是一个演剧的广场，人人都怀着好奇与欢乐的凑热闹的心来捧场。不惊怖，也不退避！杀人的惯习与历练养成了多少人的异样的嗜好，小孩子也不害怕。大有立在书记与大傻的中间。土圩年久没有修理，已经有一处处的坍塌地方，生了白茅绒的乱草，到处都是。

四个光头的汉子，其中还有没剪发辫的一个，最瘦不过，脱去上衣，他的隆起的肋条与细长有污垢的脖颈，分外明显。听不见他们是否在说话。后面仿佛有六七个执着宽厚明亮的大刀的兵士。其中一个还没得到命令使用刀向那跪着朝南的瘦脖颈的老人试了试，回头向他的同伴哈哈的笑，意思是说这个工作一定十分顺利！因为大刀的宽度比起那脖颈还宽得多。

105

大有虽然只看见被砍人的后背，并见不到他们在临刑时的面貌的变化，然而他觉得这很够了！他没有勇气再去看他们的正面。

恰巧是正午。

大有偶一失足从土圩的缺口处滑下来，幸而没沾上死尸的热血，他在大傻与书记的苦笑中，用颤颤的两条腿把他拖到回家的路上。他的心头时时作恶，仿佛真把那些兵士染过死人的颈血的馒头塞到他的胃口里去似的。

他自己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树林子中与土匪开火并不曾那样的惊恐。土圩上所见到的大刀分离活人的头颅与尸体有多惨！溅出去的血流与旁观的人的喝采的大声，这一切都将他惊呆了！被大傻的取笑诚然应该，不是曾用手打杀另一个活的肉体吧？在旁观的地位上却又这样的畏怯不中用！

他想着，一路上没有忘记。究竟腿上方平复的创痕还不很得力，到村子时已经快黑天了。

是许多的新经历，在这六七天中他仿佛另变了一个人。酒固然还是想喝，但是他认为日后没有方法是再不能生活下去的！就这一次的仅仅避免了破坏全村的战事，死了两个，打掉了一只手的一个，连他都算为保护村子而有成绩的。但这一来便能安居吗？飘忽不定的匪人，谁保的住多早来同他们作对？而凡在祈雨会的各村又共同出了一笔犒劳费送给镇上的队伍，他们除掉报销子弹之外，什么都没损失，反而收到十几只母猪与百多斤好酒。不能贪便宜的是那些农民，忍着饿去弄钱给人家送礼，打伤了人口，雨还没有落下一滴！

果然，讨赤捐的足踪直追着他们没曾放松一步，当了衣物，巢下空，出利钱取款，不出奇，都这么办。大有在这炎旱的夏季，从城里回来，又卖去二亩地，价目自然得分外便宜。

经过秋天，他还有以前的酒债，手头上却不曾有几块钱的蓄积。

然而这老实热烈的人的心思愈来愈有变化了。

他打定主意，叫聂子的孩子随了陈老头的孙子往镇上的学堂里念书。他情愿家中多雇个人工收拾庄稼。陈老头很不以他这么办为然，然而他有什么可以分辩？自己的孙子不也是在学堂中读教科书吗？他总以为他的后人还可以学学自己的榜样，所以非多识几个字不行。大有是要所有的人口都得动手在田地中尽力，识字也白费，学不好要毁掉了他这份小产业！总之，陈老头在无形中觉得自己在本村的身分究竟高一些，这笼统的意识驱使着他虽忍着难言的苦痛伺候别的人，混沌着过日子。他固然是始终不愿孩子入学堂，然而看看城中与镇上的绅士人家都化钱叫子弟们这么办，他不能不屈服，而且希望着。他每每看着自己的孙子——他的大儿子从春初就跑走了，——便忘了小葵对他的面目。

大有却另怀着一种简单的意见，他没有想着孩子入学堂找新出身，将来可图发迹的野心。因为从这新出身能够像北村李家的少爷们到关东做官，那不是容易的事。他不但是没有这笔大款子供给孩子，而且在他的意识里根本上没敢预想到像他这份家当能有做官的资格。至于陈老头的意见，他完全反对，认得字当官差，出力不讨好，是再傻不过的事。他知道自己也抬不出这点身价来。

他为什么这样办？

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一切事是太糊涂了！世界上的怪事越来越多，变化一年比一年快，就是他近来见到的，听到的，他不过随着人家混，为什么呢？自己被诸种事情簸弄得如掉在鼓里头。他从城里回来，更觉得往后的日子大约没得乡下安分的农人过的，为叫后人明白，为想从田地之外另找点吃饭的本事；其实隐藏在心底深处连他自己还不自觉的，是想把孩子变成一个较有力量的人，不至于处处受人欺负！因此在家家忧苦的秋天，他用了卖地的余钱，送孩子往镇上去入学堂。

辽远的未来与社会的变迁，他想不到，也不能想。他对于孩子的培植就像下了种子在田地里，无论如何，他相信秋来一定有收获的！

十三

又到了秋末冬初。

这一季，陈家村的困苦惨淡的景象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常常欢笑！谷子与高粱完全牺牲在烈日的光威之下，除却从田野中弄来一些干草，所有的农人白费了力气与空虚的祈望。豆子开花的时候幸而落了两场小雨，到收割时还可在好地里收得三成，然而这一个半年中他们的支出分外多，催收过的预征与讨赤捐，差不多每一亩里要有四块左右。而种种小捐税都在剥削着他们的皮肉，买卖牲畜，挑担出卖果物，席子，落花生，凡是由地里家里出产的东西，想着到镇上出卖的，都有税。只是税罢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交拿那些？经济，财用一类好名词他们不会解释，惟有看见镇上每逢市集便有不少的收税人员，长衫的，短褂子的，也有穿灰衣服的，十分之九是本处人，他们白瞪着眼打着官腔，口口声声是包办的税务，有公事，不然就拿人押起来。自然在镇上有武器的人都听他们说。于是虽有些许的小利，而老实点的乡下人便不愿意到镇上去做生意。

经过夏秋的苦旱，田野与村子中是一片焦枯的如微火薰过的景象。一行行的高大的杨树，榆柳，都早早脱落了干黄的病叶，瘦撑着硬条向天空中申诉。田野中用不到多少人的忙碌，更是完全赤裸了全体。割过豆子后种麦田的人家也不很多，如疏星似的在大地中工作着的农人，疲倦地勉强干活，见

不出农家的活动力量的充满。

土匪仍然是如打蝗虫般的此起彼伏，然而农民的抵抗力却不及春天了。他们没有余钱预备火药，也没有更大的力量去防守，实在多数人家是不怕那些人们来收拾的。有的是人，他们全拴起来看怎样办吧！这是一般贫民的普遍心理，无所恋守便无所恐怖，一切都不在乎的穷混。

陈家村虽然在夏天表演过一出热闹悲惨的戏剧，除去受了惊恐多添了两家的孤儿寡妇之外，有什么呢？虽然土匪也知道他们这边的穷苦不常来骚扰，其实他们也一样是无心作那样严密的守御了。

陈庄长仍然是得每月中往镇上跑两次，练长那边的事情多得很，说不出几天一回的分传这些小村子的老实头领去下什么命令。有一天这花白胡子的老人又从镇上喘着气跑回来，在他儿子召集大家捐款办学的空农场上，他向许多人说赶快，只须半天预备车辆到镇上去听差。县里派着队伍在镇上催押，为的又送兵。

突来的消息，大家都互相呆看着，一个个的平板没有表情的纯朴面目，先是不做声，后来有人问了：

“那里来的兵？……多少？往那里去？”

“多少？……你想这镇上管的村子一共就要二百辆，多少还用提咧！……大约要送出二百里以外去，谁知道他们叫到那个地方住下？”陈老头的声音有些哑了。

谁也不再答话，同时枪托子，皮鞭，皮鞋尖，与骂祖宗的种种滋味，都似着落到各个人的身上。出气力是他们的本等，没敢抱怨，谁教他们生来没有福气穿得起长衫？然而出气力还要受这样苦的待遇，他们有与人一样的血肉，在这个时候谁甘心去当兵差！

五辆车子，再少不行！自带牲口，草料。到过午，镇上的保卫团又来送信，办不成晚上就来人拿！

陈老头急得要向大家跪求了，他说他情愿出钱雇人去一辆。在这年代谁情愿？怨天？跑不掉有什么法子可想！到后来好不容易凑上两辆，车子有了，人呢？老实的农人他们被逼迫得无可如何，情愿将瘦骨棱棱的牛马与他们的财产之一的车辆，甘送上作他们的赎罪！可是谁也没有勇气去作推夫。除掉陈老头化钱多，雇了两个年轻人外，还差五六个。时候快近黄昏了，再不去就要误差！晚风凛冽之中，陈老头在农场里急得顿脚，大家纵然对这位老人同情，却没有说话的。

想不到的奚大有大声叫着，他首先愿去！谁都想不到，自从去年他这没敢往镇上再去卖菜的老实人，现在有这样的大胆。

“老大，这不是说玩话，你真能干！”本来已经出了一头牲口，陈庄长万没想到他真敢去给兵大爷去当差。

“别太瞧不起人！你们以为我永远不敢见穿灰衣服人的面？……我曾经打过土匪，……也吃过子弹的！”他的话显然是告诉大家，兵大爷纵然利害，也不过如土匪一样！

大众的精神被他这个先告奋勇的劲头振作起来，下余的几个究竟凑得出。在微暗的苍茫野色中，这衔接的三辆二人推的笨重木车走出了村外。

大有在独轮的后面盛草料的竹箩里藏上了一瓶烧酒，几个米饼，还有一把半尺长的尖刀。

刚刚走到镇上，从那些店铺的玻璃灯光中看得见满街的黑影。镇上的空

地闲房与大院子住满了各种口音的军队。炮车，机关枪的架子，子弹箱，驴车，土车，也有他们推的。这样独轮车，牲口，行装，填塞在巷口与人家的檐下。究竟有多少兵？无从问起。镇上的住户没有一家不在忙着做饭。

大有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军队，又知道这是沿着海边由南方败下来的大军。听他们异样的骂人声口，与革命党长革命党短的各样咒骂话，他明白是前些日子在城中宋大傻的话的证实。他与几个同伙找到了办公所，替陈庄长将车辆报到，便听那些人的支配。三辆车子，人，都吩咐交与听不清的第几旅的机关枪连。于是这晚上他们便随同那些兵士露宿于镇的东门里的吴家家祠的院落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身？更不知向那里走？好在既到了这边，一切只可听他们的皮鞭的指挥，问什么呢！当晚上还发给了每人三张厚面饼，与一个茼蒿的咸菜。

吴家家祠是荒落而廓大的一所古旧房子。大有以前记得只到过一次，在二十年前吧，他随着奚二叔过年到镇上来看那些“大家”的画像，香烟缭绕中他曾在朱红的漆门边偷看那大屋子中高高悬挂的怪像，在儿童期的记忆中，这是他最清晰的一件事。足以容纳他那样矮的孩子可以到难于数计的空洞洞的大屋，已经使他十分惊奇，而北面墙上宽的，窄的，穿着方补子，黑衣服，红缨帽上有各色顶子的不同的画像，有的瞪着有威棱的大眼，有的捻着银丝似的长胡子，也有的在看书吃茶，下棋，还有他叫不出那些画中人在于什么玩意的画轴，他在一群孩子中从门口爬望了一次。长的桌子，丰盛的筵席，各样的盆花，比他的腰还粗的铜炉，与那些时来时去的穿着方补花衣，坐车，骑马的一些老爷，演剧般的活动，都是照例到大屋子中向画像恭恭敬敬地叩头。他那时觉得这些高悬起的神像一定是有说不出的神力与威严，自己甚至于不敢正眼久看。除此以外，这古旧的家祠对他没有留下其他的记忆。仿佛有不少的大树与石头堆，然而已经记不很清了。

在高黑的残秋的星空下，他觉得很奇怪，又到这所大房子中重新做梦。他与同伙们都睡在院子中的车辆上，借着刚进来时的灯笼映照，他留心看出这繁盛的吴家家祠也同他们的后人一样渐渐的成为破落户了！房顶上的情形不知道，从那些倒塌的廊檐与破坏的门窗，以及一群群蝙蝠由屋子中飞出的光景上着想，一定是轻易没有人修理，以及到这边来保护他们的祖宗的灵魂的安居。这一连的兵士纷纷地背了干草到正殿中睡觉。大有由破门外向里看，快要倒下来的木阁子上的神牌似乎都很凌乱，灰尘，蛛网中没失了他们古旧的庄严。地上的方砖已损失了不少，方桌没有一张是完全无缺的。他从黑影中张望了一会，沿着石阶走下来。

广大的院子中满是车辆与兵士的器械，大树下拴着不少的牛、马，在暗中互相蹴动。推车的乡下人就在这里，幸而地上满生着乱草，厚的地方几乎可当作褥垫。不知名的秋虫在四处清切地争啼。大有找到了同村子的伙伴，黑暗中吃过晚饭，没处找开水喝，他们只好忍着干渴。

正殿中的摇摇的火光中间杂着异乡人的大声笑语，不知他们从那里弄来的酒，互相争着喝，猜拳与打闹叫骂的声音不住。他们是到处都快乐的！虽然从远远的地方沿着长的旱道败下来，仍然有这么好的兴致。大有惭愧自己太固执了！他想：怪不得大傻乐于当兵，当兵的生活原来有想不到的趣味，同时几个左近村庄的车夫也低声谈着他们的事。

“到底什么时候动身？把咱们早早的弄在一处，说不上半夜里就走？”

受了陈老头的雇钱的萧达子咳嗽着说。

“管什么！你才不必发愁，你又不推，只管牵牛不出力气。陈老头这份钱算是你使的顶上算！”二十多岁的徐利不高兴着答复。

“别顶嘴！出力不出力，咱总算一伙儿，这趟差说不定谁死谁活，谁也猜不准！我那会听见连长说明天要赶一百里地住宿，当然不明天就得走。……一共从镇上要了一百几十辆的二手车，套车，牲口不算，听说军队还有从西路向北去的，大约总有四五万。”另一个别的村子的推夫说。

“那里下来的这么多？”有人问。

“真蠢！到镇上半天你难道没听见说这是由海州那面败下来的？”

“这一来，经过的地方吃不了兜着走！”

“说话也像说的！”那个颇伶俐的人把这个冒失问话的推了一把。“瞧着吧，谁教咱这里是大道躲避不了，跟着干就是了！……”

正殿中乱杂的谑笑，那个曾来注意这一群像牲畜似的推夫！大门上早已站了双岗，不怕他们偷跑，既然勉强来当差的这些农人，现在没有跑走的想头。他们设想再到一个大地方有了替代他们的另一伙，自然可以早早赶回来。不过有些送过兵差的经验的却不存这样的乐观。

无论明日如何，当前的渴睡不能再许他们这些卖力气的作叹息的谈话。惟有大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又犯了他的不眠的旧病。天气太凉，几个人共同在地上，车子上，搭盖一床破棉被，愈睡不宁，愈觉得瑟缩。高墙外面现在已经没了那些人语争吵与杂乱的足音，一切都归于静寂。人太多了，巷子中的狗也不像平时的狂吠。正殿上的兵士大都在梦中去恢复他们的疲劳，与妄想着战胜的快乐，只有一盏灯光惨淡的由没了糊纸的窗中射出。四围有的是呻吟与鼾齁的睡声。他仰首向空中看去，清切切的银河中如堆着许多薄层的棉絮，几个星光永远是在上面眯着眼看人，偶然来一颗流星，如萤光似的飞下去，消失在黑暗之中。身旁的大百合树叶还没落尽，飘坠下的小扇形叶机械作响。夜的秋乐高低断续，永不疲倦地连奏。大有虽是一个质朴的粗人，置身在这么清寂的境界之中，望着大屋上瓦做的怪兽的淡影，也不免有点心动。

本来是激于一时的义愤，而且要努力自己吃苦，多历练历练这样的生活，也可以一洗从去冬以来怯懦的诨号，所以强硬的自荐来当兵差。自夏天与土匪开火后，他已经胆子大了许多，比起从前是有大的改变。城里的游览，与种种刺激，使他渐渐对于什么都可以放胆作去的心思是在他的意识中暗自生长着。他看见握枪与武装着全身的人，纵然时时提起他的旧恨的颤栗，却没有畏惧的意思了。而现在又是为另一份大兵当推夫，原来给他侮辱的那一队早已开拔。

对于毒恶的人类，他现在要尽力看他们的横行，却不怯阵。不过在这样阴森森的古庙般的大院子中，他反而有点空虚的畏怖。虽有天上的温柔明丽的光辉，终敌不过这人间暗夜的森严。

仿佛有几颗咬牙瞪眼的血头在草地上乱滚，院子的东北角上有几点发蓝的闪光，他觉得那一定是鬼火。大树的长枝也像一只巨大的胳膊，预备将他的身体拿过去。他惊得几乎没跳起来。从别人的腋下拉拉被头蒙住了眼睛，心头上还是卜卜地跃动。

第二天，从挂上纸糊的灯笼时摸着路走，子弹箱装满了车子，有时还得轮流着上去两个老总。沉重的铅，铁，比起柔软的农作物下坠得多。大有情

愿卖力，他推着后把；车子是一辆一辆的紧接着，他不能往后看，也来不及向前张望。乡道上是多深的泥辙，两只脚不知高低地硬往前闯，只可紧追着前把。两条用惯了筋力的臂膊端平了车把，肩头上的绊绳虽是寸半宽，而往皮肉中下陷的重力仿佛一条钢板。他与许多不认识的同伙走的一条道路，担负着同一的命运。在天未黎明时趲行这不知所止的长道。他们想什么呢？都小心提防着尽力推动他们的轮子，任谁也来不及在这样时间中有闲心情作利害的打算！

总之，他们许多车子与许多同伙正在连系成一条线，成了一个活动有力的有机体，在旷野中寻求他们的归宿！

自然在周围监视着他们奴隶着他们的又是一些同伙，那些人认为天下是由混打来的，穿起武装，受着战争的鞭打，在担负着另一种的命运，显然与他们不同！

初走起来都还抖着新生的精神与体力，在难于行动的路上盲目似的向前赶。兵士们也是朦胧着眼睛，有的还认不清本营或本连的车子在前在后。及至曙光由东方的冷白的雾气中腾跃出来，大地上都分清了各种物体的形象，那些破衣带鞋绊的仓皇状态的兵士便有点不容易对付了。

有的叱骂着推夫们走的太慢；有的又嫌牲畜瘦得不像样子；有的抱怨天气冷得早，而大多数是用力的咒着现在清闲没有战事。败，他们不忌讳，然而不承认是真败。为什么打仗？谁也说不出来，他们以为开火便是应该的事；只要打，总比败下来闲着好。至于败得容易，或者死伤，在那些神气明明像不值一打的疲劳的汉子们的心里满不在意。大多数已经从辗转的苦战中变成了不与寻常人一样的心思，为的他们上官的命令，拖着疲弱的腿，从福建拖到江南，从江南一路流着血汗又拖到这个苦地方来。他们还不知道怎样解决他们的生命。他们还没找到怎样恢复他们健全精神的方法，他们急切还没有铁一般的自己的组织，他们只好将那股说不出的怨气向到处的没有武装的人民身上发泄。

的确他们也是每天在疲劳苦难中挣扎着。凉风清露的早上，在大多数的人都穿上夹衣了，而都会中的行乐的男女应该是披上呢绒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一身又破又脏的单军衣，领子斜下，袖口上缺了一片，有的连裹腿都不完全，鞋子更不一律：皮靴，红番布鞋，青布鞋，有的还穿着草履。泥土与飞尘深浸在他们的皮肤里，黄黑中杂以灰色，映着闪闪的刺刀光亮，如从地狱中逃出的一群罪犯。就是那些驰驱在血泊里的战马，在这平安空阔的田野中走去更显出柔弱瘦削的体态。他们的腿仿佛是用不多的钱买来的一样，尽力的用，尽力的驱迫着它们，走过平原，越过山岭，穿行在森林中间，泥，水，石块，都得拼命地去向前踏试。其实这些兵士的头脑也像买得他人的一样，茫无头绪，又是一点主张没有的。戴在他们的肩上，自己对它们似是什么责任也不负。

大有与同伙们随从的这一连兵士，一切都较为整齐。因为他们的武器全都装在车子上，除掉有几十支步枪与连长的手枪之外，别的人可以空着手走。然而他们还有鞭子，木条子在手中时时挥动，如驱羊群一样的监视着这些喘着粗气汗滴在自己的足下的推夫。究竟是比较别队的兵安逸些，自然也减了不少的火气。大声骂及祖宗的后，挨着听，可是实行鞭打足踢的时候还少。这些奴隶般的推夫都在不幸中互相庆慰这暂时的好运气！

好容易推出了一段泥辙，走上平整的官道。太阳已经在这个长行列的人

群中散布着温暖的明光。大有近来不常作推车的工夫，就在这两点钟的时间中已经把青布小夹袄完全湿透。及至走上大道，骤然觉得轻松了许多，两肩上的钢板似乎也减轻了分量。他这时才能够向四处望望，并且奇异的探查他的主人们的态度。

愈往北走，便可看见远远的山峰在朝日之下一派淡蓝的浮光罩在上面。永久的沉默，却似乎贮存一种伟大的力量，向这群互相敌视的人类俯看！脱叶的疏林向上伸着一无所有的空枝，像要从无碍无拘的大空中拿到什么。在瘦硬的样子中显露出它们不屈的精神。郊野裸露着剥去了皮肤的胸膛，无边际的延扩去，在微微喘动它的郁苦的呼吸。多少枯蓬，碎叶，在这片生气调残的地衣上挣扎着它们零落的生命。大有没有诗人的习感，对于这些现象一点凄清感叹的怀想生不出来，从闷苦的暗夜中好不容易挨到能以清视这清明光景的时候，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欢喜！两膀下骤添了充实的力量，虽然是被他人驱迫，呵斥着，他仍然不能消灭了他的在郊野中出力的兴趣。他看看那些红眼灰脸的武装人们，疲懒的脚步都懒得向上抬动的的神气，他颇有点瞧不起！他想如果将这些点缀，或者只是够威吓乡下人的武器加在他与他的伙伴们身上，岂不分外露出勇敢的精采！自从夏季的祈雨会的血战以后，激发起他的好动与勇于拼命的潜在的生力。他渐渐对于以前很害怕的兵士另怀了一种蔑视的心思。他们只知图快活，与装老虎的做作，足以暴露他们的怯懦，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亲眼见到从远方脱逃的大队狼狈的情形，在他心里更觉出自己应有的骄傲！

“他妈的！这些地方真不开眼！昨儿我拿了一包碎银子首饰到一家杂货店里，只换它两头光洋。那个年轻的伙计死也不肯留下，一口咬定没有钱！混帐！管它的，我终究问他要了两包点心。”

车子旁的一个兵同别一个的谈话，引起了大有的注意。

“怯！老标，你真不行！如果是我，给他妈的两枪把子，准保会弄出钱来。——你知道这些人多刁？他怕留下银子，我们再去要，狠心的东西！全不想想我们弄点彩头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好歹这点便宜都不给，难道一包银首饰只值两块大洋？”这个粗声的汉子的口音像是江北人，大有从前往南海贩鱼的时候曾听过这样口音的鱼贩子说过话。

“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傻心眼，别净说人家的不是！前三天忘记是到了什么集镇，五十八团的一个兄弟牵了一头牡马向一家庄稼人家送，只要五块大洋。那个人贪便宜就照办，可是教别一位知道了，去过第二次，说是这是军队上的牲畜，他私自留下，非拉他去不可！……又是五块完事。你猜，住了一天，听说就去过四次人。末后，这个庄稼人一共化了二十多块才了结，……老百姓怎么不怕？”

这个黄脸的兵似乎还为老百姓争点理，大有不禁歪着头向他狠狠地看了一眼。

“猫哭耗子般的话！亏你好意思说得出。横竖还不是那会事。我们从福建奔到这里，谁不是父母爹娘生养的？这份苦又谁不记得？——记他妈的一辈子！拼了命为的什么？老实说，官，还有穷当兵往上升的？扛枪杆，站岗，掘战壕，永远是一个花样。碰运气不定多会挂了彩，半死不活的丢在荒野里，狗都可以一口咬死！兄弟，你说我们图的那一条？不打仗没活干，打起来却令人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自然，这根本上就不是我们应该问的。命令，命令！还有说得中听的纪律！什么？就是终归得要你的命！……难道这份穷命一个

大也不值？老百姓与我们弄到现在成了两路上的人，其实我们有几个不是老百姓出身？还有什么不知道？可是干什么说什么！我们连命都保不住，饷，他妈的没的发！衣服冷热这一套！打死还不及拍杀一个苍蝇！怎么我们光光的拿出好心眼来做善人？……人家都骂当兵的没有好东西，强抢，骗人，奸盗，……可没有给他们想！不错呀，人一样是血肉做成的，谁愿意做坏人！……自己连人也算不上，管它好坏！……”

初时高喊老标的这个大黑脸，楞眼睛的高个，他毫不顾忌地高声反驳着黄脸兵的话。在前面散开走的他的同连都回过头来瞧着笑，而那些推夫却毫无表情的静静地听。

“对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那天咱得安安稳稳地当老百姓，也是那一派！”

“老黑真带劲，干就像干的，做一点好事也不能不入在死城！”

“饿着肚子，拿着性命开玩笑，难道就只为那一月的几块钱？——人家得到好处的怎么尽力的捞咧！”

应和着这有力的反驳议论的人很多，那黄脸的兵带着凄惶的颜色慢慢地道：

“兄弟们只顾口快。前两个月我接到家里一封信，真见鬼！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幸亏在上海邮局的一个亲戚，他设了许多法子方才递到。你们猜，我们老乡在这连里的并不少，好！我家还住在城里，被××军的×旅进去，又没曾开火，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去年娶过门的小兄弟媳妇，被那些狗养的活活奸死！——这是什么事！”

“怪不得你说，敢保咱这里兄弟们不干这一出把戏？过了江的那种情形，无法无天，什么干不出来？——你太小气，干脆不管，权当咱是出了家！”另一个兵士苦笑着这样说，其实从他的居心强硬的口吻中听来，他心里也有他自己的苦痛！

“你还算福气！——其实白费。不是出家，我们直截了当的是丢出了的人！家，连想也不必想，谁敢保人家不抢，不奸，不拴起家里的人来活受！想就当得了？怎么？修行吧？该死的还得死，罪一样受！”

黑脸高个虽是这么说，他的楞楞的眼睛里也有点晕痕。

大有的车子正推在这几位高谈的兵士中间，他们的话与种种神气都可以看得到听得清。他是头一次能够听到当兄弟们的心腹话，同时他对于平日很仇视的他们也明白了许多，知道他们也一样是在苦难中乱踏着走的人们！

连接着没曾歇足的走了三天。每到一处照例是纷乱得不可形容，食物，牲畜，干草，用具，随在是争着抢拿。经过更穷苦的村庄住在农人们的黑黢黢的屋子里，女人多数早已避去，连壮健的青年也不容易见到，都是一些老人，将瘦削的皮骨欢迎他们的马鞭，枪托的撞打。他们虽然强迫找牛，马，人夫，费尽了力气，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愈走愈是一带旱干很重的地方，农人们夏天的粮粒早已无存，更向那里去弄很多的食物，供给这群饿兵。因此从陈家村左近推来的许多车辆，——更远的有跟了他们从几百里外来的人夫，舍不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们的牲畜，一天天的挨下去，出卖着筋力，甚至饭都没得吃。

兵士们的焦躁，暴怒，与推夫们的疲苦，忧愁，混合着在这段荒凉的大道之中，形成互相敌视，而又是彼此没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困难。那些骑马的高级军官尽管是在假充的威严中发着种种命令，然而弟兄们的冷嘲，热骂，

与抵抗的态度，他们装做不曾听见。兵士的愤怒无所发泄，却全向推夫们出劲。

冷饿，骂詈，与足踢，鞭打的滋味，渐渐的使他们每一个都尝到了。萧达子本来是痨病鬼的一付骨架，虽是永远在车子前头叱扶着那只缺少喂养的瘦牛，而三天中的辛苦引起他的咳嗽，咯咯的痰涌在肺部的窒闷声音，与瘦牛的可以数得清的肋骨中一起一伏的喘声互相和答。还不时被旁边的兵士瞪大了眼睛怒骂他不赶着牲畜快走。他的破了对襟的布夹短袄，对扣不住，黄豆大的汗珠由胸前滴到热土里去。他的光脚原来有很厚的皮层，可也经不起在石子路与深深的泥辙中的磨裂，第三天的下午，他简直一步有一步的一片血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包扎，只能忍着痛苦往前走，好在经过一段尘土多的道路，裂口的足皮便被细土盖住，直到走在干硬或难行的地上再透出血迹。与大有推一辆车的徐利是陈家村中顶不服气的一个汉子，年纪很小的时候与宋大傻是淘气的一对，上次与土匪作战，他在村子里一个人放步枪打接应。平时可以抗得起三百斤重的粮袋，这几天来做了大有的前把，担负着差不多将近千斤重的子弹箱与兵士们的行装，食物。他在前面挽起车把，纵然少吃一顿窝窝头，还能不吃力地往前拉。因此这力大的农人得到兄弟们的赞许，连带着后把的大有也少受他们的鞭打。不过大有却早已觉得跨骨的酸痛与臂膊上无力的颤动。

这一晚上他们宿在一个小小县城的东关外。

从这一路来的军队也有五千多人，当那些马蹄蹴踏着飞尘，炮车轮子响着砰轰的声音冲入这县城。方圆不过三里地的城中，即使搬出一半人家去还容纳不下，纷乱了两个钟头，究竟退出一千多人到东关露宿，大有与他的同伙便被分派到东关的空场子中。

一天的疲乏渐渐使许多推夫感到没有剩余的一分力量了！一天只吃了一顿粗米饭，空着肚腹直走了将近一百里地，他们的脊骨都似压折，而每个人的腿部如果不是被车子的动力带起来，马上会委倒在田野里。所以一听说叫他们卸了绊绳休息，即时许多人横直的躺满了空场。

一点灯火看不见，平野中的村庄与穷苦的人家都早已防备着兵士的进攻，一盏灯也不点。从暗中可以隐约地辨出那倾斜的城门楼子，与城墙下的一行大树。城中的人声与调队的号声乱成一片，浮上空际，吹送到如被逐的丧家狗似的推夫耳朵里，他们这时什么都不能想，有食物也不能即时下咽，人人渴望着睡眠。风吹露冷的难过，他们并没想到，他们的身体也同载重的木车一样，被人推放到那里就是那里。监守着这一群二百多人的兵士们，只有值班的几十个人。谁愿意在这样清冷的夜里与牲畜一同受罪，况且兵士们的两条腿也一样是早已站立不稳。在星光下面，他们也是大多数倚着车子望下来，由假寐以至酣眠。

约摸过了两个钟头，才由城中送来了不多的高粱饼子，几乎是用沙土做成的饼馅。连冷水都没处找，合起来每人可分半个。……谁都想不起吃，食欲像从大家的胃中口滑走了一样。一会忽然从石街上跑来了两匹马，向监守兵传令，要三点钟就动身，明天晚上一定赶到城，是一百二十里的长路。

困卧的兵士们哼也不哼一声，只有他们中的一个排长答应着，算是接了命令。

两匹马得得的蹄声又奔回城里去。

“妈的！没有心肝五脏的长官，只会发这样的鸟令！”

“走？他用不到腿，老子可是没有马骑！”

“不知势头，多早晚也得把这些行行子弄来尝尝咱的劲！”

没有完全睡浓的兵士们不管顾的乱骂，他们的小头领却逛到另一边去了。

大有与他的多少同伙没沉睡的与忍不住饥饿强咬着粗饼的人都听见了，谁也没有话说，然而谁的愤怒也在心中向上高涨。沉默着，心意的反抗的连合，不用言语，似乎都体会得到。何况单独是他们在城外，机会，——这几天中谁也来找着恢复自由的机会！现在是不可失去的！天晓得！将要把他们带到那里去！沿道上已经没有多少车辆可拿，即便拿得来，也未必放手！

极度的苦痛使他们忘记了车子，牲畜的处置，他们蕴藏着的脱逃的心意正在从一个心粘合到别一个的心里。

恰好从晚上初吹起的西北风，将已经睡熟的人从沉重的压迫的梦中惊醒。那些兵士们在车旁盖着毯子，与夺来的种种棉被抵抗着大野中的寒冷，没想到他们的奴隶能够趁这个时机要来争回自由！除掉倚着枯树算是守夜的两个之外，推夫很容易不用动手的走去。大有首先与徐利打着耳语，他并且从簸箩里摸出那把谁也不曾知道的尖刀。

互相推动的不须言说的方法，所有的奴隶都在朦胧中等待着。

徐利与大有先立起来，守住了倚着树根在做梦的两个兵士，一个“走”字由大有的口中低声喊出，一群黑影从四围中向南去的小路上奔去，不用催促，他们用很快的脚步飞奔。两个兵在无意识中转动身子，即时大有与徐利将他们抱在胸前的步枪夺过来，将刺刀对准了他们的咽喉。

这两个疲倦过度的军人勉强睁开眼看见这个奇异的景象，还以为遇到了敌人的夜袭，黑暗中两条明光锋利的尖刀在眼前逼近，习惯的威吓使他们很机伶地闭了口，瞪着眼，似在求饶。

约莫他们的同伙跑出了半里路后，大有与徐利每人一个，牵住这两个失了武器的兵的破衣领往前走！刺刀的尖锋仍然在他们的面前。

要报复的沉着的精神，与恐怖的心理相对照。这突来的袭击，两个兵士现在也成了这一群呆笨的农夫的俘虏了。

拖着走了一大段路，可怜的被俘的做梦者并不曾认清敌人的面貌。到一片深深的土沟的上面，大有哼了一声“走！”还是那个有力的口吻，由土崖上面用力一推，将他手中的俘囚推下沟去，那一个刚刚“啊哟”着，前边的徐利照样办。

“叫吗？就格你几枪！”大有还向沟底下喊，其实他即时将手里夺来的步枪往那一面的沟里抛下去。

“怎么不带了去？”徐利似乎还不舍得这样精美的武器。

“去他妈的！丢到左面去，这两个小子摸不到。”

徐利顺手也将武器从脚底下蹴去。

这来时的小路他们早早记清了，从满野吹啸的东北风中他们加紧了脚力，赶上先行的同伙。

十四

这一年的冬日虽然幸而没再出兵差，然而接连着夏秋间的种种预征，讨赤捐，与地方上的附税，大有又得出卖地亩，现在所剩下的只有春天与魏二共耕的二亩地了。地不值钱，乡村中的人家要不起，也不敢买，只可向镇上或城里有势力的主去贱卖，中间又有经纪的折扣，一亩很好的土地也不过几

十块大洋。大有自从春天以来，对于土地的爱护心早已变了，他打定主意横竖留不了多少年，这样下去，早净晚净，还不是一个样！况且实在是没处弄钱交捐税，不止他这一家，陈家村中每家都是如此。地太少的或者给别人家佃种的，虽然不用交纳税款，却一样是没有生活。很有希望的秋收被空中的烈火烤干了，甚至连别的东西也不能改种。想照从前做点手工活作种地的补助，做什么呢？一切东西都用不到他们自己的制作，棉布，煤油，洋纱，小铁器，一批批的从海口外运到各地方中去。城里与大集镇有的是批发的铺子，由各个小商贩到乡村中卖，只是有钱，这许许多多旧日的农村中用不到农人拙笨的手再去制造什么用品。制造出来又贵又难看，谁也不愿意用。所以一到冬天，这一些穷苦的乡民除去拿枪看守之外，任何事都没得可做。大有本来原是老实的，自从经过了一些事变，使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周围的状况，与将来似乎没有出息的苦闷。对付兵匪的能力，很奇异地日日增长。他于是在村子中渐渐被一般人所倾服了！从前嘲笑他不会卖菜被灰兔子打耳刮子的话再没人提起。从单锋脊偷营的战功以后，他在这几个村子中变成了仅亚于陈庄长的人物，这拼命的大有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从夏天来变成了周身是胆的“英雄”，然而因此他的生活却愈发异样了。

自从他首先倡议与百多个推夫从那个县城外夜中偷跑回来之后，过度的疲劳与奔跑，他虽然得到许多农村人们的称赞，然而在十月中旬他大病了一场。寒热间作，夜里说着令人不懂的吃语，吃着乡村中的中医的苦药不见速效。他的妻很小心周到地伺候病人，把为孩子及全家赶做棉衣的工作也耽误过去。

在病中，他每夜做着恶梦，仿佛是常在与许多人争斗，拳头，尖刀，火枪，爬过山岭与平原，尽力地向不知的敌人拼命，为了什么当然不明白，然而他在梦境中是真的用力的争打，并不是虚空的喊叫。他的妻在冒黑焰的煤油灯下看着他握拳，咬牙的怪样，往往在第二天抹着眼泪向人诉说，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邪祟，虽然也请过巫婆，烧过纸钱；但并不见有减轻病人怪状的力量。直到吃过医生的重量发汗药之后方才略略好些。

正当大有卧在土炕上大病的一个月内；这乡村中也闹着一种神怪的新闻。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游方和尚到镇上去化缘，保卫团丁为了驱逐闲人起见，并没容许这一件僧衣一个小包裹的和尚多留。然而只有一天的工夫，却给了乡间的农民一阵绝大的恐怖！据说这个和尚曾在镇上北门里的一家人家里——一个自己做零活的木匠——治过病，用火炙的法子将木匠老婆的胃气疼治好。因此在那一家的殷勤款待之中，他好意的留下了一张画符子的长篇字纸，他说：现在应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劫运，从下年起，要十几年内不复太平，怎样尸骨填河，死人遍野，又怎样有水，火，疫疠，刀兵的种种灾难，没有善行的，与不早早求保护的人非死即病！总之，是任管如何逃不出这场劫难。他叫木匠与他的全家都要一天画符子，烧着吃，又要每天诚心念佛多少遍，方可修行得日后在那洪水般的大灾中得到解脱。那诚笃的木匠自然是安心相信，况且和尚也说过，像夏天的旱灾便是那未来的患难的第一次的样子，是向许多人警戒的先声。更传说的是和尚刚出木匠的门口便不见了！……这样新闻流行得异常的迅速，不到两天，凡是围着这个大镇十几里以外的乡村都知道了。同时在那都不认识的木匠家的神仙似的和尚留下的符子与字纸，都彼此传抄着看，忙坏了一些识字的小学生，杂货店里的小伙计，以及乡村中能写得上的老先生。……陈家村隔镇上更近，自然是个很适于宣传

这样新闻的区域，于是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在有人争抄，或求着别人传抄这样的符篆。

在虚空，失望与本来已经是摇动的农民的心中，这突来的恐怖的预报很容易激动他们的朴直的心！何况还附有救济的方法，即使无效，他们在一切无所希望里也愿意去试验试验。在每年是忙着收割豆子的时候，现在却都忙于传说这件新闻，并且把那个和尚点缀上不少的奇迹。他的指尖上能够生火，他的小包裹中一定有不少的法宝，也许是济颠的化身，不就是从西天佛爷那里来的差遣。真实的情形，近几年来刀兵，荒旱，都在乡村中流行过，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夜里提枪防贼的生活，都见过满道上逃难的景象，这神仙化的预言在人人的想象中并不觉得说的过度。谁都在等待着不久的未来的祸患，谁也明白以后不像是太平世界了！什么怪事还没有？他们在鼓子里不得安眠，也不能了解这空空的大鼓是要如何破法。然而不能安稳，与日后没有过法的预想，便恰似这传抄的符篆一样流行在每个人的心中！

大有刚刚出过两场大汗，在炕上可以坐起来的一天，他的妻正在外间的白木桌子上看着叫聂子学画符篆。去镇上的小学不到一学期，幸亏他早已在陈庄长的私塾中附过学，还会写字，于是在屋子的淡弱的阳光下画符子也能画得出。

经过妻的装点地解释之后，大有也觉得奇怪，便要过符子的抄样来看。

“ 诚心，你要洗洗手去拿， ” 妻热诚的说。

“ 什么？——我这两只手又没杀人，怎么脏的！ ” 大有无力地瞪了瞪眼睛，却立刻想起了在城墙上曾看过的杀人的印象，又联想到在龙火庙前自己的枪法。

“ 也许曾打死过人吧？ ” 这一转念还没完，妻已经恭敬地将白木桌上的符子样双手送过来。

大有略略迟疑地接过来，“ 如果真没曾打死人？…… ” 他想着，粗大的手指在空中抖擞起来。

一张黄表纸上面有许多歪歪扭扭的方形字块，到后面才是那两道符篆，大有骤然看见这朱红色的画符也觉得很奇怪，有一些圈，重叠的横画，一个字有多长，这些字形中包藏着什么天机？他随手又递给妻。

“ 你叫聂子抄过几张？ ”

“ 说是抄十张就可免罪！抄下来还要将符子用清水吞下去，——聂子不会写前边那许多字。我叫他只抄符子，先给你喝。 ” 妻诚实地答复。

“ 村子里都在传抄么？ ”

“ 谁家也忙，可惜会写字的太少了。西边学堂的先生，头一个月才从城里下来的老先生也忙着写，一天大概写得出十多张。不会抄字的只抄符子也可以。酒店的小老板，跑花会送封子的小李，都像学生似的冬天的写。……说，人不信，独有陈老头不信！ ”

“ 就是庄长老头子？ ”

“ 旁的还有第二个？他老人家什么事役经过，独有这件事他向人说起便道是一派妖言。听说连镇上的练长家里的人都吞了朱砂符子，并且用红绸子装起来带在身上，怪不？陈老头子偏不信！——人人都说他反常。本来快七十岁了，说不定风里烛的有一天！…… ”

“ 陈老头子还怎么说？…… ” 大有追问着。

“ 他说：这那会是正经神道，说不定是来摇乱人心的。他还说在这样的

年头就会出这样的事。——你记得，这也不必然吧。我小时候曾在龙火庙——那时香火真大——给娘求过胡仙的神药，你去过没有？跪在那里，好好的，一包纸里面就有些末子。”大有的妻一面将符子放在桌子上命孩子抄写，一面拾起在炕上的麻线扎成的鞋底做着手工，这样说。

“不错！那一时传的胡三太爷的神事真怪！龙火庙的道士真发过大财，得了不少的香钱，到后来不知怎么便消灭了。我明明记得爹还是那香火会的会头，——又记起来了，那正是洋鬼子造铁路的第二年。唉！那时候的谣言到处都有，说鬼子能勾小孩子的魂，教堂里弄了人去割开，取血配药。T 岛那边是片魔窟。请了外国的邪鬼来造路。这才多少年？我小时候听见爹说过，可是后来什么也没了。怕坐铁路上的车的也坐了，入教的仍然入，中什么用！……”

因为符篆的谈话引起了大有的童年的记忆，并且将在铁路旁边推煤炭时所见的种种光景也联想起来。

他的妻低着头黄松的发髻做鞋底，听他高兴地说起旧事，也插嘴道：

“咱年纪不大，遇到这末梢年，见过的光景可不少！一年不是一年，你想都像这两年的胡混，谁知道等到孩子大了还有的吃没有？……”这是这位诚恳的女人的心病。眼看着家中土地一次次的典卖，钱又是那末容易的拿给人家，丈夫还得与一些不知怎么来的仇人拼命，地没有好法子多出粮食，愈来愈不够交割，好好的一个男人出了一趟兵差，回家就一连病了二十多天，这是多坏的运气！

127 她平常不敢对丈夫提起，现在她说出来，枯涩的眼中包着没有哭出的泪痕。

出乎意外的，大有这次并没发他的老脾气，他搓了搓手掌禁不住也叹着气道：“女人家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事！我还不是糊涂到死，谁知道这几年是什么运气！——你明白这坏运气不是咱一家要来的！还有比咱苦的人家你不是没看见。还有那些外县来的逃荒的，卖儿女的，讨饭吃的，一年中总可以有几回。现在咱卖地，吃苦交钱，还能在这里鬼混着住，比上不足，已经比起人家算好了！我明白，——不但我明白，再想和头十年一般的过安稳日子，大家都没有这份好命！陈家还不是一样？独有快活了小葵那坏东西！我在城里听人说，什么事他也有份，就是会弄钱，巴结官，大绅士，可怜本是小财主的他那老爹，扶了拐杖到处里跑受气，妈的，小葵管么！……常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罢呀！咱这一辈子还不晓得怎么混过去，想着孩子不是傻！——谁没有小孩，到自己顾不得的时候，夫妻还得各奔西东呢！”

妻的哀诉打动了这已近中年的大有的积感，他紧握着破棉被在炕上气急他说将来的无望的话，妻的真情的眼泪却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的流到鞋底上面。

十三岁的男孩在外间的木凳上停了笔向里屋偷看，他的大眼睛瞧瞧像是生气的爹，又瞧瞧似在受委屈的娘，……然而他的弱小的心灵中也像多少明白一点，他们是为的什么这样的难过。

三间屋子中一时是完全静默了。只有纸窗外的风声扫着院子中的落叶刷刷的响，一会，大有将紧握的拳头松开道：

“还用难受！挨着，——挨着吧！横竖有命！上一回没死在那些贼兵手里，从枪尖底下逃回人来，想将来还不至于饿死。自从我在镇上遭过事以后，我也变了，害怕，愁，想，中么用？瞪着眼瞧那些没来到的光景！干这个不

成，改行，卖力气！……你不记得陶村的杜烈么？”

“哎！记起来了，你看我这记性，……”妻擦着眼泪说：“前三天刚刚你吃了药发大汗的那天，杜家的妹妹还特意托她那村子中有人回来的便，捎了一点孩子衣服料给我，——与我曾在清明打秋千时认的，大约还因为你与她哥哥有来往，……那捎信的人说是杜烈问道你在家好不好？当时我正替你的病担着心，也没来得及好好问问她在外边怎么样，只知道也在工厂里做工，一个月可以有十六七块钱。只可惜她娘已经看不见了！”

“一个月十六七块？杜烈一定还得多，那不成每一月就有四十块。真比咱在乡间净卖地过活好得多！”大有艳羡似的说。

“舍开家可不容易？”

“也得看时候，乡下不能过，怎么样不得向外跑？前几年到欧洲去做工的回来不是都买地，还会说鬼子话。”

“辛苦却不容易受哩！”

“什么辛苦，比挨饿受气还强吧！咱凭么？还不是到处一样的卖力气吃饭。……”

他的妻这时也将手上的鞋底放下来，牵着麻线想那些未来的不定的事。

外院的板门响了一下，妻刚刚从里间伸出头去。

“大哥这两天该大好了？我本想来瞧瞧，恰好陈老头也叫我来哩。”质直的口音，大有在炕上听明白进来的是患难相共的徐利。

徐利的高大躯体进门须弯着半个身子。他披着一件青布长棉袍，并没扎腰，脸上乌黑，像有三天不曾洗过。头发很长，都直竖在头上，到炕前他立住了。

“大有哥，可见你的身子多狼糠，咱一同出的门，我回来睡了两天两宿，什么事也没有，可把你累坏了！穷人生不起病，大约这些日子光药钱也有几块？”

“可不是，徐二弟，秋天卖地下剩了十多块钱这一回便净出来了！”大有的妻立在门外的答复。

“好！早净了早放心，你可不要嫌我说话不中听，存下干么？给人家伺候下，犯不上！只要留得身子在，怕什么，是不是？大哥，……哈哈！……”

大有在炕上坐着没动，只是从脸上苦笑了笑，算是答复。

徐利毫不客气地坐在木炕沿上，重新端相着大有的脸面道：

“人真缠不过病魔，这二十天你瘦得多了。——这不好？咱算做对了，好歹的那些东西没回头来追抄。虽然大家丢了不少的车子，骡，马，还得回来人！你那里知道，一听说咱跑回来，陈老头子跑出去藏了七八天，谁不是捏着一把汗！我早打定了主意，管它死活，如果灰兔子们真来找事，跑他妈的，咱也有条命，不是一样出去补名字？几间破屋，无非是烧光了完事，逼着到那一步有什么说的！……可是苦了你，这场病把你作践得不轻！妈的！一个月下了二十九天雨，——该阴？倒霉的年头，倒霉的运，谁逃得过？……别扯淡，我今天来看病，也有正经事，老头子昨儿同大家议论了大半天。……”

“又是什么事？不是要钱，也是要命！”大有迅快地问话。

“哼！头一条猜得不对，妈的！现在又变了法子了，不要钱，你放心，要人！——干什么？说是修路。”

“修什么路？又通火车？”

“差不多？要修汽车道。”

“修吧！横竖咱多是坐不起汽车的人，我知道走几十里地要两三块，……”大有愤愤他说。

“不是叫咱们修路人家坐车呀！”徐利慢慢地道：“县上有命令，转到镇上，前天夜里火速的招集各村的首事开会。”

“要人？多少钱一天？”

“你别装傻了，化钱，叫咱们卖力气？——卖力气，是啊！从北县的丰镇修过来，一百二十里，叫当地人加工赶修，限十天，十天呀！全路完工。那里没完，那里受罚！……怎么修？自己带干粮，带火，每个村子里每一家都得出人，还有器具，哼！虽然不隆冬深九，地土可已经硬起来，要一镢一镢的掘，这是什么活？谁听见说过？慢了得罚，陈老头子就是当差传令，昨儿就为的这件事闹了大半天。”

大有瞪着眼，像是骤然受了重大的刺激，说不出话来。原来站在外间的木桌子旁边的大有的妻急着迈进里屋子来道：

“像他这病人还得去？……”

“我为什么来的？大嫂子你想怎么办？陈老头子还体贴人情，他首先说过大有还病着怎么又当官差，你家里别没有人，然而这是大家的事，谁也愿意谁不去，后来还是老头子出的主意，说不去没法向大家说，找我来同你们说一句，可以出几个钱雇人替？”

徐利的话没说完，大有将破棉被掀开来大声道：

“什么？老头子出的主意倒不差，可惜我现在把卖地的钱全化净了！不去，不去，我偏去！省得叫人家作难！去！去！好不好再闹上一场！……”

他一边叫着，一边汗滴从他的额上往下滴，大张着口向外吐气，这显见得是病后虚弱与过度的激动所致。徐利急急的将那条乌黑油脏的被子重新给他盖上，摆摆手道：

“大哥，你别急，老头子真是好意，除此外设法眼得众人。抗又抗不了，后天就由城里派监工的人来，拿着册子查。……”

“查？谁教死不了，就得做牛做马！你不必阻挡我，我大有死了也不使陈老头子为难。我非去不行，一个钱我也不化，再回头来请先生治病，那是活该！我看看到底路……是怎么修法？……”

他的妻看见丈夫动了真气，不敢说什么，避在板门后用大袖口擦眼泪。徐利这一来也没了主意，不知道用什么话对这位病人解释。

“哼！”大有喘着气道：“横竖是索命，我有病——难道没有病的就容易干？从夏天起，咱那天不是卖命，还差这一次！什么法子都想到，与穷人拼！……”

“凡事总有个商量，你病的才好，别净叫大嫂子发急，你看她擦眼抹泪的！”

“哈哈！妈妈气，中什么用？大嫂！老实说，就是大侄也顾不的，总之，我一个钱没的出，告诉咱那头儿，谢谢他吧！干什么也去！……”

徐利没有再可以分辩的话，他知道当大有气上任管怎样说的在情在理也是白费，他守着这心理异样的邻人，替他担心！而大有的一攥枪的脾气，他一向很熟悉，他要打定主意的事，别人怎么劝说万不会使他动摇他的信念。

喝过大有家的红色的苦茶以后，徐利再不敢提起修路的事，只可在光线暗黑的屋子里同大有夫妇说些闲话。幸而这性急却不是心思缜密的病人，无论什么事一经说过之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于是农田的经验，与粮价的高低，

幼小时的故事，都成了他们的谈料。大有在久病后得到这个畅谈的机会，精神上也觉得十分痛快。虽然明后天就要凭着苦身子去修路，然而他只有兴奋，却并不忧愁！院子中的大公鸡喔喔的高声叫着过午应时的啼声之后，太阳渐渐西斜了。徐利起身要走，恰好聂子已将十多张红符子抄完，大有的妻恭恭敬敬地拿到屋子里，意思是要大有吞下去。大有蹙蹙眉毛没说话，徐利在旁边笑着道：

“看着大嫂子的好心好意，你也应分吞下去，难道还会伤人？何况你还一定要作官活，身子不比从前结实，就来一下吧！”

大有的妻趁他说话的机会便在大黑碗里将一叠的黄表纸烧成灰，用白水冲开，递到大有的手里。她很小心地望着丈夫的颜色。

“好！就让老利看一回咱的妈妈气！也许吞过符子，高兴不作路倒！……”一口气吞下黑碗中的纸灰，他与徐利彼此呆着脸对看着苦笑。

十五

初冻的土地用铁器掘下去格外困难。西北风峭冷的由大野中横吹过来，工作的农人们还是有半数没有棉衣。他们凭着坚硬的粗皮肤与冷风抵抗，从清早工作到过午，可巧又是阴天，愈希望阳光的温暖，却愈不容易从阴云中透露出一线的光亮。铅凝的空中，树叶都落尽了，很远很远的绝无遮蔽，只是平地的大道向前弯曲着，有一群低头俯身的苦工在作这样毫无报酬的工作。沿着早已撒下的白灰线，他们尽力的掘打，平土，挑开流水的路边的小沟，一切全用你一手我一手的笨力气。他们用这剩余的血汗为官家尽力。三五个监工，——穿制服与穿长衫的路员，带着绒帽，拿着皮鞭，在大道上时时做出得意的神气来。

虽然还不十分冷，然北方的十月底的气温在冷天中干起活来，须要时时呵着手，在清早上得先烤火。黎明时就开始修路，一样的手，在监工的路员的大袖子里伸不出来，农民们只能就野中的木柴生起火来烤手。这样还时时听到“贱骨头”，“是官差就脱懒”的不高兴的骂声。他们听惯了到处是利害的声口，看惯了穿长衫的人的颜色，忍耐，忍耐，除此外更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报复。然而一个个心头上的火焰正如干透了的木柴一样易于燃烧。

数不清的形成一个长串的工作者，有中年的男子，有带胡子的老人，还有干轻松活的十五六岁的孩子。木棍，扁担，绳，筐，铁锹，尖镢，各人带的食物篮子，在路旁散放着。他们工作起来听不见什么声音，大家都沉默着，沉默着，低了头与土地拼命！只有一起一落的土块的声响。不过这不是为他们自己耕耘，也不是可以预想将来的收获的，他们是在皮鞭子与严厉的眼光之下忍耐着要发动的热力，让它暂时消化于坚硬的土块之中。至于为什么修路？修路又怎么样？他们是毫无所容心的。

路线在头三个月已经画定了，到处打木桩，撒灰线，说是为了省时与省得绕路起见，于是那一条条的灰线，树林子中有，人家的地亩内有，许多坟田中也有。本来不能按着从前的大道修，便有了不少的更改。然而因此那些修路员工便有了许多的事情要办了。暗地的请托，金钱的贿赂，听凭那些不值钱的灰线的挪动；忽然从东一片地内移到西一片地内去，忽然扫去了这一家有钱人家的墓地，到另一家的墓地上去。这并不是希有的事，于是灰线所到的地方便发生不少的纠纷。从三个月前直到现在，还没有十分定明路线的界限，而每到一处人们都是十分恭敬，小心的伺候，谁也提防灰线忽然会落到自己的土地，坟茔之内。有官价，自然不是白白占人家的土地，然而那很

公平，一律的不到地价一半的虚数，先用了再办，发下钱来也许得在汽车的利润有了十成的收入之后吧。所以原是为了利便交通的修路，却成了每个乡民听说就要头痛的大问题。

有些农民明明知道是自己随着大家去掘毁自己的田地，却仍然是闭着口不敢做声。这只是一段也许长度不过两丈好好的初下种的麦田，将加入肥料的土壤掘发出来。明明是秋天已经定好的路线，却让出来，那都是城里或镇上有钱有势力人家的地方，应该他们不敢掘动。所以这一条几十里连接中工作的农民，除了自尽的力量之外，还有说不出的情感压在他们的头上。

大有头一天的病后，出屋子便随着陈庄长，徐利，跑到村南边的六里地外去作这共同的劳工。他穿了妻给他早早缝下的蓝布棉袍，一顶猫皮帽子，一根生皮腰带，在许多穿夹衣的农民中他还显得是较为齐整的。虽然额上不住的冒汗珠，然而他确实还怕冷。劲烈的风头不住的向他的咽喉中往下塞，他时时打着寒颤，觉得周身的汗毛孔像浸在冷水里一样。陈老头不做工，笼着袖头不住的向他看，他却强咬着牙根睬也不睬，努力扛起铁器在徐利身旁下手。陈老头从村子里带来将近百多人，却老跟在他与徐利的身旁，他并不顾及别人的工作，只是十分在意地监视着这个病后的笨汉。徐利究竟乖巧，他老早就知道陈老头小心的意思，并不是专为大有病后的身体，这一生谨慎的老人自从上一次大有带了尖刀，率领着许多推夫从外县里跑回来，他常常发愁，这匹失了性的野马，将来也许闯下难于想象的大祸。他并没有嫌恶大有的心思，然乡民的老实根性，激动他对于这缺乏经验的汉子的忧虑。本来不想叫他出来，想不到仍然使出他的牛性，天还没明，他抖着身子带了铁器来，非修路不可！……这些事徐利是完全明白的，所以他在工作的时间中什么话都不多说一句。

大有自己也觉得奇怪，出力的劳动之后，他觉到比起坐在土炕上仰看屋梁还适宜得多。经过初下手时的一阵剧烈的冷颤，他渐渐试出汗滴沾在里衣上了。虽然时时喘着粗气，面色被冷风逼吹着却红了许多。用力的兴味在他的自小时的习惯中随时向外挥发，纵然干着不情愿的事，却仍然从身体中找出力量来。

“老利，说不上这一来我倒好了病，还得谢谢这群小子！”他高兴了，并没管到监工人还时时从他的身旁经过。

陈老头看了他一眼。徐利道：

“你这冒失鬼，说话别那么高兴！病好了不好？应该谢谢我是真的！”他故意将话引到自己身上。

“谢你！谁也不必承情，还是吃了老婆的符子得的力吧！回头再喝他妈的一碗。”大有大声喊着。

“怎么，老大你也吞过那些玩艺？”陈庄长略略松了一口气。

135

“怎么不好吃？横竖药不死人。是？陈大爷，独有你不赞成吞符子？”

“说不上赞成不赞成，吞不吞有什么。这些怪事少微识几个字的人大约都不信。”陈庄长捻着化了冻的下胡说。

“不信？这个，为什么跪在太阳里祈雨？就信？不是也有许多认字的老头？”徐利在陈庄长左边俏皮着说。

“这你就不懂。祈雨是自古以来的大事，庄稼旱了，像咱们以食为天，诚心诚意的求雨，是大家都应该干的！不是吞符子，撒天灾的妖言。”

“好诚心诚意的！祈下来一场大战，死了两个短命的！小勃直到现在那条左腿不能动，——也是灵应？陈大爷这些还不是一样的半斤八两，信也好不信也好！”徐利的反驳，又聪明又滑稽。

“听说南乡的大刀会是临上阵吞符子，还能枪刀不入呢。”大有不愿意陈老头与徐利说的话都太过分，便想起了另一件事作为谈话的资料。

旁边一个年老的邻居接着答道：“别提大刀会，多会传过来才算倒运！我上年到南山里去买货，亲眼见过的。哈！练习起来恰像凶神，有的盘着大辫子，带红兜肚，乱跳乱舞，每个人一口大刀，真像义和团。……”

“真是枪弹不入？”徐利问。

“老远的放盒子炮，——好，他们那里并不是没有手枪，快枪，当头目的更是时刻不离。……谁看得清是有子弹没有？明明朝着带红兜肚的胸口上打，他却纹风不动站在那里。后来从地上捡起落地的子弹来，说是穿不过装符子的兜肚。……”

那做工的老人在他们前边弯着腰扬土，口里说着，并没回头。大有这时觉得出了一身的大汗，气力渐渐松懈下来，便直起脊骨倚着镢头道：

“陈大爷，你老是不信，这么说来，——那和尚显然是来救命的了！你不吞可不要到后来来不及。”他有心对陈老头取笑。

“老大，你放心，我那年在直隶的大道上没死于义和团大哥的手下，想来这一辈子还可以无妨。说起义和团，你们都不知道，那才是凶劲！记得到沧州店里一同捉起了十多个人，排成行，烧起香来，香烟不向上走就开刀。直到现在我记得明白，是厚脊的大刀，真亮，砍起人来就像切瓜，不含糊，头落在地上要滴溜溜滚得多远。幸而砍到末后的三个人，那里香烟又直起来，好歹松了绑，打发起身，我就在那三个人之内，‘死生有命’，从此我真服了！……”

“所以陈大爷用不到再吞那怪和尚的红符子！”徐利接说了一句。

“吞不吞没有别的，你总得服命，不服命乱干，白费，还得惹乱子！我从年轻时受过教训，什么事都忍得下，‘得让人处且让人’！不过年纪差的，却总是茅包。……”

大有向空中嘘了一口气。

陈庄长向左边踱了几步，看看监工人还在前面没走过来，又接着说：“老大，你经历的还少，使性子能够抵得过命？没有那回事！这几年我看开了，本来六十开外的人，还活得几年？不能同你们小伙子比硬。哎！说句实在话，谁愿意受气，谁也愿意享福呀！无奈天生成的苦命，你有力量能够去脱胎换骨？只好受！……”他的话自然是处处对准这两个年轻不服气的人说的，徐利更明白，他一面用铁锹除开坚硬的碎石，土块，一面回复陈老头的話里的机锋。

“我从小就服陈大爷，不必提我，连顶混帐的大傻子他也不敢不听你老家人的教导。实在不错，经历多，见识广，咱这村子里谁比得上？可是现在比不了从前了！从前认命，还有的吃，有的穿，好歹穷混下去。如今就是命又怎么样？挨人家的拳头，还得受人家的呵斥，那样由得你？怪和尚的符子我信不信另说，——可是他说的劫运怕是实情。年纪大了怎么都好办，可是不老不小，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无怪南乡又有了义和团。……”

“赶活！赶活！”陈庄长一回头看见穿了黄制服青裤子的监工人大踏步的走过来，他即时垂了袖子迎上了几步。

鹰鼻子，斜眼睛的这位监工员，很有点威风。他起初似乎没曾留意这群农工的老领袖，恭敬地站在一旁等待着问话。他先向左近弯腰干活的农人看了一遍，听不见大家有谈话的口音。他仿佛自己是高高的立在这些奴隶的项背之上，顺手将挟在腋下的鞭子丢在路旁，从衣袋里取出纸烟点火吸着。然后向陈庄长楞了一眼。

“你带来多少人？”声音是异常的冷厉。

“一百零四个，昨儿已经报知吴练长了。”

“瞎话！说不得，过午我就查数，晚上对册子，错了？……哼！受罚！这是公差，辛苦是没法子的事，大冷天我们还得在路上……受冻！”

他后面的两个字说得分外沉重，意思是：“我们还要受冻呢！”陈老头十分明白这位官差的意思。

“本来为的是好事，谁也得甘心帮忙。路修起来，民间也有好处。——这里没敢报假数！”虽然这么说，可也怕这位官差不容易对待，有别的话暂时说不上来。

“甘心么？这就好！”这位黄制服的先生重重地看了陈老头一眼，便跨着大步过到路那边去。

徐利趁工夫回过头来向陈老头偷看，他那一双很小的眼睛直直的送着那官差的后影，脸色却不很好看。

勉强挨到吃中饭，大有已经挫失了清晨时强来的锐气了。在土地上守着，干硬的大饼一点都不能下咽，汗刚出净，受了冷风的吹袭身上又重复抖颤起来。有村子中送来的热汤，他一口气喝了几大碗。老是不曾离开大有身旁的陈庄长，他的过度的忧虑现在可以证明，大有还不能战胜他自己的肉体的困难，所以那太小心的防范，自己想来不免有点愧对这位老邻居的儿子！看到他一会发烧，一会寒冷，并且是的确没有力气支持土地上的工作，他将徐利叫在一边，偷偷的说了几句话，徐利走过来对大有劝说，还是要他回家。陈老头已经派人去叫他的聂子来替他抬土，本来可以不用，因为下午要点工，还怕大有回不过赌气而来的话，只好这么办。

强毅的心力抵不住身体的衰弱，午后的冷风中仍旧由徐利扶着大有送回家去。路上正遇着那红红的腮颊的小学生，穿着青布制服到大道旁替他爹作工。

直到徐利走后，大有还是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睡。他的妻守在一边，大气也不敢喘。她是一个乡村中的农妇的典型，她勤于自己应分的工作，种菜，煮饭，推豆腐，摊饼，还得做着全家的衣服，鞋子，好好的伺候丈夫。她自在娘家时吃过了不少的苦楚，从没有怨天咒地的狠话。近来眼看着家中的日月愈过愈坏，丈夫的脾气也不比从前，喝酒，赌气，好发狠，似乎什么都变了！她不十分明白这是为的什么，末后她只好恨自己的命运不济！这些日子大有的一场重病，她在一边陪着熬煎得很利害，虽然有杜妹妹托人捎与她衣料，难得的礼物，但相形之下更加重她的感叹！

一夜没得安睡，拗不过大有的执气，天刚明就把他送走。直到这时又重复守着他躺在炕上。她诚心感激陈庄长与徐利的好意！自然也不放心孩子去做工，究竟她希望丈夫快快复原，好重新做人家，过庄家日子的心比什么还重要。

初时她什么活都不作，静静的守着气息很重的病人沉睡。经过一个小时后，她渐渐有些熬不住了，倚在土墙上闭着眼休息。

其实大有完全没有睡宁，自从倚在徐利的肩头上从野中走回来，他觉得他一身的力气像是全个融化在泥土里似的。耳朵旁边轰轰着数不清的许多声音。一颗心如同掉在灼热的锅中，两只脚下全是棉絮般的柔软。直到在自己的炕上将身子放平了，他什么话都不能说。徐利的身影，与妻的面貌，都还看得清，却怎么也没了说话的力量。微温的席子贴着热度颇高的肌肤，他得到一时的安息，少睡一会，却梦见不少的怪事。

仿佛先到了一个伟大的城市，数不清的行人，种种自己没曾坐过的车辆，满街上飞行着奇异的东西。地面上相隔不远便有一堆堆的血迹，不知是杀人的兽类，还是死的孩子的红血？没人理会，也没人以为奇怪。很多的足迹踏在上面，那些美丽的鞋底将血迹迅速的带到别处去。于是他所看到的地方几乎全是一片血印。自己不敢挪步，也想着学那些很雍容华贵的男女们绝不在意地走上去，却觉得终于没有那样胆量！……一会，又到一处，本来是隐约着曾看见一大段树林子，阴沉沉的没有天日。现在却连树影也没了。四处尽是无尽的黑暗。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黑暗中待了多久，呼吸十分不顺，恰像闷在棺材里面。……不过一转眼的工夫，在光明的大道上看见了爹的后身，他仿佛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往前走，不歇脚的走去，他尽力追，脚下却老用不上十分力量，如踏着绵纸。一会又像是掉在松松的沙堆里，愈要向上跑，愈起不动身。……空中传来很多的枪声，眼前的光明失去了，阴暗，阴暗，从四围很快的合拢过来；在晦冥的前面伸过来一只大手向自己拿，并且那大手指尖向自己的头上洒着难闻的臭水！……不久，喉咙已经被那大手叉住了！……

醒过来，眼光骤然与墙上所挂的煤油灯光相遇，很觉得刺痛。屋子中什么人没有，窗子外的水磨辘轳似的响动，一定是妻在推磨。自从将那匹牝驴丢给向北去的逃兵后，妻便代替了驴的工作。他听得很分明，那转过来的脚步轻轻地是妻的布底鞋的踏地声。风还是阵阵的吹，门外的风帐子上的高粱叶的响声如同吹着尖音的喇叭。炕头上一只小花猫饿的咪咪的叫着。他觉得粘汗湿遍了全身，如同方从很厚重的夹板上放下来，一动都不能动。梦中的种种景象还在目前。他在平日劳动惯了，轻易不曾做梦，除去小的时候也梦过在空中飞行，在人家屋脊上跳舞之外，偶尔做的梦不等到醒来早已忘了。一起身就忙着出力的农家生活，来不及回想梦里的趣味。然而这一次稀有的怪梦，从下午做起，直到醒后，他一切都记得分明。过度的病中的疲劳，与心理上的变化，融合在复杂的梦境之中，这不能不使得自己十分惊异！

妻推完了碾高粱面的石磨后，恰好徐利送聂子回来，一同到里屋里，她首先看见那十三岁的孩子还有不少的汗滴流在两个发红的小腮上。徐利这高个儿一进门并不待让，便横躺在大有的足下。

“好妈的！修路真不是玩艺！不怕卖力，只怕出气！——大嫂，你想有那么狠的事？那把式监工的，一连抽了七八个，这是头一天，幸亏大有哥早回来，气死人！……”

大有的妻一边领着聂子给他用破手巾擦汗，一边却问徐利道：

“打的谁？”

“咱这村子里就有两个，萧达子和小李。”

“唉！偏偏是萧达子，没有力气偏挨打！”

“哼！他妈的！”徐利一骨碌又坐起来，“为的什么？就是为他两个没力气多歇了一会，——不长人肠子的到处有，怎么钻狗洞弄得这狗差使，却

找乡下人泄气！那些东西的口音左不过这几县，他就好意思装起官差，扯下脸皮的这么凶干！连陈老头也挨着骂，不是为他早嘱咐我，我给他一镗，出出这口气！……”

“徐二叔，你还没看见呢，那一段上……还罚跪呢！……”聂子在一旁也帮着徐利说。

大有安安稳稳地躺在炕上，并没说话。

“你看我这份粗心，怎么大哥睡得好一点了吧？”徐利似乎到现在方记起了病人。

“亏得你二叔把他送回来！不声不响，直睡，起初我看他一脸的火烧，往下滴汗，我真怕要使力气使脱了可怎么办？到后来渐渐的睡宁，到推磨子时还没醒，大约是一进来才醒的。”大有的妻急切的答复。

大有瞪着红红的眼，点点头。徐利在炕沿上看得很奇怪，他忍不住问道：

“你怪气，别要变成哑吧？是没有力气说话？”

“不，”大有低声道：“什么……事，……什么我都知道，喘……气……不能说！”他的鼻翅微微扇动，胸腹上盖的被子起落着，足以证明他的气息是很疲弱。

“没有别的，简直得教聂子替你几天，再赌气成不了！”好在这孩子也能下苦力，不是像镇上的少爷学生，你倒可以放心。有我和陈老头在一边，准保不教他吃亏。明儿有工夫大嫂还得请请先生吃药，究竟要拿身子当地种，再病得日子多了不是玩笑么！”

徐利的气还没从话里出得完，却等不得了，紧紧布扎腰走出去，约好聂子明天一早到他家与他一同去做活。

他慢慢地走去，对于大有的不能说话很觉得怪，怎么昨儿还有那股硬劲，一上午却成了一条懒牛？他猜着这不仅是用多了力气，一定是看着光景邪气交攻的。他虽然粗鲁，却有一颗热烈的心。自从夏天同大有打过土匪之后，把平常对大有瞧不起的心思没有了。虽然比自己大，也不像自己无拘无束，而竟能与自己领头从防守的武装的灰兔子里跑出来，这位力大的不很规矩的年轻人十分佩服！现在见大有病还不好，却给他平空添上了一份心事。他盘算着，正走过陈庄长砖砌的门墙旁边，从刚上黑影的木桩上看见一匹驮着鞍子辮头的大马拴在门口。他知道陈庄长家只有两条牛，一匹驴子，“是那里来的生客？”一个疑问使他稍停脚步，向门里看，仿佛是有何事故。靠大门很近的客屋中里面有人低声说话。徐利一脚走向大门里去，一转念却又退出来。正在迟疑着，迎面走来一个人影，到近前，是陈庄长家的长工提着一捆买的東西。

“利子，”老长工对于年轻的徐利向来直叫他的小名，“又来找老头子？正和旺谷沟的人说着话呢。”

“没有事，去送聂子回家，刚走到这里。——一匹好马，原来是有客，是不是旺谷沟邢家来的？”“就是他那边，才来到，家里都吃过饭，现到杂货店打的酒。”

“这时候来，什么？……”

“我方才听了点话尾巴，是离旺谷沟二十多里地，不知从那里下来的人，有五六百，像军队！谁也不敢信！逼着那一连的几个村子糟践，住了两天还不走，情形不很对，邢家不是同老头子儿女亲家？怕突过来，急着送信，倒是一份好心！”

“镇上也没有消息么？”徐利心头上动了几下。

“谁都不知道。”老长工低声道：“因为弄不清是土匪还是败兵。老天睁眼，可不要再叫他们突过来，刚刚送走了那一些，不是还修着路！”

徐利即时辞了老长工，怀了一肚皮的疑惑走回家去。

会享福的伯父正在小团屋子中过鸦片瘾，徐利虽然是个楞头楞脑的年轻人，因为自小时没了爹，受着他伯父的管教，所以向来不敢违背那位教过几十年穷书的老人的命令。每天出去，任干什么活，晚上一定要到伯父的鸦片烟床前走一走。他一闯进去，仅仅放的下一张高粱秸编的小床的团屋里，他伯父躺在暗澹的灯光旁边吞喷着有一种异样的气味的麻醉药，并没向他问话。他知道这位怪老人的性格，在过瘾的时候不愿意别人对他说什么。徐利低着头站在床边等待那一筒烟的吸完。

名叫玄和的徐老秀才，这十年以来变成一个怪人了。他从前在村子里是惟一的念书多的学问人，直到清末改考策论，他还下过两回的大场。那时他不但是将旧日的经书背得烂熟，更爱看些讲究新政的书籍，如《劝学篇》，《天演论》，以至《格致入门》等书，他虽然快到五十岁了，还怀抱着很大的希望。想着求得更广阔的知识。及至停了科举，自己空负有无穷的志愿却连个举人的头衔也拿不到手，这一处那一处的教学生，又不是他的心思。所以他咬着牙不教子侄多念书，整天念《陶诗》与苏东坡的《赤壁赋》，鸦片也在那个期间成了瘾。本来没有很多的产业，渐渐凋落下去，幸亏自己用口舌赚来的余钱他就全化费在自己的嗜好上。民国以后，他索性什么地方都不去，与陈老头还谈得来，眼看着那识时务的老朋友也逐渐的办起地方事来，他便同人家疏淡了。在他家的旧院子中出主意盖起了一座小团瓢，他仿着舟屋的名目叫做瓢屋。于是这用泥草茅根作的建筑物成了他自己的小天地。一年中全村子的人很难得遇到这老秀才一次。徐利的叔伯哥哥在镇上当店伙，两个兄弟料理着给人家佃种的田地。这位老人便整天埋在鸦片的烟雾之中，几年过去了，大家对于他的奇怪的行径也看作平常。时候更久了，他几乎完全被村人忘掉，陈庄长整天乱忙，难得有工夫找他谈话，况且谈劲不大对，自然懒得去。因此这老人除去常见徐利与他的儿子之外，外面的人并看不到，他从实也忘掉了人间。一盏鸦片灯与几本古色古香的旧书成了他的亲密的伴侣。

直待老人的烟瘾过足之后，徐利才得对他报告了一天的经过。者人将颤颤的尖指甲拍着烟斗道：“这些吗，——不说也一个样！横竖我不稀罕听。——你能照应着奚家那小子倒还对，奚老二是粗人，比起这下一辈来可有血性的多！咳！‘英雄无用武之地’！……”

伯父常说的鬼话听不清是常事，所以未一句徐利也不敢追问。方要转身出去吃晚饭，他伯父将两片没血色的嘴唇努一努，又道：

“修路，……造桥是好事，好事罢了！我大约还能看这些小子把村子掘成湾，扬起泥土掏金子，总有那一天！……‘得归乐土是桃源’！老是不死，……可又来，老的死，小的受，年轻的抬轿子！找不到歇脚的凉亭，等着看吧！我说的是你！……年轻，等着，等着那天翻地覆的时候，来的快，……本来一治一乱……是容易的事！别瞧得真切，……看吧！”

于是他又从小牛角盒里用铁签挑烟膏，永远是乱颤的指尖，烧起烟来更慢。徐利看他伯父的幽灵般的动作，与听着奇怪的言语，暂时忘记了肚皮里的饥饿。他呆呆地从他伯父的堆在尖瘦的头顶上的乱发上，往下看到卷在破

毛毡里一双小脚，那如高粱秸束成的身体，如地狱画里的饿鬼的面貌，在这一点微光的小团屋子中，气象的幽森与古怪，徐利虽然年轻，突然觉得与他说话的不是他幼小时见惯了穿长衫拿白折扇迈着方步的伯父，而是在另一世界中的精灵！

好容易一个烟泡装在乌黑的烟斗上，偏不急着吸，他忽然执着红油光亮的竹枪坐起来，颇正气的大声说：

“别的事都不要紧！一个人只能作一个人自己的打算。现在更管不了，除去我，……别人的事。日后你得商量商量奚家那小子，我死后能与你奚二叔埋在一块地里才对劲！……我清静，——实在是冷静了一辈子，我不答理人，人也不愿意答理我，独有与你奚二叔——那位好人，还说得来，你得办一办，别人与那小子说不对。……这是我现在的——一件心事，你说起他就趁空。……”

他重复躺下吸烟，不管听话的还有什么回复，“去吧！”简单的两个字算是可以准许这白费了一天力气的年轻人去吃他的冷饼。

退出来，徐利添上一层新的苦闷，与奚二叔葬在一块地里？不错，是奚家还没卖出的茆地，却要葬上一个姓徐的老秀才，这简直是很大的玩笑。就是大有愿意，兄弟们却怎么说？照例自己没了土地应该埋在舍田里，村南有，村北也有，虽然树木很少，是大家的公葬地处，谁也挑不出后人的不是。这样倒霉的吩咐怎么交代？他走出团瓢吁了一口气，向上看，弯得如秤钩的新月刚刚从东南方向上升。那薄亮的明光从远处的高白杨树上洒下来，一切都清寂得很。堂屋里听得到两三个女人谈话，他猜一定是他的娘与妹妹们打发网。这是每个冬天晚上她们的工作。每人忙一冬可以挣两三块钱，这晚上的工夫她们是不肯虚过的。他向院子的东北角的草棚里去，那边有吃剩的干饼。

然而他悬悬于伯父的吩咐，脚步很迟慢。

一阵马蹄的快跑声从巷子外传过来，他知道是旺谷沟的秘密送信人回去了。

十六

修路的第三天的下午，天气忽然十分晴朗，劲烈的北风暂时停止住它的威力，每个做工的人可以只穿单布褂卖力气。路上的监工员因为这两天已经把下马的威风施给那些诚实的农人了，他们很驯顺，不敢违抗，但求将这段官差速速了结，免得自己的皮肤有时吃到皮鞭的滋味。这样监工人觉得他的法子很有效力，本来不是只在这一处试验过，他们奉了命令到各处去，一例是这么办，没遇到显然的有力的抗拒。背后的咒骂谁管得了。所以这几位官差到这天脸上居然好看得多，不像初来时要吃人的样子。他们坐在粗毯子上吸着带来的纸烟谈天，还得喝着村子中特为预备的好茶。有的仰脸看着晴空中的片云，与这条大道上的农工，觉得很有点美丽的画图的意味，满足与自私在他们的脸上渲染着胜利的光彩，与农工们的满脸油汗相映照是很不同的表现。

徐利这个直口的汉子工作的第二天他就当着大众把旺谷沟来了马匹的话质问陈庄长，他的老练的眼光向旁边闪了闪，没有确切的答复，徐利也明白过来，从那微微颤动的眼角的缣纹，与低沉的音调上，他完全了解那老长工的告语是不会虚假的。自然他也不再追问。扰乱着他的一无挂碍的心思的便是伯父的吩咐，幸而大有的病又犯了没得痊愈，否则怎么作一个明切的回答？不必与别人商量，已经是得了疯子外号的那老人何苦再给大家以说笑的资

料。徐利人虽是粗鲁，却是个顶认真的少年，对于处理这件难做的题目上，他的心是与平硬的土壤被那无情的铁器掀动一样，所以这两天他总像有点心病，做起活来不及头一天做得出劲。

陈庄长虽也常在这未完工的路上来回巡视，与徐利相似，常是皱着他的稀疏的眉头仿佛心上也有不好解答的问题。

这一过午的晴暖骤然给工作者添加上无限的喜悦，似乎天还没有把他们这群吃辛苦的人忘记了！干着沉重活，将来还可吃一顿好饭，一样的安慰的神情在每一个挥动着双臂的人的脸上自然流露出来。徐利还年轻，不比年纪较他大的人们对于阳光这样的爱好，然而他也不愿意在阴冷中挨时光的。十一月的温暖挑发起壮力活泼的年青农人的心，他与他的许多同伙的高兴没有差异。在阳光下工作着，暂时忘记了未来的困难。一气平了一大段的硬土之后，他拄着铁器，抽出扎腰的长带抹擦脸上的汗滴。鲜明，温丽，一片云现在没有了，一丝风也不动，多远，多高，多平静的青空，郊野中的空气又是多自由，多清新。他觉得应该从腋下生出两个翅子来去向那大空中飞翔一下。天真的幻想，在瞬时中复活于生活沉重的脑壳里。那干落的树木，无声的河流，已经着过严霜的衰草，盘旋在远处的野鹰，这些东西偶而触到他的视线之内，都能给他的纯真的愉慰！他向前看，向前看，突然一个人影从大路的前面移过来。他还没来得及认清是谁，别人却在低声说：

“魏二从南边来，还挑着两个竹篓子。”

对，他看明白了，正是又有半年多见不到他下乡做工的魏二胡子。这有趣的老关东客像是从远处来，没等得到自己的近前，就有一些认识他的同他招呼。魏二的担子没从肩上放下，陈庄长倒背着走上来说问他：

“老魏，你这些日躲在那里？一夏都没见你的面。”

“呕！真是穷忙。像咱不忙还捞得着吃闲饭？不瞒人，从五月里我没干庄稼活，跑腿，……”他只穿一件青粗布小棉袄，脸上也油光光的。

“跑么腿？——总有你的鬼古头。”

“我是无件不干！年纪老了，吃不了庄稼地里的苦头，只好跑南山。”他说着放下担子。

陈庄长一听见他说是跑南山，什么买卖他全明白了，他紧瞪了一眼道：“好，那边的山茧多得很，今年的丝市还不错，你这几趟一定赚钱不少。老魏，你到我家住一天，现在还不就是到了家？”

魏二从远处来，看见这群左近村子的人在大路上做工，还不明白是一回什么事，现在他也看清楚了，树底下几个穿着异样衣服，吸纸烟的外路人，那些眼睛老是对着他打转。听见陈庄长这么说，他是老走江湖的，便接口道：

“恰好今天走累了，七十里，从清早跑到现在，人老了不行，到大哥家里去歇歇脚，正对！”

即时将担子重复挑到肩上，陈庄长回头对那个监工员说：

“领我的亲戚到家去，很快，就回来，……”

意思是等待他的答复，穿黄衣的年轻人点点头，却向空中喷出一口白烟，陈庄长在前很从容地领着魏二从小道上走回村里去。

徐利在一边全看得清楚，他也明白两个竹篓子里面的东西比起山茧来值钱得多。南山，——到那边去作买卖，没有别的，只有这一攻。幸亏那几个外路人还不十分熟悉本地的情形，不然，魏二这一次逃不过去。他忽然记起他的伯父，这是个机会，同老魏晚上去谈谈可以得点便宜货，横竖他得要买。

回望着那两个老人的影子，渐渐看不见了，徐利手下的铁锨也格外除动的有力。

果然在这天晚上徐利溜到陈庄长的小客屋里，同魏二喝着从镇上买的大方茶，与陈庄长谈话。他的买货的目的没有办不到，照南山的本处价钱。魏二很讲交情。他说：

“若不是都化了本钱来的，应该送二两给师傅尝尝新，利子，你回去对师傅说：钱不用着急，年底见，头年我不再去了。愈往后路愈难走，虽然咱这穷样不招风，设若路上碰个巧翻出来，可不要了老本钱！这是从铺子里赚来的钱，还亏老魏的人缘好，也是吴练长保着，这一来事就顺手得多。”

“魏二叔，你这份好心我大爷他顶感激！别管他是蹲在团屋里做神仙，他老人家什么事都懂得。不过老是装聋装痴，今年的土太坏，他就是为这个不高兴。化钱不错，说是老吃不出味儿来。横竖是假货多，人人想发横财，有几个像你还公道。——我还说，魏二叔，我大爷到现今还是让他快乐几天吧！没有钱还吃鸦片，谁家供得起？可是他没处弄，年底我想法子还。”

徐利很兴奋他说，陈庄长一旁点点头，又倒抽了一口气，他有他的心事，也许记起了那个只会在他面前装面子的小葵。魏二捋着长长的黑胡子，用手指敲着粗磁茶碗道：

“好孩子！好孩子！论理你得这么办。师傅从你三岁时他把你教养大了，你娘一年有三百天得长病，那些年记得都是化你大爷的教书钱。别管他老来装怪样，可得各人尽各人的心！三两土算什么，我只要到时漂不了帐，就完。……咳！咱都是穷混，除掉陈大爷还好，谁都差不多。”

陈庄长两只手弄着大方袖马褂上的铜扣子，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道：

“你看我像是一家财主？”

“说重了；那可不敢高攀。总说起来，你地还多亩，有好孩子在城里做官，凭心说不比咱好？”

“你提谁？”老魏的一句半谐半刺的话打中了这位主人的心病，“又拿那东西来俏皮？今天救了你一驾，老魏，你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

他真像动气，本是枯黄的瘦削的脸上很不容易的忽然泛出血色。魏二急得端着茶碗站起来。

“多大年纪还这么固执！咱老是爱玩笑。说正话，你的家道在这村子里难道算不的第一家？可是葵园呢，……说什么，我不是劝过你么？管的什么，不是白气！——不，我也提不起他来。我可不会藏话，这一次在南山耽误了七八天，恰好碰到的事不管你怎么样要说说。就是你那葵园少爷，真了得！他也真有本事，原来是办学堂的官，不知道——真不知道还兼带着几个警备队下乡查烟税！……”

“冬天了，没有烟苗地查什么税？”徐利说。

“怪么！谁懂得这些道理？其实人家春天听说早缴了黑钱了。好在南山那边不比咱这里人好制，要结成群来，一个钱不交，怕也没有办法。可是究竟还是怕官差，春天下乡去的查烟酒税的人员，也使过种鸦片人家的黑钱不少。不过图省事，好在这东西利钱大。……然而葵园去，却几乎闯下大乱子！”

魏二到底比陈庄长滑得多，说到这句，他突然坐下来，从大黑泥壶倒茶一口一口的尽着喝却没有下文。

陈庄长虽然脸上还泛出微红的余怒未息的颜色，听到是葵园在南山里几乎闯出乱子来，他的颜色却又变了过来。他素来知道南山那一带的情形，他

们有大刀会，有联庄会，有许多会拳脚枪棒的青年，高兴不交税，不理睬衙门的告示，公文，动不动会闹乱子，并不稀奇。因此他又将两条眉毛合拢起来，忧郁地叹了一口气。

魏二这才微笑了笑说：

“放心！到后来算完事，没动武，也没打架。小人儿吃点虚惊，说不了，自己去我的可不能怨人。我怕葵园他还不改，也许要得空去报复，那就糟！……我亲眼守着的事。也巧，还当过说事人，陈大爷，……啊！大哥，你还说我成心和你作对？真不敢，我救的他那一驾比犯烟土还要紧！他年轻，也是眼皮太高了，从城里出来到那些穷乡下，——怎么说也许比咱这里还好吧，——带上几个盒子炮作护符。查学堂，这自然是名目，谁不知道几十个村庄有几个学堂？用得到查？咱可以一头午就查得完。其实是到那里先按着种烟的人名要钱，卖烟得交税，与春天是另一回事。多少也没个限数，看人家去，有的怕事的大约也交了一宗。可是到了举洪练的练头上，人家可不吃这一吓。问他要公事，没有，直接利落，人家不同他讲别的，种烟地的这里也没有，赶紧滚蛋，不必问第二句，……事情就这么挺下去。他硬要拴练长，打地保，过了一夜，聚集了几百人，一色的木棒，单刀，大杆子，人居心惹他，一杆快枪都不要。围起他住的那一家，要活捉。这一来那五六个盒子炮吓得都闭了音。我正在那里，替他找练长，找那些头目，找土，困了一天，好歹解了围。究竟还把他的皮袍子剥了，钱不用提全留下充了公，只有盒子炮人家偏不要。说给他们队上留面子。又说那些笨家伙并不顶用，化钱买的本地造，放不了两排子弹就得停使。……谁知道真假？还是居心开玩笑？头四天的事，……隔城略远的一定没听见说。……”

徐利有一般年轻人的高兴听说新闻的性格，立时截住魏二的话道：

“不管对不对，他总算够数，有胆量，惹乱子。……”

“吓！别提胆量大小，被人家围起来诚心给他难看。我进去时葵园的脸一样黄得像蜡，拿盒子炮的警备队碰到大阵仗还不是装不上子儿。他也精灵，到那时候说什么都行，可有一手，好汉不吃眼前亏，来一个逃之夭夭回头见。”魏二任管说什么事，口头来得真爽利。

“所以庄稼汉是不行，奚大有头年冬前就吃过眼前亏！”

“经多见广，胆气不中用，可会长心眼。依我看，葵园凡事做手不免狠一点，——这是守着老太爷说公道话。他本来是咱这村子里最精灵的孩子，只差这一点，对不对？——”他明明是对着陈庄长发问。

坐在旧竹圈椅中穿得衣服很臃肿的陈庄长自从听明白魏二那段新闻的演述之后，他的头俯在胸上，右手中的长竹烟管在土地上不知划什么。方顶黑绒旧帽子在他顶上微微颤动，马褂前面的几络苍白胡子随着左右飘拂。一个人沉思在自己的痛苦之中，他内心的沸乱不容易向外表示。这晚上的陈庄长完全没落于他儿子的行为之中，仿佛自己也被许多不平的农民纠合起来，围困在里面，他们用许多咒骂的言辞，与鄙夷的眼光，以及较善良的慨叹，变成大家向自己示威的武器。他倒没有什么恐怖，然而良心上的颤栗使这位凡事小心平和的老办事人眼里溶着一层泪晕。

他要向谁使气呢？他想这末后生的男孩子，因为生不几年后他的大哥死在镇上的铺子里，二哥又因为夏天生急霍乱也没了，三分是顶不中用，上去也跑走了，除去守寡的儿媳与两个小孙子之外，葵园是他四十岁以后的宝物，十岁那年，他娘又先埋在土里，……以后是上私塾，入镇上的小学，出去入

师范学堂。本来是辈辈子守着田地过日子的，随他愿意便好，自己也在那时对于聪明的小孩子怀着一份奢望，也许“芝草无根”吧？说不上这么动人爱的孩子会是将来的伟大人物。他可以一洗他的穷寒的宗族中一无出息的古旧的沉落。所以这老人他一心一意经营着祖上传下来的不够二十亩的薄产，希望葵园从此以后，有更伟大更阔绰的一天。青年人有了他的出路，不错，毕业后居然能混到县城里去站住脚。说起话来也似乎不下于镇上的吴练长，不管干那行，有出息就有未来的收获。头三年他是怀着多大的欢欣，在一切的人的前面永远觉得有一份特别的光耀。周围大概是爬土掘泥的农家邻居，然而在这些靠天生存的高粱谷子之中突然生发出一棵松树，他是年轻，有生机，高昂着向云霄的枝头尽往上长，谁敢说没有大荫凉的一天？他又可以给那些一年一度被人家刈割的可怜植物作伴侣，作荫蔽，何况还是自己一手种植的，培养的，这是多大的一件慰悦的事！……然而，然而这两年来对于这棵摇头作态的小松他不敢想到他的未来了！骄傲与恣横，那挺生的，可以成为未来的参天的大树的，现在不但看不起他生长在同一地方的小植物，并且借着自己的枝柯，欺骗他们，戏弄他们了！……光荣或是祸害？谁能断定。不过那小松树如今是成了恶鸟的窠巢，他的枝叶上滋生出不少的害虫来。……陈庄长在虚空中似在作这样诗人般的感喟！实在他早已自悔从前他的培养爱护的多事！原来是过于奢大，后悔也是同顿脚一样的无用！……他的受打击过重的心听魏二说到那些话，连怒气也激发不起来。沉默在失望的悲哀之中，他仿佛是没听见那些话。

魏二的问话没得到答复，他反而有点不安！想不到使人家的爹这么不高兴！又是主人家，老交情，他这位好打诨的老江湖，却觉得蹩脚了！幸亏坐在蒲团上的徐利提出了另一种问话：

“魏大爷，咱另说一点事，你这一趟约莫可以发多少财？”

“怎么？你打听下子，——再一回想跟我当小伙？”魏二也觉得应该用几句快活话打破这一时的沉寂。

“过年春天后不忙，只要生意好，咱什么都行。”

“好！只要他们那里常种，这生意准干得成。我同你讲：今年烟土贱大发，因为外头来的北口货太多，从铁路上下来的贩子只就到县城到镇上去的多少批！所以本地土一定得贱卖，卖不到前两年的价钱。说，你许不曾留心，回家去问问师傅便记得，头十年不是到九块十块一两？不用说本地土，是没处掏换，从外头来也难得很。现在可比不得了，只要在偏僻地方不逢大道就能种，……头年不是还要叫种吗？不知怎么，咱这里没办成。老百姓太老实了，种上怕惹祸，有些地方人家可不管，叫种自然是干，就是不准种那些话谁听？准有办法，到时候能以换得回钱来，比种高粱，——那就不用提。南山的土秋天两块钱一两，上好的本地土没掺假料。你想吧，在这里不是三块六七一两，还说是不贵？这份利钱什么比得上？……话说回来，事没有一想就得手的。上山里去不熟可不成，准保带了钱也拿不回黑货来。行有行规，人有人面，……所以得谁去办！”

徐利也曾听说过魏胡子往往到南山贩黑货，却没听他自己说的这么地道。他接着问：

“到镇上去怎么卖？”

“哈哈！你真是雏子，有卖的就有买的，没有销路我自己还吸得下？”

“自然，吴练长家里是你的好主顾。”

“他么？”魏二将大眼睛闪一闪，笑道：“这些事问陈大爷他都明白。——你从实是庄稼孩子，连这个不知道。吴二绅那份心思谁也比不上，他肯买土吃？那才傻！——”

“他自己种得很多么？”徐利奇异地说。

“种？他还用得到图这点小便宜。犯不上！人家干的什么，打猎的还没有鸟儿吃？每年到镇上做这份生意的谁不得去送上三五两，不止一个土贩子，一个人三五两，你猜，他还有收的给人人办事的这样礼物，少说一年也有五几十两的，用到种还用买到？”

徐利回过头去用他的明锐的眼光对着陈庄长，似在考问这事的真假。陈老头沉浸在他自己的忧郁的思索里并没曾听清这两位客人谈的什么事，还是魏二为证明自己的话起见又向他重说了一句：

句：

“喂！你说是不是？咱那练长每年就有五几十两的进士。——我说的是用不到化钱的呀！”

陈老头如从梦里醒过来，将早已灭了火的旱烟管拄着土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道：“自家的事还管不了，谈论人家干么！他愿意要，再有个五十两也许办得到！”

经这句无力的叹息话说过后，徐利才恍然明白了。一个在乡村间作头目的有这许多进益，这是他以前料不到的事。他平常认为那不过是有势力罢了，然而他不种烟，也不贩土，幸而用不到自己去向这位收现成税的乡官去进贡！

在玻璃罩的油灯之下他们又谈些修路与乡间收成的种种话，不久，徐利便回家去和他的怪伯父报告这段交涉的经过。

十七

又过去十多天。

一场一场的西北风中间夹着一次小雪，恰好给农民信从的旧历的小雪节气加上点缀。于是又很容易的转入严冬，乡间的道路上又减少了夏秋的行人，车辆。这一年中的灾荒，过兵，匪乱，到冬天来与去年比较比较是只有加重了民间的恐怖，担负，死伤，独有收获，却从田野中走了。晚豆子还不是绝无收成，又因为豆虫多，豆荚没成熟，青青的小圆叶却变成玲珑的小网了。收在农场中，十颗豆粒倒有七八颗是不成实的，瘠弱的。于是农民又将食物的希望移到番薯上，虽然不能家家种在每家的坏地，沙土地里，总分出一小部分种上番薯根，预备作冬来的食品。因为这类东西很容易生长，充饥，任管如何都能吃得下去。陈家村左近还不是十分坏地的乡间，每年农民总是吃着高粱米，谷米，用番薯作补助食品。现在呢，多数的人只能倚靠着这样的食物过冬了。连陈庄长家里早已没有了麦子，谷米的存粮，至于一天吃一顿的农民并不少，饥饿与寒冷使他们走出了多少人去，自然很容易调查。到镇上去，城中去，是没有多少活计可干的，至于补个名字当本地的兵，警，难得很，没有空额；没有有力量的介绍，保证，便不成功。他们只可更向外走了！然而究竟是冬天呢，各处的工作都已停止，邻近的县分中也没招雇农工的许多地方，何况灾情与匪乱是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他们想到离家乡近的地方吃饭，无奈到处是自己家乡的情况，有的更坏，没有法子，有些人勇敢地更走远了。有的便强忍着这风雪的权威，预备到明年春天好去逃荒。因为冬天都不能过，春间有什么呢？即使守着肥沃的田地，那几个月的生活可找不出着落来。于是下关东去，成了大家热心讨论的问题，路费呢，这是要坐火

车与渡海的火船方能过得去的，纵然几十块钱也没处筹划，于是这个冬天在每一个农民心中打击着，焦灼着，苦闷着！

大有与徐利两家好坏总还有自己的土地，不比那些尽是给人家佃地的。可是他们也有那些佃农所没有的困苦，就是无论灾荒如何，这不是从前了，一个紧张的时代，求情告饶却是没有效力的，地亩的捐税不但一次不能少下分毫，却层层地加重。谁知道有一亩田地应分交纳多少？这里的法律是说不道“应分”二字的，只能听从由城中下来的告示，催交的警役说粮银多少，这一次多少钱。至于为什么？要作什么用？可不必问。又是一些省库税，当地附捐种种的名目，他们听也不懂，永远是不会了解的。但无论怎样，有地的人便是地的奴隶了！他得随时支付无量次数的奴隶的身价。这一年来这一个省分里养了多少兵，打过多少仗，到处里产生出多少大小官员，又是多少的土匪，多少的青年在监狱里，在杀场里，多少的人带着从各地方弄来的银元到更大的地方去运动，化费，谁知道呢，——徐利与奚大有只能眼看着他们仅有的土地发愁，幸而还有番薯充塞着饥肠，在惨淡恐慌的时间中一点方法想不出来。

大有虽然是经过一场劳伤的重病之后，他却不能再像他的爹能够蹲在地窖中过冬了。编席子纵然还有材料，却是缓不济急。他仍然需要工作，去弄点农田外的收入，方能将到年底的债务还清。讲到卖地，只有二亩家乡地。他想来想去，无论如何忍心不下，何况找不到人家能够要呢。于是他同徐利又得在冷风中出门去。

徐利比起大有的担负还要重！家中幸得有叔兄弟们，除去自己的二亩五分地外还佃种着镇上人家的地。不过人口多，他伯父的鸦片烟的消费尤其要急，即在不是灾荒的年岁每到冬天往往是十分拮据，这一年来更是想不到的困难。男人们的棉衣连拆洗另缝都来不及，小孩子有的是穿了单裤在火炕上过冬，出不得门。徐利虽然有年轻人的盛气，不像大有老是转入牛角尖似的呆想，可是现实的困苦也使他不如平常日子的高兴。他是个向来不知道忧愁，悲观的，自傲自足的年轻农人。每到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太阳光下拉着四弦琴，是他惟一的嗜好。秧歌唱得顶熟，至于踢键子，耍单刀，更是他的拿手把戏。在村子中没有一个人能与他比赛。他常常说些什么都不在乎的话，他不想存钱，也不会化费，他处处还不失乡野的天真。他没有娶妻，因此更觉得累坠些。他本是快活的年轻人，然而为了家中的人口少吃没用，不能不出去卖力气了。

他们这一次是给镇上裕庆店到靠铁路的F站上去推煤炭。向例每到冬天作杂货存粮的裕庆店就临时经营炭栈的生意。本来地方上人们用的燃料是高粱秸与木柴，不过为省火力与烧铁炉关系，镇上较好的人家到冬天都需烧煤，不大用那些植物作燃料了。何况几千户的大镇上，有公所，有游击队的分巡所，有保卫团的办事处，有商会，学校，这些地方多少都用煤炭。至于店铺，住家，改用铁炉的也不少。裕庆店的王经理凡是有可以生利的买卖他什么都做。所以他在冬日开的煤炭栈成了全镇上煤炭的供给处。大有与徐利这一次是雇给他们去推隔着一百里外的煤炭。

大有家的车辆在上一回送兵差中丢掉了。徐利家还有一辆，牲口是临时租到的。他们这一次去，一共有十多辆车子，裕庆店的经理对于这些事上很有经验，在年前就是这一次的运煤，他也怕再遇到兵差，车辆人马有被人拿去的危险，所以乘着一时平静便发去了这些车辆。

大有从前曾到过 F 站，有几年的事了。徐利还是头一回。他们推了许多豆饼送到 F 站去，再将大黑块的煤炭运回来，是来往都很重累的劳力，并不能计日得到工资，是包运的办法。一千斤运到裕庆店多少钱，多少都依此为准，好叫推夫们自由竞争。王经理再精明不过，他对推夫们说这一切是大家的自由劳力，他并不加限制，然而既是为的出卖力气赚钱，谁也不肯少推，只要两条膀臂支持得来，总是尽量的搬运。不过比较之下，这一回无论去，回，大有与徐利的车子比别人总要轻一些。大有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年轻的伙伴。徐利却是毫不在意的。一路上在刺面的北风里，他还是不住声的唱小调，口舌不能休息，正如他的足力一样。肩头上轻松得多，不多出汗，很容易的扶着车子的前把赶着路往前去。

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的怪车头，与听到汽笛尖锐的鬼叫般的响声。那蒸汽的威力，大铁轮的运转，在光亮的铁道上许多轮子走起来，有韵律的响声。还有那些车子中的各样衣服，打扮，言语的男女。他如同看西洋景似的感到兴味。虽然在近处，火车穿行在田野之中，究竟相隔六十里地，他以前是没去过的。所以他与大有在站上等着卸煤的时候，曾倚着小站房后的木栅子问大有道：

“原来有这样的车！——在铁上能走的车，比起汽车还奇怪。但是那里来的这些整天走路的男女？”

大有笑了笑没的答复，谁晓得他们为什么不坐在家里取暖呢？

“看他们的样子，”徐利低声道：“一定不会没有钱！衣服多整齐，没有补绽；不是绸缎，就是外国料子做的衣服，看女的，还围着狐狸尾巴，那样的鞋子。不像贩货，又是手里没东西拿，……”

他口里虽提出种种问题，大有也一样在木栅后呆看并不能给他答复。火车到的时候，那些在站上等候的人是十分忙迫，买卖食物，与上下的旅客，以及肩枪拿刀的军警，戴红帽子的短衣的工人，都很奇异的映入徐利的眼中。及至他看到多少包头扎裤管的乡间妇女，与穿了厚重衣服的男子也纷乱地上下，他才明白一样像自己的人可以坐在上面！然而与那些穿外国衣服带金表链的人们是不能相比的。坐的车辆与吃穿的不一样，他们口里衔着纸烟，眼上戴着眼镜，有的穿长袍，如演戏似的女子，都悠闲地看着这些满脸风尘的乡民，背负了沉重的东西与辛苦的命运拥挤着上下。这明明是些另一世界中的仙人了！徐利眼送着火车慢慢地移动它的拖长的身子，远去了，那蜿蜒的黑东西吐出白烟，穿过无边的田野，带着有力量的风声向更远的地方去。他方回过头来寻思了一会道：

“多早余下钱我也要坐坐那东西！多快活，坐在上面看看！”他微笑了。

“你多早会有余钱？我同你一样，有钱我要去找杜烈。”大有将手笼在破棉衣的袖口里。

“有法子，有法子！过了年，天暖了，我就办的到，下南山同魏二去一趟。……你说杜烈，我不大认识他，听说他在外头混得很好，曾借钱给你？”

“就是他！真是好人！他曾许下我没有法子去找他，他帮忙。……他就是坐这条火车去的，到外头，他说有力气便可拿钱。镇上去的人不少，做小买卖的有，下力的也有，为什么咱老蹲在家乡里受？”大有又提起他的勇敢的精神。

“你还行，我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你反而不容易？你没有老婆，孩子，清一身，往那里去还不

随便，怎么不行？”

“有我大爷，虽然一样他有亲生的孩子，都不小了，可是他如果不允许我，真不能走！多大年纪了，忍心不下！”徐利是个热心的年轻人，对于他伯父的命令从心上觉得不好抗违。

“可是，还有这一层！……远近一个样，像今年大约咱在乡间是过活不下去了。下关东那么远，除掉全卖了地没有路费，也是不好办。……”大有惨然地说。

徐利眼望着木栅外的晴暖的天光，沿着铁道远去，尽是两行落叶的小树，引到无尽处的田野中。他的思想也似乎飞到远远的地方里去。

及至他们在站上实行装炭的时候，又把在木栅后面的谈话暂时忘了，他们只希望能够早早回到镇上领了运价，回村子，好还债务。

经过来去的四五天，大有在车子的后把上虽然吃累，却欣喜得是当天晚上一定可以推到镇上了。这一天天刚破晓，十几辆车子就从宿店里动身。一百里的路程，他们约定用不到张灯须赶到。幸得没有下雪，冷点免不了，是与天气硬挣。短短的旧棉袄，在木把上有两只棉布套，这便是他们保护身体与两手的東西了。在干硬的路上走不到一个钟头谁也得出汗，纵然风大也可以抵抗得住。不是夏天热得不能行动。冬天的推脚是大家乐于干活的。有时遇到天暖，他们便只穿一件蓝或白色的洋布单褂。沿路互相说笑着，分外能以添加用力的兴味。何况这一次是凭了劳力能挣到彩头的事，凡是推夫虽然挥着热汗尽力的赶路，却不同于上次当兵差时的痛苦了。

一道上还很平静，田野间固然少了人迹，而大道中却遇见不少的两人推的像他们的车子，与轿式的骡车，一人把的小车，尽载着许多货物。有的装在印字的大木箱中，有的用麻袋包起，据说都是从火车站上运下来的，往各县城与各大镇集上去。也有赴站的豆饼，花生油，豆油的车辆，不过去的当然不比来的多。豆类的收成不好，影响了当地的出品的外销。然而由火车上运下来的布疋，火柴，煤油，玻璃器具，仍然是分散到较大的地方中去。因此这条大道上在晴光之下平添了多少行人，推夫都是农人，他们利用这冬日闲暇的时间工作着挣每日的脚价，自然是一笔较好的收入。

大有病后虽还勉强能够端的起车把，终是身子过于虚怯，一路上时时呛风，咳嗽，汗出得分外多，幸而不是长道，一天便能赶的到。他在起行与到尖站时，仍然脱不了高粱酒的诱引。饭吃不多，这烈性的高粱酿成的白酒却不能不喝。好在沿道的野店中到处都能买得出，那里没有火酒的搀对，是纯粹的白酒。每当他喝下五六杯后，枯黄的面色映出一层红彩，像平添了许多力量，他能够高兴地对人说话。及至酒力渐消后，他推起车子不但是两腿无力，而且周身冷的利害，颤颤地把不住车把，必须到下一站再过他的酒瘾。这是从夏天中习成的癖好，病后却更加重了。本来乡间的农民差不多都能喝点白酒，可不能每天喝，现在大有觉得酒的补助对于他比饭食还重要。他知道这不是好习惯，然而也不在乎，对于俭省度日与保养身子这两方面的事，他已经与从前的思路不对了。谁知道他与他的家里人能够生活到多少日子？家中的田地，甚至自己的身体，终天像是人家寄放的东西。他对于未来的事感不到计虑的必要，因此并不想戒酒。他虽然笨，也有他自己的心计，失望，悲苦，深深的浸透了他的灵魂，解脱与挣扎他一时没了力量。除去随时的鬼混之外再想不出什么方法。一年中，好好的土地有一多半以很少的价值让到别人手里去，家里人手又少，种地非找雇工不可。乡村间土地愈不值钱，雇

工的工夫却愈贵，加上一场旱灾，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大有推煤回来，喝过酒，在大道中有时是这样想，于是脚下的力量便松懈下去。徐利在前面虽然用力推动，却走不快。这天在午尖后再上路时，前边的车子将他们这一辆丢在后面，相距总有二里多地。徐利也知道大有现在不能如从前似的推快车，只好同他慢慢地向前赶，好在早晚准能到镇上去。

太阳的余光在地上已经很淡薄了，向晚的尖风又从平野中吹起来。距离镇上约莫有十多里地，中间还隔着两个小村子。所有前后走的车辆都放缓了脚步，因为从明天动身，是重载的车子，赶着趲这一百里地，在冬日天短的时候容易疲劳，还觉得走不多路。无论如何，掌灯后可以到镇上喝酒，吃晚饭，他们不愿在这点时间中尽力的忙着走。人多，也不怕路上出岔子。拉车子的牛马都把身上的细毛抖着，与野风相战，一个个的蹄子也不起劲地挪动。大有与徐利这一辆更慢，相隔二里地，望不见在前头七八辆车子的后影了，还是徐利催促着已经消失了酒力的大有快点走，要赶得上他们。及至到了淮水东岸的土地庙前，徐利在前却看着那些车子都停在小树行子里，没走，也不过河，一堆人集在土地庙的后头，像是议论什么事。

“怪！你看见他们没有？还等着咱一同过河？”

“一同过河？他们大约也是累乏了，——不，你再看看，他们不是在那里歇脚！有点不对，大概河西又有事，怕再与土匪打对头。怕什么，就让把这几车子煤抬去吧！”

徐利不做声再向前走几步，“住下，”他说，“咱先往前探问探问什么事！”

恰好那一群推夫也看见了，在微暗的落日光中，向他两位招手。大有与徐利先放下车子跑上去，原来是裕庆店的一个小伙，跑得满头汗珠，过河来迎他们。

这时大有才明白，他猜测的不错，果然是出了事。虽然不干他们的事，也没有土匪等着抢煤炭，然而裕庆店来的信，却千万嘱咐他们不要过河！原来这天下午从旺谷沟与别的地方突过来许多南边几县里守城不住，败下来的省军，属于一个无纪律，无钱，无正当命令向那里去的这一大队饿兵，虽然有头领，却有几个月不支军饷了，这一来非吃定所到的地方不行！与上一次的由江北来的兵不同，那是比较规矩的，而且只是暂住一宿。现在不过千多人，到他们这些村庄中来却一点客气没有了。更穷，更凶，尤其奇怪的是这些在南边几县中为王的军队，每一个兵差不多都有家眷，小孩子略少些，女人的数目不很少于穿破灰衣的男子。除掉有军队的家眷之外，还带着一些妇女，少数的没穿灰衣的男人，说是挈带来的。总之，他们都一样，衣服不能够挡得住这样天气的寒威，没有食物，恰是一大群可怕的乞丐！令人怎么对付？他们一到那里，十分凶横，索要一切，连女人也是多数没有平和的面目。困顿与饥饿把他们变成另一种心理。他们的长官自然是还阔绰，然而他有什么？一群的兄，弟，姊，妹，于是对于各村庄的农民就视同奴隶了。

据裕庆店的小伙向这些推夫说：这大群败兵分做三路向北退却，都经过这一个县境，总头目住在县城里，虽然还向北走，可是后头没有追兵，看样子要预备在这县中过年再讲。因为再向北去，各县中一样闹着兵荒，都是有所属的省军，谁的防地便是谁的财产，怎么能让外来的饥军常住。于是分到镇上来的有七八百人，余外是妇女，孩子，得叫这一带的人民奉养他们。县里现在苦得利害，顾不及管乡中的事，只可就地办理。现在镇上也容不了，又

向左近的小村庄中分住。他偷出来的时候，正乱着的这群出了窠的穷蜂到处螫人。加上他们想找到久住的窠巢，谁家屋子得共同住，因为他们也有女人，孩子，不能说上人家的炕头算做无理。这唯一的理由是，“咱与老百姓一个样，也得住家过日子，躲避什么呢！”于是乡村间在这天晚上大大纷乱，要紧是如何住屋的问题。同时有多少人忙着给他们预备饭食。

这位小伙早跑出来在河岸上迎着车辆的使命，是不让大家把煤推到镇上去。因为他们正需要燃料，如果知道，裕庆店这次生意得净赔！再则还怕扣留下这七八辆车子不给使用。所以小伙扇着扛鸟帽再说一遍：

“王掌柜偷偷地叫我出来说，把车子全都送到，——回路，送到叉河口的大庙里去。他也知道大家辛苦了三四天，这里我带来的是一个人一块钱！到大庙里去随便吃，喝，尽够。那主持和尚与掌柜的是干亲家，一说他就明白，还有一张名片在我的袋子里。”

于是这颇能干的伙计将袋里的十几块大洋与一张王掌柜的名片交出来，他喘着气又说：

“好了，我交过差，以外不干我事，还得赶快跑回去。来了乱子，柜上住下两个连长，两份家眷，真乱得不可开交！……打铺草堆在街上比人还高。”

他来不及答复这群推夫详细的质问，将钱与名片留下，转身便从草搭的河桥上走回去。

广阔的大野已经被黑影全罩住了。

推夫们不能埋怨王掌柜的命令，还十分感谢那位小眼睛稀稀的胡子的老生意人。他们要紧是藏住这些劫余的车辆，有的是借来的，租到的，那一回丢的牲口，车子，给农民一笔重大的损失。如果这次再完了，明年春天他们用什么在农田中工作？实在，他们对于农田的用具比几块钱还要紧。

虽然要回路从小道上走，还有十多里才能到叉河口东头的大庙。然而谁敢将车子推到镇上去呢？赶快，并不敢大声叱呵着，套着缰绳的牲口，只可用皮鞭抽它们的脊骨。

大有与徐利的车子这一回反而作了先锋，往黑暗的前路上走。风大了，愈觉得腹中饥饿。加上各人牵念着村子中的状况，说不定各家的人这一夜中没处宿卧，家中存储的仅有的粮米等他们吃上三天怕再也供给不出！潜在的忧虑伏在每个推夫的中心，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各人的村子中没住兵，住也许到别人家里去。但谁能断定？这突来的灾害，这荒苦的年头，这一些到处作家，还挈带女人孩子的蜂群！徐利更是有说不出的恐怖，他的伯父，那样的古怪脾气，还得终天在烟云中过生活，如果同不讲理的穷兵闹起来，不用器械，一拳头或者能送了他的老命！再不然气也可以气得死。这年轻力壮本来是对一切毫不在意的孩子，当他的心头被这不幸的消息打击着，他觉得身上微微发颤了！

大有只是想痛痛快快再喝一回烈酒，他咬着牙齿努力不使他的想象发生。

叉河口是在这小地方中风景比较清爽的村落。相传还有一些历史上的古迹，因为这县城所在地是古史上的重要地带，年岁太久了，古迹都消没在种种人事的纷变之中。独有这叉河口的村子还是著名的古迹区。曾被农民发掘出几回古时的金类铸器，以及古钱，又有几座古碑，据考究的先生们记载过，说是汉代与晋代的刻石。除却这些东西之外，所谓大庙更是这全县的人民没有不知道的古庙了。什么名字，在乡民传述中已经不晓得了，然而这伟大略

略残破的古寺院仍然是具有庄严的法力，能够引动多少农民的信仰。本来面积很广大的庙宇，现在余存了不到一半的建筑物，像是几百年前重修过的。红墙外面俱改成耕地，只有三三五五的残存的佛像在地上受风雨的剥削。有些是断头，折臂，或者倒卧在地上面，也有半截石身埋在土中的。都是些身躯高大，刻画庄严的古旧的佛像。虽然没有殿宇作他们的荫护，而乡民对于这些倒下的与损坏的佛像还保持着相当的尊敬的概念。谁种的庙田里有段不完全的佛身，纵然是倒卧着，仰着不全的笑脸上看虚空，而佃地的农户却引为他自己的荣耀，不敢移动。庙中的和尚自然还要藉重这破坏的佛像的势力维持他们的实在的利益，时时对农户宣扬佛法的灵异，与不可亵侮佛像的大道理，然而他们却无意再用香花供养这些美术的石块了！

庙里还有十多座佛殿，有的是种种经典，法器。和尚也有十多个。里面空地不少，有的变成菜圃，花园，还有些大院子是完全荒芜着。因为庙上余外有足够应用的庙产，用不到去利用这些小地方求出息。古树很多，除去松，柏，枫树，柏树之外，也有榉树，是不多见的别种的大树，而乡村中不大生长的。房屋多了，难免有些损破，和尚又没有闲心去点缀这些事，除却香火较盛的两座大殿之外，别的大屋子只余下幽森的气象与陈旧的色彩了。

沿大庙走过一段陂陀，一片泥塘，有很多的芦苇，下去便到河的叉口。每到夏秋水很深，没有桥梁，也没有渡船，只有泥塘苇丛中生的一种水鸟在河边上啄食，或没入水中游泳。庙的地点较高，在观音阁上可以俯看这一处的小风景。尤其是秋天，风摇着白头的苇子穗，水鸟飞上飞下作得意的飞鸣，那一湾河流映着秋阳，放射出奇异的光丽。所以这大庙除却古迹之外也是旧诗人们赞赏的一个幽雅的地方。前多少年，古旧的文人往往从几十里外来到庙里玩赏，或是会文，但自从匪乱以后，不但文人不敢到这样荒凉的地方，就是大无畏的和尚也整天预备下武器作法地的防护者。那样的空塘，那样的弯曲的河流，与唱着风中小曲的芦苇，都寂莫起来，似乎是全带着凉凄的面目回念它们昔日的荣华！

因为不通大道，新修的汽车路也走不到大庙的左近，所以它在这纷乱的年代与时间中还能保存着古旧的建筑，与庙里的种种东西。土匪自然是对于庙中的和尚早已注意了，不过究竟是一片古董的地方，相传佛法的奇伟与神圣，在无形中免除了土匪的抢掠。其实还是庙中的财富较大，人也多，和尚们自己有枪枝，火药，领着十多个雇工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武力集团，所以土匪也不大敢去和他们出家人惹是非。这便不能与陈家村村外的龙火庙相比。

大有与徐利在暗道上率领着后面的车辆，摸着路走。他们不燃上纸灯笼，也不说话，尽着残余的足力从小路上向大庙去。冬天的晚饭后，轻易在路上遇不到走路的人，何况这条小路只是往叉河口去的。经过不少的柿子行，路旁尽是些丛生的荆棘与矮树，高高的树干与尖枝在初上升的薄明的月光之中看去像些鬼怪的毛发，手臂。有时一两声野猫子在近处叫出惊人与难听的怪声。虽然是一群人赶路，谁听见也觉得头发一动一动地像是先报什么恶兆。这条小路只有徐利在多年前随着他那古怪的伯父上庙走过一回，别的人只到过叉河口，却未曾往庙里去过，虽然风是尖利地吹着各个人的面部，他们仍然从皮肤中向外发汗。太沉累了，饥饿与思虑，又有种下意识的恐怖，赶着往大庙的门前走，谁也觉得心正在忐忑着跳动！

经过一点钟的努力，他们在沉默中到了圆穹的石砖大门前。住下车子，

都疲倦得就地坐下。这时弯弯的凉月从庙里的观音阁上露出了她的纤细的面目，风渐渐的小了，冰冷的清辉映在淡红色的双掩的大木门上。徐利振着精神想向前捶门，听听里面什么声息都没有，他方在踌躇着，大门东面的更楼上同时有几个人在小窗子里喊呼。一阵枪械的放拿声，从上面传下来。

经过详细的询问，从门缝里递进名片去，又等了多时，门还是不开。而更楼上边的砖墙里站上了几个短衣人的黑影。

并不是庙里的和尚出来问话，仿佛是也有军人在上面，听口音不错，上面的问话：

“咱们，——军队住在庙里，不管是谁的片子，过不来！谁晓得你们车子上推的什么东西？”

听见这句话大有从蹲的车子后面突然跳起来，上面的人没有看清楚，觉得大有是要动手，“预备！——”两个字没说完，听见几枝枪全有拉开机关的响声。

徐利与其他的推夫都迷惑了！他们不知道是碰到的什么事？怕是败兵住到大庙来了。也许是被土匪据了，他们岂不是来找乱子？要跑，又怕上面飞下来的火弹，这已经有月亮的时候了，照着影向下打，没有一点遮蔽。……怎么办？

“噢！……快开门！你不是老宋，我是奚大有，……陈家村，一点不差！给镇上推煤的车子。……”大有高叫，带着笑声。

“太巧了！咱同兄弟们刚刚进来吃饭，你真是大有，……没有外人？”上面的头目问。

大有走到更楼下面又报告了一番，他们都看清了，这时徐利也跑到前面，争着与久别的宋队长说话。

庙门开了，推夫们都喜出望外，得到这个一时安全的避难所。

十八

大有想不到的与宋大傻会在这古旧的大庙中见面。他在意外的欣喜中忘了饥渴。徐利与大傻——这一对幼年时顽皮的孩子也有将近一年没得见面了，于是他两个人离开别的推夫吃饭休息的空屋子，到庙里后面的大客堂中与大傻畅谈。因为究竟是城里下来办公事的警队长的势力，他们也受着主持和尚的特别招待。

原来大傻是奉了大队长的命令，为现在某军败退下来住在城中，下乡到没住兵的各大村催供给，草料，米，面，麦子，都在数。怕乡下人不当事，带了六匹马巡去严催，限他们明天送到，他与马巡跑了一天，想着赶到镇上去宿，来不及，听说镇上也满了住兵，就宿在这所大庙里，预备不明天就回城销差。

“这一来可有趣！咱被人家逼得要命，还不知道家里人现在往那里跑？大傻哥，你却骑着大马游行自在地催人去！”徐利感慨着说。

“官差难自由。就是大队长也不是冷冰做的心，过意不去，是过意不去！干差可还得干差！——县长前天几乎挨上这位军长的耳刮子，那就不用提了。我出城的时候，噢！城里真乱得够瞧。谁家都住满了兵大爷，被窝，衣服，用得着就顺手拿来。借借用吧，说不了，他们说是为老百姓受的苦难，这点报酬还不给？……真也不是好玩的事，多冷的天，棉衣裳还不全，有几个不是冻破皮的？……有什么法！”大傻用马鞭子打着自己的黄色裹腿，仿佛在替那些穷兵们辩护。

“大傻哥，这里没有老总们，我还是老称呼，太熟了，别的说不上来。”徐利精细他说：“你当了一年的小兵官，也该变变了，自然同乡下人不一样看法。可是不能怪你，本来是差不多的苦头。上一回还是我同大有去送兵，——那一回几乎送了命，——眼看着那些老总们造的那份罪，也不是人受的！这该怨谁？老百姓更不用提起，——不过你在城中比他们，比咱，都好得多呀！”

大傻将小黑脸摸了摸，右手的两个指头捏出一个响声来道：“好吗？兄弟！”

大有半躺在大木圈椅子里看见他这样滑稽态度，不禁笑道：“好宋队长，你真会找乐！”

他在这大而暗的客堂中走了一个回旋，回过脸对着坐在木凳上的徐利道：

“好是好，有的穿，冬夏两套的军衣；有的吃，一个月的饷总够吃馒头的。除此之外，若是干，还有捞摸，怎么不好！——再一说，出去拿土匪吓吓乡下人，都不是赔本的生意。对呀，利子，你也来干干，我给你补名字！”

他很郑重地对着徐利的风土的脸上看。

“这可不能说着玩，我想想看。”徐利认真的答复。

“哈哈！还得把老兄弟说转了心，在这时候蹲着受人家的气，——咱自家不会干？……”他还有下文没说得出，旧门帘动了动，庙里和尚做的饭端进来。

这两个用力赶道的农人那里想到在这匆促的晚间还能有这样的饭食！一盘炒菜，一碗炒鸡蛋，还有一碟小菜，大壶的白干，与热的高粱饼子，他们来不及再讨论别的事，迅疾地吃喝起来。大傻已吃过饭，只陪他们喝酒。

空空的肠胃急于容纳下这样香甜的食物，谁也不说话，酒是大杯的一气喝下，有多半是装到大有的口里去了。大傻只喝过半杯，叉着腰在地上走。过大的客堂中，一盏油灯仅仅照过木方桌前的东西，四壁仍然是十分黝黑。大傻用着走常步的法子踏着地上的陈旧的方砖，来回踱步。整齐的深灰色的棉军衣，一双半旧的皮鞋，武装带，一杆小小的手枪藏在皮匣之中，虽是细瘦的身材，却显见得比从前在乡间地窖子中披着棉衣捉虱子是另一个人物了。

快要吃完饭的时候，大有还独自喝着瓦壶中的残酒。徐利的心思比大有活动得多，这一次眼看着旧日的同伴作了城里的小队长，又看他穿的整齐，想到自己的一切，不免不甚高兴！在从前老人们都说大傻是到底不大成材的年轻人，有的还叫他做街滑子，现在能够这样的威势，比起自己穿着有补绽的短袄，老笨布鞋，还得终日卖力气，担惊受骂，怎么样？在嚼着炒鸡蛋的刹那中，这年轻聪明的农人颇觉着自己太难堪了！心里老在打主意。大有见过这小队长算两次了，他从没劫过羡慕他的心思，他只是佩服大傻的能干与胆力！他的朴质的心中没有一点惭愧！所以他这时喝着酒，除去悬念家中的情形之外，觉得颇为快乐！

大傻在他们中间虽然从前是惫懒的不叫人欢喜，然而他算最有心思的一个，对于大有与徐利的性格他都明白。他这时看着徐利细嚼着饭不作声，他咳嗽了一声道：

“我替你想来，你将来也得干咱这一行，只要有志气，怕什么，反正种不成地，逼着走这一步。你还用愁，不愿意当小兵，找人想想法子！……”

大傻露出得意的笑容。徐利简直离开了木桌，松松腰带道：

“先不用管我干不干，你真有什么方法？”

“容易！就一口说得出口？不用忙，非过年以后办不到，你只是静等。”

徐利把很长的下颏擦一擦道：

“你简直像另换了一个人！说话也不像从前，吞吞吐吐，有什么秘事值得这样？”他觉得大傻是对他玩笑。

“不，老兄弟！——不是我变，你想想，我在地窖子里的样子能变到那里去？可是话不到时候有不许说的情形，现在多麻烦，说你不懂，你又俏皮我是摆架子，全不对！常在城里便明白与乡下不同。”大傻真诚地说。

“我多少明白点，大傻哥的话，……话呀，……他究竟比咱明白得更多。”大有据着在城中的经验，红着脸对徐利慢慢地说。“这一说我直是怎么不懂的乡下老粗了！”年轻气盛的徐利突然地质问。

大傻将军帽摘下来，搔着光光的头皮道：

“谁还不是乡下老粗！咱是一样的人，比人家的刁钻古怪，谁够份？大有不用提，是第一号的老实人。就是我，白瞪着眼在城里鬼混，哼！不懂的事，使你糊涂的玩意，多啦！地道的乡下老粗！说你也许不信，不老粗，就像小葵一样那才精灵的够数！……”“说来说去，还没问问咱村子的阔大爷，小葵，一定又有什么差事吧？”大有这时的精神很充足，他坐不惯大太师椅子，便从门后面拉过一个破蒲团来坐在上面。

“怎么不说到他！陈老头养着好儿子，老早打从上一次过大兵，他居然成了办差处的要紧角，不唱大花面，却也是正生的排面了。”“办什么差？就是兵差？”

“对呀！名目上办兵差，什么勾当办不出。见县长，上衙门，请客，下条子，整天吃喝，说官司，使黑钱，打几百块的麻将牌，包着姑娘，你想，这多乐！大洋钱不断的往门上送。说一句，连房科，班役，谁不听？老爷长，老爷短，简直他的公馆就是又一个县衙门。利子，你再想想，像咱这道地老，乡下粗，够格不够格？”

徐利也从木凳上跳下来。

“怪得陈老头子一听有人说小葵脸色便变成铁膏。上一回镇上的魏二还提过下南山收税的事，——原来真有点威风呢！”

大傻吸着纸烟，将他的红红的小眼一挤道：

“怪，真怪！仿佛离了他不能办事。想不到才几年的小学生，有那份本领，坏也得有坏的力量！使钱还要会玩花枪。我常在城里，有时也碰到他，那份和颜悦色的年轻人的脸面，不知道怎么会干出那些事来？”

他向暗暗的空中吐了一口白烟，接着又说：

“那份作为怪不得陈老头从此担上心事，究竟那老人家太有经历了！他见过多少事，等着瞧吧！小葵看他横行到多少时候，怕也有自作自受的那一天！”

“可也好，他是咱村子的人，乡下有点难为事求求他，应该省许多事。”大有说。

“你净想世上都是好善良人，他才是笑在脸上，冷在肚里的哩。乡下事，本村中的难为，干他鸟事！不使钱，不图外快，他认得谁？连老太爷也不见得留二寸眼毛。有一次，我因为一个多月没发饷，向他借三块钱，没有倒也罢了，借人家的钱原没有一定要拿到手的。可是他送出五角小票来，说是送

我买纸烟吸，……哈哈！……”大傻笑着说。

“五角钱，真的，送你？”徐利很有兴味地追问。

“谁骗你？当打发叫化子的办法，他还觉得是老爷的人情！是一个村子里邻居！……”

“真的，他成心玩人，没有还不说是没有，谁还能发赖！”大有愤愤地说。

他们暂时没往下继续谈论，然而徐利与大有听了，都觉得平日是非常和气见人，——很有礼貌的小葵，虽然好使钱，却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人。在想象中他们都能想得出大傻当时的情形。大傻将一支纸烟吸完，丢在地上，用皮鞋尽力踏着道：

“别论人家的是非了，他是他，我是我！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两下里怎么也不对劲。可怜是我还不敢得罪他，见了面仍然是笑着脸说话。……”

“他还能够给你掉差？”徐利问。

“怎么？你以为他办不到？岂但是掉差，他的本事大了，真把他得罪重，什么法子他可以使。——如果不干，不吃这份饭，马上离开城圈，自然不管他，仍然想在那里混着，你说要同他翻脸？……”

“这么说来，还得吃亏？”大有点点头道。

“知面不知心！小葵什么心劲都有，要吃他的暗亏真容易！”

大傻在城里当差一年，居然变得十分深沉了。不是从前毛包子的脾气。生活的锻炼，与多方面的接触，他虽然还保持着那一份热气的心肠，却不是一任情感的冲动，随便说话举动的乡下人。因为他吃过一些精神上的苦头，受过多少说不出的闷气，把他历练成一个心深而思虑长的，会办事的能手。与徐利，大有比，便迥乎不同。他这时淡淡的答复了大有的疑问，接着到油污的方桌上挑了挑豆油浸的灯芯道：

“净谈人家有什么意思。横竖是一条冰，一块热炭，弄来弄去，各人得走各人的路。不是站在一个地处，谁分出什么高下？现在我想开了，老是在城里吃饷也没有出息，好在我是独人，说不定早晚有机会向外跑，干吧！……”

徐利脸上微微显出惊异的颜色来。

“还往外跑？能够上那里去？”

“说不准，——怎么还混不出饭吃！多少知道一点现在的事，再不想当笨虫一辈子，你们不知道，这一年来我也认得了许多字。”

“啊！记起来了，大傻哥准是拜了祝先生为老师。”

大傻望着一动一动的灯光笑道：

“猜的真对。小时候认得几个字，还记得，在队里没事的时候，就当学生。你别瞧不起祝先生，他比咱还年轻，说话倒合得来。他没有那些学生的架子，他懂得很多很多的事，说起来没有穷词。不管他不是本处人，够朋友！——我就从他那里学会了许多事。”

“什么事那么多？”徐利问。

“说来你更得像听天书一样，急切明白不了。……”大傻显见得不愿意多谈，徐利对于他这位老同伴歇歇整整的神气也大不满意，他心里想：“真不差，你现在不同咱们站在一个地处了！架子自然会摆，咱还是回家向地里讨饭吃，谁巴结你这份队长！”

他赌气也不再问，从怀里掏出短竹子小烟管吸着自己园地里种的烟，闷着不说话。大傻知道他的言语不能使这位年轻的邻居满意，却又没有解释的

方法。不过一个年头，自己知道的事与祝书记传授给的好多新事，怎么敢同这冒失小伙提起。从省城里下的命令多严厉，看那样书的人都得捉，不是玩笑，即使自己领领祝书记的教，还是得没有人听的时候。那些讲主义的话与他说，不是吃木渣？并不是一天两日讲得清的，所以说话的吐吞也没法子请他原谅。

大傻沉着地想这些事，大有却是一无所觉的。他仍然是抱着简单而苦闷的心牵记着家中的情形，没有徐利的多心，也想不到大傻在城中另有一份见解。这些全是大有梦外的事，他一时理会不来。

夜已深了，这两个费力气的乡间人再熬不住瞌睡，便倒在大木炕上。大傻似乎还要讲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未后他只说了两句：

“不定什么时候再得见面？徐利，你到底有意思补个名字？”

“看着去，我也不很稀罕你那一身衣服！……”

大傻微笑了，他知道老同伴的脾气，再也不说什么。

第二天的绝早，这两路上的人一同离开了大庙的暗影。宋队长带着马巡走大道往城中交差，大有这群像是躲猫的老鼠，将车子全存在庙里，谢了和尚的招待，分路从别道上回各人的村子去。

刚破晨的冬天的清肃，满地上的冷霜，小河湾里的薄冰，与微号的朔风，在这么广阔的大野中著上了几个瑟缩的行人，恰是一幅很美的古画。然而画中的苦痛遮蔽了他们对于自然清趣的鉴赏。冷冽的争斗，心头上的辛辣，与未来命运的横阻，使他们不但不会欣赏自然，也生不出憎恶的心思，只是冷漠的无情的淡视自然的变化，与他们的烦苦几乎想不到有什么关连。他们现在所感到的是旷野的空虚，与凉气逼到腹中的冷颤！

走不出几里路，同行的推夫渐渐的少了。不是一个村庄的人，都各自拣便道走去。后来到镇上与陈家村去的只剩下五六个人。大有除去感到烈酒的虚渴之外，他情愿看看这群新到的兵是什么景象。有上一次的经验，并不对他们害怕。至于家中的穷苦，又遇上这样的横祸，他现在想也不想，得过且过，是他病以前的念头，现在连这么无聊的意念也没了。他以为非“打破沙锅”不行，再不图安衣足食好好过乡下的生活！那个幻念现在在他简单的心理上打得粉碎。徐利一路上老是忘不了昨日晚上大傻的口气，神情，愈想愈不对劲。一会又觉得自己不争气，完全成了乡下的老实孩子，受人家戏弄。他是多血质的人，想头又活动点，又不明白宋大傻现在是有什么心思，所以觉得是十分不服气。虽然他答应自己补名字，那不过是对乡下人夸嘴耍脸面的好听话。

两位人虽是各怀着异样的想头，而脚下却是同一的迅速。他们踏着枯草根与土块，越过一片野塘，穿行在河边的树林子里，图却行道的利便，来不及按着次序走。绕了几个圈子，当温和的太阳吻着地面时，他们已经到了陈家村的木栅门外。

好容易进了村落，大有与徐利才明白他们各人家中昨夜的经过。

幸而只有一连从镇上分到他们这边来，自然人数并不足，只有五十多个枪械不全的兵士，然而也有一半的女人。像投宿客店一般的不客气，随便挑着屋子住。春天立的小学校，那只是五间新盖的土房，只一盘火炕，住了一份男女。别的人谁也不愿意到那大空屋子里挨冻。于是这二百家的人家多半是与这些突来的野客合住在一个家庭之中。陈庄长家的客屋成了连长的公馆，徐利家中的人口多，幸而只住上两位太太，一位是穿着妖艳的服装，虽

是小脚却有绸子长袍，时时含着哈德门的纸烟，那一位却是很老实的乡下的姑娘。大有的三间堂屋里有一个矮子兵带着他的年纪很不相称的妻，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变成了临时的主人。大有的妻与聂子却退到存草的牛棚里去，幸而还有两扇破木门。

大有披这些新闻闹糊涂了，一进村子便遇见人同他说，他跑到家里去看，还好，他的主人是五十几岁的老兵，连兵太太也是穿戴得同乡下人一般的寒伧。显见得他们不是原来的夫妇，女的比男人看去至少小二十岁。破青布包头，粗布袄，一脸的风土，小孩子流着黄鼻涕，时时叫饿。那位兵爷并没有枪械，络腮胡子，没修刮，满口说着好话，不像别的穷兵一个劲的凶横。至于屋子中的存粮食物，毫没有疑问，大家共有，临时主人的空肚子不能让它唱着饥饿的曲调。

大有问过几句话，看看妻与儿子虽是睡在干草堆里，究竟比露宿好得多。他眼看着自己的人与老兵的狼狈情形差不多，都等于叫化子，他只能从厚厚的冻得发紫的嘴唇上含着苦笑。

的确，对于那样年纪与那样苦的老兵以及他的临时组织成的眷口，大有什么话也说不出。

然而全村中的人家却不能都有大有家中的幸运。年轻的，带枪械的兵士总起来有多半数。连同他们的女人，也一样更不会和气，不懂得作客的道理，占房子，抢食物之外，人家的衣服，较好的被窝，鸡，鸭，猪，凡是弄得到的，该穿，该吃，丝毫不容许原主人的质问。随便过活。这一来全村中成了沸乱的两集团：受灾害的无力的农民，与在穷途不顾一切的兵客。虽然在枪托子皮带之下，主人们只好事事退避。不过情形太纷乱了，大有各处看看，觉得这恰像要点上火线的爆发物一样。

找陈老头去，到处不见，据说昨夜在吴练长家开会，还没回来。

这一晚上原是空空的地窖子里却塞满了村中的男子。

自从春天奚二叔还在着的时候，地窖早已空闲起来。每年冬天，奚二叔约集几个勤苦的邻居在里边共同做那份手工，即使农人用不到这点点的收入，他们也不肯白白的消磨了冬天的长夜。何况烧炕用不到的高粱秸，——那是另一种的细杆的高粱秸，——既然由田地中收割下来，也不忍的损坏了。所以这多年的地窖每到冬晚便变成村子中的手工厂，也是大家的俱乐部。近几年已经是勉强维持着他们的工作，可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因为虽然还没有外来的东西能以代替乡村间的需要，而人手却聚拢不了几个。除去按户轮班，守夜巡更之外，也有年轻人，却多数不愿干这样出息少的工作。甚至年老人教教他们，也觉得这是迂拙的事。劈高粱秸，刮穰子，分条，编插成一领大席子，须四五个人几晚上的工夫，卖价也不过一吊大钱，合起洋价来连两角不够。至于工作的兴趣，年轻的农人当着这年头那一个不是心里乱腾腾的，怎么能使他们平下心在黑焰的煤油灯下做这样细密活计？摸摸纸牌，喝白干，有的便到小鸦片烟店里去消夜；不吸烟也不用化钱，可以听到许多故事，比起这沉静寂寞中的地窖写意得多。所以奚二叔在以前就对着这样情形发生过不少的感慨，他曾向陈庄长说过，要将地窖子填平，种果子树。多年没曾填塞过的地处，奚二叔虽然有此志愿，却终于没实行。还是每到冬天在里面编席子。工作人多少，他不计较，也不管一冬能编出几领席来，他总认为这是他的冬天的职业，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农民应分勤劳的好方法。及至他死去以后，大有轻易不到这里来，成了存草的厂子。又是一年的冬天，大有也没

想到继续他爹的志愿，再编草席，村子里年纪较大的人也被这一年的种种事闹糊涂了，谁也不提起这件事。

然而这一回的意外事却添了这冷静的土窖中的热闹。

客兵们都找有火炕的屋子住，有现成的农民的被窝，用不到讲客气，谁愿意到这里边来。

村中的男子逼得在家里没处安身，他们有的是母亲，姊，妹，与兄弟们的的女人，只是让她们并居在一间，两间，几家邻舍共同倒换出的小屋里。男人自然无处容纳。大有虽然对于住在自己家中的老兵还觉得安心，却也不情愿与老婆，孩子，挤在小牛棚的草堆里过夜。因此村东头的他家的地窖便恢复了奚二叔在时的情形。

差不多有几十个男子都蹙眉叹气的蹲在里面，低低的谈着话。一个题目，是怎么度过年关前的日子？住处如何，他们还想不到。家中本来没有多值钱物品，也还能舍的丢掉，迫在目前的是粮粒的缺少！一年收成不过五成，人工，捐税，吃，用，到这样的穷冬已经得饿着一半的肚皮，才能混过年去。这一些天神的下降，只几天便可以扫数清楚出来。虽说镇上要从各村子中征集麦，米，那里来的及！平空中添上近千口白吃的客人，这简直比夏天与土匪打架还难！

不用讨论也不用预想，明明白白的困难情形，要逃荒也没处走，又是多冷的冬天！这一地窖中的男子，——几年来吃尽了苦头的农民，谁也没有主意。他们没有枪械，又没有有力量的援助，即使横了心学学他们的客人的榜样，也带了妻子往别的地方当吃客，怎么办的到？与这些饿鬼相争，明明不是对手，怕连村子都守不住。……

大有在地窖下口的土阶旁，半躺在干草上瞪着大眼看从上面坠下来的一条蜘蛛丝，有时飘到灯光的亮处，便看不见，又荡过来，方看清沿着那极细极软的丝上下来了一个土色的小蜘蛛，正好在他的脸上爬动。一指尖便可将丝弄断，使这小生物找不到它的旧窠。无聊的气闷横在胸间，他很想破坏了在当前一切有阻碍的事物。他刚刚举起右手，一个念头又放下了。

不知是因为什么？他这样心粗的人忽然怜悯这拖着自已腹内的生命丝出来在空虚中寻求食物的小东西。这么枯冷黝黑的地方里，它还没蛰藏了它的活动的身体，不怕什么，也不管有无可以给它充饥的食物，在这细柔的一条丝上仍然要努力寻求充实它的生命的的东西！大有虽不会更精细地替它设想，与更凄凉地感到生活的悲惨，然而他觉得他不应用自己的手指毁坏了这小生物的希望，像是同自己一样。他想不出所以然，却把那份气闷消停了不少。“怎么，徐利子没来？他家里不是也盛不开？”不知谁忽然这么说。

“他许是在家里要替他大爷保驾？——他倒是个孝顺孩子。”一位弯腰的老人说。

“不，我知道。”这是那痨病鬼萧达子的声口，“他自从天明回来一趟，就到镇上去，午后我还同他打了一个照面，看他忙的满头汗，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什么什么都完了，至少他大爷与那些老总们再混上两天准出乱子。他说他非想办法不行。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办法。以后就没看见。”

“谁都没法子想，难道他就分外刁？”第一个说话的掷回一个冷问。

“人家有好亲戚。”又一个说。

“你说的是那老师傅的表兄？大约利子要走这条路。本来冷家集不逢大道，那一家不是在那个村里开着油坊？”

“准对。徐老师的脾气，一定得搬。他，没有饭吃还将就，他是眼里放不下这些老总们的！闹急了，他会拼上老命！”弯腰的老人又说。

“唉！有好亲戚的投亲，好朋友的投友，都是路！苦了咱这无处投奔还是空着肚皮的人家！……”萧达子哭丧着瘦瘦的黄脸，蹲在墙角里咳嗽着叹息。

大有听了这些话他躲开那飘动的蛛丝坐起来。接着萧达子又道：

“我猜他准得把他大爷，女眷送出去，他得回来看家。”

他们正在猜测着，地窖子上的木框中填干草的门推开，跳下来一个人影。

“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徐利，是你要搬家？”另外一个年轻人抢着问。

果然是徐利，面色红红的，像是喝过酒。他一步跳到土地的中央，仿佛像演说似的对大众说：

“不能过了！这一来给个‘瓮走瓢飞’，非另打算不行！哭不中用，笑也不中用，——为的我大爷，没法子，不把他送出去，他那个脾气非干不可！不是白送了老命？一天多没得吃烟，躺在团屋子尽着哼，好歹我向他们告饶，说是病，可怜年老，才好容易没撵他出来。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我得连家里的女人们送到冷家集去。——知道大家是在这里蹲。……”

他的神气十分兴奋，在大家是灰心丧气的时候，他跳进来大声说这些话，也不怕外面有人听去。大有看着也很觉得诧异。

“少高兴！——这是什么时候，搬就搬，谁叫你有好亲戚。别那么吆天喝地地，——你知道老总们站了多少岗？”先前猜他要搬走的那一个农民说。

“高兴！‘火烧着眉毛，且顾眼下’！我徐利就是不怕硬，送了他们去，回来，我并不是躲开，倒要看看闹到个什么样？——再一说，站岗，也还像样？你们不知道只是木栅子大街两头有四个老大哥，难道还站到咱这地窖子来？他们的胆量更小，夜里出村子去，要他们的命！不是为了后患，看那些家伙，收拾了他们不费事！”

他喝过酒，话更多，这突来的遭遇使他十分激动。他不像别人只顾忧愁，思虑，像一群害饿的绵羊，愈在这样的时候愈能见出他对于困难的争斗与强力反抗的性格。

他毫不在意地向大家高声说着那些饿兵的举动。他到镇上，问裕庆店要钱时所见到的种种情形，引动了这全地窖中人的注意。他们虽然恐怖，然而也愿意有个勇敢的人给他们许多消息。

大有始终用宽大的黄板牙咬着黑紫的下嘴唇，没说话，虽然是听徐利的报告，他的眼睛却没离那一根飘来飘去的蜘蛛丝。这时他突然问道：

“你当天还赶回来？”

“我当天走黑路也要来！我不能把房子干干净净让给这群饿鬼，——而且回来还得想法子！”

“小声点说！我的太爷！怎么还想法子？”萧达子吸着短旱烟管说。

“耳刮子打到脸上，难道硬挨着揭脸皮不成！”徐利睁大了他那双晶明的大眼。

萧达子吐了吐舌头，紧接着咳嗽着摇头。

“好徐太爷！大话少说点，够用的了！”

“哈哈！放心，连累不了你这痨病鬼！”

“连累不连累说不上，你忘了头年大有哥的事？”

“除非是他！……”徐利眼看着发呆的地窖的主人冷笑。

“怎么样，依着你？”大有把右手向前伸一伸。

“依着我？一年更不是一年，去年的黄历现在看不的，依着我！……”他像颇机警地向四下里望了望，话没说下去。

“可是你以后别说‘除非是他’的话了！”大有脸上也现出决断郑重的颜色来。

“静一静，听！……”弯腰的老人向草门外指着，果然从远处来了一阵马蹄的蹴踏响声，似是向村子里来的。

接着有人站起来，一口气将土墙上的煤油灯吹灭，都没说什么话。

黑暗中，大有将伸出去的手用力一挥，那条柔细的蛛丝断了。

十九

这群穷兵在这些村镇中住了五六日之后，正当一天的正午，吴练长的大客厅里集满了十几个乡下的首事人。穿方袖马褂的老者，戴旧呢帽穿黑绒鞋的中年的乡董，还有尖顶帽破皮鞋的小学教员，余外多半是短衣大厚棉鞋的乡下老。他们有的高据在红木的太师椅上，有的站在粉墙前面，大张着像失了神的眼光去看墙上的古字画。穿短衣的乡老蹲在方砖的铺地上，两手握着时刻不离的旱烟管。他们属于一个集团，由各村中集合来，捧住了同一样的心，想对他们的头领求一条援助他们在困苦中的计划。幸而练长的房宅宽大，东园中虽然也住着团长的家眷，卫兵，却是另走通街的小门，所以这刻砖映壁后的大门除去两个照例把门的两名团丁之外，还没有老总们的阻挡。他们仗着人多，又是为公事来的，就一起拥到这讲究的大客厅中。他们很急闷，在这里无聊地等待，因为练长刚被团长请去谈给养，怕不能即刻回得来。他们都耐住心思不肯放过这好不容易集合成的机会，练长是做过官的，识字比他们多，儿子又在省城里当差，见过世面，有拉拢，他是地方上多年的老乡绅，什么话都会说，心思是那样的深沉，老辣，他应当在这一些村庄中作一个首领。纵然他是著名的手段利害，可是谁也不想到把他去掉；不但没有这份势力，去了他谁敢替代他哩？镇上有来回的大道，兵差，官差，一个月不定几次，警备分队，保卫团，货捐局的分卡，牙行，商会，这许多麻烦事不能不办，谁敢应承下来没有差错？而且到县上去有比他更熟，说话更有力量的么？这声望，干才，外面的来往，心计，谁能和他相比哩？有这许多关系，所以这十几年中他还能够很尊严地维持他的练长的局面，各村子中的首事都得听他的调遣。

冷清清的大屋子中没有炉火，也没有火炕，虽然是十几个人也还不见得拥挤。幸而天气还好，从开放的大木风门中射过来的阳光，少少觉得温暖。大厅上面高悬的“世代清华”的四个金字的木匾，已经剥退了光明的金色，一层黯光罩在深刻的颜鲁公的字体上，细看，却有不少的蛛网。厚重的长木几，刻花的大椅子，四个带彩穗的玻璃灯，两山墙下各有一堆旧书，是那样高，不同的书套，破碎的白绫签子，纸色都变成枯黄，摆设在这空洞的旧屋子中，不知经过多少年屋主人没曾动过手。墙上的字画也是有破损与虫咬的地方。向南开的两个大圆窗，虽是精工作成的卍字窗棂，糊着很厚的桑皮纸，却与屋子中的陈设，颜色，十分调和。这大厅吴练长是不常到的，他另有精致的小房，在那里出主意，商量事情，吸鸦片，请军人打牌。这大厅只是一所古旧的陈列品。

然而这一群人这天到来却也将空虚黯然的心情充满了空虚黯然的古旧的

大屋。

这都是被那些穷兵们糟践得不能过活的村子中的代表。他们村子中的人都在强忍着饥饿，一任着他们的客人的强索，硬要，女人，孩子，都被逼的没处住，被褥是抢净了，只余下各人的一身衣服还没剥去。仅有的柴草，木器，也禁不住那些饿鬼的焚烧。甚至鸡，狗，也随意的宰杀着下锅。总之，他们本来十分有耐力的乡民现在被人家逼到死路上来。突来的这么多的军队，还连同着许多的家眷，——也可说是带来的另一地方的灾民，要住多久？要怎样过活下去？他们现在不能不问了。明知道不是容易想法子的事，然而聪明老练的吴练长总该有个交代？或者同县上能想出一个办法来？眼看着那些年轻的农民，性子急的都咬不住牙根，再过下去，不是饿死也要出乱子！“狗急了跳墙，”是大家所熟知的一句俗语，当这急难中间，谁也有这样的预恐。因此他们为自己的家，自己的性命，自己的肚腹，不得不集中到这里来。

由正午等到太阳在方砖的当地上的影子斜过去一大段，人人都是空着肚子来的，没有多东西吃，也吃不及，可是在静静中的盼望使他们暂时忍的住耐性，忍不住饥饿！于是在檐下，在大院子中，在方砖的地上，每一个都急的叹气，有的顿着脚，向喉中强咽下酸冷的唾液。

“饱肚子的不晓得饿肚子的心！——什么事！还商量不完？”一个面色枯黄指甲尖长的人低声叹气。

“事商量完了！不是还得过瘾？这一套少不了。刚才团丁又去请了一遍，就来，就来，又过了半个时辰！”一位五十多岁的小学教员说。

“还是近水的地方，得到月亮，你瞧镇上也有兵，比乡间来怎么样？十家里不见得住上五家，闲房子多，究竟还规矩点。……做买卖的，担担的，不是一样的干活？……练长家里还能摆门面，咱呢？……”这一位说的话很不平。

“话也不能这么说，这究竟是镇上，如果也像乡下那么乱，不全完？还能办事？……”

“吃完了乡间，还不一样的完！看镇上也不会能有多久的安稳！”

“这么样还要从各村子要给养，没看见办公处是不闲的称面饼收草料么？”

他们急躁地纷纷议论。忽然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从大椅子上站起来，弯着腰道：

“我知道比大家多，陈家村隔镇上最近，这回兵到时，我在镇上过了两整宿，把眼睛都熬坏了。乡间是乱，是没了的吃，可是镇上的实情你们还不明白。别看大街上还是一样开门做买卖，八百钱的东西只给你三百，有的是强赊，若是关门一走，准得一齐下手。这是暗中办的，藉着还有交易好说话！不能硬干！买卖家的赊帐，后来想法子包赔！……后来还不知道怎么算？住的人家自然略少一点，这又是旅长的主意。……他不愿意他这份人马在镇上聚集起来，怕被人家一会包围了。所以要分出去住靠近镇上的小村子，仿佛是他的一个个的小营盘，出了岔子，可以到处打接应。……”

这是陈庄长的话，他不是有意替吴练长解释，也是一部分的实情。这群胆小的饿兵的首领是时时防备有人暗算的。

大家听了这几句话对吴练长的私心似乎多少原谅点，可是马上他们又集中到他不快来的题目上。有人说他居心躲避，也有说他专拍团长的马屁，不

理大众的困苦，甚至有人提议到东园的团长公馆中去见他，不过没有人敢附和。那边有带手提机关枪的站岗的卫兵，去这么多的人，进不去，还怕有是非。于是那个首先提议的年轻人也骨突着嘴不说什么。

在他们纷嚷中间恰好一个团丁给吴练长提了水烟筒由院门的藤萝架底下先进来，接着是那高身个穿了半旧狐皮袍的练长低着头走到大众的面前。

仿佛在阴雪的深山后面射过来的一线阳光，这短上胡，瘦身个，尖眼睛的练长走过来后大家把刚才对他的不高兴的神情全收回去，而且恭敬地围在他面前，争着述说等待他过来好想法子的事。

吴练长在团长的鸦片烟旁早明白了这些乡下首事找他是为的什么，而且他早已打好了主意，并不惊惶，仍然眯着似在微笑的眼睛，让他们到大厅里去，他在后面慢慢的抬动方头的丝缎棉鞋，踏过了高高的门限。

他不理会大家对他诉说的种种困苦，实在他都清楚得很。没有粮，米，被褥，甚至柴草也快要烧尽，许多农家的今冬的状况他不待别人报告给他，他不到他们的家中，却像给他们当帐房先生一样算得十分明了。于是他用尖长的手指甲敲着水烟筒道：

“明白，明白！还用得到大家说？我在这镇上干的什么？烦你们久等！我到团长那里也为的这件事。咱们没有硬手头，却有硬舌头，再过下去，我也得逃荒。……哈哈！……全穷了，自然没有你的，我的。可不是谁没有家小？谁家不是‘破家值万贯’？来呀！这是什么年头，我在这一次足足吃了三天苦，一点钟也没得睡，别看这房子中还没住满兵大爷，你瞧，我家里的女眷也是没敢在家。粮米量出了一大半，还不行！当这官差说不了自己先得比别人交纳的早！……来呀！这在咱得想个好主意。你们先说，……”

他的话是那么有次序，如情如理，爽利而又是十分同情，减除了大家要叙述的乡村中的困苦，单刀直入，要从方法上做起。这么一来，大家在大厅中反而楞住了，主意？谁有更好的？怎么办？说呀！沉默起来，或者是从此便无抵抗到底？这一个眼光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互相推让着，“你先说，”似是有各人的主见，然而终没有人说得出口。

未后还是陈庄长笑着说：

“练长有什么法子想，请告诉出来！大家原是没有主意才到这里来求求你的！……”

“对呀！”大家仿佛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对呀！就是想请出主意的。”

吴练长把戴着小红线结的缎帽的头向左右摇了两下道：

“你们还是说不出！——只有两条道：我想，硬抗，与软求……”他没直说下去，把尖黄的似有威光的眼向座上的首事们打了一个回旋。

惟也没敢插话。

“打了破灯笼遇见狂风，什么法子？天也不行！哼！”

仿佛说：“你们成群结党就办的了么？”是啊！这句话很沉重，击落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两条路：硬抗，是不管来的是什么，我的粮米呀，我的衣服呀，你凭么来白吃白拿？干不顾死活，不理睬他们后面有多少兵，撵出去，结合起来打出去，这就有救！……哼！话可说在先，那是反乱，是作反！是干得出，驮得动！谁能行谁去领头，我也不能阻挡，也不怕老总们把我怎么样，大家的事，我一家就算毁得上，敢抱怨谁？可得有干的！……”

说这些话的声音的抑扬轻重，他像演剧似的很有斟酌。他这时脸色由枯

黄转成阴黑，额角上一片青，尖利的眼从这一个的脸看到那一个的。一屋子的人谁碰到他的可怕的眼光，谁就把头低一低。

一时是严肃的沉默。他停了声，别人都屏着气息没敢说什么。陈庄长的两只手在肥袖的棉袍中索索的颤抖，那黑脸的小学教员紧蹙着浓密的眉毛，刚才提议到东园中去找他的那位乡董对着墙上落了色旧画的大孔雀尾巴直瞧，把两个有皱纹的嘴角收敛起来。

“不是么？……哈哈！哈！……”

练长的烟嗓子的冷笑声听的人都觉得身上发毛，“来呀！人！……”接着那站在廊檐下的团丁进来，小心地替他用火柴点着了火纸打成的细纸筒。

仍然在沉默中间，唿噜噜他吸过一筒水烟。

“不是么！……还得安本分的走第二条路！”扑的声他将铜烟筒的水烟灰吹落到地面上，还冒着余烬的青烟。

大家缓过一口气来！就有一位嗫嚅着问他：

“第二，……第二条路？练长说怎么求？谁能不愿意？……只要，……”

“对呀！谁能不愿意？咱不能跟人家干，还有什么话说！……第二条路，有前，有后，大家多约人去跪求旅团长！——求他另到好地方去吃好饭！……说不能的，我得在暗中用劲，如果求得成，大家的福气！……对吧？”他的语调柔和得多了。

果然是一条路，走得通走不通自然连那心思最密的吴练长也像没有把握。围绕着练长的这十几个穷迫的代表人，听了这个主意，像是从漫黑的天空中坠下了一颗明星，跪求，甚至于每一个人挨几下打都能够。生活的破产就在目前，谁还顾得了脸面。首先求问第二条路的人道：

“能够求的他们给大家超生，多约些人去跪门，一定办的到！”

“如果不答应，跪上一天也行！”另一位红眼皮的短衣的老农人颤着声附和。

“丢脸吗！……我也不能说不对，可是他们若板下脸来不准，那怕咱跪上三天三夜！高兴一顿皮鞭轰出，走，那不是丢脸，还不讨好？……”小学教员话说得很周到，似乎也在顾虑到自己的身分。

“那不是没有的事！不能保得住一求就成？要明白，刀柄攥在人家手里！再不然去上刀锋上硬碰，试试谁比谁有劲！”

吴练长微笑着答复这位教员的话。不偏不倚，他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要称量出这两造的言语的分量。他说着，弹着纸筒灰，多半白的眼睛向上看，毫不在意地听从大家的多数的主张。

小学教员看看这位临时主席的脸色，本来舌底下还有他的愚笨的话，即时压了下去。

陈庄长向来不曾对吴练长的话抗议过，这一次他觉得到底还是他们的首领有点主张。看他那样不慌不忙的态度，这是谁也不能与他相比的。又看看大家，虽然脸上急躁着，说话却怕说错了收不回来，他就大胆说着：

“大家都愿意！练长说什么时候办？……”

“今天办不了，去准碰钉子。刚才听团长说，旅长为兄弟们要每人一块钱的事冒了火。将传令兵打了两个，那能成！我想……明天十二点，大家聚齐，也不要太多；人多了容易出错。再来十几个，可是先得嘱咐，你们同声说是自己情愿来的！如果透出是我的主意，糟，该成也得散劲！明白吧？”

“大家的事那能说是练长自己的主意！那不是给自己打嘴巴？”几个人

都这么说。

“这是头一件不能不说在前头，不成不起来！挨骂，甚至打也得充劲！如果卫兵们喊一声就算了，趁早不如不去！”

这一点却是重要的举动，他不急着往下说。等了几分钟，看着大家虽然是蹙着眉头，却没人说反对话，他便继续说下去：

“苦肉计！为了自己的事说不得，愿打愿挨！好，在今日晚上我得先用话暗中给旅长解说解说，自然不真告诉他，……只要他们答应走，自然喽！过几天难道还受不了？有些别的条件，咱可得量量轻重，该承认下来的可不要尽着推，激恼了他们谁敢担这份担子？是不是？”

他像一位老练的鸨母对于生怯怯的初见客的小姑娘们有种种的告诫，是为的那女孩子的本身，还是为的客人呢？吴练长接着又指点了不少的话，谦虚的很，“是不是”总离不开他的口头。

在场的乡董，首事，谁都清清楚楚的记在脑子里。恰像没有出场的学戏的戏子，教的纯熟，可是喜，笑，悲，恨，要你自己做！教师当然得在后台门看火色。已经默认了这第二条路，不走不行！走起来也不是容易举步的！可是每一个人身背后有若干不能度日的乡民在那里催促着，哀求着，小孩子饿得不能抬步，老人们夜里冻得要死，再过十多天怕连撑着空架子的小房屋也要拆下来！这比起上场时的苦肉计利害得多！况且去跪求的人得多找有年纪的老人，难道军官们没有一丝毫的良心？他们也会想得到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爹，娘，兄，弟吧？

没有更好的方法，明知道是困难，只好从宽处着想。

在吴练长的切实的嘱咐之后，大家捧着饿肚皮与忧惧的心，疲软无力地走出。对着堆砖花，照壁的大门，正迎面，一个黄呢军服的少年兵用木盘端了两大盘菜过来。谁也看得清，那是一盘清炖鸭，一盘烤牛肉。少年兵越过这些乡老，到送客的吴练长前面行了一个举手礼。

“旅长叫自己厨子新做的菜送给练长尝尝新，晚饭后还请你老过去，一到旅部里耍牌！”

“不敢当，不敢当！里面去歇歇，我就回复。……”

这样一问一答的中间，陈庄长在前面领着这群代表人已经转出了有木栅门的巷子。

“看样许有九成？你瞧咱那练长的面子！”其中的一位低声说。

“他到底有一手，这份军队才来了几天，他就与旅长有多大的来往！”红眼皮的乡老似乎十分惊异。

过了中年的小学教员像另有所见。他用力地吐了一口唾液落在巷口的粪堆上。

二十

刚刚打发了这大队的饿兵在镇上集合起来分批走后，已经快近黄昏了。他们预备另到别的地方去，已有三天的忙乱，每个兵如同迁居似的，衣服，被褥，零用的小器具，甚至如碎木柴，磁饭碗，都由各村中的农人家强取来了，放置在高高堆起的行李包上。车辆经过上一次的劫掠已经很少了，听说军队要走，各村的壮年农夫早学会了逃走的方法，不等待要人夫的军令下来，都跑出村子去躲避。只有他们早看定的牲口不能藏起来，将镇上与近村的耕牛，驴子全牵了去，驮载他们的行囊。幸而各村子都用高利取借了买命钱，先交付与他们的头目，没曾过于威迫，人夫，车子，算是“法外”的宽厚，

没有也不多要。然而凡是经过住兵的小乡村只余下农人的空屋子了，虽然很破很坏的什物，一切都没有了。债务负在每一家每一个人的身上，剩余的粮米他们吃不了全行带去，只有土地还揭不动。

虽然在目前这些小村中的人民没有衣服，食物，也没了一切的用具，但究竟他们不曾在地方过冬，另去寻找更丰饶的乡镇。大家已经觉得大劫过去了，损失与饥寒是比较许多有武器的饿鬼蹭在眼前还好得多。

然而那些饿鬼也不是容易动身的，尤其是他们的女人，那些小脚，蓬头，不知从哪里带来的多少女人，因饥劳与风尘早已改变了女人们的柔和，慈善的常性，她们虽没有执着步枪与皮鞭，可是也一样的威风！她们对那些没有衣服穿的农民，基本上就看不在眼里。至于她们的同性，更容易惹她们动怒。也有像是有说不出的苦痛的年轻女人，有时凄楚的说对农妇们用红袖子抹眼泪。不过一到饿得没力气的时候，谁还去回顾已往与憧憬着未来呢！由兵士们的手里拿得到粗馒头充足了饥腹，这样的生活久了，会将喜乐与悲苦的界限忘掉。所以女人们在这片地方暂时安稳地待过十几天，临走的时候在街上巷口上都难堪的咒骂她们的军官，男的更没好气，说是头目图了贿，他们却不过甘吃过几天抢来的饱饭。于是在左右的农民很容易触动他们的火气。这一日在镇上，无故被打的人都没处诉苦，有的包着头上的血迹，还得小心伺候。办公所中只有吴练长与旅长团长在一处吸鸦片，交款，吃不到一点亏。别的乡董，耳光，挨骂，算得十分便宜的事。大家都在无可如何之中忍耐，忍耐，任管什么侮辱都能受！只求他们早早的离开这里！

不幸的陈庄长就在这一天受了重伤。

他在办公所门口的石阶上替人拉仗，有几个副官同两个别村子的老人为要芦席吵了起来，他们正要对任何人发泄出这股没住够的愤气，两个瑟缩无力的老人正好挨他们有力的拳头。已经打倒了一个，又飞来一只带铁钉的皮鞋蹶在那颤动的额角上。陈庄长拉不住，横过身子去，恰好高高的胸骨代替了那位的额角，即时在石阶前倒下，磕落了他仅有的两个门牙。经过许多人的劝解，副官们挥着沾有血迹的拳头走了。陈庄长也盖着血衣被人抬回家去。

这样的纷乱直到日落方才完了，镇中虽然还有一小部分压后路的兵没走了，一定要明天起身去追赶他们的大队。

看看那些牲口，牲口上面的妇女，一个个的行李，光亮的刺刀尖，破灰帽，瘦弱的马匹，全在圩门外的大道中消灭了后影。所有的办事人方敢散场。满街上是瓜子皮破棉絮，不要的盛子弹的小木箱，仿佛在乡间的社戏之后的匆忙光景。所有的居民都疲倦得同丧家的狗一样。

但无论如何，这些无处诉苦的居民觉得可以重复向空中吐一口自由的气息。

太多了，受伤的人，被损毁的家具，不是新闻，也用不到同情与怜悯。大家想：即使受不到他们的踢打的，也不是格外有什么幸运！

这一晚各家都早早的安歇了，像是经过一场大病，需要安全的睡眠。明天的食欲，与拿什么填在胃里，谁也不想。团丁们在这些日子里给武器比他们更多的那群人做公共听差，作守卫，累得每个人连枪都拿不动。虽然还按规矩在巷口，圩门内站岗，时间略晚一点，都到巡更的屋子中躺下去了。有什么事？前面有大队的军队，镇上还有几十个，可以放心，不会再闹乱子的，其实即使有什么事变也难干警醒他们疲极的甜梦。

暗中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一段街口闪过去，迅疾地向吴练长的巷子中去。

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尖利的北风到处吹动。黑影对于路径很熟，巷口外一个人没有。他一直奔到那砖砌的大墙下，一色的砖墙与钉了铁叶子的大门，除非炸弹能够打得开。里面听不见什么声息，再向东去，直到东花园的木门口，那是较小而且矮的木门。用绳子打在有铁蒺藜的墙头，这矫健的黑影从下面翻过去。

不过半个钟头，黑影又从墙头的绳子上缒下来，在暗中消逝了去。

就在这一夜中，吴练长家起了一场不明原因的大火。镇上的圩墙上留下了两条麻绳。

风太大，又都是大家料想不到的事，在沉酣的睡眠中。及至吴练长与他的年轻的姨太太从鸦片灯旁起来喊叫时，火势已经将他的花园全部毁灭，并且延烧到那所古董的大厅，火光照耀出十几里路去，直到天明方才救熄。

第二日，靠近镇上的乡村这新闻很迅速地走遍了。在劫后，在无法过冬的忧愁之中，这件事成了农人们谈话的中心。许多人猜测是镇上没走的兵士干出来的。有点心思的人都信不过，因为那几十个整齐的后队第二天走的时候一个人不少。本来住在镇上，圩墙上的麻绳是解释不开的疑团。一定是外边的人，这是显然的事。且是很熟悉的，因为镇上的街道不少。吴练长家中的房屋又是特别的高大，坚固，本不容易失事的。大家的口头上虽然不肯说什么，但是听见这事情的谁也心里清楚的动一动，这样大的威势，也有这么一次！或者说那是天火？不过处罚也太利害点了！他没做什么歹事？鸦片烟，小老婆，说不到好歹，任管如何，也不是损人利己的，只是耗损他的精神。办地面事，没有薪水，招待化费，他得算开头的人。纵然不计较，这些年来给他数数，数目也可观了。人家有买卖，做生意赚钱，有土地，收租钱，这是本分。……还有他的儿子，又那样的能干，……像是“家有余庆”的？凭什么遭这样的事？

于是这哑谜闷住了不少老实的乡下人。

凡是在数的各村中的庄长，董事，知道了这一件大事，每人心里都惊惶，跳动，人人记得头五六天在那古董的大厅中的情形，吴练长领头出的主意，给大家担着这份责任。第二天他们跪在旅部住的吴家宗祠的门首，任凭兵士的靴尖踢到肩头与面颊上都不起来，那瘦小的旅长后来亲自出来讲的价格，要送他们两万元。是这么办，钱到就走，不行？跪到死，在人家的宗祠前面，不干他事！再三哀求，终于是穿花皮袍的练长从后面出来也求情，一万六千元讲定了。晚上又到那大厅中聚议一次，除掉镇上担任六千元外，统统归落到几十个乡村中去。不用想，现钱是办不到，总有法子。吴练长的担保，每个乡村中的首事写立字据，盖上手模，由他向镇上的商家垫借。限定的日子内还钱，少一个不能成事！……这样才办过去。凡是在场的乡董，庄长，他们在大厅中的光景都忘记不了！卖了自己，卖了全村子的人，那一个不是流着泪去签名，打手模！……他们回到村子中去，即时宣布分配的数目，按照各家的财产平均分摊。一个月缴还！又是一次重大的预征！这是地方款项，……他们又记得对那些破衣饿肚的乡间邻居在宣布时的为难光景！……

然而现在吴练长家遭了这场天火！

恐怖，怕连累着自己的利己心在他们的心中时时刻刻的占据着，对于火灾的评论他们像是约定的沉默，什么话都不好说。他们却十分明白，这不是天火，也不是兵士的后队捣乱，这责任有一半在他们的身上！

陈家村中是一样的议论纷坛，距离镇上过于近了，人人怕连累到自己的

身上！所以虽然有陈老头的重伤，与住兵后的穷乱，都不如这个新闻使人激动。

大有现在又从地窖中回来。他昨天跑出去到野外的树林子中过了一整天，一点的食物没曾下咽。冬天林子中什么可吃的东西，他只可将存在地窖里的番薯带到隐秘的地方用干枝烘着充饥，不知村子中的饿鬼走完了没有？直到晚上，他踌躇着没敢回去。徘徊在冰冷的沟底，靠着大石块取暖，虽然打着冷颤，他想起上一次的滋味，再教他剥去一件棉衣，也还情愿，就这样在冷栗的昏迷中度过冷夜。脚上尽是冻裂的伤口，竭力忍着，仍然快走不动。天刚明亮，一群冻雀在干树上争吵，仿佛站在高处对他嘲笑，多日没曾刮剃的短胡子被冷霜结成一层冰花，呼吸也十分困苦。全身的血液像全凝结住了。好容易才走回村子中去。

果然是十分清静，听不到那些特异的咒骂声与女人的哭声。全村子的人都起身得很迟，一个男人没碰到。想象中的兵士全行退出，不错，符合了自己的意愿。踏着霜花，他觉得从腰部以下平添了力气。越过无人把守的栅门，往自己的家中去。他进栅门时忽然听得从东边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斜路上，他刚回过脸去，一个人的背后他看得清，直往他的空地窖中走去。

“谁？”进出了一个字音。

隔着几丈远的距离，那人机警地回望了一下。

“徐？……”他也放缓了脚步。

清切地急促地摆摆手，一定怕还有兵？明明是徐利，却没向村子里来。

“这东西同我一样，不晓得到那里去受了一夜的冷罪！……地窖子准保没人还躺在那里睡觉。”他想着急于看看家中的情形，也来不及去追问徐利了。

什么器物都没余下，那位可怜的老兵与他的伙伴们全替大有带去了。只有两条破脏的棉被，还是那住客的留情。空空的盛米粮杂物的瓦瓮，与余下的空篓，连烧汤的柴草都用尽了。妻在屋子里躺着起不来，打熬的辛苦与对于物件的心痛，将这个诚实的，梦想着过好日子的女人病倒了。大榆树下一只瘦狗虽然撑着尖锐的骨头勉强起来迎着这流离冻饿的主人，它的皮毛几乎根根尖竖起来，连欢吠的力气也没有了。听听左右的邻居也一样的寂静。淡淡的晨光从树枝上散落下来，茅草屋角上的霜花渐渐只余下几处白点。大有看看妻的黄瘦的脸，与平薄的胸间一起一伏不很均匀的气息，他又走出在院子中立定。正对着少了门关的黑板门，门扇上缺少了半截身子的门神仍然威武地向自己看，意思是说又快到年下了，得重新一次华丽的衣服！虽然是被日光晒淡了的红脸，却是那么和平，喜笑，仿佛是大有的老朋友。

“难道全村的人都病倒了？还是累的动不得？”他咬着牙望着，似在同自己讲交情的门神这样想。再向屋子里看了一遍，还有什么呢？现在真是只余下不到二亩的小亩地了！债务是旧的还扛在肩上，不用想，这新的负担又稳稳的压上来！年底要怎么过的去？还有明年的深春呢？凭什么去耕种？幸而没被他们掳了去，可是平安的蹲在这一无所有的小屋子里能够喝西北风度这几个月么？他恍惚间记起去年冬天的事，比这个时候还晚，遇见杜烈才能够过了一个平稳年。大约他知道这里是这样纷乱，不会再回陶村去的。那雪地，爹爹的身影，风，杜烈的言语，一时都涌上心头。还记得他在温暖的炕上曾对自己说：

“乡间混不了，你去找我！”这句话，自己在当时也觉得是被人欺负后

的一条大路，及至借了他的款项之后，又糊涂的过下去。还是想着生产的土地，想着丰富的收获与披蓑衣，光身子在高粱地内出汗的工作。最大的事是爹的老病。现在什么都完了！再挨下去，连走路的盘费恐怕也被收拾到人家的手心里去！

“你去找我！”他觉得那没有到过的伟大的地方有人向自己招手，那边一定有不很费气力可以拿得到的银元！还有许多新鲜的美丽的东西等待自己的玩赏。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除去老人的坟头，他有什么依恋？于是在晨风中他重复听到杜烈的声音了！忘记了冷与饥饿，简单的心中预想着未来的安适与快活。“也许三两年后这一切的乱子全过去了，乡间又能恢复往日的丰富，人们都能够本分的过日子。那时在外边集存下钱项，孩子大了，当然的能够学习上点能干，重复回来，买回交与人家的地亩，另建造如同陈老头家的小房子，仍然是还我的本等。爹的教训，要后人老老实实的过庄稼生活。那也算不得是改行，如同出去逃荒一样，——至少比起卖了儿女下关东的人还好！”

就在这一时中大有忽然决定了他的计划。无论如何，要咬定牙根，不必后悔，现在要典出地去还债，凑路费，还得写信去与杜烈。这两件事非找陈老头办不了。于是他不去叫醒睡迷的妻，也不去找聂子，很有兴头的跑出门去。

到了陈庄长的房子上，他才完全知道了昨天镇上的情形，与夜间练长家的大火。陈老头包了下面，口里不时的往外喷血，左肋骨肿胀着，什么话说不出来。他家里的人如没头的苍蝇慌的没了主意，已经打发人去叫葵园回家。

没曾预想到的这几件突兀事，把他在自家院子中的决定游移了。妻的病，陈老头的重伤，大火，连徐利的摆手不说话也像个哑谜。大有走出陈家的大门，觉得头上痛的利害，对于这些事不敢寻思。家是那样真实的残破，遇到几个邻居，瑟缩着肩头像失神似的，谁也提不起谈话的精神。他任着迟重的脚步向西去，绕过陈家的农场，那片干净平坦的土地上什么都没了。往年这时的草垛，干树枝堆，如今全行烧净。只有那几棵垂柳拂刷着空无所有的寒枝，在冷淡的阳光中喘动。再向北转，到了一片新盖的草檐上墙的房子前面，外门卸下一扇来倒在门限上。一块剥落了粉地的黑字长木牌劈作两段，丢在门外。这是秋天才成立的小学校，是全村中人被那少年绅士想办法逼出钱来筑成的教育的空壳。大有平时没工夫到这里边看看，虽然他家曾付过数目不很少的一笔钱。不认字的乡农本来并没有到学校去闲逛的资格，他怕那由城中分派下来的教员，——有黑胡的戴近视眼镜的老师。自己的寒伦样儿，很惭愧见到念书明理的文明人。除去牵着扎牛在墙外站站，望望那教员硬拉着十多个小孩子来回喊喊“开步走！一，二，一，二，”的可笑的情形之外，他并没到里面去过，自从将屋子帮同大家盖起之后。这时他无意中走过，知道里面一个人不会有，便任着脚步踏进去。方方的土院子，奇怪，掘起了两个大坑，都被柴草木片的灰烬填满。一堆灰烬中有不少的鸡爪，鸡毛，碎鸡骨，与坑外边凝冻的血迹。五间北屋原是有几十只小书桌的，全毁坏了，仅有三五只并在一处，像是当作睡床用过。黑板还挂在东壁上，用粉笔画的粗野的男女，床上的……，一边还有披发的两个鬼怪。他首先看见便吐了一口唾沫。黄土的墙壁上有的地方用报纸贴起来，在铅字的间有很多苍蝇矢，也有用手擦抹的血迹。从小门穿过的那间小房，他猜一定是黑胡老师的住屋。果然，还有一个煤油铁筒做成的烧煤炭的火炉，一个木床，墙角一个破网篮，

里面还余下一双连老总们都没肯带去的破皮鞋，一部书。他捡起来，是明纸小字印的《四书大全》，这几个简单字，他还认得。墙上挂着没有多厚的月份牌，两面窗子上的玻璃一片完全的也没有。

大有站在南窗的前面，呆呆地望着院子中的火池子，他能够清切地看得到老总们住在这学堂中烧鸡，喝酒的光景。怪不得进村子中来连狗也看不到，——除去自己家中那一只——多分是被他们一样的宰割，当做了酒肴？他想：这学校不管好坏，曾经化费过自己出卖祖业的钱项，曾受过小葵的迫捐，现在大约也用不到再有那黑胡者师来教小孩子“开步走”了！这不算教孩子有进益的学塾，却变成了住客的屠宰场。自己到这里来如同逛被人掘烧的坟墓。

他紧咬了咬牙根，拾起那部小字的四书来扯作几段，将那些记载着先哲的议论与教化思想的纸片，用力投入那屠烧的火池子中去。自己也不知道这算对谁泄气，也不计较这是不是有何罪恶，他这一时被头痛痛的心思全乱了！

二十一

二月的天气还脱不下冬日的棉衣，虽是一路上已可看到初放青芽的草木，早晚却还是冷丝丝的。大有这一家的走幸得有萧达子帮着忙，省好多事。那痨病鬼每到初春咳嗽便渐减轻，可是去年冬天的饥饿与忧恐，埋伏下长久的病根，现在走起路来还得时时向土地上一口口的吐着黄色的稠痰。他送大有到外边去，是自己的情愿，不是大有的邀请。年纪固然不过三十岁，他知道很不容易等到大有从外边再回故乡。多年的邻居，又是一同共过患难的朋友，这次离别在他跳动的心中感到淡薄的悲哀。明知道处在这样翻翻覆覆的世界中，乱，死，分手，不意的打击，离散，算得了什么事！何况自己这么今天病明天不能吃饭的情形，对于谁也没有过分的留恋。然而自从知道大有一家三口人决定要过海去找社烈，去找他们的命运时，萧达子觉得这便是他与大有末一次的分离了！自然不能劝人家死靠着可怜的荒凉地方，喝着风，白瞪眼，像自己一样的活受。出去么，也不一定可以找得到好命运。他对于这件事不赞成，也不反对，不过良心上觉得非把这位老邻居送到海边不行。“大约就是这一场，病倒在路上也还值得！”于是他便牵了拉太平车的牲口在前头给大有引路。

太平车是较比两人推前后把的车子来得轻便，只要一个人推起来，前面有牲口或是人拖着拉绳便能走动。小得多，不能坐几个人，也载不了许多东西。自从去年的兵乱，乡村中的大车已经很少了，大有这次全家走路非用车子不可，好容易从别村子里借到这一辆。萧达子把他们送到海岸，住一宿便可推回空车去还人家。他们走的是到海边坐舢板往那个都会的路，比起坐一元几角的火车来能省得下不少的钱。大有自己推着，孩子随着走，时而又替萧达子拉那只毛驴。大有的妻坐在车子的一边，那一面是被窝与新买的家具食物。

因为决定了多日的计划，大有在启行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陈老头虽然可以勉强拄了拐杖少少走动，大有典地的事却不肯再麻烦他。刚过了年，他托人到镇上去典给裕庆店里，也仿佛是指地取钱，一共得了不过六七十元大洋。债务偿清便去了半数，添买了点零用的衣物，他计算着到杜烈那里也所余无多了。多耽延一天的日子就得多一天的化费，他现在真成了一个无产者！吃的东西都得现用钱去买。所以天气刚刚温暖些便决定出门。陈庄长还送了一袋子面食，几斤咸菜，那被世事压迫着快要到地下去的老人说话

也没了从前的精神，他不留恋大有守着那几间破房子在村子中受饿，可是到外边去怕也有穷途的日子！当陈老头拄着拐杖在门口看那太平车要往村外走的时候，从他的干枯的眼睑里流出了两点真诚的热泪。那不止是为的奚二叔的儿孙要永别他们的故居，也不是平常分离的悲感，那老人什么都明白，眼看着像“树倒猢狲散”，大家终有一个你东我西的日子来到，这多少年来是快乐安稳的农村弄到要沉落下去，他的经验与感怀，自然逼得出他的热泪来！

大有自从由那老旧的屋子中往外走时，他板着呆呆的面孔不愿意同谁多说话。对于妻与孩子似分外有气，行李本来是很容易收拾，然而放上去又拿下来，不知要怎样方能合适。末后他将一大瓶从镇上装的白酒用细绳子紧紧缚住，才闷闷地推起车把。

萧达子虽然不懂事，他却能够了解大有的心情，直待这出门的主人说走，他才把那条短短的皮鞭扬起来。村子中的男女自然有好些都到村口送他们远行，谁也不会说句好话，楞着眼看这辆车子碾着轻尘向大道上滚去。

就这样上路，一个上午仅仅走出五十里地去。

过午打过尖，再动身，渐渐向山道上奔。这道是通向南方去的几县的通道。尽是岭，坡，柞树林子，很不平展。路中遇到不少的太平车，与挑着孩子行李的人，有往南去也有向北走的。谁也知道这穷荒的道上的人都是一样的逃荒的农民，虽然有几县的语音，然而遇到同一的命运！初春正是好做一年计划的始期，到各处去还容易找到工作。离开没法过活的他们的故乡，往四方去作飘泊的乞人，他们脸上都罩着一层晦暗的颜色。破旧的衣裤与蓬乱的头发，有的还穿着夏日的草鞋，几岁的孩子坐在车子与竹篓子里淌着黄鼻涕，饿的叫哭，大人却不理睬。即便有点预备的干粮也不肯随时哄孩子不哭。有的还在母亲的怀抱里，似乎也吮吸不出乳汁，那样婴儿的啼声更加凄惨。大有在路上遇见的逃荒群中他总算是很富足的了。有食物，有酒，还有余钱，穿的衣服还比人家整齐许多。从南方来的人看着大有与他的妻以为他们是去看亲戚的快乐人家，有人问他，大有便含糊着答覆。

走过十多里，他们找到一个下坡的地方停住车子，在那里休息。萧达子烟瘾颇好，虽是咳呛，他的小旱烟管总时时带在身边。他放开拉驴子的细绳，放任它在石头旁边啃干草，自己便蹲下吸烟。

“还有六十里地，今天得宿那里？”

“黄花铺一宿，明日头午早早便到海崖。”大有的答复。

“就还有一天的在一堆儿了！大有哥。”

萧达子不会说客气话，往往有许多真纯的情感他只能用几个字音表达出来。这两句的语音有点颤动。大有用冻酸的大手指托着右腮向那个黄瘦带了黑毡帽垫的同伴看一看，眼光又着落到路旁的一棵小柳树上。

“快！柳芽儿再过半月便都冒出来了！”

不对问题的谈话，他们两个都十分了然这些话的技术。“快！”匆匆的生活，几十年的流转，分解不清的痛苦与疲劳，可不是迅速的？将他们从打瓦抛石头的童年逼到现在。再想下去，如同陈老头的花白胡子，到处拄着拐杖，甚至如同奚二叔被黄土埋没了他的白发，不过是光阴的飞轮多转几次，一些都迟延不得。尤其是将穷困的家计担在各人的肩头上时，一年中忙在土地上，农场里，夜夜的拿枪巡守，白天闲时候的拾牛粪，扫柴草，何尝觉得出时光中有从容的趣味！一年一度的嫩柳芽儿在春天舒放，但不久就变成黄落，在田野、陌头上呻吟。大有的话里含有的意思，自然不止是对柳叶发感

慨。

萧达子默然地又装上一带黄烟。

“不知道壮烈那里也有柳树没有？……”

“没有柳树，还没有别种树？总得生叶子，长果实，有开，有落，……咱们是一棵树上的叶子，这一回可要各飞各的了，大风催着各自飞！……”

“我记得老魏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男人，老婆还得各顾各的。……本来你得走！”

萧达子将竹管从薄唇间拨开，轻轻地嘘出一缕青烟，接着道：

“杜烈来信终究是要你去干什么活？”

“他说抓钱也不见得很难，可是得另变架子，什么活没提，到了之后再找。”

“变架子，不是咱这份衣服去不的？”

“那里没有穷人，他的意思倒不在衣服上。你想咱这是去逃荒，去找窝窝头吃，不是去摆阔！大约得变了种田的架步？……”

萧达子立起来想了想，重复蹲下。“咱这样老实本等，那里不能去？为什么变架步？又怎么变法？”

大有用大的门牙咬住下唇，急切答不出这一个疑问。他知道撒种，拖粪，推车子，收割高粱，豆子的方法，他还会看天气的好坏，真的，要怎么全变成另一个人，他自己也没有主意。不过他明白非用力气到外边去更换不出饭食充饥。

“没有别的，出汗卖力，可不是种田那样的事。”

“他来信不是说我还可以去当女工么？”大有的妻在车子上搀入这句话。

“是呀！”大有接着说：“女工容易找地方，可不知道是干什么？干了干不了可说不定，她也不能白闲着。”

“我听说，不用提大嫂子可以做活，那边也有小孩子做的事，一天干的好能够吃饭的。这么一去你三口人先不用怕饿煞了！”

萧达子忽然联想到他的田地的主人——镇上的地主——家的老妈子曾同他说过这些事，说钱是好挣，比起庄农人家来不受气，也不用捐款，只是能够出一天的力量，就有几角钱的酬劳。连小工也得五六角。于是这简单的病人对于大有全家像是可以有约定的幸运，他便从愁郁的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

“说不定下年柳芽再黄的时候，你们就发财还家了！”

“一点也不会错！柳芽是一年一回黄！……”大有没再往下说，这意思萧达子并不是不明白，可不愿意再追问。其实他的悲惨的心中对于这句话的预感比大有的心思还难过！痨病虚弱的身子，还得挨着饥饿，给主人家种田，到那里去呢？更不如大有的自由。能够等得到柳芽儿再一回发黄的时节？

不能再往下讨论那发财与重回故乡的话了。萧达子直着眼向前路上看，恰巧由微青的小柞树林子中的小路上走过来三四个男女。

“又是一些逃荒的！”找到这句眼前话对大有说。

“不到一天碰到了十多起，都是沂州那一带的，他们偏向北走！”大有的答复。

“谁也不知道上那里去好，像苍蝇一般的乱撞！”

静静等着等到前路上的男女走到他们的身旁，相望之下，大家都可了然。

不过来的这几个外路人境况更坏，没有车辆，也没有多少的行李。一个弯腰抹着鼻涕的老人，用草绳子束住深蓝色的棉袄，上面有十多个补绽的地方，袖口上像是补的两片光铁，油污的颜色映着日光发亮。头发是花白稀少，连帽子没的戴，走道十分吃力。另有两个男子，年纪轻的挑着两个草篮，一对两岁的小孩在那端，另一篮中有小铁锅，破碗，棉被，还有路上捡拾的柴草。他有高大的体格与宽阔的面目，令人一见知道他是个很好的农夫。女人穿着青布包的蒲鞋，红腿带，肩头上扛着一个小被卷。最后面的男子像是挑篮子人的哥哥，四十多岁，用两只空手时时揉着肚子。他们都很乏倦，到这些石堆前面早已看见有人在一边休息，便不用商量也停住脚步。女人坐在小被卷上张着口直喘，一个如乱草盘成的髻子拖在肩头上，还约着褪色红绳。

“憩憩罢，也是从沂州府来的？”大有站起来问。

挑担的年轻男子从肩上卸下两个篮子来道：

“一路，和前边走的都不远。”

话没完，一个小些的婴孩呱呱地哭起来，头上戴的大人的布半帽，扣到那小耳垂上，他躺在草堆里伸动穿了破红布裤的两只小腿。

“哎！要命！小东西哭，再哭也没有奶给你吃。”女人将孩子从篮子里抱起来，解开拴的衣带，露出一个下垂的松软的乳头，堵住那不过一周岁婴孩的小口。还在篮子里瞪着眼向她妈直看的小女孩没做声，把两个脏黑的指头含在舌头底下。年轻的男子用背抵住一块大青石，伸伸膀臂。

“有孩子真是活冤家！奶又不多，讨点干粮来又吃不下，多早路上丢了就完事！”

老人简直伏在树根上像没听见，揉肚子的男子还隔几十步就蹲下来。女人一面拍着孩子，眼里晕晕地道：

“早知道这样年头都打下去，也省得死了还放不下心！……”她身子一动，怀中的婴孩又无力地啼哭起来。

“走！走！走下去，还不是得卖给人家！”

“果然能卖给有钱的人家还真是孩子的福气！”那面目和善的年轻女人像哀求地这么说，两颗很大的泪珠却落在孩子的红布裤上。

萧达子不转眼珠地向他们看，现在他再忍不住了。

“二哥，你这是一家？”

“一家，咳！”

“后头揉肚子的是？……”

“我大哥，他从上年给人家做工夫，喝凉水弄出这个病，如今什么力气也没了，活受！一家人就是我和她还可以挑的动，拿的起，要不，怎么会落在别人的后头！”

他不诉苦，也像不求人知道他的困难，板板的脸上似没有悲愁与忧苦的表现，萧达子在旁边瞅着，很觉得奇异。

“两个孩子是你的？大的几岁了？”

“三生日，记得清楚，养她那天村子里正教官兵包抄着。”

“啊！那么巧？为什么包抄？”

“这个你还不懂？”男子向萧达子望了一眼，“先是被土匪占了，霸住做匪窠，过了多日老总们调了大队去，围了十几天，他妈的，单凑成一天，这小东西教炮子轰出来的！”

他说的那样直爽，大有的妻在车子上忍不住笑。

“哎呀！她娘吃惊那么大，真了不得！”萧达子郑重地说。

“人还有受不了的？两间屋炸破了一个窗子，她还没养下来。”

“好大命！这孩子大了一定有好处的！”大有的妻对那年轻的女人说。

“一下生就这么怪气，什么好命，养也捡不着好日子！大嫂，你不知道，那时谁也想着逃命，我坐在炕洞里自己把她弄下来，什么也觉不出了，连灰加土，耳朵里像是爆了火块子，眼前是一片血！……”

大有的妻下了车子，“好不容易！那个女人碰到这样事还昏不过去！”

“该受罪的命偏偏死不了，连孩子拖累到现在！……”

“人不可与命争，磨难出来，还指望日后哩！”

“话总是好的，凭什么？这两年愈过愈坏，年纪老的怕连块本地土死了也捞不着，一点点血块子更不用提！……那里，你没去看看！……”男子接着说。

“也是荒年？……”萧达子的话。

一直没说话的老人这时摇摇头，意思是这句问话与实情不对。年轻的男子将右臂一扬道：

“从前也有过荒年，那里的土地本来不好，收成在好年景的时候也有限，现在不止是年荒！……人荒！难道你们家里还好些？想起来差不多？一样的事，纳粮税，一回又一回，土匪更是那里都有，怎么干？不当兵，不抢人家，这是结果！……讨饭！也不比从前容易了。”

“现在要到那里去？”

“那里去？那里的人少说也走了一半。今年准保地亩贱了个没法办，不止是很穷的人家，那些小财主一样是有地不见粮食，也得同大家似的抛开地滚他妈的。一开春有许多人向县衙门里去缴地契，情愿都送给官家，以后别再问地要钱，不行，朝南的衙就是化银炉，要的是大洋元，钞票。地契不收！……人家有下关东的，往南省去的，也有向北来的，咱们这一路因为连盘费都凑不起，只好先到就近的县分里，——好点的地方逃难！……你要往关东去吗？”

“送人去，他这一家往，……”

“这一条路向南到黑澜坡……上船过海。”

“要过海。”

男子对着大有与大有的妻，正在掘草根的聂子看了一遍道：“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命，你们好得多了。能够过海去发财，比着到各县里去叫化强得多！”

大有在车子旁勉强笑了一笑，“发财”这两个神秘的字音，刚刚听萧达子说过，现在路遇的这个不认识的男子又向自己祝福，或者海那边有洋楼的大地方里，一片银子地等待自己与老婆，孩子一齐去发掘？银子不到手谁也不会疑心自己是财主的。也许有说书词里的好命？一个人穷的没有饭吃，黑夜里在破床上看见墙角里发白光，掘起来，青石板底下是一坛白花花的银块。就那样，做买卖，置土地，盖起大人家的房子，事情说不定，这总不是坏兆？……大有在一瞬中动了这个奇异的念头。他不禁对那个陌生的男子道：

“那里好？咱都是一路人！上那边去也得混！——碰运气，不是实在过不下谁能够抛地舍土的向外跑？你就是有老，有少，格外的不好办。”

“老的老，小的小！……”抱着婴孩的女人说。

弯背的老人虽然不高兴说话，耳朵可不重听，媳妇的话很刺激地到他的耳膜里面。他将倚在身旁的木条子摔了一下道：

“老！……哎！老不死！……这年头，就累，……哼！……累坏了年纪小的？……可惜我年小的……时……那时偏不逃难！有那……时候，把上一辈留下，……省事！……”

他扬着头直喘，声音像是劈破毛竹筒似的又哑又嘶。

“爹，你还生气？她心里也不好过呀！”男子这时的脸上稍稍见出一点为难的神气。

“是呀，谁也不情愿，像我现在连老爹也没福担哩！”见景生情，大有笃厚的真情逼出了这句安慰人，而自己心中是很凄楚的话。

女人没做声，又是两滴热泪滚在腮旁。

又憩了一会，他们这南北分头的同路人都各自用脚步踏着初春的日影向前边走去。大有虽然推动车子，还不时从绊绳上回望那四个愈去愈远的背影。从矮小的没有大叶子的树枝中间可以回望的很远，一直到他们下了这片高沙岭的下坡，看不见了那向穷荒的地带里寻求命运的飘泊者，大有才用力将车子向前推动。

这一晚他们宿了隔海口很近的黄花铺。

往海口去的逃荒的人家许多没有余钱到客店中住宿，村头上，野外，勉强混过去就算了。大有因为手里的路费颇有赢余，再说还有萧达子，便到这个小村中的店里住下。

黄花铺是沿着一片高山的小村落，因为往海边的道路一定从这里经过，每当初春与十二月中到海边与从海那边回故乡的人特别多，所以小客店却有三四家。不过稍微有点钱的人坐火车的多，凡是来回走这条路的除去是离家极近的客人，便是图着省钱冒险坐舢板渡海去的。开客店的也是种着山地的农民，并不专做这样的买卖。

大有一家人奔到店里已经是点上煤油灯的时候。在店中公共住客的大火炕上作为卧处；幸而还有一层窝铺——是用高粱秸打成吊在火炕的上面，紧靠着屋梁，当中仅可容开人卧得下，——大有的妻与聂子便从木梯爬上去。大有与萧达子同两个另一路来的孤身旅客占住了没有席子的下炕。虽然是为客人开的店房，除掉面饼，大葱，萝卜咸菜之外，并没有预备什么蔬菜。这边的土地很坏，青菜很难生长，至于肉类不是遇到近处有定日的市集便买不到。大有一定要给萧达子酬劳，因为明天就得分手。找店主人出去跑了几家买到十个鸡子，用花生油煎炒过作为酒菜，好在有自己带的白酒，这样他们便吃过一顿丰美的晚餐。

因为同在一个屋子中的关系，大有将白酒分与两个客人与店主喝。他们虽然不吃他的鸡子，然而都很欢喜。

大有自从在家中将剩余的二亩地全数典出之后，下余的钱项他也没有从前竭力保存着的那样的心思了。横竖留不下多少，到那里去白吃几天，现拿来糊住口，所以这晚上他格外慷慨。虽是化了三角钱买来的鸡子，他也要一顿吃下去，图个酒醉饭饱。

反是萧达子觉得不对劲，在家中谁也不肯这么吃家常饭。他一边抚着胸口渴酒，却嗫嚅着说：

“太贵了！太贵了！三角，差不多要两吊多钱，……吃一顿，你何苦呢！”

店主人是个有经验的中年人，他点点头道：“就在这里一个样，谁那么傻，——实在也吃不起！三角钱！这近处的鸡子比海那边还贵。”

“这不怪？”萧达子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怪什么？年中由各处贩卖多少去？你没听说那里有工场，专把鸡子打破将鲜黄装成箱运往外洋去。还有那个地方消多少？我去过，谁能够算出一天吃的数？……鸡子还值得少，就是鸡，一天得宰他几千只。……也好，这几年乡下有这一笔入款，——卖鸡子，所以贵么！从前几十个钱一把蛋，还当什么，如今，好！养鸡的人家都不肯吃。”

“唉！不止鸡子，牛也是一个样。”一位穿着青布短衣，青裤子，带圆呢灰帽的年轻人道：“每一年多少只牛？一火车一火车的载了去，洋人好吃。那里有屠牛场，简直天天杀个几百只不奇怪，乡间的牛贵得很，就是被他们买去的缘故。”

“那也好，虽然耽误事，卖钱多呀！”在炕下小矮凳上坐的一个乡下布贩子说。

“不，不，这么说不对！贪图一时的现钱，等着用牛，卖了钱也化个净，用到耕地哩？再买牛，少了钱还能行？这是和乡间鸡子比海那边还贵是一个道理。”店主人的话似乎很聪明。

“对呀，说来说去，还是当中间的人发财。”模样似是工人的那一位的答复。

大有听他们谈话，知道这个工人与店主都是到过海那边的，不像自己与萧达子的迂拙，不懂得码头地方的情形。他呷下一口冷酒，突然问那个工人道：

“你二哥往那边去做工？——什么地方？”

“火柴工厂，我才去第二年，见钱有限。”

“啊，火柴工厂里面也有外国鬼子？”

“不，那是一家中国人办的，比起东洋人的差得多。”

“知道有个杜烈？他是在东洋人开的弄棉花的工厂里做工。……”

“杜烈？……什么名字的工厂？”

“××？……是啊，真难记。我为他写信来告诉这个名字，记了少半天。”

“好大的工厂！是那里的天字第一号的绵纱厂。不过，杜烈——杜烈啊？这人名怪生，工人太多了，一个厂里几千个，不认得。你的亲戚么？”

“邻居啊，我觉得在一个地方，或是认得。……有几千个？一天工钱要上万的化岂不是？”大有真觉得惊奇。

“上万的化，对呀！就是那片房子盖起来也得近二百万，——二百万块呀！”

“二百万块洋钱！”这个莫名其妙的数目，大有简直无从计算。究竟得算多少？平常以为千以外的数目就轻易不会有，万，还是百万，从那里来的这些洋钱？就是县衙门里的收钱也听不到百万的数。

萧达子一碗酒举到唇边，又放下来，吐了吐舌尖。

“房子净得二百万，人工每天上万块的支，他们干什么做这么大的事业？”

那个工人连店主人，布贩子都一齐笑了。

“什么呀！有大钱才能赚大利！你想人家只图个一百八十？”

布贩子为表示他的行贩的知识，夷然地对萧达子这么说。

“真是穷的太穷，富的太富了。大有哥，你瞧见在路上碰着的那几个逃难的人比咱还差色，许是世界上就这个样？”

“是啊，少一般不成花花世界！”店主人老是好对过客们说这句惯熟的

模棱话。

年轻的工人将盛酒的小黑碗用指头扣了一下道：

“照你这么讲，叫化子，花姑娘，拉土车的，都是命该如此？不要怨天，也不要有什么想头，总括一句，得挨受！”

“万般皆由命，我觉得差不多，你以为什么是强求得来的？”店主人黧黑的脸上得到酒力的润发，微微发红，他捻着不长的胡子根对工人点点头。

工人哼了一声，没立刻答话，显然他是不赞同店主人的话。住了一会，他蹙蹙眉头道：

“一些事，你总不会明白的，——许多人都不明白！”

“什么呀？这么难懂。”萧达子问。

“你更不会知道，在乡间就是镢抓，犁爬，望着天爷吃碗粗饭。……”

“本来是谁不这么办？就是你，看不的每月能拿十几块大洋，难道不是吃的碗里的饭？”店主人报复似的插话。

“我也是吃的碗里的饭！”工人淡淡地说。

店主人与萧达子，布贩，都不约而同的笑了。这工人的话他们听来真是取笑。谁不害饿，谁每天不要饭吃？

“真开玩笑。要问傻子还对劲，管这些闲事！沾了这位客的光，来来，再喝两口。”店主人觉得酒还没足兴，他举起盛酒的大碗来对着大有。

独有大有没笑，他听这年轻工人的话头怎么与杜烈的议论有点相似，也许是一路？干他们这一行的总比不的安安稳稳守着土地的农人，不是一个派头。然而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趣话，可是也不好意思再去追问其中的道理。静静地用红木筷子拨动盘中的鸡子。他说：

“好！咱这才是碗里的菜大家吃呢。”

于是他们在一时的欢笑之中将大有的圆瓶里的白干喝去了大半。

二十二

在这里。从来看不见薄暗朦胧的黄昏的景色，只知道满街上的街灯齐明便是都市的夜间。

大有冒着寒风从市外归来，一小时的谈话，使他明白了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因为晚上还得提了篮子沿街叫卖菜饺子，他不能再在杜烈的家中耽误时间。杜烈教给他如何坐长途的老虎车，到那里下来，又亲自送他到路口的车站上替他买上车票。

然而这个对于一切陌生的人，感激杜烈的还另有所在，就是他这次跑了几十里地的马路，找到杜烈的家中，借了五块钱的一张绿色印的纸票。

他紧紧地攥在手里，觉得那有花纹，有字，有斜的弯曲的外国画的纸上迸出温暖的火力来！手心里一直出汗，平常是裂了皴口的指头现在如同贴上一贴止痛的药膏。在家中的时候，他也曾有时在镇上用米粮，气力，把换回来的银洋以及本处的小角票包在手巾包里带回家去应用。也许拿的比这个数目还多一点，奇怪，不但手里不曾出汗，而且还轻松得多，纵然乡间有难以防御的匪人，说不定可以抢掠了去，但他总觉得有平坦的道路，有宽广的田野，还有无边的静谧，这些都似乎可以替他保安的。现在所踏的地，所坐的东西，所见到的种种形状不同，打扮不同的许多人，——是自己不能够同人家交谈的人。多少眼睛的向他直射、一直射透过他的手掌。尤其是到进市内时，大道旁持枪站岗的警士查车，偏向他多看了两眼，意思是说你手里那里来的票子？他即时觉得手心中的汗分外多了。幸而那警士没进一步的问

他。及至车轮又走动的时候，他暗中咽下一口唾沫，又嗅着车头上的臭油气味，忽然呕吐起来。

对面是一位穿西服的青年，光亮的黄皮鞋，鞋带拴系得非常整齐。恰巧大有忍不住的酸水进到那双漂亮的鞋尖上，青年人感觉是灵敏的，突然将皮鞋缩回去。

“干么？——这么脏！”他一手拿着崭新的呢帽，向大有瞪着晶光而有威棱的眼。

有话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大有也答复不出，急得直弯腰。车上的人都含着轻视的微笑，独有卖票的带打鸟帽的小伙子走过来道：

“土气！坐不了汽车别化钱受罪！带累人！幸而是这位先生，如果是位太太呢？小姐呢？你不是存心教人呕气！”

在车轮跳转中车上起了一阵笑声，那西服青年露出一脸的讨厌神色，从小口袋里取出印花的洁白手帕将鞋子擦好。也说道：

“这太不规矩了，怎么好！咳！中国人老没办法！守着外国人不教人家说脏？同这样的人生气也没法子讲。……”

算是在大量之下，青年自认晦气，不同大有计较。于是车中人有了谈话的资料。有的赞美青年的大度宽容，有的叹息乡下人到这大地方来是毫无办法，不知规矩。然而题目是一个，谁都瞧不起这十分土气的乡下人。大有低着头只觉得脸上出汗，一点也没有冷的感觉。比起前年在镇上被兵士打的两个耳刮子还难过！如果不是在这样的车中，他真想痛痛快快的哭上一场。

幸而强忍着到了末一站，他畏怯地随在众人的后面下了汽车。那时满街上的电灯已经照耀的如同白昼。

路是那样的多，又那样的不熟，好容易求问着一些生人，费力地走去。有车中的教训，他十分小心，走路时防备着擦着行人的衣服。每逢有好些穿的光亮的男女在他身边经过，他只好住一住不敢乱闯。然而谁曾看他呢？在这么大的地方，像他的并不只是他自己。在大玻璃窗下，水门汀的坚冷的地上抱着发抖的孩子与披着破麻袋的，连他还不如！然而大有虽然还穿着棉衣，带顶破旧呢帽，并且手里紧捏住一张纸票，他却不敢对比他还要下一等的沿街讨乞的人自觉高傲。每每经过他们身旁时，他自然多看一眼，很奇怪，他的故乡纵然是十分贫苦，像这么可怜的叫化子却不多见。为什么偏在这有高大华丽的楼房，与电光通明的街上将他们点缀在围着狐狸皮与坐老虎车的人们中间？他也晓得，这也算是这个大地方的丑恶。似乎在这么好看的热闹的地方，就连他这样的乡下人也不应分到街上乱撞，何况是他们！然而没有这些抖颤乞喊的生物，也许显不出另一些男女的阔绰？他想，这是他们得以留在这个地方的唯一的理由？更有从市外回来的年轻妇女，每一个人都有小小的布包提在手中，从小街道上拖着疲软的腿，足，赶着回家。他知道她们全是由工厂中散工回来的，至少每一天她们可以拿到几角的票子，一个人吃用不了。他记起杜烈安慰自己的话不禁感到凄凉地失望！“他只是说等到再一回招工，可是老婆只好在灶头上张着口清吃，做小买卖自然少不了她，可是长久能够有利？”称分量，讲价钱，这与他是完全外行，而且要他拿了东西到街上卖，他明白，轻易喊不出口来。何况他原是扶犁下锄的出身，两只手除去会编草席之外什么都做不来。杜烈虽然将本钱出借，说是在未入工厂之前先卖点食品敷衍着吃饭，自己没法不应允下来。自从下了老虎车，他本能地在人丛中躲避着碰撞，心里却不住闲的作忧郁的盘算着。

自从他到这个大地方五六天以内，他一个人没敢在晚间出来闲逛。幸得杜烈给他在靠海边的地方赁到半间屋子，是在一片大房子入口的旁边小屋。左近是穷人多，好一点的像镇上与城中的买卖人，人力车夫，码头上扛货包的工人，小饭铺，纸烟店，小客栈，所以大有与他的妻子蹲在那半间木屋里还能安心。也有邻家的拖着髻发大袖子的女人过来与妻说话。白天他溜到通行老虎车的马路上看热闹，晚上出来这算头一次。

他奇怪那些男男女女为什么穿得很明亮整齐的到街上纷忙？各种的车子，各样的伟大建筑物的门口，喊着冲破喉咙有豁拳声音的楼上，全是鬼子衣服与绸缎的装裹的，颜色，花道，已经耀得他的迟钝的眼光发呆。还有到处都是的强烈的灯光，与那些戏院，商铺门上的红红绿绿的彩光，一闪一灭地映照着。耳朵一时都清闲不了，分不出是什么东西的发音。街道中心的柱子，柱子下面的挥着短棍的警察。看样谁都比他还忙。他想这多么有幸福的人们为什么忙的比他这为吃饭没有地方的苦人还利害？他可惜没曾把这件事问问杜烈。

至于大商铺内的陈设，奇异的窗饰，电影院门口的无电线发音机的怪唱，各种皮色鬼子的言语，大有的神经在这样的雾围中简直有点狂乱了。

他忘了思寻，也失却判断的能力，只是任着腿直走。然而经过长途汽车中的警告，他时时提防着妨害别人！

一直求问着到他那临时的家中，他才明白，虽然同在一个大地方里，却分出若干世界来。这条僻静脏窄的靠海的街道，灯是少得多，不是有特别事老虎车也不会从此经过。全是尘土罩满了的小玻璃窗子，紧紧挨靠成堆的小屋子，街上的尖块的石子映在淡薄的灯光下如同排列着要吃人的利齿。几个喝醉了酒的短衣的工人沿街唱着难听的音调，加上楼上的破留声机片子的二簧调，成了自然的和谐。

大有认清了这条街，沿海边的铁阑干走，可以看得见披了黑衣的大怪物上面有几百点帆船上的小灯光。无力的退潮时时撞动海边的石坡，他听得很清晰。

由繁华的大街到这里来，大有提起的心骤然觉得放落了。虽然不似在陈家村的清静，他却认为这是他还能够暂时安居的地方。左右是可以比较着说得上话的人，与看在眼里尚不是十分奇怪的物事。没迷失在那些有香味与华美衣服的人群之中，他反而觉的得到片时的快慰！

幸而在杜烈家中喝过几杯好酒，虽然时候晚了，在海边的冷风中走还不觉怎么畏缩。远远的听见闹市中的嘈杂的声音，尖锐的，宏大的，低沉的，凄凉的，分别不出是什么响叫。回头看，是一团迷雾罩在那片高矗的建筑物上面，迷雾中弥漫着一层微红的光彩，仿佛是下面有了火灾。他知道在那片迷雾之中有多少人的快乐去处，吃的，喝的，以及种种他所不懂的玩艺，比起这海边的穷街的凄冷，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世界。然而这比起他生长的乡村来呢？他以为那些白杨树，榆，柳树围绕的荒村，虽然没有那片迷雾下的种种奇异的东西与他们的快乐，却比这又脏又乱的海边好得多！稀稀落落的灯火，直爽亲切的言语，炕头上的温暖，夜的沉静，无论如何，还是自己的故乡能够令人怀念！几天以来，这海边一带的情形他已经完全熟悉。没有穿鬼子衣服与华丽绸缎的男女，然而酗酒的醉鬼，争斗叫骂的渔夫，专门乱唱与调弄妇女的青皮，蓬头破衣的女子，臭水，鱼腥，满街上收拾不及的垃圾，捡煤核的穷孩子，除他们外，整齐漂亮的上流人谁肯从这里经过？自然

也有像大有一样从乡间新上来的安分老实的农人，而在这里更多的是被这都市原有的罪恶洗刷过的贫民。他们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因环境的被迫学会了种种的新方法，去侮辱欺负他们的伙伴。

大有觉得海风拂在脸上，脚步一高一低地踏着尖锐的石子，突然一股无名的悲哀在心头激动。他为什么流离到这个古怪复杂的地方？为什么舍弃了自己的好好的乡村，房屋？更追念上去，他无故的卖去了祖宗的产业，领着妻子跑出来，找罪受？他又想：他空空的向大地去乱撞，还不及宋大傻能够单人独骑的找好处，抖抖威风！又怎么自己没有杜烈那份手艺，到工厂里去拿钱？……他怀念着，悔恨着，于是又想到那些扰乱乡村的匪人，那些征收捐税的官差，以及镇上的绅董，仿佛他是被许多人在暗中居心把他挤出来似的！然而……他迷迷糊糊地乱想，从身旁一个短小的暗影闪过去，即时那个影子在他前面停住了。

“喂！……你走错了路了！”

大有被这突来的细声叫住，借着电灯光看看，身前站着一个深蓝布袄青绸子棉裤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向自己笑。

不是有灯光照着，他一定认为她是海边的女怪了。她的厚厚的面粉，涂得近乎发黑的红唇，一个松大的发髻拖在颈上，从那些头发中放出一股似香似臭的气味。他不明白天这样晚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在海边的路上走。

“路，没错！我是到元兴里旁边去的，——谢谢你！”

大有觉得在这种地方他必须学着说那句自己说不惯的客气话。

“你这个人，——不懂事！你跟着我走才错不了。唉！你手里拿的什么？那么紧！”女人渐渐挨近他的身旁，红晕的大眼睛放出妖笑的光彩。

“没……有什么！”大有想着快走，但是女人靠在前面却像同他开玩笑，挡住去路。

“你瞧，谁还会抢你的不成！你难道没看明白我是一个女人？——一个老实的女人呀！”

大有被她的柔媚的声音感动了，他便怯怯地道：

“从朋友那里借的，……”

本来还有“东西”两个字没说出来，女人又笑着抢先说：

“不用说，是借的钱！一个票角子我早已看见了。”

大有听她说出来，才慌张地举起右手。女人的眼光真利害，果然在手掌中有一角的纸纹没曾握紧。他便老实说：

“是借的钱！我家里等着下锅。这是跑了半天路的。……”

“不用再说啦，你道我会抢你的？……走罢，我给你领路！”

女人像很正经的，热心给他引路。大有正在拿不定主意，又找不出什么话来辞她。女人毫不客气地前进一步，简直拉住他的右手。他是头一次被女人这样的困窘，即时背上发出了一阵急汗，恰巧海湾的街道转角处有几只皮靴走过来，还夹杂枪械拄地的响声。女人死力地推了他一把，转身快走，抹过一个墙角便如妖怪似的没了踪影。

大有吐了口气，更来不及寻思这是一件怎样奇突的怪事。他刚刚举起腿来，迎面走过来两个巡逻的警察。他们提着步枪不急不缓地走来，正好与大有相对。大有的额上的汗珠还没擦干，脸色是红红的，举止失措的神气。

“站住！——那里走？”

大有被他们的威严的喊声吓住了，右手更急得向身后藏躲。惯于侦看神色的巡逻警，对于这么慌张的乡下人还用到客气？

“手里什么东西？……藏！……”

枪已横过来，有一个向前走一步转到他的身后，大有这时只好把右手伸出来，将紧握了多时的一张绿花纹票纸摊在掌心给他们看。柔柔的纸张被汗渍湿透。巡逻警取过来互相看了一眼，又打量了大有一回道：

“五块，你那里来的？怎么这样的神气？”

大有吞吞吐吐地将到市外借钱以及刚才碰到要给自己引路的女人的事全告诉出来。他眼看着那张有魔术的纸币已经捏在一个警察的手中，他说话更说不痛快，听去仿佛是现造作的言辞。警察那能听他这么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的话，横竖是得到各条街上去尽他们的冬夜的职务，问明了大有的住处，叫他领着他们一同送他到家里去。

然而票子却放在一个警察的外衣口袋里。

大有这时不是被人家领路了，他得领着这两个全身武装的勇士到自己暂时的家里！最令他难过的是那张绿花纹纸张！他一边走，却嗫嚅着道：

“票子，……是我借来的！”

一个左颊上有红记的警察向他笑了笑：

“谁平空会抢你的，你明白吧，咱们干么？夜晚出来巡逻！送到你家去，保险，还不好？你等着，到时候交代你不晚！……瞧你这样儿还是雏子。”

大有低了头不敢再说什么，他明白这两位巡逻的老总对他起了疑心。这事不好办，说不定钱难到手还得吃官司。他觉得抖抖地，皮肤上都冻得起了冷粟。

然而他也有他过去的经验，知道现在哀求是无效的，而且每到事情没有转圜的时候，他的戆性也会跳出来去对付一切。他觉得对于有武装的人小心的乞求是没有用，所以他虽然遇到这样的意外，却默默地在前面走去。

“还会有女人在这海边上，多冷的天。”一个警察将老羊皮外衣的领子往上提了一提。

“也许胡混的出来找食，”在左边的一个的答复。

“那么就偏找到这五块大洋的主顾？”

“哈哈！……哈哈！……”这两位勇士似乎也找到开心的资料。

这时大有的汗全消失了，也觉不出冬夜的寒冷，他只觉得有一颗活热的心在胸中跳动，而周围的空气似要阻住自己的呼吸。

路不远，不久他们都到了他的小板房前面。叫开门，大有的妻因为路上坐小船头晕，又受过很重感冒，卧在木板上起不来。孩子蜷睡在墙角的草窝中如一只小狗。

费了多时的工夫，两个警察问过大有的邻居，然而那些开小杂货店，与挑水打扫街道的工人，都说他是新由乡下搬来的，别的不敢保证。幸而有一位小生药店中的老板，对他们说：

“你看他这个样也不是歹人！土气是有的，我记得来给他租房子的是一个姓杜的工人，最好你去打听打听他的房租经收处的先生，想来姓杜的一定跟他熟。……”

这几句话很有效力，热心的警察便留下一个守在大有的小木房里，那个去了不多时，回来道：

“那位先生说他是新上来的种地的人。姓杜的有这么个人，走

罢。……”

又回头对大有说：“日后你也大样点，别自己找麻烦！”

就这样他们吃过生药店的两口淡茶之后便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张纸票早已放在大有窗台上面。

大有始终没对这两位警察说什么话，事情过了，对门生药店的老先生戴着花眼镜在柜台里对他说：

“你这个人非学习学习不成！你应该谢谢他们！不是遇到好说话的，非追问到底这事完结不了，你可不能够说他们不是。你还太土气了，总得留心！在外是不容易混的！”

老先生是这所药店的老板，也当着中医，胡子一大把，对于一切事都有个把握似的。大有看着他便想起了死去的爹，与现在不知怎样的陈庄长，所以这时听了老人的告诫虽然自己也有自己的牛性，却十分感激！

到房子中看着妻吃过老人给开的发汗的方剂，他方得回忆着这半天的事，对着那盏五烛光的黄电灯发愣。

二十三

从樱花路的北端，大有与杜烈并排着往小路上走。杜烈的妹妹因为同一个熟识的姑娘在后面说话没得紧追上来。天气是醉人的温暖，恰好是樱花落尽的时季。细沙的行人道上满是狼藉的粉色花片，有些便沾挂在如茵的碧草上。有几树梨花还点缀着嫩白的残瓣。北面与西面的小山全罩上淡蓝色的帔衣，小燕子来回在树林中穿，跳。在这里正是这一年好景的残春，到处有媚丽的光景使人流连。这天是五月初旬的一个星期日，虽然过了樱花的盛开时期，而这所大公园内还有不少的游人。

“大有哥，到底这儿不错，真山真水！所以我一定拉你来看看。难得是找到个清闲的日子，可惜嫂子不能够一同来。”杜烈将一顶新买的硬胎草帽拿在手中说。

“亏得你，我总算见过了不少的世面！唉！像咱终天的愁衣愁吃，虽然有好的景致心却不在这上头。”

大有经过几个月的生活的奋斗，除去还能够吃饭以外，他把乡间的土气去的不少。穿上帆布的青鞋，去了布扎腰，青对襟小夹袄，虽然脸上还有些楞气，可不至于到处受别人的侮弄了。但是他在乡野的大自然中看惯了种种花木的美丽，对于这些人造的艺术品心中并没曾感到有很大的兴趣。他时时想：现在的小买卖能够养活他的一家，聂子幸而有地方吃东西作学徒，他可以不用愁天天的三顿粗饭，而且还有余钱，能添制几件布衣，然而后来呢？后来呢？他的好蓄积的心理并不因为是移居到这大地方便完全消灭了，乡村中不能过活，拼着一切投身到这迷惑的都市中，既然有了生活的途径，不免发生更高的希望了。所以他这时答复杜烈的话还是很淡漠的。

杜烈——那年轻的很沉重而有机智的工人，用左手摸了摸头上的短发笑了。

“无论在那里你好发愁，愁到那一天完了？如果同你一样，我这个有妹妹的人担负更重，可不早变成少白头呢！”

“你不能同我比。”大有放缓了脚步，用软胶底用力地踏着小径上的乱草。

“怪！你说出个道理来。”

“别的不提，你多能干，——你能拿钱！每一个月有多少进项！”大有

坚决地说。

杜烈大声笑了，他也停住脚。

“等一等我妹妹来你可以问问她，我一个月除掉一切的费用之外还余下多少？你别瞧一天是几角，算算：吃，穿，房子，咱虽然穷也有个人情来往；高兴工厂里出点事给你开格？你说像我这么不僧不俗的还有什么可干？……”

杜烈停一停又叹口气道：

“你巴不的到工厂里来，不到一山不知路苦。论起来我还真够受呢！一天十个多钟头，在大屋子里吃棉花末，一不留神手脚可以分家，就算死了还有人偿命？风里，雨里都得上工，那怕病得要死，请假也是照例的扣钱。这还不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知道铁路的那一头的大城里叫矮鬼子收拾成个什么样？沿着铁路成了人家的地方，任意！咱还得上他们的工厂里做工！动不动受那些把门的黄东西的监视！唉！大有哥，你以为这口饭好吃？……可是就算我单独停了工，怎么办？在这里还有别的大工厂？我同妹妹都得天天充饱肚子！……”

他正发着无限的感慨，脸望着前面山腰里的高石碑，他的妹妹从梨花的树底下走上来。

她穿得很整齐，却十分朴素。青布短裙，月白的竹布褂，一条辫子垂到腰下，在黑发的末梢结了一个花结。她在这里已经年半了，除却有包卷纸烟的技能之外，认得不少的字，她白天到工厂里去，夜间在一个补习学校里读书。她才十九岁，平常对一切事冷静的很，无论如何她不容易焦灼与纷乱。读书，她的成绩有快足的进步，她比起杜烈还来得聪明，而且有坚决的判断力。

“说什么，你们？”她轻盈地走到小径旁边，攀着一棵小马尾松从不高的土崖上跳下来。

杜烈蹙着眉将刚才自己说的话重述了一遍。然而他却注重在后头话里的感慨，忘记了辩驳大有说他多拿钱的主题。

“哥哥，你说别人多愁，你还不是一个样！白操心，空口说空话，值得什么？这点事凡是在人家工厂里干活的谁觉不出？连提都用不到提。‘帝国主义’并不是说能打得倒的！可又来，既然要混饭吃不能自己另找路子生活？说什么，我们走着瞧吧！”

大有虽然见过了杜英——她的名字——有不少的次数，却没曾听到她有这么爽快的谈话，知道杜烈向来是十分称赞这女孩子的能干，这时她说的话自己有些听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更无从答复。

“我何尝不明白，不过想起来觉得难过！”杜烈长吁了一口气。

“所以啦，一难过喷口气就完了，是不是？”她微笑着说。

“又怎么样？”

“怎么样？咱得硬着头皮向前碰！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哥哥，我不是向你说过么，人家书上讲的理何尝错来！岂但矮鬼子会抖威风！”

她将一排洁白整齐的上牙咬住下嘴唇，没施脂粉的嫩红双腮微微鼓起，一手接着发梢。她那双晶光美丽的大眼睛向前面凝视，似乎要在这崎岖难行的小道上找一条好走的大路。

“是呀，我也听人家说过一些道理，可是白讲！咱懂得又待怎么样？还是得替鬼子作牛作马！……”

她笑着摆一摆手，“走罢，这不是一时说得清的。人家在那边杀人，放火，干罢！横竖现在咱得先瞧着！——奚大哥，你再听咱的话更闷坏了！”

本来大有自从到这个大地方中来就感到自己的知识穷乏，就连在他那份小生意的交易上都不够用。一样是穿短衣服的朋友，他们谈起话来总有些刺耳的新字眼，与自己不懂的事件。甚而至于自己的孩子到铁工厂去了两个月，也学会了不少新话，有时来家向大有漏出来，却也给他一个闷葫芦。现在听杜英随随便便说的这几句也不完全了然。他不免有点自伤，觉得这个复杂，广大，新奇的地方里像他这样十足的庄稼人是过于老大了！

“什么道理？说的起劲，咱一点都不明白。”大有向杜英说。

“唉！咱明白什么？谁又会识字解文的懂道理。——现在怎么说！哥，过几天再讲，是不是？……”

后面的梨树旁边有人笑语的声音，杜英回头看看，向她哥哥使个眼色，便都不说别的话。沿着小路往小山东面转，大有也跟在后头。

原来后面有一群小阔人似的游园者，刚从樱花路上走过来。花缎的夹袍男子，与短袖子肥臀的女影，正在愉乐他们的无忧虑的青春。

路路上去，道旁更多了新生的植物。覆盆子，草绣球，不知名的小黄花，在大树下自由的迎风摇动它们的肢体。似乎这五月的阳光已经将它们薰醉了。小鸟成群在矮树中飞跳，时而有几个雏燕随着大燕子掠过草地上寻找食物。没有草木的土地也呈现一样令人可爱的温柔。那些细碎的小土块，也不像乡间大土块的笨头笨脑，惹人生厌。大有虽然不是个都会的诗人，他更不懂得应该怎样去作这春日收获的赞美，然而这样微茫的感触他也不是一点没有。虽然他见惯了乡村中的大自然，那是质朴，粗大，却没有这么人工的精细与幽雅。他踏在那经过人手的调制的草径上，他联想到刚才杜英这女孩子的摸不到头脑的话。他也觉得凡是从乡间挪移到这里来的不论是花木还是人，都会变化。到底有什么使它们变的这么快？又何以自己老是这样笨？虽然从乡下到这个五色纷迷的地方中已经五个月了，虽然也知道有汽车，电灯，电话，与许多新奇的衣服，然而自己仍然是得早起，晚睡，提着篮子到各处兜卖菜饺子。一天天所愁的是钱，所吃的是粗面，萝卜干，更使他念念难忘的是自己的破败的乡村，与那些终日忧苦的男女的面容！他回想着，却看见杜英与她哥哥走得比他远了十多步，低声说话。那女孩子的声音很细，稍远一点便听不清楚。大有也不急着往上追，他总觉得杜英是个不好惹的姑娘。离开乡间不过两年，学的多外调，谁知道她的小小的心里藏着些什么！“女大十八变”，自是有的，像她这么样可也少有？比起久在外面的杜烈来还老辣呢。

在后面他已经看见他们兄妹坐在那个早已望得到的大石碑基石的层台上，他便紧走几步，也从小路上赶到。太幽静了，这半山坡的树荫下，简直没有一点声息。连吹动柳条的微风也没有。几株落花的小树像对着这大石碑擦眼泪。阳光映照着高高的碑顶，在金黄的耀光中闪出一片白色的辉彩。地方高可以下看那片阔大的公园，杂乱颜色的小花躲藏在绿色中，起伏的波光，远处有三点两点的红色白色的楼房，像堆垛起来的，粘在那些山坡与山头之上。向西南看，一线的碧绿的海岸，蜿蜒开没入东方的山角里。大有也有些累了，坐在下一级的白石阶上，端详那高大的石碑上深刻的几个大金字。

“这就是忠魂碑？咱不是说过——现在日本人大约又得在T城另立一个了！”杜烈仰望着石碑说。

“打死了，立碑；偏偏得立在中国的地方里？”大有直率地回覆。

“一样是些笨货！怎么办，好教后来的人学着做！”杜英轻藐地望着这大碑。

“怎么？人家是来争光的？”她哥哥似反驳的声调。

“是啊，争光？却是给领兵官争的！”

“依你说，就是谁也不当兵，像中国怎么办？”

“哥，你说中国人多，中什么用？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这忠魂碑在这么好的地方！铁路的那一头现在用大炮刚刚毁完，怎么样来？”

杜烈没答话，她用一双红嫩的手托着腮道：

“顶苦的是许多无知的日本人，日本那些像有个劲的兵，到这里来，拿刀拿枪与中国的老百姓拼命，真像当了屠宰的主人！可怜中国人，提什么！就是他们还有什么荣耀？”

“你这些话说的真是在云彩眼里！”杜烈摇头，似在嘲笑妹妹的虚空的理想。

“是啊，这真像云彩眼里的话！无奈人都好怎么办，有什么法子！”

她的天生的理解力与她的环境，将她这么一个乡村的女孩子，在这都会中造成了一个思想颇高，而少实际生活的训练的理想家，在大有想来是一点都不能了解的。他只觉得女孩子在外面学野了，连哥哥的话也得驳过去。她想怎么好？谁知道？大有在这半天的闲逛里，到现在对于好发议论的杜英微微感到烦厌。他又想：年青的男女到外头来，不定学成个什么样型。聂子大概在将来也会比杜英变得更坏？他又记起了小葵，怎么全是在一个乡间生长出来的，一离开家全反了个！怪不得陈老头平日对于年青人出外，总摇着头不大高兴。他想到这里，望望杜英，她活泼地转着辫梢，在冷静中略有涡痕的嘴角上现出一切都不在意的微笑。

“有一天，”忽然她又说话了，“总得把这个石碑推倒铺马路！”

“哈哈！来了傻话了！”大有忍不住了。

“也有一天，中国人都起来报一下，”她没来的及答复大有说的话，杜烈却坚决地插上这一句。

“哥，我说的是另一个意思。……”

“倒是你哥哥说的还像大人话，你是有点孩子气。”大有想做一个正当的评判者。

“真么？”她斜看了大有一眼。

他们正谈得高兴，前路上微微听得到皮靴铁后跟的沉重响声。他们从意识中都知道上来的一定是住在旧德国兵营的日本兵。一想起他们这些日子一批批的经过马路，或者在夜间可以随意布岗的凶横情形，杜烈与大有便都停止了议论。独有杜英仍然转着辫梢，不在意地微笑。

渐渐的走到下层的石阶，一群约有十多个的挂了刺刀的黄衣兵，都年轻，互相争辩似的高谈着，每人手里有一张纸。及至看见大有这三个下等的“支那人”坐在上层的阶石上，有几个仿佛用力看了他们几眼，互相谈着。从大有三个身旁走上去，有的将手里的白纸展开慢慢地看着走。

杜烈面色红红地，首先立起来，大有与杜英随在后面，他们便从日本兵来的绿荫小道中走下山坡去。

他们不再向公园中转弯子，里面已经满了许多华丽衣服的男女，杜烈引着路，从公园东面往小山上走，当中经过一条窄狭的木桥。这一带没有很多

有花的植物，除却零星的几朵的野杜鹃外便是各种不同的灌木，比人高的松柏类的植物很多。愈往上去，绿荫愈密，身上满是碧沉沉的碎影子，而树下的草香被日光蒸发着散在空中，使人嗅着有一种青嫩的感觉，如同饮过薄薄的绍酒。

“哥，下石阶时你看见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那张白纸。”杜英微微喘着气。

“怪气！一个人有一张。……”大有表示他的疑念。

没等杜烈的答复，她便抢着说：“我留心看的很清楚，一张山东沿海的地图，上面有这四个中国字。不是说他们到这边来的每人一本学中国话的本子，一张地图？可不假。”

“真利害，什么人家不知道。”杜烈老是显出少年似的愤慨。

接着大有在山顶上申述他的经验。

“前天夜里闹的真凶。我住的隔车站不远，才没得睡觉。火车啸子直吹，从没黑天到下半夜。有的说是载日本兵，有的说是铁路上败下来的中国兵，人声，马叫，乱成一阵。没人敢出去看。明了天才知道真是败回来的中国兵。你说，这回乱子可闹大了！现在火车上都是日本兵押车，……也怪，这里在白天就像太平世界，只看见逃难的一堆堆的从车站往马路上跑。……”

“乱子大！我想这回咱那里就快全完了！”

“咱那边不在铁路旁边，还不要紧。”大有盼望故乡的太平比什么事都重要。

“你想错了，”杜烈扶住一棵发嫩芽的七叶枫道：“由南向北的大道，军队来回的次数多，你忘了，每一次乱子那个地方不吃亏？这回出了日本人的岔子，铁路的那一头大炮还没放完，这一来在铁路这面的军队不成了去了头的苍蝇，随地为王，谁都管不了。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还有剩？……”

杜烈的脾气不是像大有那样，他更有怒力的表现。杜英弯着腰走上来，冷然地说：

“又骂了，这能怪谁？”

“日本人！”大有简单的断定。

“你以为日本兵不来，那些这一队那一队的乱军队不敢自己在地方上为王？”她的问话是那样冷峭，令人听去几乎不相信是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说得出的。

“你怎么知道？”大有愕然，说出这句笨话。

“这不是她的孩子话，大有哥，难道你在乡下这么些年岁还不明白？不过趁火打劫，这一来无王的蜂子更可以横行。那几县的兵败下来，一定要经过咱那边，——说起来，哎！也不必只替咱那个小地方打算盘！那里能够安稳？这年头老百姓吃碗苦饭简直是要命！……”杜烈撕下一把微带紫色的嫩叶，用两只手掙搓着。

大有在杜烈的提醒之下，想起了陈家村中的一张张的画图。临行时的一只水瓢丢在锅台上面，一段红蜡还躺在炕前的乱草里，……陈老头扶着拐杖满脸的病容，徐利的失踪，舍田中奚二叔的孤坟，还有那许多的破衣擦鼻涕的小孩子，瘦狗，少有的鸡声，圆场上那一行垂柳，残破的学堂血迹，哭号的凄惨，……现在呢？怕不是变成了一片火场？尤其是那些他自幼小时候亲手种植的土地，可爱的能生产出给人饱食的庄稼的土地，依他想，一切的东西都不比这样的生产为重要！都市里什么东西也不缺乏，穿的，玩的，种种

他叫不出名字的那许多的样数，然而谁不是得吃米面？非有土地生不来的食物！他觉得如今这片火灾要将那令人亲爱的土地毁坏，将庄稼烧个净光，他的农人的悲哀使他几乎掉下泪来！自然，他在这海边的都会里鬼混用不到去靠着土地吃饭，况且他的余剩的地亩已经典与别人，正逢着这样坏的年月，他应分是骄傲地以为得计，而这忠诚于农事的朴实人，回想起来却有一种出于自然的凄凉。

杜烈看着他呆立在上头不说话，两眼向西面望，发呆的神情像得了神经病，便走近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看的见么？海那边就是你来的路，那片小山现在成了匪窠。”

大有迟疑了一会，似诗人的口气答复出几句感叹的话：

“杜烈，怕咱没有回去的路了！这样弄下去，还得死在外间不成？”

“又来了笑话，怎么回不去？像咱怕什么，无有一身轻！——就算回不去，我可不像你一样，那里不是混得过的，还有什么故乡？”杜烈嘲笑而郑重地说。

“谁还想常在外少在家，祖宗坟墓，——人终是有老家的！……”

杜英采了一把红紫的小野花，还弯着腰到草堆里找，她并不抬头，却说：

“家？要家干么？奚大哥，总是有些乡下气。”

“咦！怎么家都不要？不管是乡下与大地方的人谁没有家？”大有听见这小姑娘的话觉得太怪了。

“你在乡下的家难道还没受够罢？”她的答复。

大有总以为像她这么眼尖口辣的姑娘不是正派，他索性不再同她讨论，不说什么，仰头看了看那片晴暖的天空，他首先从小山顶上往下走。

杜英与她哥哥似乎也被这么暖的残春薰烘得有点倦意，懒懒地随着大有从满是枝叶披拂的山路上往下走，脚下有不少的虫蚁，石角上微微有些苔点。

他们经过半点钟的时间已经从市外的小村庄中转到较为繁盛的T市的东区。这里虽然没有许多的大玻璃窗子的百货店，与穿得很时髦的男女，然而长途汽车的经过，与放工的男女，小贩，杂耍，地摊，却也很多。虽然是二层楼与平房多，也显见出一个都市的较偏地带的情形。

他们都抹着额上的汗滴，呼吸着没有修好的马路上的飞尘。起初沿着海岸边种番薯的沙地，走向有矮房子的街道。海面上的阳光眩耀着他们的眼睛。那淡蓝色安静的大海，远远的点缀上几只布帆的渔船，是一幅悦目的图画。大有对于这样美丽的景色还少见，自然在他的简单的心中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慰悦。然而还有比乡村间更令人烦厌的是大道旁边多少光了背的小孩子，逐着煤鬼的小车站路捡煤块。大有到T市以来，因为住处的关系，见的这种事特别多。不能算是偷盗，也不是乞求，他们是为的他们的家，他们的饭食。一样也有散学的学童，在这星期日的过午，有父母兄弟牵着手，领着小洋狗，花花绿绿的衣服，这边去，那边来的似乎到游戏场与电影院。这些有福的孩子，白白的皮色，活泼的态度，有的看去像是些小绅士，小摩登小姐，在他们的身旁就是另一群乌黑的嘴唇，眉毛，赤脚，破裤子，手上满是煤屑与泥垢的小流氓。惯见的现象，在这都会中一点都不希奇。然而大有在刚刚远眺海天的风景之后，见到这些十字街头的孩子们，他的质实的心中也不由得想开去。把那令人悦目的景物压在这些各一个世界的孩子们的情形下面了。

大广场中的长途汽车已经停放了许多辆，来往在路上的还是不断。路旁正有一辆推煤车，车夫从黑口里露出两排白牙，瞪着眼同那些小流氓用劲吵

闹。一个巡警走过来，手中的短棍早已高高举起，那群十个多小流氓便争着向道旁跑。其中有两个七八岁的孩子，各人抓着一个小小的麻袋包，从广场的东角上窜，是想由小道上溜走的。他们小小的心中只怕巡警的短棍，却没留心到道上的行人。即时撞倒了一个四五岁的红花衣服的小小姐，还把她那西装绅士的父亲的淡灰哔叽直缝裤用手抓上一个黑印。人声闹起来了，喊打，喊拿的包围中，这两个小流氓终于被巡警一双手扣住了两个的脖颈。西装的绅士走过去赏了他们两记耳光，经过巡警的赔礼才算完事。他抱起啼哭的小小姐，用花手帕温和地擦了她受屈侮的眼泪，然后回头叱骂着，才甘认悔气似的走了。

从人丛中巡警将这两个含着眼泪的小流氓带走，路旁看热闹的人却笑成一片。杜烈跛着脚往前看，杜英却冷静着不说什么话。大有忍不住便回头问她道：

“这算什么！巡警还得拿孩子！”

“小贼么，不会同大人一样办！”

大有不禁嘘了一口气。杜英哼一声道：

“瞧见了么？没钱的人家连孩子也是贼！”

“他不应该再打他们两把掌！”大有只能从哀悯上着眼。

“你这个人，两把掌算得了什么！……”杜英对于他的话简直是在嗤笑了。

大有觉得这女孩子怎么精明，却真不知人情！正在要同她辩论几句，忽然从路那边的人丛中有人对他们喊：

“喂！……喂！”

“大有，……哈哈！真巧！”

大有一抬头，宋大傻的便服，面貌，恰好映现在路旁的林檎树底下。他身左边站住一个没戴帽子的蓝大褂的青年，正是去年在警备队里认识的祝书记。

这一来连杜烈也从人丛中退回来，久别与不意的相逢，使他们忘记了一切。

沿着宽广的汽车道，他们且走且谈。

在大有的惊讶疑问之中，他才知道宋大傻与祝书记已经由城中到这边五六天了。没处找他们，却因为小流氓的滋闹遇在一起。大有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城中领队伍，跑出来干么。

“这话么，可不是三言两语交代得完的。——总之，咱都不干了！现在成了闲人呀。”大傻说。

“怪好好的事为什么丢了？又不像我，——大约你这个鬼灵精又有什么打算？”

“打算自然不是没有，在路上可不能谈。——再一说，你瞧这是什么时候，还混什么！”大傻颇有意思的答复。

“什么时候？你说的是鬼子进兵，杀人，乱的没有法子办？在大树底下说风凉话，咱就不信有那回事。一天不干活一天不吃饭！问问杜烈还不是怎么样？我更不用提了。像你们当小老总的，有闲手，任便如何好办事。”

“哈哈！大有这老实人到大地方来也学坏了。看，话多俏皮！我，大傻当了一年半的营混子就剩下两身军服，不信问问祝先生。他什么都明白，话说回来，叫做‘人穷志不穷’。”

大有把青布鞋用力地踏着马路上的碎沙道：

“好！好个‘人穷志不穷’。怕你将来还有师长军长的运气？祝先生，你也信咱这乡亲说的不是吹大气？”

不多说话的祝书记，他的清疏的眉尖，老是微微的斗着，黄脸上仿佛有一层明明的光辉，下垂的弯嘴角像包含着不少的智慧。他正在马路上眺望什么，听见大有的问话，转过脸来道：

“你们真是‘他乡遇故知’，谈得那么痛快。你别瞧不起宋队长，——宋大哥，真有他的！吹大气也不是坏事的，实讲，我在县里也待过一年，一切都明白，如今也应该出来看看！他是听我劝的。……”

“唉！还是祝先生劝他出来的，你们究竟要往那里去？”

“要走海道才上这里来，明后天有船就走。”祝书记答复得很简捷。

“到上海还是到烟台？另去投军？”杜烈来一个进一步的质问。

祝书记微笑着，将杜烈兄妹估量了一回道：

“都不是外人，我听过宋队长说到杜老哥的为人，——投军么？也是的，可不是到上海，也不是北下。……”

“那么怎么说要坐船？”杜烈的疑问。

“怕是往海州吧？”杜英久没有说话的机会，她只好静听这四个男子互相倾谈，这时她才得掺入这一句。

祝书记与大傻都不约而同的瞪了这活泼的女孩子一眼。祝书记即时另换了一种话。

“管它哩，快到街里了，这边的路我很熟。往那去是向××公园，靠近机器场的那一个，到僻静地方歇歇脚不好？”

这显然是要把刚才说的话丢开，不愿意在行人的大道上续谈。大有很奇怪祝书记的神气，鬼鬼祟祟的事他平生没办过，更不知道为什么有怕人的话？这情形独有杜英明白，这伶俐的女子她完全了解这两位客人要去干什么。她还猜得到这全是那学生样子的祝书记的把戏。

忽然大有记起了一件要事，他赶在祝书记的身前问大傻道：

“怎么忘了！你该知道咱那村子的事吧？”

“怎么不知道。前一个月我还到镇上去出过一次差，见了面却没对你们说一句。咱村里现在安静得多了，因为当地的匪人成总的都到南边去聚成几个大股，听说暗中编成了游击队。”

“游击队？投降了么？”大有不相信的追问。

“有人说是南军，——革命军，派下人来招聚的。由这里暗中去的连络，叫他们把实力聚合起来，不要乱干，等待着举事，——这是真的！我在城里知道的很详细。”

“好，那么一来有平安的日子过了。”大有近乎祷祝的赞美。

杜烈摇摇头说：“到头看吧，过些日还不是一个样！”

“你这个人说话不中听，土匪里头也有好的！”大有的反驳。

杜烈没答复，他妹妹将长辫梢一甩道：

“这不在人好不好呀！奚大哥看事还同在乡下种地一样，以为没有变化。……”

大有想不到自己质直的希望碰到他们兄妹的打兴头的话，便竭力争辩道：

“你们不想回乡下，自然不往好处想，横竖乡下人好坏与你们没有关系。

烧人，发火，扯不到这里来？……”

祝书记听见这两方的议论，便将他的左臂向空中隔一隔似的替他们解释。

“别吵嘴，都说的对！乡下的太平现在讲不到，可是说将来，……啊！……且等着看！”

“这都是后来的话，不忙，我还没说完村子里的事。有两件一定得先说：陈老头如今成了废人了，几乎是天天吐几口血，事情也办不了。可是吴练长不许辞退！徐利，……”

“啊呀！徐利，——徐利究竟到哪里去了？”

自从大有在冬天离开陈家村的时候，前七八天便不见这个年轻力壮向来不服强项的人的踪影。虽然他伯父还得在破团瓢里等候他这善良的侄子给他买鸦片过瘾，谁知道他为什么走了哩！连大有这样朋友都没得个确信。这是个哑谜，大有一直闷到现在。一听见大傻提到他的消息，便喜得快要跳起来。

大傻放低了声音道：

“徐利这一辈子不用回到故乡中去了！——吴练长家烧房子的一案轰动了全县，他有多大的势力！且不尽着量用？直到后来，去年年下才有了头绪。”

“唉！与徐利？……”杜烈猜测的话还没说完。

大傻点点头道：“一点不差！被镇上保卫团的侦探找到了门路，那大风的晚上爬过圩墙放火的说是他！——徐利！”

这突来的消息简直把大有听呆了，他停止了脚步大声问道：

“血口喷人不行啊！徐利不见能干的出？……”

“咦！你还不知道咱那练长的利害？没有证据他还不办，可是犯在他手里，没有别的，家破人亡，那才是一份哩！证据听说是挂在城墙上的绳子，又有人早上看见徐利从镇上的大路到村子里去。最利害的是吴练长的花园里捡得一个旱烟包。案子从这些事情上破的，可是徐利也真是个家伙，不到年底他早就溜了。总是年轻，他没想到镇上的保卫团与县里的兵会与他家里算账！——全抄了！一条破裤子也没剩。幸亏许多人求着情，没把那徐老师捆起来，只把他的两个叔伯兄弟全押在监里。但可怜那老烟鬼也毁在这一抄上！……”

杜烈瞪大了眼睛道：“怎么样，也吓死了？”

“徐老师也是个脚色，他倒没被兵士的抄抢吓倒。他硬挣着去给他侄子抵罪，想放回那两个孩子，——什么事不懂的廿岁的庄家孩子。不行！他们说老头子是好人，老念书的，单要年轻的男子！这么一来许多人还得颂扬吴练长的宽厚，究竟对于老人有面子！可是到底怎么来？白白地把那火性烈的老人家气死！——不简直是害死！抄家的第二天下午，他将积存的烟灰，——谁知道有多少！——全咽下去，这一回就过了瘾！”

“啊呀！这一家全完了不是？”杜烈问。

“不用往下说，到现在徐利的两个兄弟在监里，隔几天得挨刑，要逼着他们献出来。”

大有没说话，可是黧黑的脸都发了黄，手一伸一伸地仿佛得了痉挛的急症。突然他大声叫道：

“放火，放火，谁不知道乡下摊的兵款在那个东西手里有一小半！……”

他像是受气，又像是朱了心神，高声大胆的叫着，连轻易不肯说的难听的骂人话都说出来。

杜烈与大傻互相递了个眼色，一边一个把大有夹起来，急急地走去。杜英脸上很冷静，她听见这么惨酷的事如同刚才看见巡警捉小流氓似的，一样无动于中。祝书记在后面与杜英慢慢地说着话，跟着杜烈一伙向××公园的偏道上走去。

跋

这本小说起草于一九三二年的九月，到十二月的初旬写成，然而我起意写这样材料的长篇却在下笔的前一年。记得一九三一年的八月由杭州回到上海，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叶圣陶兄约我在江湾某园闲谈。我们踏着绿草地上夕阳的淡影，谈着文艺界的种种情形与创作的话。我说打算写两个长篇。一种是以济南五三惨案为背景，描写军国主义下的外国兵士心理的矛盾，再加上青年与痛苦妇女的失望与觉悟，以人类的伟大同情与恶势力相抗争作归结。另一种就是《山雨》，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这两种题材圣陶都极赞同，希望我早日完成。但到九月中我离开上海之后，便发生九一八的事变。那时我已经开始写头一篇了。到十月末写成九万字左右，然而中日的冲突日甚，接着便是淞沪的抗日战争，我正写到一个日本兵士的心理。当前的情形使我不愿继续写下去，（自己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理）从此便把这本未完的稿子丢在一边。直到暑天过后，我想还是写第二篇罢。费时三月余写成这本《山雨》。虽然大概的构图是经过几番寻思，而调制材料也还费过相当的时间，不过写完之后总感到不满，尤其是后半部结束得太匆忙了，事实的描写太少，时间又隔离的太久。原想安排五六个重要人物，都有他们的各个故事的平均发展，并不偏重一两个主角，在写作中终于没有办到，所以内容还是太单调了。这是我觉得脱懒与不安的地方。

小说中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夸张，——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像这样的农村与其中的人物在中国太平常了，并不稀奇。我在文字中没曾用上夸大的刺激力。

末后得谢谢圣陶，因为《山雨》在开明印刷时，圣陶兄自愿替我校对，这不但作者应该十分感谢，而且是这本小说的光荣。

一九三三，六月十六日，统照。

（《山雨》，1933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短篇小说 湖畔儿语

因为我家城里那所向来很著名的湖上，满生了芦苇，和满浮了无数的大船，分外显得逼仄，湫隘，喧嚷，所以我也并不很高兴去游逛。有时几个友人强约着去荡桨湖中，每每到了晚上，便各种杂乱的声音，一齐并作，锣鼓声，尖利的胡琴声，不很好听的唱声，粉面光头的妓女的调笑声，更夹杂上小舟卖物的喊声，便几乎把静静的湖水，全起了大波。因此我有时不得已在湖中的时候，只有收视反听地去寻思我自己的事。不过也有时在夕阳明灭，反映着湖水的时候，我却常常一个人，跑到湖边的僻静处去乘凉。而且一边散步一边听着青蛙儿在草中奏着雨后之歌，看看小鸟啁啾的争向柳枝上飞奔，自然还有些兴致。而每在此时，一方引动我对于自然中的景物的鉴赏；一方却同时激发我无限的悠渺之思。

一抹绀色，兼以青紫色霞光，返映着湖堤上的雨后的碧柳，某某祠庙的东边，有个小小的荷荡。这处的荷叶最大不过，高得几乎比人还高。叶下的白洁如玉雕成的荷花，到过午之后，又是将花萼闭起。偶然一两只蜜蜂飞来飞去，还似留恋着花香的气味，不肯即行归去。红霞照在湛绿的水上，散为金光，而红霞中的欲下沉的日光，也幻成异样的色彩。一层层的光与色，相荡相薄，闪闪烁烁的都映现在我眼底。这时我因昨天一连落了有六七个小时的急雨今日天还晴朗些，便独自顺步到湖的西岸来，看一看雨后的湖边景色。斜铺的石道上，满生了莓苔，我穿的皮鞋印在上面，显出分明的印痕来。

这时湖中正人声乱嚷着，且是争吵的利害。我便慢慢地踱着向石道的那边走去。稀疏的柳枝与颤颤的芦苇旁的初开的蓼花随着微吹的西风，在水滨摇曳。这里可谓全湖上最冷静而幽僻的地方了。除了偶尔遇到一二个行人之外，只有噪晚的小鸟，在树上鸣着。而乱草中时有阁阁的蛙声，与他们作伴。

我在这片时之中，觉得心上比较平时静恬了一些。但对于这转眼即去的光景，却也不觉得有什么深重的留恋。因为一时的清幽光景的感受，而又时时记起“夕阳黄昏”的话，也不禁凄凄地生出心底的叹息来。所以对留恋的思想，也有点怕去思索了。

低头凝思着，很疲重的脚步，也懒得时时举起。天上绀色，与青紫色的霞光，也越散越淡了。而太阳的光，沉落在返映的水里。我虽知时候渐渐晚了，却又不愿即行回家。遂即拣了一块湖边的白石，坐在上面，听着新秋犹噪晚的残蝉，便觉得在黄昏迷濛的湖上，渐有秋意了。一个人坐在几株柳树之下，看见渐远渐淡的黄昏之光，从远处返映过来的微茫的灯火。天气并不十分烦热，而且到了晚上，微觉得有些嫩凉的感触。同时也似乎因此凉意，给予我一些苍苍茫茫的没有着落的兴感。

我正自无意的感思着，忽然听得柳树的后面，有擦擦的声音。在静默中，我听了仿佛有点疑惧！过了一会，又听得有个轻动的脚步声，在后面的苇塘里乱走。于是使得我要搜寻的思想，不能再按捺得住，便跳了起来，绕过柳树，到后面的苇塘边下。那时模模糊糊地已不能看得清楚。但在短的苇芽旁边的泥堆上，却有个小小的人影，我便喊了一声道：“你是谁？”

不料那个黑影却不答我。

本来这个地方，是很僻静的，每当晚上，更是没人在这里停留。况且黑暗的空间，只有较明的星光，在天上照着。而柳叶与苇叶，不时摇擦着作出

微响来，于是我陡然觉得有点恐怖了！便接着又将“你是谁”三个字喊了一遍。正在我还没有回过身来的时候，泥堆上的小小的黑影，却用细咽而无力的声音，给我一个答复是：

“我是小顺，……在这里钓……鱼。”

他后一个字，已经咽了下去，且是有点颤抖。我听这个声音，便断定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的声音，但我分外疑惑了！便问他道：“天已经黑了下来，水里的鱼还能在这时钓吗？还能看得见吗？”那小小的黑影又不答我。

“你在什么地方住呵？”

“在顺门街马头巷里。……”由他这一句话，使我听这个弱小口音仿佛在那里听过的。便赶进一步道：“你从前就在马头巷住吗？”

“不。”那个小男孩子迅速的答：“我以前住在晏平街的。……”

我于是突然将陈事记忆起来道：“哦！你不是陈家的小孩子，……你爸爸不是铁匠陈举吗？”

小孩子这时已将竹竿由水中拖起，赤了脚，跑下泥堆来道：“是……爸爸是做铁匠的，你是谁？”

我靠近看那个小孩子的面貌，尚可约略分清。那里是像五六岁时候的可爱的小顺呀。满脸上乌黑，不知是泥还是煤烟。穿了一件蓝布小衫，下边露了多半部的腿。而且身上时时发出一阵泥土与汗湿的味来。连小孩子竟会有这样快而且大的变化吗？他见我叫出他的名，便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确不知道我是谁；的确他是不能记得了。我在片刻中，回想到小顺在四五岁的时候。那时我还非常的好戏弄小孩子；每从家门首走过，看见他同他母亲坐在那棵古干浓荫的大槐树的底下，他每每在母亲的怀中唱出小公鸡的小儿歌来与我听。现在已经相隔有六年多了，我也时常是不在家中，但是后来听见家中人说，前街上的小顺家迁居走了。这也不过是听自传说，实在也不知道是迁到什么地方住去。但是我每经过前街的时候，看看小顺的门首，另换了人名的贴纸。我便觉得怅然，仿佛失掉了一件常作我的伴侣的东西一般。在这日的黄昏的冷清清的湖畔，忽然遇到他，那能不使我惊疑！而尤其使人奇诧的，怎么先时那个红颊白手的小顺，如今竟然同街头的小叫化子差不多了，他父亲是个安分的铁匠，也还可以照顾得起小孩子。哦！如今竟至于这样，使我蓦然地在心头上布满了疑云。

我即刻将他领到我坐的白石上面与他作详细的问答。

我就先告诉他，他几岁时我怎样常常见他，并且常引逗他喊笑。但他却懵然了。过后我便同他一问一答的作这个初秋之夜的谈话。

“你的爸爸现在在那里？”

“在家里，……”小顺迟疑的答我。而且在暗中，我从他呆呆目光中，还见他对于我这个老朋友有点奇怪。

“你爸爸还给人家作活吗？”

“什么？……他每天只是不在家，却也没有一次，……带回钱来，……作活……吗？……不知道。”

“你妈呢？”

“死了！”小顺简单而急迅地说。

我骤然为之一惊！然而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小顺的母亲，是个瘦弱矮小的妇人，而且据以前我曾听见人家说过，他嫁了十三年，生过七个小孩子，到末后只剩了小顺一个。然想不到时间送人却这样的快呵！

“现在呢，家中还有谁？”

“还有妈，后来的。……”

“哦！你家现在比从前穷了吗？看你的……”

小顺果然是个自小时即很聪明的孩子，他见我不客气地问起他家‘穷’的这个字，便呆呆的看着远处在迷漫中的烟水。一回儿低下头去，半晌才低声说道：

“常是没有饭吃呢！我爸爸也常常不在家里……”

“他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可是每天到早饭以后，才来家一次。……听说在烟馆中给人家伺候……不知道在那里？”

说这几句简单的话时，他低声而迟缓地对我说，我便对于他家现在的情形，异常的明了了。一时的好奇心，便逼我更进一步的向他继续问道：

“你……现在的妈多少年纪？还好呵？”

“听人家说，我妈不过三十呢。他娘家是东门里的牛家……”他说到这里，在脸上仿佛有点疑惑与不安的神气。我又问道：

“你妈还打你吗？”

“她吗，没有工夫。……”他决绝的答。

我以为他家现在的状况，一个年轻的妇女，来支持他们的全家的生计，自然没得有好多的工夫。所以我又说：

“那末她作什么活计呢？……”

“活计？……没有的，不过每天下午便忙了起来。所以也不准我在家里。……每天在晚上，这个苇塘边，我只在这里；……在这里……”

“什么？……”

小顺也会模仿成人的态度，由他小小的鼻孔中，哼了一声道：“我家里常常是有客人去的！有时每晚上总有两三个人；有时冷清清地一个也不来上门。……”

我听了这个话，便有点惊颤了！……他却不断地向我道：

“因此，我妈还可以有个钱做饭吃。……但他们来的时候，妈便把我喊出来，不到半夜，是不叫我回去的。我爸爸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夜里是再不回来的。……”

哦！我听到这里，居然已经明白了小顺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了。仿佛有一篇小说中的事实告诉我：一个黄而瘦弱，目眶下陷，蓬着头发的小孩子，每天他只是赤着脚，在苇塘边游逛。忍着饥饿，去听鸟朋友与水边的蛙朋友的言语。时而去听出苇中的风声，所响出的自然的音乐。但是父亲是个伺候偷吸鸦片的小伙役。母亲呢，且是后母；是为了生活，去作最苦不过的卖出肉体的事。待到夜静人稀的时候，惟有星光送他回到家中去。明日呵，又是同样的一天。这仿佛是由小说中告诉我的一般。但我真不相信，我幼时常常见面的玉雪可爱的小顺，竟会到这般田地！末后，我就又问他一句是：“天天晚上，在他家出入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小顺道：“我也不能常看见他们，然而有时也可以看得见。他们有的是穿了灰色短衣服，歪带了军帽的；有些身上尽是一些煤油气，每人身上都带有粗的银的链子的；还有几个是穿长衫的呢，每天晚上常有三个和四个，……可是有的时候一个也不上门来。”

“那为什么呢？”我觉得这种逼迫的问法，太对不起这个小孩子了。但

我的心思为新奇的悲怜所充满，又不能不问他。

小顺笑着向我道：“你怎么不知道呢？在马头巷那几条小道上，每家人家；每天晚上都有人去的！……”他接着又笑了！仿佛笑我一个读书的人，却这样的少见少闻一般。

我觉得没有什么再问他了；而且也不忍再教这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告诉我这种命运的悲惨的历史，他这时也如同正在那里寻思什么一般，望着在黄昏淡露下的星光出神。我真实感到人间的万有不齐，与变化无端的生活的命运，是极难抗违的。本来果使小顺的亲妈在日恐怕还不至于此，然而以一个妇女遇这样的生活，他的现在的妈，自然也是天天在地狱中度生活的！

家庭呵！家庭的组织与所遇到的命运堕落呀！社会生计的压迫，我本来在这个雨后的湖畔，为消闲来的，如今许多的烦扰而复杂的问题，又在胸中打起圈子来。

你们试想一个忍着饥苦的小孩子，在黄昏以后，独自跑到苇塘边来，消磨一个半夜。又试想到他的母亲，在家中因为支持全家的生活，而受的最大且长久的侮辱，是个非人的生活。现代社会组织下的贫民的无可如何的死路，到底是怎样呵！我想到这里，一重重的疑问与烦激，起于心中，而方才湖上的晚景，所给予我的鲜明而清幽的印象，早随同了黑暗，沉落在湖水的深处了。

我知道小顺不敢在这个时候回到家去；但我不忍遗弃这个孤无伴侣的小孩子，在夜中的湖岸上独看星光。因此使我既感觉到悲哀，更加上踌躇了！我只索同他坐在柳树下面。待要再问他，实在觉得有点不忍了。同时我静静地想到一个环境中造就的儿童，不由得使我对于眼前的小顺以及其他在小顺的地位上的儿童全为之颤栗了！

正在这个无可如何的时候，突有一个尖呼而急遽的声音，由对面传过来。原来是喊的“小顺……在那……里呵？”的几个字，即时将沉静的空中冲破，我不觉得愕然的立了起来！小顺也吓得将手中所没有放下的竹竿投在水里。由一边的小径上跑了过去。我在迷惘中不晓得怎么的事，突然发生。这时对面由丛树下飞跑过来的一个中年人的黑影，拉了小顺就走。一边走着，一边说道：“你爸爸今天晚上在烟馆子被……巡警抓了……进去，你家里，……伍大爷正在那里，谁敢去得？……小孩子！……西邻家李怕伯，叫我把你喊……去……”

他们的黑影，随了夜中的雾，渐走渐远。而那位中年男子说话的声音，也听不明白了。

我也就一步一步的踱回家来。在浓密的夜雾中，行人也少了，我只觉得胸头沉沉地，仿佛这天晚上的气压度数，分外低好多！而一路上引导我的星光，也模糊黯淡看不明亮！

十一，八月

（原载 1922 年 9 月 25 日《东方杂志》第 19 卷 18 号）

生与死的一行列

“老魏作了一辈子的好人，却偏偏不拣好日子死，……像这样如落棉花瓢子的雪，这样如刀尖似的风，我们却替他出殡。老魏还有这口气，少不得又点头咂舌说‘劳不起驾！哦！劳不起驾！’了！”

这句话是四十多岁鹰钩鼻子的刚二说的。他是老魏的近邻，专门为人扛棺材的行家。他自十六七岁起首同了他的父亲作这等代传的事，已经将二十余年的筋力，肩肉全消耗在死尸的身上。往常老魏总笑他是没出息的，是专与活人作对的，——因为刚二听见那里有了死人，他便向烟酒店中先赊两个铜子的干酒喝。他在这天的雪花飞舞中，却没曾先向常去的烟酒店中喝这一杯酒。他同了同伴们由棺材铺中扛了一具薄薄的杨木棺踏着街上的雪泥走的时候，并没有说话，只觉得老魏的厚而成为紫黑色的下唇，藏在蓬蓬的短髻中间在巷后的茅檐下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乌色的凝住的眼光不大敢向着阳光启视，在朔风逼冷的十二月的清晨，他低头喝着卖零食的玉米粥仿佛自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射。——一群乞丐似的杠夫，束了草绳，带了穿洞的毡帽，上面的红缨毛摇动着，正从他的身旁经过，大家预备着去到北长街为一个医生抬棺材去。他居然喊着我们喝一碗粥再去，记得还向他说了一句“咦！魏老头儿！回头我要替你剪剪下胡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这都是刚二同了三个同伴由棺材店中出来时走在道中的回忆与感想。天气冷得利害，街上坐着明亮炫耀的包车的贵妇人的颈部全包在皮大氅的白狐毛的领子里，汽车的轮迹在皑皑的雪上也少了好些。虽然听到午炮放过。然而日影却未曾由灰色布满的天空中露出一二来。

当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门首，刚二沉默了一路，却忍不住说出这几句话来，他三个同伴，正如自用力往前走去，仿佛以先没有听明他的话一般。又走了几步，在前头的小孩子阿毛道：“刚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爷子不会拣好日子死的；设若他会拣了日子死，他早会拣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全是极坏，依我看来，——不，我妈也是这样说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没个老伴，一个养儿子，又病又跛了一条腿，连博利工厂也进不去了，还得他老人家弄饭来给他吃。——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这几句话似乎使刚二听了有些动心，便用破洞的袖口装了口，咳嗽了几声，并没有答话。

他们一同将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间破屋前头，各人脸上不但没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冻红了。几个替老魏办丧事的老人，妇女，便喊着小孩子们在墙角上烧了一瓦罐煤渣，让他们围着取暖。

自然是异常省事的，死尸装进了棺材，大家都觉得宽慰了好多。拉车的李顺暂时充当了木匠，将棺材的盖板钉好，……丁，丁……丁，一阵的斧子声中，与土炕上蜷伏着跛足的老魏的养子蒙儿的哀声，与邻人们的嗟叹声，同时并作。

棺殓已毕，一位年老的妈妈更首先提议应该乘着人多手众，赶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义地去埋葬去。七十八岁的李顺的祖父，便同大家讨论，五六个办丧的人都不约而同的说：“应该赶快入土”，独有刚二在煤渣的火边，摸着腮儿没有答应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妈妈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颤声向刚二道：

“你刚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哼！老魏待你也不错，没有良心的小子！”

“我么？……”刚二夷然的苦笑说，却没有续说下去，接着得了残疾的蒙儿又呜呜地哭出声来。

当着棺材还没有抬出门首的时候，大家各人回去午餐之后，重复聚议如何处置蒙儿的问题。因为照例蒙儿应该送他的义父到城外的义地上去，不过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车轧了一次，万不能有这样的力量走七八里的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炕上呜呜的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而李顺的祖父首先不答应，理由是正当而明了的。他在众人的面前，一手捋着全白的胡子，一手用他的铜旱烟管扣着白色的棺木道：“蒙儿的事……你们也有几个晓得的，他是一个疯妇的弃儿，十年以前的事，你们年轻的人算算他那时才几岁？”他说至几岁二字，便少停了一会，眼望着围绕他的一群人。

于是五岁，八岁的猜不定的说法一齐嚷了起来，李顺的祖父又将硕大的烟斗向棺木上扣了一下，似乎也要教死尸听得见的说：“我记得那时他正正是七岁呢。”正在这时，在炕上的蒙儿从哽咽的声中应了一声，别人更没有说话的了，李顺的祖父便如背历史似地重复说下去。

“不知那里来的疯妇，赤着上身，从城外跑来，在大街上被警察赶跑，来到我们这个贫民窟里，他们便不来干涉了。可怜的蒙儿还一前一后的随着他妈转着，走着，小孩子身上那里是有一丝线，亏得那时还是七月的热天气。那时有些人以为这个疯妇太难看了，也想合伙将她同蒙儿逐出，……但终究被我同老魏阻止住了。不过三四天疯妇死去，独余下这个可怜的孩子，……以后的事，也不用再说了。我活了这大岁数，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个命运劣败的蒙儿。就他现在说是这样，将来的事谁还能想得定？……可是论理他对于老魏的死去，无论如何，焉能不去送到义地去看安葬。……”本来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儿在炕上直声嚷着就算跪着走去，也是不在屋子里的。于是又经过一番乱嚷的纷谈之后，遂决定由李顺搀扶着他走，而李顺的祖父，因为同老魏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也要穿了破黑羊皮袄随着棺材前去。他是幼年当过镰师的，虽有这等年纪，筋力却还强壮；他的性情又极坚定，所以众人都不敢去阻止他。

正是极平常的事，五六个人扛了一具白木棺材用打结的麻绳捆缚住，前面有几个穷窘的状况如同棺材的表示一样的贫民先迤迤的走着。大家在沉默中，一步一步的足印踏在雪后的灰泥大街上，还不如汽车轮子的斜方纹印的深些；还不如载重的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们的铁钉的皮靴走在街上有些声响。这穷苦的生与死的一行列，在许多人看来，还不如一辆人力车上的妓女所带的花绫结更光耀些，自然的他们都是每天每夜被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后仍然是用白色而不光华的粗木匣装起，或者用粗绳打成的苇席；不但这样，他们的肚腹，只是用坚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墙壁；他们的皮肤，只是用冻僵的血与冷透的汗编织成的；至于他们的思想是空幻的，只有从黎明时看得见苍白的朝光，到黄昏时走过的暗雾围的网，他们那里有花绫结的色彩，姿态；与沾染上的肉的香味，与女性之发的奇臭。他们在街上穿行着，在他们没有系统的思想中，自然也会有深深的感触，他们也以为是人类共同有的命运的感触，但他们愚蠢，简单，却没曾知道已被命运逐出于宇宙之外了。

虽是冷的冬天，一到雪停风止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也有了，茶馆里的顾客又重复来临。他们这一行列，一般人看惯了，自然再不会有考问的心思。死者是谁？跛足的小孩子是棺材中的死尸的什么人？好好的人为什么死的？

这些问题早逐出于消闲的人们的目光与思域之外。他们——消闲的人们，每天在街口上看见开膛的猪，厚而尖锋的刀从茸茸的毛项下插入，血花四射的从后腿间拔出；他们在市口看穿灰衣无领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枪弹由十余步外打到脑壳上，滚在地下还微微舞动；他们见小孩子们强力相搏头破血出哭号，这都是消闲的一种方法，也由此可以得到些许的奇异与快乐的愉悦。比较起来，一具白棺材，几个贫民在雪街上走更何足一顾！不过这样冷的天气，一条大街，一个市场玩腻了，更没有什么，所以站在巷口的人，坐在茶肆的人，带了皮帽，穿了花缎的外衣叉手在朱门前的妇人们，也有些将无所定着的眼光向这一行列的生和死者看去。

这一群的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将他终生的耻辱伏在木匣子内去了，而扛棺的人，刚二，李顺，以及老祖父，也似是生活着被装在匣子以内，他们虽没有不敢的思想，却也以为这是不必要的，无需的，——抬起头来似乎也不能更向着暗笑的苍穹将生的耻辱涤尽，所以他们并不顾及还有些看热闹与消闲的人，以他们这一行列为有趣味可供玩赏的，实在他们也理解不到。他们如同被命运支配着往前走；他们走着，并不像那些争命运的人要计算时间，与目的地的。

然而正当他们走过长街待要转向西去出城门的时候，一家门口站住了几个男子，与两三个华服的妇女，还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而汽车的轮机，正将停未停的从覆盖的狼皮褥下发出涩粗的鸣声。忽地那位也穿了衣服的小姑娘横搂着一位中年妇人的腿部说：“娘，娘，害怕！……”那位妇人向汽车看了一眼便抚着小姑娘的额发道：“多大了，又不是没见过汽车。这点点响声有什么可怕？”

“不。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妇人便不在意的笑了。

但是在相离不到七八尺远的街心，这几句话偏在无意中提了铜旱烟管的老祖父听见了，他也不扬头看去，只是自己咕嚷着道：“害怕！……傻孩子！……”说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们出城去了。

出城后并不能即刻便到墓田，但冷冽的空气，一望无际的旷野中，他们似乎是从死人的穴中觉醒过来，他们便自然地，不约而同地扬起头来望望天空。三五桠杈的枯树立在土堤上，噪晚的乌鸦群集在枝上喳喳的啼着。有一群羊儿从他们身边一起一伏的走过，后面跟了个执着皮鞭的长发童子，他看见从城中出来这一行列，却不禁愕然地立住了，而且质朴的问道：

“那儿去？是不是在五里墩的义地？”

“小哥儿，是的，你要进城，……这样天气一天的活计很苦！”老祖父代表这一群人郑重的对答。

牧羊的长发童子有点疑惑的神气道：“现在天可不早了，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说到这里又精细地四下里看了看道：“灰色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独自在后边，听童子说完，不禁从有皱纹的眼角上露出一丝笑容来说：“小哥儿，真是傻孩子，像我们还怕呢！”

童子自己也知道说的不很恰当，便笑了一笑，又转过身去望了望前边送棺材的一群，就吹着口琴往对方而去。

老祖父的脚力，实使这一群人吃惊！他也不用拐杖，走了几步，便追上了棺材，而且他开始同他们谈话。蒙儿黄皮裹了颧骨的面上，已现出红晕的

颜色，他的两只犹噙有眼泪的眼，确已表现出疲乏来；就连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顺似乎也很吃累，不过不敢说出来。独有刚二既不害冷，也不见得烦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换着肩头在前面横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这时从裤袋中装了一烟斗的碎烟，一手笼住破袄的袖口上的败絮，吸着烟气说：

“这便是老魏的福气了，待要安葬的时候，雪也止了，冷点，还怕什么。只要我们不死的，不装在匣子中的先给他收拾好了，我们算是尽过心，对得起人！……”

久不做声的刚二也大声道：“是呵！我早上还说老魏叔死的日子没拣过好的，现在想想这也难得。他老人家开了一辈子的笑口，死后安葬时没雪没风，也可算得称心了！……我今天累死，甚至三年没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儿，替死人出点力！可是人生能有几次这样？……”他说时平生第一次的泪痕在眼眶内慢慢地滚动，又慢慢地收回去。

老祖父接着叹口气道：“人，早晚还不是这样结果，像我们更不知是在那一天？老魏我与他自从二十余岁结邻居，他三十多年的光阴，作过挑夫，茶役，卖面条，清道夫，烈日的薰蒸，冷风的逼迫，他那有一天停住手脚？……有几个钱就同大家喝一壶白烧，几片烧肉，这是这样过活，不但没有家室，就连冬夏的衣服，也没曾穿过一件整齐的。现在很安稳的死去，他一生没有累事倒也算了，不过就是这个无依靠的蒙儿。……咳！咳！我眼见过多少人的死，殡葬，却再也没有他这么平安而又无累无挂地走了。我们还觉得大不了，其实他在暗中还许笑着我们替他忙呢！……”

坚定沉着的刚二急急地说：“我看得棺材里装着死人，一具一具的抬入，一具一具的抬出，总算不了一回事。就是我们吃这碗饭的也看惯了，如同泥瓦匠的天天搬运砖料一样。孝子们在白布打成的罩篷下，像回事的低头走着，点了胭脂却穿着白衣如同去赛会的女子们坐在送葬的马车里东望西望，在我们看来，太不足奇！不过……老魏这等不声不响的死，我反而觉得了，自从昨夜晚上心里似乎有点事了！老爹，你说不是有点奇怪！……”

老祖父从涩哑的喉咙中哼了一声，没说出话来。

冬日的旷野中的黄昏，沉静而带有死气。城外的雪一些也没有融化过，白皓皓地挂遍了寒林，土山，微露麦芽的田地。天空中若有灰翅的云影来回移动，除此外更没有些生动的景象了。他们在一角的陂陀下面的乱坟丛中，各人尽力的用带来的铁锹掘开冰冻的土壤。老祖父蹲在一坐小坟头的上面吸着旱烟作监工人，而蒙儿斜靠在已停放下的白木棺材上无聊的用指画木上的细纹。

简单的葬仪就这样完结，在朦胧的黄昏中白木棺材去了麻绳埋入土坑里面，他们一面时时用热气呵着手，一面不停的工作，直至将棺材用坚硬的土块盖得很严密的时候，便不约而同的嘘了一口气。蒙儿只有呆呆地立着，被冷气的包围直使他不不住的抖颤。眼泪早已在眶里冻干了，老祖父还是不住的用大烟斗轻轻地扣打着棺材上面的新土，仿佛在那里想什么心事。刚二却忙的很，他方做完这个工作，便从腰里掏出一卷粗装的烧纸，借了老祖父烟斗的余火燃着起来力微的火光，不多时便也熄了。而左近的树木上的干枝又被晚风吹动，飒飒刷刷如同呻吟着低语。

他们回路的时候轻松得多了，然而脚步却越发迟缓起来，大家总觉得回时的一行列，不是来时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点茫然，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能

说什么话。但在雪地上的暗影中，他们离此无边的旷野愈远，忽地催睛的北风吹得更利害了，干枯的碎叶，吹散的雪花，都追迹向他们逐去，仿佛来伴这回路的一行列的沉寂。

（原载 1924 年 1 月 10 日《小说月报》第 15 卷第 1 号）

“ 搅天风雪梦牢骚 ”

“ 景武，你真能戒断了？这个稀奇呀！……好事，有见识！年轻轻的吃这个干么？…… ” 一个四十六七岁的医生躺在铺了青羊皮褥的大床右侧，他那粗糙的右手正斜把着一杆湘妃竹的鸦片烟枪；一口烟方吸了一半，他便从青烟迷漫中向对面躺着的少年说了这几句。

对面的少年满脸青苍的皮色，高颧骨，大而无定力的眼睛，瘦削的双颊。这时右手伸向身后，正在摸抚着一件东西，左手的小指置在唇边，仿佛在用思想的神气。听医生说这两句话，便把左手向羊皮上放下道：“子荷，你会不信？他妈的！我从今年立志不吃！……吃药已经呵……三个月了，咱不再吃了。但我这是第二次戒。上一次在城里戒着犯了，……你知道真吃不起！……”

“哈哈！不想景爷还能说这样话，可真不容易，到底有些进步。”另一位坐在方桌前面、正在用墨笔圈点温习经纬的先生，是景武的族兄。他快近六十岁了，为操持家计的劳苦，使他早蓄的胡子变成花白，更时时现出庄重的样子。

先说话的那位陈子荷医生，这时已将那半口鸦片对着高座灯一气吸下去，便在床上盘腿坐起，又将烟盘前的旱烟杆拿着，在空中挥舞。“‘过而能改’！景武年纪还轻，应该一力戒绝，也好做点事业。像我们不成了，脑子坏了！一辈子也没什么大希望，是不是？萧然，你说呢？可是我过了今年还想戒，真的……‘回头是岸’呵！”一段话还未完全说明，他早已装了一筒旱烟，嗤的一声把新兴的保险火柴划着，于是空中的白烟又从他的唇间吐出。

萧然放下笔，回过头来道：“你吗？……我想，不作医生便可不吃烟，还当医生就永远不能戒绝。现在到哪里去愁这个？吃！只要大爷有钱，再不，有人供给现成。哪里也是一样，就是景武能戒也不容易，或者近来手头不像从前那么阔的缘故吧？……”

景武猛然也坐了起来，右手仍然向身后摸着，用他那亢躁而微吃的口音答道：“对啦，穷的很！算了，过年时还向二哥……这里借了米、麦，方得混过去，现在赊着吃。管他的！粮米存在囤里，封了，不准动，能喝风吗？我又没处来钱！……”他说时并不是深沉地忿恨，只是嘻笑地埋怨。景武二十五岁的日月全是这样的平凡过去，全赖在这一点兴味上过去。所以他虽然是赌、色伤身，却除了瘦，与眼睛时起红翳之外，精神上却比平常人都爽快得多。因为他根本上是忘天者，——说乐天也许不对，他不知有什么忧虑与预计的心思。他也不容易与人反抗。他所好的是赌，无论何等赌法他都很精巧；再便是看或评论年轻的女人；再便是骂阵——粗俗的、猥亵的、强烈的互骂；尤其奇怪的是“吃”了，他胃口强健得很，可以吃与他年龄相等的少年们两个人的食量，尤其能吃荤腥鲜腻的东西，可也能空口吃馒头，没有一点肴蔬。总之他是一个没一点芥蒂存在胸中，又一点打算没有的人——也可说是一个无辨别力、无持久性、无一点坚强意志的、好乱玩乱跑的大孩子。但环境已把他引诱到堕落的渊中去了。所以每每有人说他是无心人，是头号的好人，虽然也犯恶他那种狂嫖滥赌的脾气与欠累下的债务。

凡是景武的历史与其性行，他那位族兄萧然知道的顶顶清楚。当他坐起来述说的时候，萧然又把他的已往的事如记熟书一样的记起来了。所以便接

着说：“景武，你本来这几年造作的太厉害了，伯母为你分了家，还了债务，好容易才把上一段弥补过去，听说你后来又拖欠下几千元？你绝不愁，她老人家替你封闭米粮屋子，也许借此警戒警戒你。如今这等世道，你再不知收束，怎么得了？……你现在听说好得多了，果然第一层能戒了鸦片比什么都好！……”萧然恳切地拿出长兄的态度在劝戒了，“咳，老陈，你说不是？你知道的，你虽然学医学得更不长进了，还究竟同我一样的吃过几年的苦头。……”

景武吸了一支“哈德门”香烟，无力地叹了口气，随时嘴角与两腮上现出了自然的笑容，却没有话说。

陈医生把铜边的长圆形眼镜戴上，又取下来，用蓝洋布的外袍小襟擦擦，重行戴上。望望景武，又歪向左边，仿佛在相看他的面貌，景武笑着叱道：

“……你怎么……不认得我了？……”

“不，我看你还有三十年的好运！”医生颜色故意地庄重。

“咳！老陈，真有些‘三教九流’，什么好运？……”萧然趁势把抹有银朱的毛笔插在笔筒里面。

桃花运、老爷运！还有游手玩耍运！至少三十年。嘴角下垂而内苞不露，财日角高起，必多良妻，有呢。”

唿的一声，一件明亮铁器从景武的身后亮出，一根圆细的杆子正对准陈医生的胸部。景武也蹲伏起来作出要射击的姿势。这不意的惊吓使医生骤然没了知觉似地向右侧一歪，身子即时滚下地去，袖子扑在铜制的痰盂上，一盂脏水泼了满地。而景武以战胜者的态度，便立在桌上把一把十粒连响的盒子枪高高举在空中。

除了被跌倒的陈医生之外，满是狂笑的声音。萧然笑着，从痰水的上面将陈医生扶起。

景武拍着手枪的保险机，发出粗犷的讥笑声，喝道：“叫你怕不怕？……这一样……啊！没有顶门子呢。你真是老古董，这就吓下去了！哈哈哈！……”

陈医生打抹着两袖上的灰土的渍痕，微愠地说：“你这个人本无道理！什么东西好整天拿在手里闹玩笑，设若走了火伤人呢？我真教你吓坏了！咱下次不再给你的二夫人看脉去了！”原来陈医生近来常常到景武的别院里给他的姨太太诊治小产后的虚怯症。

景武又嬉笑着道：“看不看要什么紧！死一个省事一个，咱不管这些。……”说这话时声音却是有点勉强。

“说嘴可以，……若是二夫人见了埋怨一阵，又闹、又哭，看你是一句话没有，成了糖化的了。谁不知道武爷的本领……”陈医生重上了床，把烟灯剔亮，同时用半黑的铜针将小象牙盒内的烟膏挑起。

“噢，你什么知道！好怕老婆有饭吃！”景武忸怩地自嘲了。

萧然方出去喊了一个半掖着旧羊皮大袄、扎条青绸围巾的老仆人进来，迟钝地把地上的痰水打扫好。他们又把话头扯到女人身上去了，萧然掂着胡子走来走去道：“老陈，你那趣事多呢，你这位续婚的夫人，你多早曾忘过她的功德？你忘了上年在椒村同我天天说起？厉害，还得好好的侍奉，……你说人呢！自己前室的儿子都各分出去，只同夫人一起住。……”

“这正是一个旧制的新家庭。他们大了，娶妻，生了男女，我把土地分给他们；我呢，同家里吃这碗东跑西去的饭，对得住儿女吧？你说，萧

然？……”医生方将上烟，他又停下，正式地在讨论家庭与社会问题了。

“本来也不容易，在如今这样的时世里，不讲别的，吃碗饭不是容易的事！像我，七个孩子，三亩多地，又要人情来往，还得穿长衫，这怎么办？……小学教员我当不了，四五十个的小孩子，还得分这一级那一级，累烦煞人。一月十几元的薪水可以几个月的下欠，还不如在家里看着种地呢！譬如景武，这说正经话呢，你还是一味的哥儿脾气，哪知道人间的痛苦！……”

景武忍不住又要接着萧然的话开玩笑，却见茶色的棉门帘动了一动，一个十八九岁的乡村青年，穿了双黑毛猪皮的窝鞋走进来，便说几声：“五叔安。……陈先生……爹！我找了好多时候，七爷的小铺里、利顺药铺，与……才知道爹正在这边。今天‘寨’上，我领了高脚张五去看咱的猪。……吃了午饭，又跑回来，雪后路真难走，看看这两脚。”他说着便将猪毛鞋子抬起来，同时方砖铺的地上有了好几个泥水的鞋印。

萧然没说什么，陈医生却喜孜孜地在打招呼了。“成均坐坐，好冷的天气，你真能替你爹了，一早上跑来跑去的。……”

“不是这镇上的高脚张五么？他在这大年底下买猪可不能太图便宜。……”萧然从容地说。

“就是啊，我也是这样说，所以来同爹商议哩。咱那两只母猪从春天喂起，到现在他看了只给二百二十吊钱，多一个不出，还是卖不？……”成均是个乡村中诚朴的少年，也曾国民学校毕过业，高级呢，花费多，便停了学业，在家跟着萧然读点书。有时同他家的老长工往田里送肥料，割禾喂牛。他这一清早踏着化雪走了六七里路。到这样求镇上来找猪贩子去看了猪，重行回来。

他说完这些话，把冻得红紫的双手摩抚着，在屋当中的火盆上烤。陈医生又吃了三口烟，双眼朦胧地要午睡了，而左侧的景武也有了鼻息呼呼的声音，那把连响的手枪还放在身旁，映着鸦片灯光放出纯钢的光亮。萧然用左手的长指甲剔着右手的指甲中的积垢，虽是似乎从容，从他那双眉上的皱纹中却显出他的踌躇和考虑了。他问成均道：“北园你二弟压的春韭怎么样？风档都打好了吗？……”“他自己打了一半多呢。今年还好，不大冷，隔过年还有二十天，想来年底‘集’上可以卖短韭黄呢。……我看没有甚‘中头’……”

“‘中头’是没有的，可也省得闲着没事干，反正他爱管活，……这就好……”萧然说着，在面前似有一个坚壮短衣的青年，黑褐皮色，两只冻皴的手，挑着两柳篮鲜嫩韭黄。他在这刹那不禁想起自己二十岁时正背着小行李包走青州大道去应科考。……不同了，一切都已改变。那时还想望着将来，……或者至少中了乡试之后，还能，……最小的也可作“训导”与“教谕”，虽是想而不得，都比现在的孩子们冒风犯雨以种菜卖猪为生的好。自然不同！……他在晴窗之下回想着已往，对于当前的事更使他心烦了。

“尼弟，他能耐苦，整天在园里做着工，除了来家吃两顿饭，夜里一个人在菜窖里睡。我想他害怕，叫他拿杆火枪去，他也不要。……那究竟是在郊外，这将近过年的夜里。……”成均这时得了暖气，脸上红红地说。

“还有去偷菜的？……”

“年景坏了，难说不有！张邻家一只小黄牛夜里便被坏人牵去。”

成均这句话很有力量，似乎给萧然提起了什么心事。他立刻想起家中的小牛，与卖而未成的猪。……还有惟一的用具“木车”，再则东小园北屋子

中的几架子旧书。于是他站起来，决然地道：

“走吧，我同你回去看看，过半天再来这里。”

成均摸着脸没说什么，萧然便忙着扎腰，戴上旧绒线织成的厚暖帽，提起每天不离身的黄铜水烟袋。看看床上那一对烟人都不约而同地入梦了，走到门前，提高喉咙把那收拾痰盂的老人唤过来。

“你说：……我有事家去了，过两天就来。好在太太吃这几天陈先生的药方，不碍事的。……你同少爷说，……不用他出来了。就是，就是，……”

老人弯着腰方要说话，萧然却匆匆地微俯了前肩冒着风霜，领了成均出去了。

床上的灯还一跳一跳地明着，陈医生与景武各在做着他们的甜梦。

冷风吹着郊原中枯萎的草根，风是那么的尖劲，河堤上的干柳枝轧轧地似在唱着哀歌。三个五个的冻雀也不大高鸣，只是拢起翅膀互相偎并着，向着西斜的阳光。虽是雪后的四五天了，低洼的道上还满是滑泥，而向阳处却较为干硬。满野的麦田多在湿泥下低着柔软的头，无抵抗地听着长空的吼声。萧然走在他那儿子的后面，觉得脖颈上的衣领似是短了许多，尖冷的风从衣领上刺入，同时觉得脚下也有点麻木，虽然他还穿了硕大的毡鞋。他看着儿子矫健地在前面冒着风走去，且已来往两回了。这难禁他有“老大”的感伤。他在道中还断续着追念当日背着包裹步行二百里路，往府城赶考时的兴致——那不仅是兴致，也是少年的“能力”啊！他想：在六七月的烈日中奔路，一天可以赶上七八十里的长途，有时碰到坏的天气，还在雨水泥淖中走，这无碍，一样到了。以后“听点”、“背篮”、“做文字”，生书也忘不了。闲时还不住脚听戏，上云门山。……考掉了也不是支持不住。……如今让与他们了，差不多一转眼就是三十年！……由考童而中学堂、而单级养成所、区视学、私塾先生、……小学教员，……现在还成了乡村的医生。……这条路自七八岁时走来回，哪一块土地、哪棵树木都认得十分清楚。已往的追寻，当前的生活，他岂仅觉得怅惘，直是联想起前年的自作：“纵横老泪为家计，恍惚青春付逝波”的“叹老嗟卑”的句子来了。

由祥求镇到他那小村子不过六七里远，中间沿着白狼河的支流沙堤上走一大段路。若在夏天，虽是晚上由那里经过，还可与纳凉的农人们相谈；现在只有河冰在薄黄的日光下，被风掠着似作呻吟的叹息。沙子也似乎格外讨厌，踏在脚下，令人没一点温暖的感觉。萧然低头默诵着他的句子，忽然听见前面成均正在和人说话，他抬头看去，原来正是粮吏吴笑山。

“啊啊，萧然大爷，久违，久违！好冷的天，你不在家里看书，向哪里去来？生意好吧？……”吴笑山见萧然走近，立刻离开了成均迎上来，面上堆了通常的微笑。

他有五十多岁，大黑胡子、青布马褂、灰色土布旧羊皮袍子，肩上背了一个大褡裢，左手里却提着一根粗而短的木棍。萧然不意骤然遇上了这么一个颀颀的人，打破了自己的回想。尤其是他那“生意好吧”恭维话，使得心中不舒！

“吴……你怎么？咱不是买卖人，什么生意不生意？……你不用说，方从我们庄子里来，听说为这次‘预征’又忙了。……”萧然明知他有话要对自己说了，觉得还是自己先说吧，免得叫他开口，以为自己装门面。

吴笑山的双颊格外起了些三角形的纹路，稀疏的眉头也蹙了起来，却故意地将萧然的有补口的袖子扯了扯，到一棵大柳树后面。似乎他的话恐怕被

河岸上晶明的沙粒听去，也或者是向枯柳后取取暖气，使他的话不至冰人？

他仿佛恳切地说了：“不瞒你说，真呢叫人跑断了腿。这种事情不是人干的，一年几回了，这用算吗？你大爷还有什么不知道，狗不是人像我！……我辞了几回了，本官偏一个字的‘催’，这碗饭才不能吃呢。……这一次十元的‘预征’快误期了，上面的电报已经来了三次，委员来到县里都是拍着桌子问县长要。……苦了我们的腿！多的地方有兵队带了原差按门坐催，可是还有小户呢。倒霉！我们火急地到各乡下去‘催’，不来的，只好我们‘取钱’先垫。啊呀！‘取钱’在这年头简直遇着鬼，四分五分的月利是平常事。苦不苦？我们耽多少干系？大爷，谁不知道谁？家中过这样的日子，谁有余钱？你那庄子我垫交了七百多元！……咱！……”

萧然勉强似表同情地也皱皱眉头。

“咱更说不了。……你那宅上还能欠的下？但急了，我已经先垫上了，三两六钱五差不多了！……好说！……碰得也巧，咱比别家不同，每年的交谊，年前后还我不晚。——也不过就是这些日子，特为告诉一声呢！……你！”催粮吏说完之后，又照例地向四下里望了望，却转过话头来向站在一边的成均道：“不冷么？到家可得多喝两杯烧酒。……”

萧然没的说，末后只有“费心”两个字，嚅嚅地送到清冷的空气中去。

他同儿子一直看吴笑山向自己来的路上走远了，方转那一片疏林的左角，到自己的庄子上去。

乡村中安睡的早，萧然同他的妻与七个儿子吃过粥饭、豆腐、番薯之后，又把借的庄子里公共看守的一支火枪检点了子药，看明了火门，并一个油漆葫芦——盛药用的，都十分小心地交给他的二儿子，带到庄外的菜园去了。以后又吩咐了成均与他十八岁的三弟夜中换班起来喂猪，看门。看着蓬头的妻抱了几岁的小儿子到里间的暖炕上先睡去了，自己站在土打的外间地上，捻着胡子走来走去，似乎把所有的心事都同“立宪”一般立好了章程，还对着土壁上挂的一盏薄铁做成的煤油灯出神。因为灯上没有玻璃罩子，一缕黑烟熏得墙上木板的彩画黑了一半，却还看得出黄天霸的眉毛与手脚在灯烟底下耀武。密棖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吹着，他想“今夜的水瓮又要结很深的冰了”。忽然他又记起一桩事，便开门向东院走去。

那是不满十米平面的一所小园，北面的三间茅屋占了一半地方，其余靠南墙下便是牛棚了，一株大枣树在黑夜中矗立着，发出粗涩的叹声。一块大青石在树下面——在夏天这正是他们一家的乘凉地方。他立在牛棚前面，仿佛在静听什么，然而只有牛舌在嚼刍的迟缓声音，外面冷静得很，连好吠的犬也不出声。于是他便把北屋的外门开了，把着腰中的火柴，燃着了白木桌上的矮座煤油灯，虽然满了尘土，却是有玻璃罩的，屋中便骤然明亮了。

一大旧木几的线装破套书，差不多堆到屋顶。外间挂的没有装裱过的几幅墨笔山水，污旧的十分厉害，烟煤尘灰一层层罩在上面。他端了灯到无门的里间里去，席床、木案，还有朱墨的破砚、几支大小毛笔。虽然是茅舍土墙，然而这却是他最觉适意的地方。

他坐下，冷气冰得双脚难过，从硬的土层里仿佛冒出“鬼手”。他又立起来把自己的医书检点一回，看看红木匣里多年习刻的印章还是如旧的排在里面，并没丢失。他满意了，对于成均在镇上所说的话无所介意了。久已不动的一盒干印泥，他从白木案抽屉中取出，便把几年前刻的印章选了一块，呵着手指蘸了又蘸，从席床上取过一本《医宗金鉴》，即把印章齐整地印在

封面上。印泥的颜色虽是黄些、干些，但在煤油灯的圆影下很分明的是印着“搅天风雪梦牢骚”的七个朱文细篆。那“搅”字特别刻的好，他想他这时把白天听儿子话起的心事变成自己艺术的欣赏了。

夜是这样的长，风还不息，窗前枣树的干枝响得分外吓人。他迟疑了半晌，冷得手都发颤，又没事办，便吹灭灯，带了这本《医宗金鉴》重复经过牛棚前面，回到同妻与一群小孩子睡的屋子中去。

因为他想风吹的冬夜里靠着枕头看书，是有深沉趣味的，虽则书不须看，又不忙着看。也或者是所谓“结习”了，然而他想到“结习”二字，便又诅恨着“儒冠误我”！

妻子的鼾声并不使他厌恶，然而他拿着“搅天风雪梦牢骚”的《医宗金鉴》，却看不下几个字去。老陈的烟与烧酒的快乐，红眼睛与烧烟的姿势，景武的无知，明亮的铁器形，……吴笑山的话，……二百二十吊不卖的两个猪从春初喂起，这是一年的最后孤注了！……他哪能看得下《医宗金鉴》，一口深深的气从胸口吐出，朦胧中是“三两六钱五”换来的银元，白亮耀眼。同时，两个肥笨的猪鬃黑得可爱。它们跳舞起来了，被风雪吹得交混了，分不出白与黑。

三天以后，还是萧然与陈医生、景武，在景武的堂兄家中相会了。景武的堂兄一云从远处跑回家来几个月侍候、医治他母亲的肺病和肝病。现在不能下床了，只是手足抽搐，肺张痰喘。一云终日忧愁从左近地方请些有名的中医来。病总是有增无退。萧然是他请来陪医生的，因为萧然懂得医理，可以诊脉，料理汤药，景武也常来陪着陈医生谈天。

这天一云特为给陈医生饯行，因为他要回家，其实呢，也是看病重，有些“知难而退”了。

微雪后的黄昏，地上像铺了一层薄白绒的毯子。在一云的客屋里，当中点着一盏白磁罩的铜质灯，空中悬着，温明的光映照一室。还是那穿羊皮袄的老人来回端着几样菜放在圆桌上，桌前有盆炭火，炖着一大壶莲花白酒。

陈医生今晚上要居心多喝酒，然而却不能豪爽地饮下，似乎心里究竟有些不痛快，还不住的与萧然讨论着什么“菱仁薤白汤”与“黑锡丹”类治痰喘的中药治法。然而有些勉强了，萧然也只是摇头不语，——为了在病家的缘故，这一场冬晚的酒会便不容易欢畅下去。

正端上了一大品锅清炖的猪与鸡肉，景武抢先吃了几筷子，却咂着舌头道：“好鲜……这非使了好口蘑没有的。……”

“景武，对于吃上真可以，又能吃又有讲究。……”陈医生想换换谈话的题目。

景武夹了一筷子的肉，听话便抬起头看了在座的人一眼道：“人生有肉便当吃！一辈子容易的很，谁还能带些去？……”

一云忍不住一阵心酸，便故意饮了一杯白酒。萧然叹口气方要说话，门外却有一个青年女子的呼声找一云家去。一云知道又在商问用药的事，便揭开风帘出去了。

萧然向景武道：“老弟，你就是这样说话，也不管人听了难过不难过！……你只知滋味好吃，——你知道这肉多少钱一斤？”

景武嘻嘻着笑脸道：“你真傻，这也没什么相干。”

“我先干一杯，哎！”陈医生失败似的感慨，惟有勉强喝着闷酒。

“没什么相干？买肉的不难——也难说，可是卖猪的可真难过！你只会

在家里打手枪，耍牌局，你知道这年下的滋味？横竖你家里的事都不用你操心，……”说到这里，萧然不禁想起他那两个可怜的猪来了。

“我的相面术何尝错来！”陈医生又呷了一大口酒。

嗤的一声笑，景武裂了裂嘴角，一大片精肉又吞在喉下去了。

“那么你相我呢？”萧然无聊地问。

“实话！——你今年还有两个母猪的生利，可以过得‘肥年’，不像我们这一无所有的。”陈医生也想到他自己的艰难。

“什么，谁知道谁？你不要开玩笑。两个大的猪，不错，早已收在吴——粮吏的褡裢里去。‘三两六钱五’的‘预征’，十元一两，七吊五百文的一元钱不错！这一年的希望卖了！贱卖了！简直打了折扣，过年么？都空了，一切的预备都完了！……拿什么来还年底的欠帐？……”萧然的遗恨都集到杯间来了。

“嘻嘻！老大哥真是书呆子，我就不管！人生吃得吃，喝得喝，管得了那些！好不好一颗子弹完了！——你不信我欠上上万的利钱，家中不管，我也不管。”这是景武的慷慨话，不是酒后也不容易听到。

陈医生同时郑重地感叹了，“这样的世道只好托身‘渔樵’了！什么干不的！不就大将军，不就向荒江——‘独钓寒江雪！……’”他说到末一字，便向帘外看着轻飘的雪花。

“我就不那么样！”景武已经停下乌木筷子了，“有便先打死两个出出气，土匪、官匪一个样，苦了乡下老实人！……”他居然把右臂弯了几弯，然而接着靠在圈椅上打了个深长的呵欠。

“正经话，你多早给我刻一方图章，我要叫‘独钓叟’，……萧然？”陈医生说。

萧然因他说印章，便记起印在《医宗金鉴》上的“搅天风雪梦牢骚”的印文，——当夜的怪梦，第二天两个可怜的肥猪交到猪经纪手里去了。“焉知这猪肉不已被吴笑山吃在肚里去，它那皮子已经在他那神行的脚下呢？”

饭已吃过，主人终没出来。雪又大了，陈医生揭起风帘看一看道：“萧然！‘岁云暮矣，风雪凄然！’看来我明天又不能走了，且自陪我做几天好梦吧。——又何必这样牢骚！……”他居然成了酒后的文雅诗人了。

萧然站在微明的火盆旁边，并不答话，像还在想他那颗印章上的句子。

一九二七年冬日

（原载 1929 年 1 月 10 日《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1 号）

刀柄

一点风没有，飞舞的大雪花罩遍了冷冻的平地；正是义合铁匠铺燃旺了炉火迸出四散火星，制造利器的好时间。这两间长宽各一丈见方红坑石砌成的老屋里，只听见煤炭在火炉中爆裂声；几只铁锤一闪一落地重打在铁砧上有节奏的应和声；以及铁锅里熔炼纯钢的沸腾声，铁器粗粗打成，从火里蘸到冷水时的特别音响。除此外，轻易听不到工作者的言语，似乎这隆冬的深夜只有铁与铁，铁与火，相触相打的急进音响，外面是雪花飞扬的世界，屋中却造着刺砍的兵刃。

这是城东关著名的铁匠铺，门口永远挂着三叉形武器的铁招牌，不论昼夜，在黑黢黢的檐前跃着锐尖的威武。它是铺主人曾祖的特制器：那时，属于这城的乡村忽有狼灾，是从古旧的琅琊山下跑到平原来的饿狼群，幸得这铺主人的善使三股叉的祖宗将精铁打成多少锋利长叉，交付与乡村少年，救了那场希有的兽灾。因此，这几个县里没有人不晓三叉铁匠铺的名气，反而把义合二字掩没了。经过七十多年的时光，独有旧门前这铁质招牌未曾损坏，虽然三个锐尖已变成小牛角般的钝角。

在所谓承平的时代，他们只造些锄，犁，叉，铲等农人保象的工具，与工人们用的斧，凿，锯，铰，再便是裁纸本的小刀与剪断绒的绣剪；这类书房与小姐们的法宝，然而用途广了，生意并不冷落。近十年来，真的，成为有威力的“铁器时代”了。他们的出品也随了近代“文明”的发展，什么一尺多长的矛头，几寸宽的长刀，给警备队与民团配置的刺刀，甚至于小攘子，也十分流行。所以这老铁铺的生意不惟不比从前衰落，反而天天增加他们的出品。虽然在各地方一切的农民，工人，都不大需要那些旧式粗蠢的工具，而书房用品与小姐们的法宝也早被外货与镍镀的东西代替了去。

支持祖业的独东吴大用从他父亲手里接过这份事业，过了二十个年头，全凭他的经验；他能捉住这时代的需要；更能从他的出品上十分改良以求不负“货真价值”的历代相传的铺规。他从有铁矿的地方整数拣运来的精铁，用他祖传的方术，绝不依赖化学知识能炼成纯钢，能一锤一锤在砧上打成质重锋利的杀人利器。左近地方凡是要预备厮杀的第一要事，便是订购三叉铁匠铺的枪，刀。只见整大车的铁块送来，成担的矛头，大刀送出他的门口比起卖吃食的杂货铺还要兴隆。所以他的工人加多了，身工也贵了，但是门口的招牌永远任凭它变成钝角，百跃的精钢变做炭色，总不换掉。因为纪念他祖业的由来，而且他从各类人的心理上明白久历时间旧招牌的重要。

在这一年将尽的冬夜，并非大都市的C城，各种商家因为没有黑天后的生意都早已关门安睡，独有这位六十岁的铁匠铺主人，还勤劳地督催伙计在做这有关人类生命的工作。

沉默，沉默，火星进射在打铁人的脸上，似乎并不觉得热灼，他们在充满热力的屋里多半赤背，围着厚布带漆的围裙，双手起落的闪影显出那些筋结突起的健臂。黑染的鼻，嘴，都带着笑容，足证这工作虽是劳苦并不使人躲懒。这“力”的生动与表现，若有一种隐秘的兴奋注入各个工作者的身心。

孤零零地靠近郊野的铁匠铺，风雪长夜里，正制造着惨暴的利器。雪花打在油纸窗上时作微响，从外面看来，洁白的大地上只射露出这一团灼热的光彩。

屋子是四大间通开的，当中两扇木条子矮门通着往主人的后院。这夜的

轮班夜工，连学习的小徒弟一共八个。主人却坐在东北角的一张白木桌子后面，慢慢地执着大笔用粗手指拨动算盘。他那沉定的，不甚明亮的眼光时时落到屋子中央两个大火炉上。

在紧张工作中，正是铁锤连续不断地敲打时，不但听不见语声，他们也习惯保持着一定的沉默。每过半点钟住下了铁锤的起落，全在用小小的敲，削，钩，炼，或做炼钢，戛火的工夫。他们便从容地谈着种种的有趣话。

“二月，你把这炉火通一通，你看，你不觉得热的喘不动气？……这回用不了大火使。”仿佛大把头的神气，约有五十岁开外的瘦子，戴了青线挂在耳旁的圆花眼镜，在炉边用小锤敲试一把匕首。

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一边通着炉灰，一边从腰袋里抽出一条印花面巾擦抹胖脸上的汗珠。“落雪可不冷？……谁害冷，要到这里来学点活准保他一辈记着热！”孩子聪明而自嘲地说。

“怪不得今年掌柜的这里来荐人的不少，二月想的不错，真真有点鬼见识。……”是比二月大五六岁的一个健壮青年，穿着青布单裤，坐在东面炉边，吸着一支香烟悠然地答复。

“哼！你们这些家伙只会算计现在，忘了夏天来到一天要出几十身臭汗。”口音粗涩带着鼻塞重音，是正在修理小刀剪钢锋的赖大傻的话。

戴圆花镜的老人抬头看了一眼，“我说大傻子不傻了，你不信，听听他偏会找情理。”

即时满屋中起了一阵哄笑，仿佛借着赖大傻的谈话松动也松开了他们一天的辛劳。

店主人这时随同大众的笑语将右手中指与无名指间夹的毛笔轻轻一放，丢在木案上，发出沙哑的声音。“周二哥，你说现在的人谁是傻子？你放心，他也有眼，有耳朵，从前还可说是老实人，现在……哼！……就没有这回事。傻子不会生在这个年头里！”一屋里独有他还穿着东洋工厂织成的粗绒线紧袖内衣，青布棉裤，脚底下却跟着一双本地蒲鞋。他已将上胡留起，一撮尖劲的毛丛，配上赤褐色圆脸，浓浓的眉毛，凡是看过社戏的一见他的面就想起《盗御马》中的杨香五。

周二哥是富有工作经验的，在这古旧铺子里常常居于导师地位而戴圆眼镜的老人。他凡事都保持一种缓和态度，思想常在平和与怜悯中间回旋不定。因此他虽在少年工人的群中，因为年纪知识，得到相当敬礼，然而背后却也受他们不少的嘲笑。他以吃份的资格老，在这火光铁声的地方，就是吴大用也须不时向他请教。所以这时吴大用使用平等口吻同他谈。周老头听见主人高兴的评判话后，却兀自没停手，还微微皱起疏苍的眉头答道：“话不是那般说，我看来是人便有三分傻！‘有限，有鼻子，傻来傻去无日子。’张口吃饭不就是糊涂么？一辈子还是打不完的计算，到头来谁曾带些到棺材瓢子里去？……”他老是带着感慨的厌世口气。

这一套话不但赖大傻与小二月配不上对答，那些吃烟巧嘴的人也不见得很明了，还是主人张开口哈哈的笑道：

“周二哥，人越老越看得开。”他迅速地将火柴划着一根，吸了口香烟。有点大会中主席的神气。“不装傻子实在也混不到黄的金，白的银。谁送到门上来？我说，谁都不傻，也是谁会装傻呀。讲‘装’可不容易，没有本事只好等人家去喂你，……”

他的话还没完，蹲在炉旁的壮健青年便骄矜地揶言：“我看掌柜的不装

傻，又不傻，然而咱这铺子里生意多好，还不是人家将大把的洋钱送到门上？我可是爱说话，我想……”

主人家的权谋，向来便得伙计们赞成，他绝不用对待学徒的严厉手段，所以伙计们可以自由谈话，工作也十分尽心。

他——主人，侧着头，嘴角松弛地下垂，截住这青年的话：“好！你想怎么样？试试你的见识？……”

“我想是掌柜的本事，大家的运气。……”

主人浓黑的眉毛顿时松开，显见得这句话多少打中了他心坎上的痒处。

圆眼镜老人没有立时说话，执定锉子，在大煤油灯下细琢细磨地修整一把精巧的小刀。过了二分钟，他低低地叹口气“本事？……命运？……你还忘了一点。……”

“什么？”壮健的青年仿佛一个善辩的学生，不意地受到了老师的提问。

老人抬起头来没来得及回答，忽听得窗外有人在掸落身上雪花的“扑扑”声，即时用力地敲着裹了镗铁叶的前门。

意外的静夜打门，使得全屋子人都跳起来。

主人骤然从桌旁掇过一根短短的铁棒，镇定地喊问是谁？别人却惊骇着互相瞪眼。

“快一点！……是找吴掌柜的。……”这声音很高亢，急切，显见得是熟人了。

主人听了后面的三个字音，把铁棒丢在地上，立刻便将脸上紧张的筋肉弛落下来，变成和易的笑容。走到门边，一面拨开粗木门，一面道：“我说没有别个，这时候还在街上闲逛不是筋疼，还是……”

门开处，闪进来一个一脸红肿粉刺的厚皮汉子，斜披着粗布制成的雨衣，却带上竹笠，穿着草鞋。一进门便是踩着双脚的声响，门内印上了一大堆泥水。

“好冷！……这地方真暖和呀！你们会乐。我忘记了带两瓶东池子的二锅头来咱们喝喝。……”他说着，雨衣撂在木凳上，将腰里挂着的一口宽鞘子大刀也摘下来丢在雨衣上面。

顿时起了一阵寒暄的笑语，主人便掇过矮凳让大汉坐下，命二月拿香烟，自己从草囤子的茶壶中倒出了一杯艳艳的红汁放在矮凳脚下，别的伙计们又纷纷地执着各人的工具开始工作，而圆眼镜老人到这时才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笑着与来客点点头，将手中的东西丢下，也斟一杯茶在一旁喝着，精细地端详这雪夜中的壮汉。

突来的汉子将青粗布制服的外衣双袖掬上去，真的，在肘部已露出聚结的青筋，与红根汗毛。他这时早已将门外的寒威打退了，端起茶杯道：“官事不自由，这大雪天里还下乡去打了两天的仗，这不是净找开心？……你说？”

“啊啊！我仿佛也听见说局子里派了兄弟们到石峪一带去，没想到老弟也辛苦一趟，怪不得几天没有看见。”主人斜坐在大木墩上回答着。

“前天半夜五更起了‘黑票’，吴掌柜的，谁知道为什么？管这些事，大惊小怪，足足将城中局子的人赶了一半去。第二天呀，就是昨儿个，人家冒烟的时节到了，啊呀！你猜怎么样？好！……有他妈十来个山庄的红枪会在那儿操练。……不大明白。我们的队长，就是独眼老子，他先带了五六个兄弟们去问他们要人，……”“要什么人？”

“说起真有点古董。原来是替第……军催饷的副官要人。……”

“哪里来的副官？……你把话说明白点。”主人在城中也是一个十字街头说新闻的能手，但对于这新发生的事却完全不懂。

筋疙瘩一口气将一杯热茶喝下，急急地道：“什么副官！咱这里不是老固管领的地面么？大队没到，先锋却早下马了。没有别的，一个急字令要！要！要！柴，米，谷，麦，牲口，大洋元，县上一时办不及，——数目太多，他可带了护兵，领了差役，亲身到四乡坐催：简断截说，这末一来，碰在硬尖上了。那石峪一带几十个红枪会庄子不好惹的，向来是有点专门与兵大爷作对，这一来也不知那位副爷到那边怎么同人家抓破了脸，一上手几支枪打死了两个乡大哥，还伤了一位小姑娘。结局，反被人家将他带去的差人，护兵，扣下一大半，他下了跪，听说亏得出来三个乡老与红会里说和，算有体面，把他放回来。……我想想，这是前天黑夜里的事。”

戴圆眼镜的老人执着空茶杯悠然地道：“不用提，于是你这伙又有财发了。”

“周大爷真会说现成话，说起来在这年头，谁不想发财？还是发横财呀。可是不大好办，不错，那吃大烟的副官到了县政府几乎没把桌子拍碎，一声令下，不管县长的请求与人家的劝解，昨儿一早便强带着我们去要人。”

“他真是劣种！自己再不敢上前，还是我们的队长先去交涉，人家正在分诉，那劣种他看见这庄子上只有二百左右的红会，便放了胆，先打过十几响手枪去，你猜怎么样？那些一个个怒瞪起红眼睛扎了红兜肚的小伙子。一卷风地将大刀长枪横杀过来。这怪谁呢？……”他说到这里，故意地作了一个疑问，用棉衣袖揩抹额上的汗珠。

正是一个卖关子的说书，一时全屋子的工人自然都将手里的器具停住，十几个眼睛很关切地望着这身经血战的勇士出神。

“那不用提，你们便大胜而归？……”主人道。

“好容易！……那时我们跑也跑不掉，而且那副官，那队长，在后面喊着‘开火！’‘放呀！’的口令，一时间几百支长枪在小丘子上，山谷口的树林左近全开了火，自然啦，他们是仗的人多，这次却没来得及下‘转牌’。竹叶枪与大砍刀没有打得过我们，……完了。其实我们也伤了五十几个……他们那股儿凶劲真有一手！”

“你呢？”主人像很关切。

“哈哈，不瞒你们说，我还不傻，犯的着去卖死力气！我跑到一块大青石后面放空枪，……事情完了一半，活捉了十五个红小子，一把火烧个净光。天还没到午刻，上急的跑到离城十里的大镇上去休息了半天。听说那边聚集了几千人开过大会，这才冒着雪将人犯带回来。……”

“怕不来攻城？……”老人断定的口气。

“攻城？还怕劫狱呢！反正事情闹大反了。午后那个坏东西打了个电报与他的军长，已经接了回电，先将活捉的人犯就地正法！……”

“十五个呢！……”忽然那位作细活的赖大傻大瞪着眼突出了这一句。

主人向他看了看道：“用你多什么嘴。”赖大傻便不言语。

“这还不奇。……”筋疙瘩这时已将衣襟解开，望着炽热的炉火道：“偏偏点了我们五个人的好差事，是到明天做砍头的刽子手！……这倒霉不？……”

“……明天？……”全屋中的工人在嘴角上都叫出这两个字来。

筋疙瘩回身将木凳上青布缠包的宽背大刀拿过来，慢慢将缠布解开，映着灯颠弄着那明光闪闪的刀背道：“冤有头，债有主！谁教吃了这口饭，点着你待怎么样？吴大哥，我就是为这件事情特意来的。我在那边开火后拾得这把大刀，说不能的我明天就得借重它了。我从前只不过枪毙了一个土匪，还是打不准，这一次辞也辞不了，他以为我有点儿凶相便能杀人。若再辞便受处分！可是我如果这么办，先要痛快！反正我不杀他，他也一样受别的人收拾，不如你腾点工夫替我把这口刀修的愈快愈好！还是他们的东西，叫他们马上死去，也可以表示出我这点好心！……”他的话受了激动说不十分圆满，虽是著名的粗猛汉子在这时反像有些畏缩了。

店主人骤然听明这一切消息之后，他老于经历的心上顿时起了一层不安的波澜，近年以来城外沙滩上的正法事件他知道的不少，却曾没有去看过。对于这来客的复杂心理这时也不暇作理会。他惟一的忧虑还恐怕一两天内红枪会聚起大队要来围城报复，生意怕要暂时闭门，还说不定有何结局。他吸尽了一支香烟尾巴，似乎不觉烧痛，还夹在二指中间，呆呆地面对着来客手上横拿的大刀没有回答。

而圆眼镜的老人这时在他枯瘦的脸上并没略显惊奇之色，他抬了抬眼皮，向四围看看伙计们都愣愣地立着，又迅速地将眼光落到主人呆想的脸上。便弯过腰去，从客人的右手中接过那把分量很沉的大刀。略略反正地看了看道：“这是一定啊，非修理不可。刀不旧，上面的血迹却盖了一层锈，你放心，我来成就你的这份善心！恰好今夜里活不多。大用，你说对不？……”

“……是……是呀，周二哥的意思与我一样。”主人这时也凑到老人面前将刀接在手里。他本无意去细看，但明明的灯光下，却一眼看到刀锋的中间有很细的换补过钢锋的细痕，镶在紫斑的血片之下。这在他人是不会留意的，然而他一看到这里，脸上现出奇诧与骇怖的神色！执刀的手在暗影下微微抖颤。即时，如同避忌似的将它放在靠墙的搁板上，顿了顿道：“活是忙，但分……谁的东西呀。”

“东西么，可不是我的。……”筋疙瘩惨笑了一声，“哈哈！说不定还是他们十五个里一个的法宝？像这种刀他们会里能使得好的叫做大刀队，没有多少人。排枪就近打中的也是这一大队上的人多。咳！吴掌柜的，这种杀人的勾当我干够了！谁来谁是大头子，谁调遣，临时逃脱，连当初入队时的保人还得拿问。风里雨里，杀人放枪，为几块钱拼上命？若到乡间去被大家的仇人捉到，不是腰铡，便是剖心，这是玩么！这年头杀个把人还不如宰只鸡来得值钱。……不错，我当初不是为养活老娘我早溜了，可待怎么样？一指地没有，做工上那里去做？找地方担土锄地也没有要得起人的。……老娘今年也终究西归了！我就想着另作打算，顾着一身一口，老是拿不出主意来。平空里又出了这个岔子！……”他粗暴的形态中潜藏的直率的真性，被火光刀影与两天的血战经验全引出来。说话时，圆瞪的眼眶里仿佛含了一包痛泪。

全屋子里只有很迟缓很断续的打铁声，似乎都被这新鲜奇怪的故事把各人的心劲弛缓了。把他们的预想引到了另一个世界。戴圆眼镜的老人回顾着那把在暗影下光芒作作的宽刀似有所思，静默不语。

善于言谈的主人，一片心早被现在的疑思，未来的恐怖弄得七上八下突突地跳动。

因此，这粗豪大汉的话一时竟没人回答。

还是圆眼镜老人回过脸来道：“力老大，你倒有见识，走开吧！不要常

在这里头混。……等我做了智多星，一定收你做个黑旋风道童。”

除了学徒二月之外，工人们都在城中乡镇的集期，从前的农场上，月光下，听过说《水浒》的鼓词。他们都记得很清楚，所以一听老人这句俏皮话不禁将眼光一齐落在清瘦的老人与满面粉刺的筋疙瘩面上，即时，他们在意念中将盲先生口上形容的假扮走江湖的吴用，与梳了双丫髻的李逵活现出来，都将沉闷的容态变成微笑。

“谢谢你，老师傅。……”筋疙瘩将雨衣掖在左臂之下，“早晚我一定这么办。……我得好好睡觉，天明便来取刀。……心里烦得很，睡不着，回到局子里喝白干去。……”他沉郁地披上雨衣，也不作别，如一条大狼似的冲出门去。

“走啊。”主人在后面关起门来，他那高大的身影早隐埋在洁白的雪花下了。

早上天气过于冷了，雪已不落，冰冻在街道上也有二寸多厚。铺子里在冬天清早不做大活的，只是修理与磨刮这些零碎事。因此周二哥也没有来，只有些年轻的伙计在作房里乱闹，吴大用不知为了什么一夜没得安睡，从东方刚发白的时候，喝得酒气薰人的筋疙瘩一歪一步地走来，将周二哥给他重新锻过修过的大刀取去后，吴大用披着老羊皮袄便抽身回来躺在作房后面里间的土炕上，将一盏高座烟灯点起来，开始他照例的工作。

吴大用年轻时连支香烟都不曾衔上口，后来生意好了，却也将吃鸦片学会。不过他并不是因嗜好而忘了生意的懒人，他是借着这微明的灯光来作他的生意上的考虑。他更有一种特别的习惯便是晚饭以后不但鸦片不吸，反而努力算账。他懂得夜中吸烟早上晏起的道理，便一定在大早上慢慢地吹吸作他一天生活的兴奋剂。所以他一早起来，耽误不了他的事业。

这时花纸糊的屋子中青砖地上烘着一份博山磁盆的炭火，他侧身躺在獾皮小褥子上，方在用两手团弄那黑色的苦汁。这个小屋子是他的上宾招待室，是他个人的游息地，除掉妻子与周二哥都不能轻易进来。有时队长与乡下的会长团长们来拉买卖，这小屋子便热闹起来。

他已经急急地吸下一大口去补救夜来失眠的疲惫，但，第二口老在他指尖上团弄，却老烧不成。因为在困烦时他正寻思着那青筋大汉，那口宽刃大刀，以及那刀的主人。

他记起了筋疙瘩今早提刀在手出门时怪声怪气的话：“好热闹，……看我当场出彩！……掌柜，……别忘了十点二刻！……”他说这些话似已失了常态，手里执着刀几乎狂舞起来。大用一直目送他转过街口。这时在花布枕头上又听到了筋疙瘩的语声。“不错！……正是那把刀！夜里一见就对。四月初五交的货算来一年半了。石峪中贾家寨那老头同他那白生生的孩子亲来取去的，八十把里这一把特别的家伙。……他们这些小子早忘了，年轻的人也不知留心。那把刀背上有个深镌的‘石’字。……那把刀特别宽，钢锋是加双料的，还有那异常精亮的白铜把！……是云铜把，贾乡绅将他祖上做官时带回来的云铜大面盆打碎了一片交过来嘱咐给他儿子铸成崭新的刀把啊。这事是我一人经手，独有周老头动过手化过铜……看样子他也忘了？幸而精细，还能看得出这上好白铜的成色。……”

他在片断地回念一年半以前的一幕，那带着白辫的老乡绅，那二十多岁自小习武打拳的他的大儿，都在眼前现出。嗤的一声，一滴黑汁滚在灯焰上将一点的明光掩灭了，他赶快再用火柴点好，将钢签子在牛角盒里又蘸了蘸。

“记得一点不差，那把是莲花托子的，是精细老乡绅出的样式。……可惜当时专打这托子的人早到别处去了。……他一定认得。……怪不得这小子昨夜里不住口称赞这刀把的精工，他们真弄不来，恐怕这样细工的买卖不会再有。……再有什么？如果今天这十五个人当中没有那老头子的大儿？……”他迷惑地想到这里，骤然全身打了一个冷噤！把皮袄的大襟往皮褥子上掖了一掖。

他吐了一口深气，仿佛将一切遗忘似的，急急地又吸了一口没烧好的烟，呛得干咳了一阵。便将竹枪放下，一手无力地执着钢签闭闭双目，又重在脑子里作纷乱的推测。

“那把刀除却他没人能用，太重，太好，他会与别人用？他，自从这东西打成之后听说刻不离身。……不知与匪人战过多少次。……那老头子太古怪，他将田地分与大家，却费尽心力教那些无知的肉蛋练武与土匪作对。……几年来也没见他们几十个庄子上出事。他有时进城还着实称赞三叉店中的刀枪真好用。……这回，天运是把刀借与人家？不会！不会！没有的事！我真呆，怎么昨天晚上没细细探问捉的是那些人。……那蠢东西也够不上知道吧？……又大又重的刀，云铜刀把，一些不错，如果是老头子的大儿？……”他觉得眼前发黑，几乎要从炕上滚下来。“不至于吧，丢了刀的未必会被捉。况且那孩子一身会纵会跳的本事，……”想到这里，觉得宽解好多，恍惚间那盏没有许多油的烟灯已变成了一个光明的火轮。

“他的刀，……这三叉铺子里的手打成的……，又修理得那末快，落到筋大汉有力的手中，受伤的头滚在地上，鲜血地泉般直冒！……如果，”恰好桌上的木框里呆睁着两个大眼的自鸣钟铛铛地敲了一阵。

他不愿想“如果”以下的结论，好像吃了壮药，轻快地翻身跳下床来，恐怕耳朵不好用，然而近前看，双眼怪物的短针，正在十二点上，顺眼看到那下面的6字。即时觉得里衣都冷冰冰沾住了。

“吃饭，吃饭回去顺道看杀人的去！……”这是作屋中二月那孩子的欢叫声，他愣了愣，一口吹灭了烟灯。向后窗喊了一个字，意思是喊他正在烧饭的妻，也来不及听她应声，紧紧黑绸绸扎腰，从作屋里快地冲出去，并没看清还有几个伙计。

平常日的黄沙全都在一夜换上了平铺的白毯，天空中悬着金光闪耀的太阳，朔风吹着河畔的雪枯芦似奏着自然的冬乐。这洁白耀目的光明，这日光下的万物，都含着迎人微笑，在预备一个未来的春之新生。也仿佛特为预备这个好日子助人间行快乐典礼的兴致。但可惜晶光雪花上可纵横乱杂地印满了铁蹄与秽足的深痕。

几方丈的大圈子是马队与步兵排成的圆屏风，屏风外尽是一重重的人头。在每个柔和的颈上，他们都是精明与活力的表现，是做着各个特有姿势在群众中现出他们的脸子。几十重的人头层：种种黑的，黄瘦的，赤褐色的，铅粉与胭脂的面孔。各个面孔尽力地往上悬荡着，用灵活的瞳孔搜索那出奇的目的物。一片嘻笑的吵叫压下了河畔枯芦的低声叹息。

不久，从肉屏风中塞进过一群人，这显见得有高低，胜败，“王法”与“囚徒”的分别。许多赤背膊的壮士扭拉着十几个只穿单布小衫垂头不能行步的死囚。内中也有一两个挺起胸脯用骄冷的如血的眼光向周围大众恶看。那目光如冷箭一般的锋利，因此周围的人头都一齐将他们的目光落到那些几乎走不成步的劣等死囚身上，谁都慌张地避开那些箭一般的死光。

又是一阵特别的喧嚷，人都争着向前塞，四围的脚尖都深深踏入泥地，西面城墙上还有些自鸣得意的高处立足者，俯看着拥挤人群的争闹，可笑不早找机会，好占地位。

斜披了皮袄连帽子都没带的三叉铁匠铺的主人也在那十几重叠压的人头中间，隔着十几步便是今早未到作房的周二哥，然而，他们彼此望见，可不能挪动寸步，也听不见说话的声音。

吴掌柜两只失神的眼尽在那些赤背膊人所执的大刀下荡来荡去。他偏去向那些死囚中找，只有几个，一个也不对。心里正庆幸着。然而最后看见刀光一闪之下，执着那把云铜莲花把宝刀的凶神，一样是没穿上衣，可曝出一脸的汗珠子，他！……正是昨夜里含着眼泪，今清早熏着酒气的筋疙瘩，啊呀！刀光下面又正是那人，那老乡绅的大儿！脸上乌黑。一些不错！他与那些无力的死囚一样低了头，眼光已经散了。

他——吴掌柜虽被许多人拥塞着，却自觉立不住，一口冰冷的气似从脑盖如蛇行般的钻到腹下部去，啊啊！再看拿那把精巧大刀的，一对红湿的眼光却只在注定那把明亮非常的新刀！他不着这死囚，不看这周围的种种面孔。

“一、二、三、……十五个……十五个东西！”周围的红口中有些特为报数的声音。

他本来没有勇气看下去了，又不能走，强被压塞在这样的群中。他只好大张着眼，口里嘘嘘地也看那口扬在老乡绅儿子头上的刀，他的刀！

他忘记了去偷眼望望隔十几步的周老人。

一颗一颗的血头在雪地上连接着团滚，吴大用这时不会寻思，竟至连口里嘘嘘的气也没了，干焦喉咙正在咽着血水。眼全花了，只是恍惚中有若干黑簇簇的肉丸在雪地上打架。血光像漫天红星的突扫。他的心似乎并不跃动，全身渐渐冰冷。

“啊哈！好快刀！……真快！……”在周围中忽然投落了这几个字，又一阵大大骚动。吴大用方看见十五个中末后的他，……已经从他自己的刀刃上将一颗硕大的头砍下来，有两丈多远，……执刀人因为用力过猛，也许刀太快些，带伏在血泊中还没有爬起来。

他即时被人潮拥出原立的地位。

人潮松退时，他觉得立不稳，一滑几乎仆在地上，左面来了一只手将他搀定。——是目光依然炯炯的周老人。他试着握他的手像风中枯芦般的颤抖。

他们没说一字，而周老人的目光与他那像不能睁的眼睛碰了一下，他们都十分了然！

十七年，夏

（原载 1929 年 9 月 1 日《新潮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华亭鹤

对着霁红胆瓶里方开的水仙，朱老仙用有长甲的右手中指敲着玻璃桌面，低低吟诵：

踟蹰周道，
鞠为茂草，
我心忧伤，
怒焉如捣！

抑扬地，和着发抒忧感的自然节奏，他吟到末句的“焉”字，拖长舒缓；像飘过秋云的一声鹤唳，像乐师紧摩住琵琶么弦弹出凄清的曼音，……音波轻轻抖动，从他那微带嘎声的喉间送出，落到“捣”字上便戛然而止。他向眼前洁美的花萼呆看几分钟，重复低吟，但只吟末后二句。小楼上一切寂静，除掉一只小花猫在长藤椅上打着呼噜外，只听见老人的苦调。

快到残年了，每一过午都觉冷气加重。斜阳从淡蓝花格的窗帷中射入，金光淡淡，更不显一丝暖意。屋子里不生煤炉，却有一盆木炭安置在矮木架上，一堆白灰包住快烧尽的红炭，似闻到某类植物烧化后的暗香在空间散布。薄光，炉火，与这屋主人很调和，他的身世也是将沉没下去的深冬斜日；快要全烧成冷灰的煨炭了。

但，一缕真感——包着枯涩的目晕与忧悒心事的感流，通过他的全身。两年以来，几乎没得一日松快，唯有独坐吟诵那些古老的至诚诗句，才觉出暂时有些舒畅。

那两句，约摸吟过了十多遍，恰巧又在“捣”字上住口的刹那，一瓣尖圆的娇白花片从瓶口斜憾着落到镶螺甸的漆木盘中。老人若有会意地点点头，喉舌间的诗声同时停止。半探着身子用瘦干指尖微微摇动那几朵水仙，却没有别的花片继续下落。他轻轻吐口气，把盘中的落片拈起，随手打开案边一本线装书想夹在古色古香的页间。突然，被一张工整字体的彩笺引起他的注意。原来夹在明刊精印《诗经》里的笺纸上有他前几天亲手抄录的一首宋诗。

重看一遍，怕遗忘了似的，他把彩笺检出，郑重地放到书案的抽屉里去。然后，离开坐椅，拖着方头棉鞋在粗毛地毯上尽打回旋。一会，自己又若说话若背咒语的嘟哝着：

“噯！……华亭鹤唳，……知也否耶，——否耶？”

打呼噜的小花猫被主人的步声促醒，它在狼皮褥上用两只前爪交换着洗擦眼角。窗帷外，阳光渐渐收去，屋里的阴影从四面向中间沉凑，白灰下压住的炭火只余一星了。

老人还在来回徘徊，对声音、光辉都不在意。

门，缓缓开动，一个短衣长辫的大姐挨进来，她本想一直走到书案旁边，想不到老人却在小小的屋子中央闲踱，她伶俐地赶快止住脚步。

“老爷，——安先生在楼下候您，叫我来回一声呢。”

“安？……安大胡子，是他？”老人的眼光忽然灵活起来。”

“是。”她轻应着。

“去，我就下去。……快！你去喊两部车子，要熟的。……”

半小时后，朱老仙与安大胡子已在“过得居”的临街楼散座上对饮着竹叶青了。

冬天黑得早，市肆的电灯更明得早。这酒楼所在地的大街上有不少蓝红霓光广告牌子在空中与玻璃窗前换着炫眼的流辉，分外显得闹忙。

朱老仙虽愿同老朋友到这儿吃几杯，却讨厌一抬头便触着所谓“奇技淫巧”的霓光灯。他，照例是先叹口气，然后端起酒杯皱一皱清疏的眉头。

“如果这酒馆在郊外，那该多好。……口里受用，眼上难过。——不错，是俗套了，可是我总得说，不说不成！安如。”

安大胡子的台甫“安如”二字，一向与朱老仙的脾胃相合，任管自个有什么烦恼，一见这位面容发胖、浓髯绕腮、笑眯眯的一双小眼睛的朋友就觉得骤然添了生趣，尤其是“安如”这个最适合不过的称呼。自己喊出来，像一切事都在太平雍容的时代了！所以安大胡子虽然用“仙翁”不离口的尊称，——为了身分与职业的旧观念拘束惯了，不敢与老人平等相看。——朱老仙可老是“安如、安如”的喊着，到现在已二十五六年了。

“这个世道，我说，……仙翁，口里受用便是福气！您，我，不都学过一些佛理？——您教给我的更多呀。‘我执’非破不可，咱非破不了？破一层少一层，譬如色，受，行，想，……什么的，哈哈，咱的色要破多容易。真色既破，这点光，红红绿绿地，不碍，——不碍！哈哈，……对不对，仙翁？”

安大胡子有诱动朱老仙的本领，那就在他的口才，他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上。论学问、经历，朱老仙自然不用向他攀交道，但要聊天、吃酒，朱老仙却总愿意同他搭在一起。凡是他说的话，不管合理不合理，总听得有趣。

“色，受，——想，行，还有‘识’！安如，您倒有您的见解，没错儿，高有高的，低有低的。破色多容易？我看，不见得吧？从低处讲，您，我大概不至过分执着，可是讲到所以然，……”

朱老一边赞美着，一边却要发大议论。先一口吃了多半杯金黄色的醇酒，右手摸摸颞下的稀疏须根。拾起竹箸点着木桌上的酒沥画一个圆圈，一字一顿地说：

“讲到所以然，‘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这种道理难懂得很。不拘哪项，看呀，听呀，所想所为呀，一古脑儿把自个打消，——无我，也就是‘无挂碍亦无恐怖’，那真够上大彻大悟。安如，不客气，不说您差，我也是摸不着边儿。何尝不想？您知道我现在吧，什么心境，找乐子，寻开心？只有咱还合调，别的，我太执着了！……太执着了！……”朱老一谈大道理便易发牢骚，不像初坐下时脸上显浮着愉快的笑容。

“自然，自然，我哪儿——哪儿懂这些。多少记得几个字眼，还不是从仙翁您口上偷来的。不瞒您，我便宜在这点，傻里傻气地混吧，横愁竖想还不是那档子事？我五十半了，仙翁，您长我十一岁，合得着成心给自己找别扭？人老，土埋半截，有吃有喝，下下棋，听听书，色呀，行呀，破也好，不破也得。再一说，……‘这’什么世道！命里注定，多大岁数还得过这火焰山。唉！——今朝有酒今朝醉，干一杯，仙翁！……”

朱老的清黄面色上渐渐有层润光，原是一双秀目，经酒力牵动，从皱折的眼角里重射出热情的光芒。他对安大胡子凝神直看，及至听到末后几句话，他突然双手按住桌面立起来，像有什么重要的讲辞要向听众大声演说似的，可是不过一分钟又无力地坐在硬木椅上，唇吻微颤，没说什么话。

这样动作与他心上的触感，安大胡子自然多少有点明白，三天两次他们见面。他，他的家，他的脾气，清清楚楚地印在安大胡子的记忆里，所以绝

不惊奇，还是接说下去：

“——干一杯！”

朱老果然端起满杯一饮而尽，安大胡子照样陪过。

“不是我好多说话，仙翁，承您不弃，不为我在买卖上胡混快三十年便瞧不起，……我有话得尽情说，憋在肚子里总归难受。仙翁，看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您别恼，六十六了，不让他们去？再一说，大少君也四十靠边，什么事会上当？资格好，做事不是一年了，又见过大世面，懂得新事。……在别人都对您健美，有做老太爷的晚福。……仙翁，您干吗净替古人担忧，自己的精神不舒服？这未免想的过点，……哈哈，我说话不会藏奸，都为您！真的！……”

哈。——”

这一套委婉开畅的劝解，凭空发论，不提事实，又得体，又关切。对面的朱老一直静听下去，只见下陷的腮上那两条半圆形的肉折松一下，又紧一下，像咀嚼着五香茶干的味，也像品评老朋友言语中的真诚。

安大胡子的谈锋自有分寸，他停住声音，从磁碟里取过一支“白金龙”用火燃着，深深地吸过几口，等着朱老答话。

有点与平日不一样，他呆坐在那里却急切不表示意见。凡谈到他的少爷，安大胡子向来晓得他有好些偏见，因为看事，论人，父子俩老不一路，可无大碍。不过他时时把不以儿子为然的话向安大胡子絮聒罢了。但，这一回，与平常对同一题材的文章的做法确有变异。安大胡子宽和的性格后面有的是独到的机警，便故意装作不留心，喊着堂倌添酒，又要两样精致的热炒，把时间混过十分多钟。朱老忽然呛咳一阵，几口稠痰吐进铜盂，急喝下一盅清茶，才强自镇定着慢慢地道：

“嗯……安如，您是和气人，应该说这个，我若是您可不一样？……儿孙问题，抛得开吗？您多利落，男花女花没有，到现在，老两口，净找乐子。世事！我早明白，咳！利弊相间。……您不是说他不错，人大心大，更亏他见过大世面，懂得的太多了！——太多了！您凡事洒脱，我虽然多读过两本书，——书害了我！”

一提到“书”这个字，朱老在顿咽的嗓音下含有沉郁的重感。因此，他不自禁把一团乱丝似的往事兜上心头，越发难过。又接着吃几口残茶。

“书害了我，无妨，安如，我敢说凭嘛不得法，我一辈子——我能说，从十五岁起吧，竖起脊梁活到现在！有死的那天，我不会再折弯了。您，敢情不信？”

几句话火刺刺地富有生力，老人的喉咙突高起来，眼珠骤添威力。虽是夹杂上一句问话，却不待安大胡子的回复。

“不信？我不管谁信谁不信，人各有志！……话说回来，书害我，不过是不通世故；不过是脾气不大凑合。年轻人呢，我当初教他读书，错吗？从情未维新那时算起，我，怎知道人家叫我做维新党。我宁愿少考两次乡试，到东洋留学，……待会我再说旧日子的闲话。安如，您想我有孩子不教他读书，不教他读书？……”

又一阵咳呛停住了他的长篇大论，安大胡子把香烟尾丢在地板上，赶紧替朱老另倒一杯热茶，趁机会道：

“哪能！哪能不读书，成吗？不要说仙翁这历代家风，我如有儿孙，也得花钱要他们学本领，为一家，也为国家做事。……哪能成，不上学，来，

来，先呷一口。”

朱老刚接过杯子，忽又放下，如用读文章的叹气声道：

“是呀，——可来了，净是茶渣。茶渣，这个比方不错，又苦又涩，清香的味儿早没了！读书，现在的读书造就什么？不过是没颜色、没气味的茶渣，还好咧；如果渣子里加上毒药，您想吃下去受得了？”

“仙翁，说笑话，哪有说的厉害。不是新教育也造出好些人才来？”安大胡子陪着微笑轻轻地驳回去。

“对！可怎么，人才，——好的偏咱不会造？”

“自个呢，希望总高些。像……谁说他不是人才，这话，我说辩护。哈哈，……仙翁是过分的，……”

“不，不！人才，我，所讲的人才不是只懂得拨算盘、赚利息那一类货色。至于您以为他是人才，不但，……而且在家里看去，我一五一十的说，也是今之孝子！”

朱老惯例地用右手中指敲着桌面，这时他的气色又沉郁下去，没有回叙维新时代的兴奋劲。

安大胡子明白老人的话中有刺，方在搜索心思，想用什么话应付两句，而老人却先接下去。

“他是人才！照大家讲，一下手从外国回来就被人捧，做教授，干银行……小官……。一见年纪大点的人，恭敬，和气，会说话，会对人，这些，我比不上，我——真比不上。就待我吧，到现在天天碰头，天天垂手侍立，低声下气，外人谁不夸赞，我有什么说的。……唉！”

安大胡子点点头。

“所以咧，仙翁的福气在朋友里谁赶得上，不是瞎恭维。……”

老人又用指尖敲敲蓝花的酒杯边缘，头摇一下，叹口气。

“您说福气，……我的亲生儿子，怎么说？但是他那点聪明为他自己可不见得是福气？近来，……您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瞧吧，我懂得他的性格，更懂得他那点机灵，无论如何，……子孝父慈这另是一段，走着瞧吧，我为我，他为他，一句话，不需多讲。……”

老人虽是外貌上显见颓唐，心思却仍然周密，向四座上瞟了一眼，静对着安大胡子，像表示不愿继续谈及他儿子的事情。

安大胡子猜透了七八分，不好明讲，也不敢说老人的执拗，急于更换论题好打破两人中间的闷气，恰好一个卖夜报的小贩往来兜售报纸，便留下两份，先递与朱老一张。

朱老顺手放在菜碟一边，道：

“您细细看吧，我不愿费眼睛，咱们静一会，你看报，我吃……酒。”

安大胡子虽善于言谈，当这时候，也只好借报纸做遮蔽，不能强说别的话了。

朱老尽着一口口把上好的竹叶青倒入喉中，然而沉默不能压住自己的闷怀，在酒味的引诱后，缓缓地诵起手抄过的旧句：

多情白发三千丈，
无用苍皮四十围，
晚觉文章真小技，
早知富贵有危机。

……………

末后两句是竹箸敲着杯子伴唱的，声音放高些。

为君——垂涕君知——否？

千古华亭——鹤自飞！

安大胡子用纸遮着半面，眼睛却盯在第一则新闻上没往后挪动，并不是被新闻吸住他的心思，听朱老又犯了吟诗的癖好，恰当刚才的一段话后，不由不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细听去。自己虽是只读过“千家诗”，可不记得文人口中常常提到的那些佳句，但这六句可至少有五句都听懂大意，独有末句里“华亭鹤”三字捉摸不定是哪样的比喻。对“垂涕而道”还十分清楚，暗想：这还不是对他那位大少爷道的话？一位乘机善变的留学生，却被老头子看不上眼。论年纪，论世情，他们相换过来还差不多，如今，真是变得太离奇了。年轻人的活动，老头子的拗性。安大胡子在平时早已胸中雪亮，加上近来听见熟友的传语，……准证实了自己的预断。所以老人今晚上的话显然是有所为。依自己的看法：朱老仙未免太怪，晚年的清福摆在眼前，又安稳地住祖界，瞎操心干嘛用？一切都是下一代的事，成败，是非，横竖隔它远得很。儿子，表面上孝顺，家事又麻烦不着，何苦被道义蒙住心，替云翻雨覆的世事担忧？……这些话，安大胡子存在心上可不敢讲，露出来，朱老的性格说不定会真翻脸，日后岂非没了吃老酒和小馆子的东道。但又不肯尽呆下去，只好故作郑重地请教。

“唉，典故记的太少了便听不清楚。仙翁，这末句的“华亭鹤自飞”什么意思？而不是与“化鹤归来”相通？真得请教一下。”

“仙鹤，品高性洁，自来是诗人画家的材料。……”

朱老停住吟声，先来一句赞美话。

“仙鹤归来，——城郭是人民非，这光景您我全看到了！虽听不见鹤唳，然而满眼不祥，听与不听一样！噯！这首诗的寓意就在末尾，语婉而讽，真是有见而作。……”他还没完全把典故解明，堂倌领着一个穿青棉袍、年纪颇老的听差到他们的酒桌边站住，朱老的话自然来不及续说下去。

“老爷，少爷现在回宅了，叫把汽车开来，接您与——安老爷回去，说：今晚上风冷，……怕着凉。厨房已经把鸭锅伺候好了……”

朱老向这位干练的用人瞪一眼，方要说什么话，安大胡子哪肯放过这个机会，而且乐得解围，便迭声叫道：

“炖鸭锅非吃不可，我，算饱了也得再到府上尝一口。走，走，仙翁，别的不提，主从客便——主从容便。”说着他已把堆在椅子上的大围巾把脖颈围好，那条粗木手杖也掇在手中。

朱老无话推辞，招呼堂倌马上打电话另喊一部租车来。

“你先坐来车回去，安老爷同我就走。”

那老用人还像要劝说一句，朱老的面色沉沉地又吐出七个字：

“去！我另喊汽车来。”

堂倌与来人即时照吩咐的办去，安大胡子想阻止也来不及。

楼上虽是人语交杂，然而靠他们坐近的几张桌子上的酒客却都瞧着这位倔强老人，有些诧异。

安大胡子把一锅炖鸭吃下多半，才带着醺醺酒意回去了。二楼的小客厅里只有朱老仙同他那位孝顺的儿子。

饭后，朱老照例须连吸几筒上好的潮烟，拖起那根湘妃竹长烟筒，自己点火自然费力，用人恰好吃饭去了，那位在外面向有气派的少爷便赶快从崭

新西眼袋里掏出一个银制的自来火匣，给老人点着铜锅中的湿烟。

说是少爷称呼，实在他差一年平四十，不过，凭着西洋风绅士打扮与修饰，乍看去还像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颇像父亲的眼角，却稍稍往上斜吊，眉毛是浓密中藏着精爽。他的走步，言语，都有自然的规律，可不随父亲那样写意。虽没有客人，他并不坐下休息，只站的距老人坐椅四五步远，一只脚轻轻点着地毯，不知是想心思，还是回忆跳舞场里的节奏？

“真，你还须出去，过十一点？”朱老明明微倦了，眼半开半闭地问。

“是！——爸爸，今夜他们有次例会，不能不去照应一会，个把钟头完事，回来不过一点。”

“不过一点，多晚，真是俾夜作昼。任管什么事，干吗不在白天讨论？”老人把长烟管横搁在皮袍上面，腰直向前挺着。

“这……”儿子稍稍迟回了一下，“这，秘——点，其实没什么，也是一般的公事，因为，因为，地方乱，便……”

“哼！公事，——公事！你觉得比以前办的公事如何？”

儿子觉得话机不很顺利，右脚的点拍打住了，向左边踱一步，朗朗地答道：

“不同，自然只是性质上；事务呢，还差不多。更容易因为负责的有人。……这倒轻松多了。”

他的朗朗答声是竭力装做出的，老人的耳朵特别灵敏，已从字音中辨明儿子的话是否自然。

“轻松的么？——是身子。累赘的就没有？我不须多絮聒，你，絮聒也是多余，累赘的时候，想，……可来不及。”

老人也有点装扮着，故意从容，迟延着把话吐出给儿子听。儿子晓得这几句里的分量，可不回辩，他知道下面准还有话。果然，老人又吸过两口潮烟，中指敲着竹管，改了谈话的顺序。

“责任二字，提什么，我与你还配把这个名词吐出舌尖？……爽性的还是安胡子，他乐天，好吃好喝，好瞎聊，可有他的，人家从不说责任——这些装金话。你别瞧不起他是旧买卖人出身，我喜欢他就为这个。一个人活一辈子，干嘛像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家，截了！还用多扯别话。责任吗，人人都说得响亮——我在年轻时，比你轻得多，那时，做文字，演说，滥用这个名词的地方太多，回想起来，自己快七十了，为大家尽过什么责任？老实讲，对自己与自己家里的人我也不敢当得起这——两个字。……”

“你懂得西文，大概对这名词的确义应该真有所了解？……”

末后一句又是冷利地一个针尖向这中年能干的、有资格的绅士刺去。

“爸爸，”儿子不能不好好回答了，“我觉得中国的成语给这个名词的解释并不下——不次于欧洲文字的解释。类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任重而致远’，细细体会起来，怕比英国那些功利派的学者讲得更有深义。……”

“啊！这两句你还记得？”

朱老听儿子到现在还把二十五年前自己亲口教给的这两句背得纯熟，一股微温心情暂时打退了冷淡态度。那时：他自己正在北京做法官，儿子还没进中学，每晚上虽是坐守着一堆诉讼文卷，总得抽出几十分钟专教他几句有关修养的古语。曾手抄成薄薄的竹纸本子，用红蓝笔圈点过两次，每晚上背着方木格油纸窗，与儿子同做这班功课。直有三四个年头，自己被调到外省

去方才停止。老人早已把未来的希望全寄在这自小聪明的儿子身上。一帆风顺，大学毕业，居然凭学力考得官费到外国去弄个学位回来。……已往的梦痕，借两句古语引起了老人的怅惘！如今，这有资格、干练的儿子明明依在身旁，同念五年前冬宵静读时比较一下，老人不自禁地向壁炉左手的玻璃窗外远看一眼。……更难自抑制地质问自己：为什么他……偏与自己青年时的精神来一个反比呢？……个性？还是教育的结果？都有点，却不都对。怎么看，怎么想，不会有的事，不该得到的报酬，如今摆在眼前。……

回念十四五岁孩子样的他，天真，嘻笑，——现在与自己相对。老人矇眈的眼光突然明朗，向身旁端立的儿子看了一眼，口中轻轻唠叨着：

“你还记得，……你还记得！……”

“读过书的应该知道这两句要话，何况是爸爸，您亲自教给我的。并且——并且教我实行，不可只记熟词儿。——这些年，——现在，儿子别的不敢说，做什么事都忘不了自己的‘责任’！您，爸爸刚才埋怨，提起这两个字，儿子却情愿干去，‘任重致远’！管不了那些盲目之论。——不单有识，还须有胆。爸爸，您放心！……”

儿子一抓到老人怀旧的温情，像有了反刺的机遇，居然从容不迫地对老人说这一串的议论。老人早已决定不向他争议什么了，就是，有时的冷言也感出毫无效果。老人看透在他身边恭敬有余的，是善能随机应变的新绅士，而不是天真嘻笑的学童了。所以这段议论倒不会激动老人分外心烦。

正在这时，楼下电话响动，接着楼梯上一阵急促的步声，到二楼上敲门。

闪身进来的不是往酒楼去的那个用人，却是穿着短衣皮鞋，这楼房少主人的“镖客”。

“电话，来催请。××处的老爷们快到齐了。”从说话者的腰缝边，在圆罩大电灯下闪露出钢铁的明光。

“恰巧差十分。”少主人把吊在背心袋中的金表取出看了一眼，“车呢？”

“都预备好了。”镖客双足并立，站的很有规矩。

“爸爸，您早歇着，放心。……再晚了不好意思，一会喊娘姨来搀您上去。”

老人摆摆手没有答话。

他们出去后，汽车上的摩托渐渐响动，渐向暗途上驰去。

一点二十分了，老人和衣躺在软榻上却没睡熟。儿媳屋里的收音机像方才停止。一阵滑稽经卷，一阵说书，老人偏不想听那些可恶的怪音，偏偏送来打扰。每晚上他独坐吟诗，不大觉出听惯了的收音机有这样乱。可是这两个钟头一切都有点异象。向例酒后易睡，——向例须早钻在丝棉被里休息着身子，现在越急闷越不能合眼。闪闪的霓虹光，摇动的老安的胡子，二楼上点脚拍的节奏，……窗外呼呼风声吹得空中铁条尖锐地叫响。

一点四十五分了，老人眼对着案头的小台钟，再躺不住，坐起来，把壁上电铃快一会、松一会尽着按捺。……专伺候老人的那个用人从梦中惊醒，披上青长袍踉跄着跑进来看看光景。

“来！——你来！汽车还没回？……少爷！”

“没。敢情事忙？十二点快三刻那会，少奶奶还打过一次电话。——是于清回的话……没散会。”

老人摇摇头坐着，像记起一件大事，忽地弓着身子到书案前把抽屉翻了一阵，找出那张彩花信笺，就是当天下午方从“诗经”本子里抽出的。老人

手指抖抖地交给老用人。

“少爷——回来，你就交他这个！说：我吩咐的，天明不忙着见我。明白？……告诉他。……”

“是。”他小心接过来，只一瞥眼，却认得最后行那七个字是：

“千古华亭鹤自飞！”

一九四二年二月于上海

（选自《华亭鹤》，1941年6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散文 血梯

中夜的雨声，真如秋蟹爬沙似的，急一阵又缓一阵。风时时由窗棂透入，令人骤添寒栗。坐在惨白光的灯下，更无一点睡意，但有凄清的，幽咽的意念在胸头冲撞。回忆日间所见，尤觉怆然！这强力凌弱的世界，这风谦雨晦的时间，这永不能避却争斗的人生，……真如古人所说的“忧患与生俱来”。

昨天下午，由城外归来，经过宣武门前的桥头。我正坐在车上低首沉思，忽而填然一声，引起我的回顾：却看几簇白旗的影中，闪出一群白衣短装的青年，他们脱帽当扇，额汗如珠，在这广衢的左右，从渴望而激热的哑喉中对着路人讲演。那是中国的青年！是热血腾沸的男儿！在这样细雨阴云的天气中，在这凄愴无欢的傍晚，来作努力与抗争的宣传，当我从他们的队旁经过时，我便觉得泪痕晕在睫下！是由于外物的激动，还是内心的启发？我不能判别，又何须判别。但桥下水流活活，仿佛替冤死者的灵魂咽泣；河边临风摇舞的柳条，仿佛惜别这惨淡的黄昏。直到我到了宣武门内，我在车子上的哀梦还似为泪网封住，尚未曾醒。

我们不必再讲正义了，人道了，信如平伯君之言，正义原是有弯影的（记不十分清了姑举其意），何况这奇怪的世界原就是兽道横行，凭空造出什么“人道”来，正如“藐姑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我们真个理会得世界，只有尖利的铁，与灿烂的血呢！和平之门谁知道建造在那一层的天上？但究竟是在天上，你能无梯而登么？我们如果要希望着到那门下歇一歇足儿，我们只有先造此高高无上的梯子。用什么材料做成？谁能知道，大概总有血液吧。如果此梯上而无血液，你攀上去时一定会觉得冰冷欲死，不能奋勇上登的。我们第一步既是要来造梯，谁还能够可惜这区区的血液！

人类根性不是恶的，谁也不敢相信！小孩子就好杀害昆虫，看它那欲死不死的状态便可一开他们那天真的笑颜。往往是猴子脾气发作的人类，（岂止登山何时何地不是如此！）“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的话，并非苛论。随便杀死你，随便制服你，这正是人类的恶本能；不过它要向对方看看，然后如何对付。所以同时人类也正是乖巧不过，——这也或者是其为万物之灵的地方。假定打你的人是个柔弱的妇女，是个矮小的少年，你便为怒目横眉向他伸手指，若是个雄赳赳的军士，你或者只可以瞪他一眼。在网罗中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即连瞪眼的怒气敢形诸颜色者有几次？只有向暗里饮泣，只有低头赔个小心，或者还要回嗔作喜，媚眼承欢。耻辱！……耻辱的声音，近几年来早已迸发了，然而横加的耻辱，却日多一日！我们不要只是瞪眼便算完事，再进一步吧，至少也须另有点激怒的表现！

总是无价值的，……但我们须要挣扎！

总是达不到和平之门的，……但我们要造此血梯！

人终是要慷厉，要奋发，要造此奇怪的梯的！

但风雨声中，十字街头，终是只有几个白衣的青年在喊呼，在哭，在挥动白旗吗？

这强力凌弱的世界，这风雨如晦的时间，这永不能避却的争斗的人生，……然而“生的人”，就只有抗进，激发，勇往的精神，可以指导一切了！……无论如何，血梯是要造的！成功与否，只有那常在微笑的上帝知道！

雨声还是一点一滴的未曾停止，不知那里传过来的柝声，偏在这中夜里

警响。我扶头听去，那柝声时低时昂，却有自然的节奏，好似在奏着催促“黎明来”的音乐

一九二五，六月五号夜十二点

（原载 1925 年 6 月 8 日北京《晨报副镌》第 1207 号）

人道

阅报室中冷冰冰的地，我真怕陷了下去！本来在这儿必须时时防备猛风从窗外会伸手将你拿了去，何况这两大间屋子中，门向来是关不住，雪花会向你身上跑。一星星炉火都没有。所以我是轻易不愿置身其中的。幸而杨君有份《大公报》还可以早晚解闷。

说来你会不信，不为看新闻与报屁股，我却特别订了一份沈阳的××报。没有办法，绝不敢开玩笑，实话，只是借它作为如厕的利器。你们晓得北方乡间的“坑”吧，也晓得在江南到处都看得见的朱漆描金的“桶”吧，这都好，总是南方和北方虽然是有廓落与精致的不同，然而总还有你的“如厕”的自由。虽然灰尘与臭味差池，只有塞住鼻孔却还没有过不去。至于自来水的西式磁桶我们不提了。这儿却是“透漏的坑”，也亏他们能想出这奇妙的创造品。薄薄的木板屋子下面，如乡间社戏台子似的高高搭起，有二尺多高，下面四周又系活板可以移动，于是这似乎高明了。但每个人当在木屋子恭敬的时候，下面的风须按照力学的原则向上面横冲直撞，你非碰得到（自然非同凡凡）天朗气清，力的动荡还小。自然这是有科学的妙用。明明院子中觉不到冷风拂面，而戏台的下面却有些飒飒飕飕了。从内蒙古吹来的风本来挟着十足的劲头，那半指厚的薄板有什么用。准此，风大的日子你如果作件每天你必须办的课程，这便使你畏缩不前。长方形的大孔之下，如有地心的吸力似的，要将大肠吸断。怪不得头一次我尝试的时候，S君说：先不教你方法，给你一个“下马威”。幸得那天还好，不然，我恐怕得进医院。但是从此后我却讨了乖来，这也是S君的传授。每到恭敬的时候将大张报纸铺在长方孔的上面，作戏台上的地毯。

公共的报纸自然不可乱用，为了这个目的，我却每月多化这五十元的奉大洋买得御风的利器。

当然，每天还要看一遍，不过只是副作用而已。

许多消息本用不着重看，我每天阅报是注意于地方新闻与那些零星的“文艺”。

一个阴沉的黄昏后，大家都在朱先生屋子中饮茶，我却一点精神没有，宋君几次交涉的结果，方允许我五月中离开。这儿是这样的沉寂，这样的风沙，这样的糊里糊涂的生活，使得我一无办法，只可每天计算着过去的日子。许多人热心的慰安我，但除了感谢之外我什么不能多说。所以他们聚谈的时候我往往忧愁地沉坐在一边。这次又是规矩的聚会，水由大铁壶中倒入描金的磁壶，又倾在玻璃杯内，一人一份，“来啊，来啊，”的请着。窗外风声照常的吱吱曳长的叫着，大家谈着上星期六的电影，说着诅恨这地方的种种话。一会不见不好安静的最年轻的明，大家都没注意他出去，不久他却回来了，手中拿着报纸，除却《大公报》外还有我订阅的那一份。

“报来了，你还没看？”明将一大迭报纸放在桌上说。

我摇摇头。

本没有必须谈的连贯的话，于是人们吮着涩甘的茶味而眼光却落到报纸上面去。

“哎哎！真透着新鲜，那来的这档子事！”北平话十分流利的朱先生似将下颏伸长了一点，执着报纸向大家说。

“什么？”号叫愉己的好笑的庶务先生问。

“喂喂！您听这真气死人，怪诞！我念：——这是标题。非人道的日本院长强奸有病华妇。下面说在吉林的大街上一位妇人由人力车上跌下来碰破头，送到一个日本医院中去。唉！简捷说吧，这碰伤了头的娘们在院中待到深夜。院长是个独身汉子，他只穿着睡衣，裤子当然没有。他叫这娘们到内屋里脱了上衣，又一定得脱下衣，说是检查治病的手续。娘们不肯，但是怀疑是为了病的关系，便全脱光了。这位院长却复在上面，想放肆了。结果是娘们的哭喊惊动了全院的华人与看护，全跑进来，他，这东西跑了。娘们的男的，后来到公安局告状。……”朱先生一面说，一面将脸都涨红了。

于是“可恶”，“该死”诅骂话，人人都说上一句。

接着他们说了许多日本人在南满的故事。

这一张报我取到屋子中却一连三天没肯去作如厕的利器。不知是为保存故事，还是别的原因，老是挑着别的报用。

又一天是星期日，我同三位先生到铁道局的宿舍中去。几位年轻的由北平毕业到此实习的学生，他们唉声叹气地一致说这个地方的苦闷，但为了生活，究竟还是得上班，领薪，熬他们的日子。其中有一个说：“你们那儿好啊，多自由！至少每人一间屋子，真的是桃源了。”

我们同去的只是相视微笑。

出门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得见墙上的小木牌，大意是注意清洁，后面却有敬惜字纸一类的话。说是：字纸不可乱抛，应该珍拾起来，我在心上动了一动！我想我未免太不珍惜了！

晚饭后，又得如厕，所有的报纸都用净了，只有保存着关于某医院强奸华妇的新闻的那张。为了需要与保护自己起见，究竟带去铺在长方孔的上面。同时我悠然地想了，“人道”只可以这样在足下，在垃圾中践踏与撕乱？

但一念及这日所见的局长的示谕，我觉得悚然了！

不是为珍惜字纸，却保存了三天的报纸！究竟须将“人道”两个很好听的名词踏了！

但那个故事却永久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选自《北国之春》，1933年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

青岛素描

从北平来，从上海来，从中国任何一个都市中到青岛来，你会觉得有另一种的滋味。北平的尘土，旧风俗的围绕，古老中国的社会，使你沉静，使你觉到匆忙中的闲适，小趣味的享受。在上海，是处处摹仿着美国式的摩天楼，耀目的红绿光灯，街市中不可耐的噪音：各种人民的竞猎，凌乱，繁杂忙碌，狡诈，是表现着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威风派头。然而青岛，却在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的都会中独自表现着另一副面目。

“青山、碧海、红瓦、绿树。”康有为的批评青岛色彩的八个字，久已悬悬于一般旅行者的记忆之中。讲青岛的表现色，这几个形容字自然不可移易。初到那边界的人一定会亲切地感到。

我早有几次的经验，不是初来此地的生客。然而这一个春季，我特别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借住于友人的家中，过了几个月。有许多很好的机会，使我看到以前所未留心的事物。

这地方的道路，花木，房屋的建筑，曾经有不少的人写过游记，似乎不必详谈。然而从另一种的观察上看去，这里一切的情形是混合着德国人的沉重，日本人的小巧，中国固有的朴厚。经过重要街道，你如果是个留心的观察者，可以从街头所有的表现上看得出。

譬如就建筑上来说，这是最能显示一国的民风与其文化的。青岛在荒凉的渔村时代，什么也没有。自从世界上震惊于德国兵舰强占胶州湾以后，一年一年的过去，这里完全变象了。为了德人强修胶济铁路，沿铁路线的强悍的山东农民作了暴争的牺牲者，人数并不很少；可是在另一方面，为了金钱，为了新生路的企图，靠近胶州湾几县的农民，工人，用他们的汗血与聪明，在德国人的指挥之下，把青岛完全改观。深入大海中的石壁码头，平山，开道，由一砖，一木，造成美好坚固德国风的高大楼房，他们有的因此得了奇怪的机会，由一个苦工后来变为有钱有势的人物，有的挣得一分小家私，不在乡间过活，也有的一无所获，或者伤了生命。但青岛的建设事业如其说是凭了德国人的头脑，还不如说是胶东穷民的血汗。自然、一般人都颂扬德国人的魄力。然而我看到这几十年前的海滨渔场，现在居然变为四十多万人口的中等都市，这其间的辛苦经营，除掉西方的机器文化以外，我们能忍心把中国一般苦工的力量全个抛去？

欧战之后，乖巧的日本人承袭了德国人强占的军港，于是太阳旗子，木屐的响声，到处都是；于是又一番的辟路，盖屋；又一番的指挥，压迫。无量的日本货物随着他们的足迹踏遍山东的全境。而一般在这个地方辗转求生的中国人，只好把以前学会的德语抛却，从新学得日本言语，文字，再来做一次的奴隶。

这是有什么法子！“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中国人的心目中觉得那迥非前时可比了。德国人像一只掠空的鸢鹰，他单拣地面上随时可以取得的肥鸡，跑兔；至于小小虫豸则不足饱他的口腹。他是情愿把小小的恩惠赏给奴隶们的。可是××人却不然了。挟与俱来的：街头的小贩，毒品的制造者，浪人，红裙队，什么都来了。一批一批的男女由大阪、神户向这个新殖民地分送，于是以前觉得尚有微利可求的中国居民也渐渐感到恐慌。因为对××人的怨恨，更感到德国人的优容。直到现在，与久居青市的人民谈起话来，说到这两位临时主人，总说：“德国人好得多，××最下三烂！”

这是两句到处可以听到的话。

主人是换过了，虽然待遇不比从前好，怎么样呢？因为各种事业的开展仍然最需要苦工。而山东各县的景况恰与这新开辟的都市成了反比例。连年内战，土地跌价，一般农民都想从码头上找生路。于是蓝布短衣，腰掖竹烟管，带苇笠的乡民也如一般××的找机会的平民一样，一批一批地由铁路，由小帆船运到这可以憧憬着什么的地方中来。

从那时起，军港的青岛一变而为纯粹的商港。聪明的××人知道这里还不是久居之地。也不作军港的企图，把德人的修船坞拖回他们的国内，德人费过经营的沿海要塞的炮台，内部完全破坏，只要有利可图，能够继续占有德人在沿铁路的企业，如煤矿、林业、房舍种种，他们一心一意来做买卖。直待至太平洋会议时，摆了许多架子，在种种苛刻的条件下，算是把这片土地付还中国。

历史，自有不少的聪明历史家可以告诉后人的，现在我要单从建筑上谈一谈青岛的混合性。

看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善于观察者从一方面即可推知其全体。即就建筑上说，很明显的如爱司基摩人的雪屋，热带地方人住的树皮草叶的小屋，近而如日本人好建木板房子，而中国北方就有火炕。由于气候，习惯，建筑遂千差万别。从这上面最易分别出一国家一地方的民性。至于更高尚的，如东方西方古代的建筑，何以意大利有许多辉煌奇异的教堂，而埃及则有金字塔，正如中国有著名的长城一样。所以有此的缘故，并不简单，要与其一国的地理，历史，风尚，人民的性质具有关联。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的。

德国的建筑移植到中国来，当然青岛是一个重要地方。在初时一般人只知道德国人在大清府（这是一个不见于历史的名词，乃是山东胶东一带人民在二十年前叫青岛的一个自造专名词，到底是大青还是大清，却无从知道。）盖洋楼，自然是在几层上面，有尖角，有石柱，有雕刻，有突出嵌入的种种凉台、窗子，统名之曰洋式而已。实在直到现在，凡是留心的人还能由这些先建的洋楼上，看出德国人的沉鸷刚勇的气概。例如青岛著名的建筑物，现在的市政府与迎宾馆，以及当年德国人的军营，现在的山东大学与市立中学校。那些建筑物，除掉具备坚固、方正、匀称、高大的种种相之外，你在它们旁边经过，就觉得德国人凡事要立根根深国民性有点可怕！同时也还有其可爱之点。当初他们对这个港口实在是花过本钱的。究竟不知是多少万马克汇来东方，经营着山路，海堤，森林，铁路，一切事他们早打定了永久的计划，所以都从根本上着想。建筑也是如此。现在凡过青市生活略久一点的人，走到街上，单凭看惯的眼光，便能指出这所房子是德国人盖的，那是××的玩意，是中国式房子，十有八九错不了。自然的分别，就譬如眼见各人的面目不同一样。

有形势与作风，自古代，建筑是与音乐，绘画，并列于文艺之内的。因为它表现着时代精神与人民生活性的全体，而愈长久的建筑物却愈能代表那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最高文化。端庄中具有稳静的姿态，严重形势上包含着条理与整齐。不以小巧见长，同时也不很平板。恰好与日本人的建筑物相反。日本在维新以后，初时处处惟德国是仿，然而连形式上不对。由日本占青市后建造的神社及其他住房上看，很清楚，他们只在玲珑，清秀上作打扮。是一个清瘦精细的女孩，而没有“硕人颀颀”的神态。至于完全出自中国人的

意匠所盖的房屋，除却照例的二三层商店房式之外，其他的住房多半是整齐，方正，很能在新形式中仍存有固有的风姿。近年也有几处从上海移植来的所谓立体建筑物。

青岛的建筑是这样混杂着。可以由此推知以前的青岛是如何受了外国的影响。

“不错，这名称不是空负的。据我所到的地方，就连德国说在内，像这么美好适于居住的城市也不多。”

正是一个春末的黄昏，我的亲戚C君——他是一个留德的医学博士——在凉台上告诉我，因为我们又谈到这东方花园的问题。

“我爱这边的幽静，而又不缺乏什么，可是有人说这边没有中国文化，但怎么讲呢？文化两个字解释起来怕也费劲！自然许多人在热心拥护古老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你说，……”我呷着一口清茶望着电灯微明下的波光慢慢地说。

“哼！文化！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是上茶馆，抽水烟，到处有的杂货摊？什么东西只要古香古色的那就是！……至于说真正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的精神，你以为在哪里？难道在北平，在济南，在各个大都会里？我们到那些地方也只看到古老文化的渣滓，真正可爱的古文化的的精神在哪里？……”

“所以啦，我以为在这里反倒清静些。……”他感慨地叹着，又加上一句断语。

“本来我对这一句话也认为有点难讲。这地方没有中国古老的文化也许容易造成一个崭新的地方。因为以前没的可保守，所以一切事都容易从新做起。虽然是否能造成另一种更好的文化还不可知。然而至少要把这些文化的没用的渣滓去掉，也并不难，——我知道这边的人民诚实，朴厚，做起事来又认真，虽然不十分灵活，可是凡到本处来的人却很能了解。又配上这么幽静而又有待发展的地方，在国内青岛的将来是不缺少好希望的。”

C君因为我的乐观。便在小桌上用手指敲一下道：

“你可不要忘记了××人！”

这是每个在青岛住的久稍有点知识的人时时容易想到的一个严重问题。××人，虽然似乎大量地把这个地方奉还原主，然而铁路的价值，保留的房产，沿铁道线的种种利权，依然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兵舰是朝发夕至。对于这个好地方的未来，谁也怕××人再来伸手！

“你想这边××的余势还有多少？重要商业与航运的便利，几乎全被他们所操纵。现在青岛的平和能维持到那一年，天知道！——可是这也不必多虑了。想不了那一些！另外我可告诉你，为什么近十年来这海边小都会人口渐渐加多？不是做生意的人说不好么？不景气么？然而各县，各乡村中的不安定较这里更厉害，就使吃饭便好，那些用手脚来谋生的人往外跑，一年比一年多，各处一例。所以在这里也看出人口增多，而事业并不见大发展的原故。”

他怕我不明白这种情形，所以尽力的解释。但是我正在靠山面海的凉台上向四方看去。稀稀疏疏的电灯光映着那些一堆一撮，高下错落的楼房，海边就在我们坐的楼下。银色的波涛有节奏似地撞着石堆作响。静静的海面只有几只不知那国的军舰，静静地停泊着。黑暗中海面的胸衣慢慢起落。在安闲平静中却包藏着什么中国、日本、农村、商业的重大问题。这时我另有所思，答复C君道：

“唉！这人间的苦恼，永久的争斗，从古时到现在，没有演奏完了的时候，今夕何夕？你看，这么好听的涛声，这样好的境界之中！……”

“你是‘想今夕只可谈风月！’哈哈！……”

“……”

“是的，本来人是在环境中容易征服的动物。刺激愈重，动力愈大。从前在德日帝国主义者的铁骑下的中国居民，虽然是被保护者，可是他们究竟还感到压迫的不安。现在大家除却作个人的生活竞争之外，在这幽静的新都市中住惯了的人，差不多随了环境也都染上一种悠闲的性质。就以生活较苦的人力车夫来作比，你看他们与上海、天津、汉口、北平各处他们的同行可一样？”

“不同，不同，青岛市的车夫穿得整齐，他们争坐也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厉害，甚至吵骂，挥拳头。差得多，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原因？……原因就在这里的钱较容易赚，虽然生活程度并不低于别的都会。外国人多一点，贫苦生活的竞争是有的，然而比别的都会也还差些”。

我听了C君的结论，不敢十分相信，然而也无可以驳他的理由。我忽然注目到凉台下面的几棵樱花树。电光下摇动它的花瓣落在青草地上。

“啊！是了。这几天我只从街道旁边看过樱花，没曾专往公园的樱花路上去观观光。……”

“这还是日本风的遗留。自从日本人占了此地之后。栽植上不少的樱花树，每年还有一个樱花节在四月中举行几天，与在日本一样。现在这节日自然是取消了，可是每年花开的时候，车马游人依然是十分热闹，春季与盛夏是青岛最佳的时候，——所以无论如何，青岛的居民是谈不到秋冬令的感受与刺激的！”

C君很俏皮地这么说，我也明白他也有点别感，话并不直率。可是我一心要拉着他外出游玩，便与他订明于第二天一早出发往公园与青岛市外。

沿着海岸的太平路、莱阳路，随了汽车队的穿行，这真给我以重游的满足。一面是碧玻璃般明净的大海，一面是山上参差的楼台。汇泉一带的新建筑与团团的一大片草场那么柔又那么绿。未到公园以前便看见比乡镇赛会热闹得多的游众。公园的玩艺很多：水果摊，咖啡店，照像处，小饭店，都在花光树影下叫卖着。不是看花，简直是“人市”。

实在这广大的中山公园的美点并不止在这几百株的樱花身上，有许多植物从德人管理时代移植过来，名目繁多，大可供学植物者的参考：据说因为德人要试验这半岛上究竟宜种何种植物，便尽量的撒布下各种植物的种子。……再则是最娇美的海棠在这边也成了一条路，路两侧全是丽红粉白的花朵，其实比满树烂漫的樱花好看。

剪平的草地，有小花围绕的喷水池，难于一一说出名字的各种松柏类的植物，薰人欲醉的暖风，每个人都很欣乐地在这自然的美景中游逛，说笑。我因此记起了C君夜来谈话，不禁使自己也有点惘然之感！

因为太喧闹了。我们便离开这里往清净的海水浴场去。

还不到海水浴的时候，一大片沙滩上只有那些各种颜色的木板屋，空虚地呆立着，没有特制大布伞，没有儿童的叫嚷，没有女人的大腿与红帽。静静地看，由此处，那处，一层层泛荡过来的层波，轻柔地在沙边吞噬着。恰巧这不是上潮的一天，浅水，明沙，分外显得有趣。我们脱了鞋袜用海水洗过脚，在沙滩上来回的走着。看这片深碧色浮映着一种可爱的明光的圆镜，

斜对面的青岛山，小小的山峰孤立在那里，披上春天的薄衣，小的浪花疲倦地，迟迟地，似一个春困的少女的呼吸，由不知何处来的那股冲动的力量使她觉到不安，可又不能作有力的挣扎。沙是太柔软了，脚踏下去比在波斯织的毛毯上还舒适。是那么微荡地又熨贴地，使脚心的皮肤感到又麻又痒的一种快感。

风从海面斜掠过来，挟着微有咸湿的气味，并不坏，因为一点也不干燥。

空中呢，在这海边的天空是最可爱的，尤其是春秋的时候，晴天的日子那么多，高高的空中，明丽的蔚蓝色，像一片彩色的蓝宝石将这个海边的都市全罩住，云是常有的，然而轻松的，片段的，流动的彩云在空中时时作翩翩的摆舞，似乎是微笑，又似乎是微醉的神态。绝少有板起青铅色的面孔要向任何人示威的样儿。而且色彩的变化朝晚不同，如有点稍稍闲暇的工夫，在海边看云，能够平添一个人的许多思感，与难于捉摸的幻想。映着初出海面的太阳淡褐色的微蜂色的云片轻轻点缀于太空中。午间，有云，晴天时便如一团团白絮随意流荡。午后到黄昏，如果你是一个风景画家，便可以随时捉到新鲜、奇丽的印象。从云彩从落日的渲染，从海对面的山色上使你的画笔可以有无穷的变化。

这上午我同C君在沙滩上被什么引诱似地坐了许久的时候，时时听到岸上车马来回的响声。

C君为要另给我一种印象，叫了一部马车把我们载到东西镇去。

那像青岛市中心的首、尾，东镇在以前是与市区隔着一条荒凉的马路，两旁还是野田。这些年那条路却成了日本居留民的中心地带。由日本神社的下面往东走，好长的一条辽宁路，两旁的生意至少有一半是挂着日文的招牌。这是公共汽车与各处长途汽车向市外走的要道。东镇原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现在成了工人小贩的住居区。自然，马路、电话、汽车，样样都有，可是旧式的黑板门，红门对小店铺的陈设，冷摊的叫卖者，仿佛到了中国较大的乡村一样。这里很少摩登的式样。有不少的短衣破鞋的男子，与乱拢着鬍子仍然穿着旧式衣裤的女人。小孩子光着屁股在街上打架。拾蚌螺的贫女提着柳条筐子从海边回来。这便是青岛的贫民窟么？不对，究竟得算高一级的。不过当我们的马车经过几条冷落的小街道时，看见矮矮的瓦檐下，门口便是土灶，有的还有些豆梗，高粱，似是预备作燃料用的。窄窄的红对联不免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吉利话。三个两个穿红裤子蓝布褂的女人，明明是乡间的农妇，可是满脸厚涂着铅粉，胭脂，向街上时用搜索的眼光找人。经过C君的告诉，我才知道这是最低等的卖淫者，大约是几角钱的代价吧。这边有的是普通工人，干粗活的，拉大车的，有一种需要的消费，便有供给的商品。

“你没看见那些门上有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那便是标识，经过上捐的手续，她们便可在晚上点灯，正式营业——其实这些事谁还管是夜里，白天！”

C君即速催着马车走过，我疑的他这位医学家是怕有什么病菌在空中传布吧。

由东镇再转出去，便是著名工厂地带的四方。触目所见全是整齐的红砖房子。银月，太康等日本人的纱厂都在这里。男女工人在上工放工时，沿四方到东镇的马路上，全是他们的足迹。山东全省人民日常穿的粗衣原料，这里便是整批的供给处。不错，几万的工人在这到处不景气氛围中，似乎容易发生失业的问题。在青岛却差得多，生意，与一切便宜的关系，横竖各个乡

村谁不需要一件洋布衣服穿，价廉而又广泛的推销贩卖，这个地方的各个大机器很少有停止运行的时候。

四方这地方就因为若干大工厂的关系，变为工人居住的区域。又加上胶济铁路的机厂也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一带所见到的便是短衣密扣的壮年男子，梳辫剪发的花布衣裳的姑娘，煤灰，马路上的尘土，并且可以听到各种机件的响声。

西镇是紧接着青市的中心市区，除了经过火车道上面的一条大桥之外，并无什么界限。虽然也似乎杂乱，却较东镇整齐得多。小商店，与一般职员住房很多。

日落时马车转到青市的最西偏处。那是著名的马虎窝海岸上的木板屋与草棚，中间有不少的家庭在这荒凉的地方度日。

“这才是青岛的贫民窟。你瞧：与南海岸的高大楼房相比，以为如何？……”C君问我。

“哪个都市不是这样！到处都是一律。但我总想不到在这美丽的都市也还有这么苦的地方。”

“傻人！愈是都市愈得需要苦力。没有他们怎么能造成各种享受的事物。一手，一足的力量是一切最需要的。而上级的人士他们宝贵他们的头脑，更宝贵他们的手足。机械还不能支配一切，于是苦力便需要了。所以你以为东镇的小屋是最低等，瞧这儿！……”

我在车中不停地注视。矮矮的木屋，有的盖上几十片薄瓦，有的简直是用草坯，鸡栅便在屋旁，疲卧的小狗瞪不起警视的眼睛，与西洋女人身后的狼犬不可比量！全是女人，孩子，她们的男子这时正在赚馒头吃的地方工作，还没有回来。

澎湃的涛声在这片荒凉的海岸下响着单调的音乐，向东望，几处高高矗立的烟囱，如同一些高大的警察在空中俯瞰着一切。

“平民的房屋现在正在建筑着，然而怎么能够用。这不是一个问题？”C君说。

我没回答他。马车穿过这里，一些黄瘦污脏垂着鼻涕的孩子前前后后地呆看。

渐走渐近，不到半点钟而市中心的红绿光的商标已经放射出刺激视觉的光彩，而流行的爵士音乐，与“我爱你”的小调机片声音也可以听得到了。

夜间，我独自在南海岸的杂花道上逛了一会，想着往海滨公园太远了，便斜坐在栈桥北头小公园的铁桥上面前看。新建成的栈桥深入海中的亭子，像一座灯塔。水声在桥下面响的格外有力。有几个游人都很安闲地走着，听不到什么言语，弯曲的海岸远远地点缀着灯光，与桥北面的高大楼台相映，是一种夜色的对称。

一天重游的所见，很杂乱地在我的脑中映现。我想：不错，这么静美而又清洁，一切并不比大都市缺乏什么的好地方。无怪许多人到此来的很难离开。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还不是一样，也有中国都市的缺陷。或者少点？虽然静美，却使人感到并不十分强健。理想的境界本来难找，可是除却沉醉于静美的环境中，想一想中国都市的病象，竟差不多！譬如这里，已比别处好得多，然而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使这个静美的地方更充实与健康呢？

我又想了，这问题是普遍于各大都市之中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

（选自《青纱帐》，1936年10月，上海文学出版社初版）

旅途

除掉几位一同由上海来的熟人之外，所有的旅客都是一样陌生的面孔。经过两天甲板上与吸烟室中的交谈后，各人的职业与远行的目的地多半都能明了。自从意大利邮船开辟了到上海的航路以来，中国向欧洲去的旅客搭较为迅速的意船比乘英法船的日见增加。这一次在同等舱中中国人便有三分之二：公费私费的学生，各省专派去调查实业教育的职员，商人，很热闹，每到晚上言笑不断，又是旅途上初遇，到遥远的地方去，自然有点亲密。

正是船抵香港的头一天，晚饭后，三三两两在闲谈着些不著边际的话。有几位是往南洋去的，一定在新加坡下船，很高兴地说：“路程已经一半了，可是你们还早得很。”是的，即到新加坡还不过海程的三分之一，心里惦记着印度洋的风涛，又回念着国内的家庭，戚，友，与各种事件，任是谁难免有茫然之感！

虽然船上的饮食颇为讲究，一想，早哩！常是那樣的西餐便不禁有点怅然，但我在这两天里反感到心绪渐渐宁贴。因为这次的远行曾经挫折，虽是从年前就计划着，中间因为旅费与其他问题已决定不能成行，启行前的十几日，忽有机会可以去了，便重新办理一切：护照，行装，以及说不清的个人的事务。直到上船的那一晚上为止，身体与精神没曾得过一小时的安闲。虽是陌生的面孔，虽是远旅的初试，但一想这是暂时摆脱一切，去看看另样的社会，反而觉得十分畅快。除了吃饭洗浴之外什么事情都不忙迫，比起未上船时的情形，劳，逸，躁，静，相差到无从比较。又幸而风浪不大，躺在椅子上对着白云，沧波，什么事都不多想。

凡是旅客们大概都耐不住长时间的沉默，总欢喜彼此闲谈。灯光下各人找着谈话的对手，海阔天空地谈着种种事。当我从吸烟室穿过时，看见一个学生服装的瘦弱青年独自据了一张方桌，孤寂地坐着，不但没人同他说话，那张桌子的三面完全空着，并无一个人坐的与他靠近。在满屋高谈声中显得他感着过度的寂寞！我便坐在他的对面，彼此招呼之后，我们便开始作第一次的谈话。

“哪里去？——南洋么？”我猜着问他。

“是，南洋，新加坡，先生往欧洲去？”

他的话不难懂，然而并不是说的官话，从语调中我想他是江苏的中部人。

“你是哪省人？……看年纪很轻，到新加坡有什么事？……”

他的微黑的脸上现出淡淡的苦笑来，“先生，不错，我才十八岁，家住在江苏的江阴。”

“啊，江阴，那不是与清江对岸的地方么？”

“那是小县份。我去新加坡找我舅舅，——他在那边的华侨中学里教书。”

他的言谈从容，态度沉静，虽然不免有一层阴郁的暗云罩在脸上，然而无论如何，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受过好教育而无一点浮夸气的青年。

“那末，你去，……”

“去，是他——我舅舅写信叫我去的！因为我去年夏天在县里的初中毕业，再升学，不能，闲着又怎么了。家道呢，原是种田的人家，不过自从我父亲前些年死去之后，便把田地租与他家，——自己种了，吃饭还能够维持，可是我舅舅来信说：年轻，在乡间尽闲着也不是事，叫我去到他那里想法学

点英文，好干小事情。”

“家里还有多少人口？”我对这么诚恳的青年便不客气地详细问起来。

“一个姊妹出了嫁，现在除了我就是我的祖母与我的母亲了！”他呆望着门外夜涛的眼睛中浮动着一片泪晕。

“啊！祖母，母亲，连你才三个人，真是太清寂的生活呀！……”我对答着他，即时也记起了自己在童年时代家庭中的情形。

“唉！她年纪快七十岁了，……我祖母，自从先父死去，她越显得老了，不到一年头发便全变成白色。……我母亲也有病，幸而她才四十几岁。先生，我这次出来……”

他要说下去，或者觉得是有点兀秃吧，便把话停下来，一只手抚摸着桌上的咖啡色的薄绒桌衣。

“我晓得，我也是自幼小时便没了父亲的人！不容易，想来你这次出门还是第一次？”

“头一次离开我的家乡，先生，……不是有我舅舅在那里，我母亲是不会放心我去的。我走时费了不少的事，凑到二百元钱，……”

“幸是你家中还来得及。……”我虽然这么说着，可是正在想象中绘出一幅这青年游子临行时与那两位孤苦的女人在门前泣别的图画。

“唉！现在什么都不容易换出钱来，米价又那末便宜，……可是二百元到上船时便只余下不到六元了！……”

“江阴到上海路不远，做什么花费去？”我疑惑地问他。

他见我颇为关切，便把在上海时托人办护照花去一百数十元的事详细地对我说了。原来他是头一次到上海，又没有一个可靠的熟人，护照怎么办，他毫无所知。不知如何转托人说是得往南京去办，于是那代办人的种种费用都有了：路费，衙门中的花销，吃饭，汽车，……及至护照到手，这青年的学生却把由家乡带去的钱用去多半。这无疑是在上海流氓的生意经之一。本来护照由上海市政府可办，何须一定往南京去；更那里有如此高价的护照费。我听完不禁再追问一句：

“那时你到寰球学生会去托他们办也不至如此吃亏。”

“我不知道这个会，因为我对于那么大的上海是毫无所知呀。……”

他紧接着把眉头皱起，声音也低了好多，“以外便是旅馆费，买船票，做一身白色粗哔叽的学生服，……好歹能够到新加坡吧。上船后，……现在还剩下五元与几只角子。”

“过了香港再有两天便到了，船上不用花钱，你尽管放心！”我只得这么安慰他了。

“但是，……明天一早到香港，我听沈先生说，可以发电报去，到南洋时有人接。我也记起来了，从上海走时并没给我舅舅一封信，——其实写信也来不及，他不知道我那天准到，坐什么船。先生，在上海我已经是什麼不懂，外国人的地方——新加坡，如果我舅舅不来接我，英国字我只认得几个，广东话讲不来，而且我舅舅教书的学校是在新加坡市外的芙蓉，听说还得坐两点钟的火车。……这不是困难的事！我下了船一个人不认得，一句话弄不清，又没有钱，……所以我舅舅不来接我，我真是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地址我这里，据沈先生说，打一个电报去得合四元多的大洋，下船时又得给外国茶房几元，我愁得很，那里想到！以为上船后便用不着什么钱了。”

“是不是要往巴达维亚去的沈先生？”

“是呀，我与他住在一个房舱里。”

沈先生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教育家，他曾在江苏与别省的中学有十几年以上的教学经验。这次也是由新加坡上岸转往荷属南洋的华侨学校任职。从他的沉静的态度与恳挚的言谈上，我便知道他是个良好的教师。在头一天我同他谈过一小时，所以这位青年学生提到他我便知道了。

“出门的人钱是一时也不能缺少的，何况你这次的出门太不容易！……好吧，我上船时还有几块现洋，本来预备在香港或有用处，过一会我下去取来送你，可以够打电报的费用。都是为客的人，能够相助的，你也不必客气了。”

“先生！”他的眼睛里泛出感动的光彩来，“谢谢你！我什么不说了，……请你给我一个地址。”

他从衣袋中掏出笔记本来要我写。

“不，我到欧洲去还没有一定的住址哩。”

他又要把家中的地址给他，我写好，他把笔记本慎重地装入袋中，接着问我往欧洲去的目的，同行的人数等等话，无论如何，他现在觉得快慰得多了。

回到舱里取了一张五元的钞票，——这是我上船时除掉把钱兑换成汇票外的零余。——重到吸烟室中送与他，他诚恳地接了，只说：“日后总得兑还先生！”

这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室中人渐渐散去，这位学生也回到他自己住的房间中与沈先生商量明天打电报的事。

与这位初次尝试到流浪于旅途上的青年谈过了“一夕话”之后，我在甲板上靠着船舷，静谧中引起我的回忆与想象。

谁没有一片真纯的爱子的心！何况是从幼年时失去了父亲，为了期望这孤苦的孩子长大，饮食，提抱，当然费过那不幸母亲苦痛的心血。及至十几岁以后，便不能不为这青年人的将来打算，无论怎么说，在社会制度还没达到儿童公育与废除家庭的阶段，即使是一个愚笨不过的妇人也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孤儿能够成立。不必希望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要下流了，好好地做人，”她才觉得对得住自己的苦心。尤其是中国的家族制下被压迫的旧妇女，假使不幸死了丈夫只余下幼小的孩子，这“寡妇孤儿”的苦况不是经历过的人怕不容易想象。也因此，受着这样磨难的母亲对于孩子比一般处境安乐的妇女便大不相同。……

这缪姓学生的家庭状况，虽然他对我只是淡淡的述说几句，恰如读到真情流露的诗歌，我是能体味其中的苦趣的。她，——他的母亲，能以凑备旅费打发这十八岁的孩子单个儿向南洋跑，情愿在乡间陪伴着那残年的老婆婆过苦难的日子。想想她给他装办行李时的滋味；想想她在初黄的柳枝下送孩子第一次远行时的泪眼！她心里藏着些什么事？期望这孩子的将来，——那一点真纯的爱子心肠如何发遣？……现在呢，她大概在床上做着——一个忆往的梦境吧？大概暗暗祝祷着她的孩子身子很健适，意兴很活泼地到了自己的兄弟的住处吧？

我替人设想着，同时记起我在幼年头一次出门时那一个下午的光景。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我没曾忘过，而且每一次想起如同展开一幅色彩鲜明的绘画。自然，前若干日便有了出门的计划了，可是直到那一下午，我母亲并没与我说过几句关于出门的告语。那正是十月初旬的晴明的秋

日，大院子中的日影从东边落下来，渐渐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砖地上映着斜阳的明辉。一只花猫在门槛旁边，懒散地抬起前爪蘸着唾液洗自己的面孔。阶前的向日葵，——那碗大的黄花正迎风微动。我的祖母——她是子女都已过世的老妇人了，现在只看着我与三个姊妹在我的母亲的面前。——吸着长烟管，正在与我母亲说话。我在廊檐底下走了几个来回，觉得像有些心事，知道今夜须早早动身，好赶距离七十里路的火车。关于应带的行李自己不知道收拾，母亲与一个老仆妇，还有一个女孩子，从昨天便给我预备好了。有人送我到那个大城中去，走路也用不到自己费心。但我缺少什么呢？想不出来，久已希望着到外边去的志愿已经达到，然而在这临行的头一天，幼稚的心中仿佛填上了不少的沉重东西！

挨了一会，踱到屋子里，在光漆的方桌一侧站住，沉静地不说什么。她们看看我，把谈话中止了。早烟的青圈浮在空中，迸散了一个再现出一个。还是坐在椅上的母亲慢慢地先说了：

“你的行李都已交与贵林了，他从前走过很多的路，错不了。到省城去，有什么事不懂的问你大哥。……”

原来我的堂兄那时正在省城的法政专门学校读书，还有几位同族的兄弟也在各学校里。

她停了一会，看看我，又说：

“你走了，你妹妹们还请先生教着她们上学，她们，……小哩！……”

以后她不再说什么了，类如自己当心呀，天气不好穿脱衣服与饮食的注意呀，我母亲在我头一次远去的时候反而一个字不提，就只是那几句慢慢说的话。

就只是那几句慢慢说的话！——对一个孤苦孩子头一次离开了自己说的话！……然而我那斑白头发的祖母已经把脸低向着雕花木格子的墙角了。……话再不能多说下去，我低头答应了一句：

“放心，……我知道了！”

回忆起我比这个学生还小四五岁时自己头一次出门的况味，……他更是孤单，从家乡中跑上往外国去的路，比起自己来又如何呢？

天空中星光闪闪，远送着这只轮船向天涯走去。深夜的暗涛载了许多人的希望与悒郁，随时默化于他们的心底，……浮动于他们不同的幻梦之中！

第二天的下午，我在船面上的起重机边又遇到了那个缪姓的学生，他笑着说：

“沈先生上岸时把电报打了，还是他给我写的英文电报稿，没用到五元大洋”。

“这你可以放心了。”我也微笑着。

又过了两天，船抵新加坡时，我遇到他站在头等舱的客厅门外候着查验护照，交人头税，我被同行友人催促着便先上了岸。

以后在这只船上便没有了这个青年与那位中年教师的影子。

又过了七八个月，我在伦敦接着一张附于家函里的信笺，上面写着：

××先生大鉴：径启者，前由舍亲缪某在旅次向阁下借银洋五元，今特交邮汇奉，至希查收为荷，并致谢意！

专此即颂大安。

徐某顿。

这信笺证明那个学生是安然地在他母舅那里了，我很高兴，希望再有一

次能够遇到他！

（原载 1935 年 10 月 1 日《中学生》第 58 号）

乡人一席话

晚上连同行的杨君也承那几位同乡的商人约去在一家广东饭馆里晚餐。

午后，我先往他们的寓所去了一趟。

如同上海的单幢房，只是更狭些，楼下没有客堂，进门便是直上去的楼梯。他们在二楼有两间卧室，三层是存放着寄来的货物，也打上几个床铺。二楼的后房是厨房。他们全是自己烹饪，仍然蒸馒头，包饺子，炒青菜，连猪肉都少吃。一切都保存着乡间小买卖的耳惯。出门时虽然不能不穿身整脚的西装，在卧室，厨房中一切却没一点儿外国味。我在他们的书记兼会计先生的写字桌上看到了毛笔，铜墨盒，红木珠算盘，还有木戳记，银朱印泥，虽然旁边也有荷兰语的会话小本，英文的简要字典，钢笔等，但这八成老式的帐桌想不到竟在亚姆司特丹的城中见到。及至同这几位久别重逢，又是在这异邦中能够说说土话的朋友谈过，我更明白他们的生活。这是我在近一年中未有的快乐。

在欧洲遇到神气活现或沉潜读书的留学生不算什么，遇到伦敦，巴黎中国饭馆中的老板，侍者也很容易，可想不到同船来的中国人独有我一个转弯子从荷兰走，这难得的机会使我与这几位行贩的商人见面。

“王先生，唉！这——这很难得啦。你看，咱一船的中国人不少，上了岸各奔东西，你老，单个跑到这儿来，……巧，这也有缘！别说，……别说，该当咱得见面！”

背部微驼，大嘴，眼角吊吊地，一脸刚气的魏大个（当苏俄革命时在俄罗斯的乡间吃过不少的苦头），话不大连接地这么说。他匆匆走进二楼的卧室，从肩上卸下了一个白布包裹，顺手取过架上的一条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

一会，那瘦子王先生，年轻的魏，还有几位都来了，他们异口同声的道：

“夜来听见老板说，王先生从德国来啦！真叫人高兴！真想不到咱得谈谈！这不容易。……”

我与他们无拘束地说些别后的事。那位少年书记摇摇头。

“咳！话说回头，你不是那一晚上眼看着我们上了三等车走了吗？……好！谁知道路上出了岔子。走德国原是我们香港与公司里商量明白的计划。及至到了德国边境，什么地方来？……忘了。别扭来了，护照，查；车票，查；咱想是没错，不行！通不过，非打退回不可。退不多远，另走往法国去的路。谁晓得那些法国人存什么心眼？没法子，好歹有一位同车往德国去的，你记得罢，那领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张先生，他从前是到过欧洲的，费他的神，才把话讲通。……”

“糊里糊涂的那晚上到了巴黎。……”

“在小店里（小旅馆的意思）住一夜，多花了几十块，王先生，走路的事倒没法说。”那位诚笃的老板接着说。

他说不清为什么入德国境那样难，只按照简单的老想法“行路难”，去解释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他又同我回到旅馆，约着杨君往广东饭馆。

我们三人全是步行着，因为是礼拜六，街上人比平日多。经过几条小街看见有两家写中国字的理发店，一家茶食店，又往前去，从犹太人聚居的街上走。

犹太人的特性住在什么地方都看得出。他们没有国家却有团体，没有政

治的形式系属却有种种的组织。在欧洲，凡是他们的民族居留处都有强密的组织力量。做各种买卖，作各种活动，利用他们的才能，凡是他们脚踏到的地方不但能站得住，而且站得稳。据说，在亚姆司特丹他们的人数不少，自从德国放逐犹太人以来更加多了。经过他们住的地方自然也看出是有点寒伧，他们来往地忙碌，像没有闲人，这比起在英法诸国的穷无所归的华侨好得多。但我们尤觉得可耻的，是我们究竟还有这么庞大的国家，为什么眼看着流落外国的几千侨民（单指欧洲说）竟置之度外？

饭馆不大，然而设置得很清洁，自然也照例有几幅中国风的字画。经理原是广东的老商人，在这里曾做过十多年的买卖，如今收场了，却开张这所饮食店。

前天遇到的那位烟台先生，还与另一位山东人作陪，连主人共五位吃了将近中国钱十几元的粤菜，使我颇难为情！他们凭了劳力赚来的钱平常连吃饭穿衣都不肯妄费，却这样招待远来的同乡。

我们在八角玻璃的无明灯下（因为这是天花板下的装饰，原不用点着的），吃着花雕，鱿鱼，谈过不少的华侨情形。

“我来了快三年了，明年准得回去看看老家。”

“李先生，你发了财了，回去正好！赶上好时候，荷兰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虽然咱这一行到欧洲来只有向荷兰跑，不是又要加税吗？”

魏老板忧愁地对那位烟台先生说。

“是啊，这行生意，……你们二位先生替我们想一想：抛家舍业，老实话，不为挣几个谁犯得上过大洋到这儿来。可是从去年起，他们的购买力渐渐差了，又要加税，所以我们的货物也不敢整批来，大都走邮局，虽然多花费点可不至存货。还有一层，不能开店铺，为的减少花销，笑话，做小贩似乎丢人？其实，先生，你想想：咱们凭气力向人家卖货，只要不偷，不盗，也没什么罪过。外交官太不给做主了，难道荷兰货就不到中国去吗？他有关税，中国也有，咱虽然不能干涉人家的加税，干吗不来一个对抗？……”

另一位年轻的陪客叹一口气。

“有一个故事听朋友讲的，如果每个外交官都这样硬气点，咱们也少吃亏。是丹麦罢。上年，……那边也有几家的中国小商人，气力都有限，一样是咱这一行的生意。他们忽然要加海关税，找领事去交涉，没效果，说这是与中国早协商妥当的。领事做不了主。大家出钱，请领事给打电到外交部，回电含糊其词，还不是一样的没办法？……后来，那位领事倒不在意对大家说：咱做不了主，让他们加去。做买卖的只好垂头丧气，能中什么用？但是过了一些日子，忽然说是他们的政府把这件事搁下去，并没实行，详细探听，原来是领事另外的计策。

“真妙！这位领事倒有一手。丹麦有一家大资本的公司，专门向中国运输货物，大概是原料货居多。可是中国虽不行，外交官虽没力量，到中国的出口货总还得按照惯例，有中国领事签字的发货单，才能够装运。一大批货物已装好了，他们公司的办事人照例将发货单送到领事馆，以为几天内便可签字装运了。那知这一次竟破了常例，一礼拜，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发货单并没签字。他们去催过几回，这位领事有的话对付，不是公事忙，便是要审查，嘱咐他们少安勿躁。那公司的办事人摸不清头脑，找经理，经理也觉得奇怪。但这是权柄，外国人可也不能使性子。但是世界金融的行市时时变化，各国货物又争着倾销，耽误一天有一天的担心，托人去问，领事并没说

有什么原因。那经理究竟乖觉，用了方法，托他们外交界中人与领事馆有来往的，请客，不过宴会中这等事提不出，间接由女主人问领事的夫人，她知道时机到了，便把这事透露了一点点消息，说：‘我也不明白我的丈夫为了什么不签字，只是常常听到他谈论国际贸易的不平等待遇，例如前些日子丹麦硬要把由中国运来的茧绸，花边加重税的事，使人不平。他不过是一个外交界上的小职官，又做不得主。话大概是这样。……’宴会过后，不几天，他们原定的加税消息没有了，——取消前说。听说是那个大公司的力量。可是领事馆的发货单也给他们签过字发下去了。”

大家听了很赞美这位领事的机智。用国家的大力量做不到，有的时候却从机智中多给中国的小资本的海外商人挣一口气。无怪魏老板、烟台先生都点头称快。

在这个大城中的华侨听说快近四百人，有一半是常在外国船上作水手的。以浙江、山东、广东的人占多数。山东人在这里做行贩生意有二十多家，广东人却不干这一行。荷兰人对中国人比较宽大，不像别国取缔得那样严。只要有正式的护照，有小资本，那些行贩可以每天背包，提箱，任意到各城与乡间去兜揽买卖，绝不留难。不过因为他们的政府不大在乎，所以“内进开皮”的赌博，卖皮糖纸花的青田小贩也并不多。

久没享受过这样丰富的中国菜了，饭后到街上还有点微醉，沿着河岸回去幸没走错路。

（原载 1936 年 11 月《中学生》第 69 号）

恶意的快乐

以血作糜，以尸为枕，婴儿挑在枪尖，妇女辱于铁爪……现代争战死伤倍多，武器日精，肉体易损，这倒不是什么意外事。令人诧异悲痛的，是为什么有灵性、受教育的人，却完全变成吞吐火弹煽动毒焰的器械？在任何时代的战史里，本少有人道二字的立脚点，但这明明是所谓文化有进的二十世纪了，生存于这世纪中的人类或比蛮野时代的原人还要凶毒，一切教化、理知、同情，俱可不理，人的价值撕灭殆尽。种种行为直不易使一个健康的尚保持良知的人信得过。

伦理学者研究快乐的类别，“恶意的快乐”亦居其一。如举例证，则儿童好虐待小动物，猫将食鼠时先用爪牙戏弄，使多痛苦，即死不得类皆是。此皆超出其本来的欲望外，而有长远的原始遗传性存于动物的性感之中。所以快乐并非绝对可赞美的本体。社会进化，有赖于智慧的分析，理性的禁制，同情心的发达，可以把原来的蛮性逐渐消去。人群需要正当教育之可贵处在此，“利用，厚生”，只是教育效果的一面，绝非全体。

正史或文艺作品里所描写过的人类“恶意的快乐”，在各国家、各民族里不乏其例，但以现时所演的为最甚。若以教育的功能与时代的先后作比，可说已把“恶意的快乐”达到最高点。人道，良心，自然都在这等“快感”之下成为齏粉，把从原始时代遗传来的野性，如火，如荼，尽量在全人类的目前表示，“侠义”的精神已不必说，西洋文化的摹仿却愈发强化了狰狞的面目。

不过物极则反，外受坚强的义愤的抵拒，内有狂暴后渺茫的空虚之感，疯狂者火灼的神经过于激动，愤兴的气力渐渐耗散，于是无名的悲恐会变成毒蛇紧咬住自己的心脏。初时，“恶意的快乐”变成失望，见到血滴、骨骼，便如胆怯者在风雨暗夜里，遇到魔鬼。这并非无力的诅咒，善颂善祷的预言。没听说古屋荒林中的缢尸，异乡迷途中的痛哭，变装攫金的逃亡？……

过度的“恶意的快乐”的激动，时间久了，自会有亏心的彷徨，忧怖，自会有到处空虚的绝望感！

只要对方保持着正直热烈的心力，与“哀矜勿喜”的态度，那恶意的快乐终有一日会自陷于绝地。

（原载 1938 年 5 月 17 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

快乐说之另一解

偏执一端以评人论事，很少不是拘虚偏重的。正反相冲。合则另生他义，合义生反，新合遂见。概念矛盾何足为病，因分析，综合，便有精严的判断，可以改正多少事实的错误。

所以哲理的阐发在任何时代里有利于人群。

上文中偶论恶意的快乐略述所感。但人类有求生的本能，快乐是生的惟一途径，不能因人类尚有恶意的快乐遂引起对生的反感，或甚至轻视人生，走入虚无的歧途。

快乐有崇高卑下的分别；有利己利他的趋异，加以精密分析亦非易言。有人以为世间罪恶全在于希求快乐，饮食，男女，利禄，权势，但为快乐不计手段。必求铲除根本，不生萌蘖，于是多少宗教家无不以销尽快感为目的。苦身坚修，生活简约，视一切快乐都如洪水猛兽。佛教徒之断绝五根，古代西洋修士的艰苦自炼，其信念坚持皆由于此。

但凡属有机体的动物，无不有求生的意志，也无一不知快乐是生命的源泉。忧能伤人，悲甚绝望。世界进化的机能，人类生生不已的精神，一旦灭绝快乐，万有俱亡。因为生命存在于欲望的挣扎中；而欲望却以快乐为归宿。所以宗教的势力在历史中尽管伟大，却不会把人人度去。在某地方某时代，作为警觉凝聚的感与力则可，而非人生永久的大道。

以鸟鸣春，以虫鸣秋；花开欲笑，叶脱生悲，欲望所存，那能使人类茹毛饮血，长此终古。一切艺术、科学，无不以求更高远、更完美之快乐感而逐渐发达。中经万千辛苦，而与生俱来的欲望的目标却永久存在。除非是忧郁神经病人，谁也不会自求痛苦，蔑视快感。虽然古希腊有斯多噶派的学说，讲求限制欲望，毋纵快乐。而吾国儒家亦注重克己，爱人。但东西哲人的胜美独标，并非大违人情，力持绝对的议论。于毋纵欲与克己的工夫中，而高尚的快乐一例存在。清静身心，推己及人，“天君泰然”，有真乐在。以言人生哲理，他们并不否定感觉与智慧，并不视人生如尘垢、秕糠，反之他们要抬高高尚的快乐，而轻视低等官能的世俗的享受。

择要而言，则与人为善，以及因一己之快乐（当然非恶意的快乐），为他人设想，更进一步作伟大的民胞物与的光明举动，则暴戾之行，专擅之野心，占有之毒欲，都可融解于高等的快感中，世界常乐人我无私，才真能达到人类最幸福的境界。

自然，这是古今来多少哲人、诗人所幻想的境界，——是过重空想的乌托邦？于今何时，“恶意的快乐”正在到处播散毒种，大家都想扩充私利的欲念，用鲜血涂抹世界，而乃高谈这类近于超人的梦语，至好也不过引起遥思罢了。

还是一句常谈，“理想者事实之母”虽在深沉的痛苦里；与“恶意的快乐”者争持里，却不能消灭了我们更高远地希望，更丰富地对人类的同情！

（原载 1938 年 5 月 18 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

“私”与“占有欲”（一）

要完全消灭人类的“占有欲”，虽然有多少仁人志士的剴切陈言，而事实所在，谈何容易。孩提之童已对于玩具食品，有你的我的之争斗，更不必论到成年人的“私”心是怎样强烈地发展。血气衰时，在已近撒手长空一切完了时，孔子却用四字点破人类的自私心，“戒之在得！”由此四字，可反映出少年、壮年时“占有欲”之逐步渐进，终求归宿，“语不离宗”。世界纷扰此其主因。各图占有，遂奋力气，斗精神，期胜他人；由一己扩充至族群、国家；由物质、金钱、恋爱，变成地位、权势、名望的占有，从人类进化观点上平情论去，却不必效法枕髑髅梦蝴蝶的庄子的绝对论：绝圣弃智，人我同视。人类既有此天然性，要生存；要生存得快活，在没更好办法的世代中，因图“私”而有助于公共的利益，因求“占有”，而人群的进化不至停滞，这确实是无可奈何的一件大事。

人，不管如何提高身分，超越群伦地说，也是动物之一。不管如何，人不过是原子的偶然聚合，凑成，根本上是“物”的，所以唯心派的学者任管怎能巧辩，什么心灵、神智等等，离开物质还不是凿空之谈，至少，到现代还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原非不食烟火的神仙，则从下生直至老死，那一天也脱不开“物”的引诱与“物”的需求。这倒毋庸慨叹，更不必怅惘。欲望既与有生以俱来，则“占有欲”的发达，因“私”而起的争斗，不能讳言。把人生的窗子打开，你会清楚地看透人是什么！

因此，捧做神圣，视等群蛆；或以为可以灵长万汇，或与露电同观，或以为这都不必。

“创造欲”固是人类的天资独赋，比其他的动物高明，但作另一解，其高明处也是吃亏处，语太玄漠，可不详论，——论之亦无益处。不过即言“创造欲”便以为可完全离开“私”之一点，未免过分，不实。“私”与“占有欲”何尝无高下广狭之不同？权势、财富，……由单独享受的占有扩充至名望功业的占有，非绝对要不得的事，而且无此一点怎言进化？

（原载 1938 年 5 月 24 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

“私”与“占有欲”（二）

人类自有“自己之发现”后，人我的分别遂生，而利害之冲突日甚，亦即“私”与“占有欲”的起始。

哲理的研究与教育的设施，虽千变万化，除纯粹知识之获得外，其对象不过在如何感化，教导人类使由褊狭的利己想进于求公众的安宁与幸福。由小我之卑劣的占有欲，提高至善良行为与光明誉望的博取。道德价值由此而立，而利他心与推己及人的不自私精神其起点全由“我”起。“自我”为“私”之始；然无“自我”又何有利他？

所谓不朽之盛业，不朽之名望，引人奋起，动人欷歔，何尝不是“占有欲”的崇高发展。有人主张：最进化之社会是最有膨胀之欲望的个体聚合而成之社会，欲望所生，全由“私”起，但看其范围的广狭与目的的高尚卑下，而判断其合否，不能以词害意，对“私”之一字谈虎色变也。

现代世界诸种纷扰矛盾的现象，有多数原因在，而狭隘的“占有欲”与褊狭的“私”的发展是造成各国家种族间悲恨的总因。目标不正，热情过狭、偏激、愤恚、妒忌、专有、……不但不改正过去时“私”的观念与“占有欲”的卑劣行为，反而积非胜是，愈走愈趋于绝途！

正如欧战后到处听见的呼声，世界如不重加一次改造，人间苦痛继长增高，将无宁日。不过在未来的重造世界中，并非根本消灭了“私”与“占有欲”，必须另觅途径，使此二者向光明、正当、公共处发展而已。

随笔记感自非专论，理解不备亦觉辞拙。然而这确是值得精切研究的问题，无论在战时或平日。

（原载 1938 年 5 月 25 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

道德的自律性（一）

在恶氛横流，正义沦亡的现在，提出“道德”二字，大概或被目为不识时务？但欲补救各种危机，与已成的纷扰现象，是否除开“力”与经济的支配外，还需要精神上共同遵守的信念？

正如饮食一样，天天不能缺少，而却最容易被人忽视。“道德”并不是迂阔臭腐的事物，我们日常生活，无论它是合乎道德的，或违反道德的，无时无地不与人的行为活动有密切关联。道德本难有绝对的标准，时代变异；社会的上层机构既非一成不变，伦理的相迎合，相冲突之点，自然到处可见。如忠君，如愚孝（割股等），如妇女守节，往古时代以此为值得赞叹，颂扬；可贵难能的道德行为，现在说来不值一笑。更有亲殉君父，身报友朋诸事，岂能行于今日。但道德行为的表现方法纵有变革，而道德的酿化却不以时间的阻隔而异其原理。说来太长，不详解释易生误会。简略看法，如忠，如信，如养廉耻，如励仁爱，虽政法的制度不同，经济情形的改革，教育思潮的分歧，科学力的发展，而无论那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其群体中主要道德的标示，仍然不能不遵守这几项，也仍然被尊重而鼓励实行。

物质生活决定了人类环境，同时也决定了人类精神的活动，变更过人生伦理的标准，却未曾淆乱过道德原理的尊严！在哲理上讲起来，“知识即道德”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但人类知识渐次发达后，第一步须先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自己对于人，对于社会应持守的态度；与人与人间的行为的主要标则。明了属“知”，——知识；进一步须表之于行为——实即同时表之于“行为”。“行”即显示道德的尊严性：利己者受人唾弃，利群者得人钦敬，言行划一，信守勿渝，类如这样人生的知行，并不因社会机构——政法经济的变革遂变其质（只是变更了行为的对象）。所谓道德的自律性在此。

（原载 1938 年 5 月 27 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

道德的自律性（二）

“知识即道德”正见出道德的真实性，与对客观方面的适应，因时，因地，有广狭久暂之不同，可以说是道德目标的伸缩性，如昔日之忠君，现在则忠于社会；昔日的重爱家族今则重爱国家；其标的异，其质则同。曰忠曰爱，不但其本来意义坚实存在，即其为道德的质素何曾变更。于此更显见道德自律性的尊严。

这句颇不易解的话，与“知识即道德”之意并不冲突，精细寻思反见圆融。

人生伦理的永久基础，诚如黑格尔所主张：“既非纯从客观的法则中得来，亦非纯恃主观的动机便可决定，它是存在于群体间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之中，一方受客观的法则的制裁，增益；一方挥发个人的本性。”两相融和，两相调剂，人群遂获得进化的机能。人生伦理的永久基础遂能稳定。在我与物（此物字须作广义解，不限于事件或物件）。融和调剂的境界里显示出道德的重要。

道德的自律性，由于个人对环境的决定，或环境必决定个人的行为思想，而给予以反射的意志。

因此，所谓道德绝非教条，亦非对付客观法则的义务，它是连结人类生活的粘合力，是人生伦理的永久基础。自初民社会有形成的组织后，人类的思想行为脱离不开道德的律令。不过这里所谓道德，不是格言、教规，不是义务，更不是限于某种字面的简单概念。话说回来，由于人群逐步进化，阐明了我与物的密切关系，如何使之发展、融合，应知怎样做去，怎样想去，方不背于人生伦理的常则，与昭示个人自觉与活动的普遍性。这其中的质素即是道德。自我约束与对物有自我的决定（那自然与反射意志有关），即是道德的自律性。

谈及此当然会牵连到多少问题，……人类如不向着人生伦理的常轨走；如不能自觉其活动的非普遍性，那就是将道德的自律性完全丧失，个人不足惜，而群体却受其扰乱，灾祸。由于知识先走入歧途，或失掉了自我的真实指导与约束力，或无反抗环境的意志，俱能生此恶果。——不是无其他原因，而指导制裁知与行的道德的自律性，却握住了人生伦理的密钥。

（原载 1938 年 5 月 27 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

原始性的情感

残忍、暴躁，这都是富有原始性的感情。任何恶人，也有他们的情感：顺我者听我蹂躏，异我者（更不必用那个“逆”字了）便要使同归于尽。这样的原始性者，自私心最重，而视野的狭隘尤可惊奇。任凭这毒热的“性火”烧遍全世界，甚至连在自己左右的人与物也容易被自己的狂虐捏成碎粉。过去历史中，黄巢、张献忠等非人的酷暴行为，一般人多视为不可理解。但在文化日进的现代，利用精巧的武技，予人类以更大更久长的痛苦，其残忍、暴躁，比当年一两个富有原始情感者更加几等？躁病的狂热早已灼焦皮肤，传入腠理，再不能有心灵的宁静。于是他们视万物为刍狗，初时是对异国家与异民族，渐至自己的人民、党羽，都成为躁怒的导火线。非到自焚的完成，不复能压得住这股暴烈的狂劲！为什么？利益、雄图、事业等等，这都是表面上吓鬼的符录，实则是原始性在身上作祟。

自私到了极处，不但是文化，公理不值得审度，就是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命运也不复关怀。

一个国家中有多少这样的原始性者，利害所在，到时自有必然的偿报。

究竟这世界不专为一小部分原始性者而存在。死中求活，暴虐的反动力随时滋长，它们不能在沉默中自愿灭亡。

所以广布同情的呼声，与合群的行动，是消灭那些原始性者所放野火的方法。至于讲正义人情，虽似迂谈，却也非无用的浪费。

记得普法战争中铁血宰相的蛮酷战策：“凡有反叛行为的村子烧个精光，村子中的男子皆以绞刑处死。”

如果全世界竟任凭他们发挥这种疯狂的情感，倒不如大家回到原始时代去！

否则为人类的幸福与安乐，我们——世界上有的是清醒的人，应当联起手来共同拯救人类的灭亡，——这并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

（原载 1938 年 7 月 6 日上海《文汇报·世纪风》）